

金圣叹文集

(清) 金圣叹 著

远方出版社

西域风俗记

雨新问：“一亡友迁化后，未审只今落在何道？”圣叹云：“天不肯留，地不敢闭。阶前化作忘忧草，树上开成短命花。”

一日，问衍兄云：“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应时销陨。兄于此处，须得稳贴贴地始得。”衍云：“日来心中正疑这件事。”叹云：“须知虚空到销陨时，大地针插不入。”衍便释然。

“汝等诸人，切不可出一语去赞维摩居士默然无言一案，维摩从来不会说话，并未尝有高出文殊处。”衍闻，便引茶壶，倾茶吃。

有人言交光正脉盛行海内。叹便问：“‘文殊将咒’四字未审作何签释？”人云：“‘文殊将咒’那可签释。”叹云：“火头，与我烧却交光疏板！”

圣叹忽然告报云：“释迦牟尼佛原来在这一声里坐道场。”无动急走不顾，云：“我直晓得从来无此事。”叹便休。

又一日，指帘子影，云：“若有人会向这里寻取释迦文佛，犹如拨云见月。”无动笑云：“拨个什么那？”叹便休。明日，举向衍兄。衍亦笑云：“见个什么那？”叹又便休。茨翁闻而笑云：“圣叹买弄枪棒，不意遭此两扑。”



问：“无边身菩萨还有道场也无？若有，即不得名无边身；若无，何以为菩萨？”挹凤大笑。叹云：“兄见个什么道理？”挹云：“山河大地何处生来？”

指残局云：“将谓是局残棋，元来却是一座古殿。”茨翁云：“既是古殿，还我佛来。”叹云：“有佛即到却殿也。”

升妙楼前坐，风吹梧叶索索有声。圣叹问无动：“闻否？”动云：“闻”。叹云：“为甚我却不闻！”

深红更有浅于深红者否？浅红更有深于浅红者否？试道一句看。

随即中先生立夏侯桥上说话次，先生惊云：“极南树头一灯神火！”叹云：“还记得起处否？”先生便休。

问茨翁云：“还晓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晓得。”动云：“不晓得底是也？”衍云：“亦并不要汝晓得。”茨因问：“释迦当时还晓得否？”叹云：“晓得何以为释迦？适才致问，盖诚恐晓得耳。”

雨兄问：“琐娘化后，亦曾再见否？”叹云：“时时得见。”雨问：“在甚处得见？”叹云：“枕子上还魂，碗头边显圣。”衍云：“与么，则汝白日见鬼去在！”叹云：“汝不见鬼又作么？”

圣叹问：“维摩诘掌擎世界，未审维摩诘向甚处立？”衍云：“维摩诘从来不是世界。”叹云：“如是，如是。”动云：“维摩诘通身是世界。”叹云：“如是，如是。”

圣叹问：“维摩诘断取世界，掷过他方。其中众生不觉不知，惟应度者乃能得知。还是知者是，不知者是？”衍兄云：“知者过在知，不知者过在不知。”无动云：“不知者应学取知者，知者应学取不知者。”圣叹合掌赞云：“真是善知识语。千余年来不见此等人。”

挹凤问：“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第几个是豹？”圣叹云：



“第三个是豹。”挹云：“老老大大，向异类中去也。”叹云：“我从来不曾做一日人。”

挹凤问：“樱桃一笼子，半青半已黄。阿那半是青，阿那半是黄？”叹云：“深感老兄亲口分过。”挹大笑。

挹凤问：“狮子辊球是，球辊狮子是？”叹云：“辊时则且置，要问兄将什么作球？”挹云：“山河大地大开圆社，岂有觅一球不得之理！”叹云：“既如此，抱出狮子来。”挹不觉大笑。

圣叹谓雨新云：“一切处切莫粗卤好。”雨云：“是。争敢粗卤？”叹便指雨手中念珠，云：“带他则甚？”雨云：“念佛。”叹云：“又道不粗卤。”

问雨兄：“墙壁瓦砾皆有佛性，时人未审如何理会？”雨云：“亦有人极力说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渠。”问：“为甚不敢信渠？”雨云：“为渠说来不如圣叹。”问：“某甲又如何说？”雨云：“圣叹说墙说壁，如象王行处，无有踪迹。”叹急掩其口。

蓦举茶壶云：“是什么？”衍兄云：“随分唤作个茶壶。”叹云：“随分到何日始了？”衍云：“要了却又做什么那？”叹云：“也要了过一次。”

圣叹见无动来，呵呵大笑。无动问：“笑个什么？”叹扞胸云：“咳，不图作如此相见，是为深自辜负。”无动矍然。

与清荫立虎邱塔顶，荫云：“忽然失足时如何？”叹云：“跌杀！”荫云：“跌杀后即不问，正当跌杀时如何？”叹云：“自来不跌，跌亦不杀。”

一日，将手向虚空捏住，云：“圣叹这一把，直教十方三世诸佛，无渠□气处。”衍兄云：“大人手中有收有放，还容渠□气好。”叹便将手一挥，云：“呼。”

众生本住六波罗蜜海中，却是自己不会。因弹茶盏响不



住，告茨翁云：“一声一声中，悉将全世界抛掷去也。”复弹一响，云：“这一声中，有甚处犯他疆界？甚处穿缺不全？”复弹一响，云：“谁人敢于这一声中伸腰□气？”复弹不住，云：“村村走过，粒粒咬开，钵盂边事，何人欠缺？”复弹不住，云：“风浪揭天，雷霆轰掣，几曾将瞌睡汉筑着磕着？”复弹向虚空，云：“适来珰珰声，向这里听取。”一日，安甫与圣叹共立，叹云：“兄老老大大，必须脚跟稳实，不得逐物意移。”安云：“是争取？”叹蓦拈一根棒，云：“精细着。”安正回顾，叹蓦擡棒过街西，安骇然有入。

圣叹一日手拍升妙楼下柱子，谓无动云：“若说他会说法，却是妄语；若说他不会说法，却是冤屈到底。”无动云：“妄语则不可，若论冤屈，天下不曾。”

圣叹问僧：“某处来？”僧云：“五台来。”叹云：“五台是文殊道场，是师子道场？”僧无语。叹云：“何不问我？”僧如前问。叹急趋入户，云：“阿耶！师子来也。”

衍兄为圣叹推命，云：“汝只是穷到底。”叹云：“可怜天下人，更穷似圣叹。”衍便休。

圣叹一日忽抛出一根鼓槌，云：“人人尽道河沙如来尽灭入去，原来一总躲在这里！”衍兄摇首，云：“不然，不然。‘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叹亦笑。

圣叹指烛台，谓无动曰：“莫谓如来住于此处，如来本住无所住中。”动问：“无所住，又云何住耶？”叹指烛台云：“渠亦住于无所住中。”衍兄闻而笑曰：“大小圣叹重作这个语，何故？”

圣叹走来，诸人一齐看见，于诸人分中未尝各有一圣叹，于圣叹分中亦未尝有诸人，看见正如梦中相似。

圣叹忽然云：“屈哉，可怜！”人问何谓。叹云：“不是屈哉可怜，便是俊哉可爱。”挹兄云：“可谓赏罚分明。”衍



兄云：“可谓高悬赏罚，不言而化。”挹深然之。

一日，云：“诸菩萨兄，还知圣叹出力为人处么？若说圣叹不为人，是辜负圣叹；若说圣叹曾为人，圣叹又实无出力处，也无力可出。”

一日，云：“眼耳鼻舌身意还到后世么？若言到，则正眼见时，耳已不到；正闻香时，舌已不到。现在犹自分张，到头岂免散坏？若言不到，则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又剩个什么？”

圣叹云：“你会么？”茨翁云：“不会。”圣叹云：“不会个什么？”

圣叹云：“你会么？”衍兄云：“不会。”圣叹云：“情知你不会。”

圣叹云：“你会么？”挹夙云：“不会。”圣叹云：“不要瞒我。”

圣叹云：“你会么？”无动云：“会什么？”圣叹云：“果然不会。”

圣叹云：“你会么？”庐兄云：“不会。”圣叹云：“只要不会。”

圣叹云：“你会么？”清荫云：“不会。”圣叹云：“我亦不会。”

衍兄云：“你会么？”圣叹云：“会。”衍兄云：“会个什么？”圣叹云：“会个不会。”

挹夙云：“你会么？”圣叹云：“会。”挹夙云：“会什么？”圣叹云：“会说会字。”

清荫、无动齐呼圣叹。叹云：“如何得一声答话中两边都周遍？”茨翁云：“止应一边，原来周遍。”

圣叹云：“挹夙，印子如何却在这里？”清荫云：“久矣在这里。”



衍兄云：“初三夜月为甚不圆？”圣叹云：“便是。”

衍兄云：“待要不瞒你，却是没处吐露。”圣叹云：“不知连自己瞒却。”

衍兄问：“今夜话，来日答得否？”圣叹云：“自来不曾过一宿。”

衍兄问：“忽然桥断，如何过去？”圣叹云：“桥断也。”问：“争得过去？”圣叹云：“过去也。”

衍兄问：“中途遇虎时如何？”圣叹云：“虎不吃虎。”

衍兄问：“路逢劫贼抽刃相向时如何？”圣叹云：“入伙更休。”

衍兄问：“虚空中如何钉得橛？”圣叹云：“虚空是橛。”

衍兄问：“恶人为何却肯忏悔？”圣叹云：“恶久成精。”

衍兄问：“善知识何得养猫儿？”圣叹云：“贪看捕鼠。”

衍兄问：“初七夜月，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圣叹云：“此是那一半，这一半却何在？”

衍兄问：“今年召对进士，若是圣叹，有何披宣？”圣叹云：“只道得个伏惟皇上。”

圣叹一日立庭中，云：“灼然一个圣叹，诸人何不分取去？”良久云：“分取已足，菲薄休罪。”

雨新看画次，圣叹云：“四十年嘴脸，细看他争地？”

圣叹云：“人家夫妇合被联枕，好不亲切，却各自入梦去也。况异姓兄弟，各人有事，几时得成片去？”

西域风俗记跋

唱经堂主人以禅学入门，即以禅学为归宿，故谈禅诸文，靡不三藏贯彻。即此一编，微言妙谛，触手纷披，雅不



同缙流语录，为梦呓，为优诨，令观者如坐黑漆桶中也。立语言文字，参无上乘，宏畅宗风，端赖此种，至命名之意，了不可解。原评曰：“全是机语，而云《西城风俗记》，即此五字是机语，亦佳。乙未初夏，震泽杨复吉识。



沉吟楼诗选

沉吟楼遗诗序

自古读书作文，识为尚；至韵语一道，尤贵神解。以韵语缘情而生，非直说理，而理固苞含周通。其始由然而来，其卒渺然以往。其动容之，激越之，不自知。俛乎鼓，轩乎舞焉，而又适应其节，妙与天会。固知非神解者，不能读，不能作矣。

前辈文士，若吴趋金先生，及广阳刘先生，先后世出而识略同，余闻奇之。世徒见金先生书偶近游戏，知为滑稽之流，顾其人冥心学佛人，其读书千古如面要，于诗道甚深。论古人则曰《庄》、《骚》、马、杜。夫《南华》、《楚辞》、太史之书，间有所发，已足流示；若少陵诗，于唐人中言之加详，意其理解独运。及见《沉吟楼遗诗》若干篇，乃知先生于少陵，寝卧言笑，才弥高而用心盖弥笃也。平生吟咏极多，不自惜。此为女婿沈君六书所抄，什伯之一。外孙元一、元景，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与余酬倡，相厚无间，故得悉征其残书。是刻也，先以寿世曾属刘先生



手校，殆必传无疑者。噫！继自今先生诗，人见之，人知之矣。刘之诗，余见之，余知之，无人为之传也。近世旁罗百家，称神识，此两人而已，诗其可漫灭也哉！雍正五年首夏日，吴江李重华书。

古乐府

望城行_{二章}

金城十二重，重重天桃花。上鸣鸳鸯鸟，下驰油壁车。美目交盼睐，绣领争倾斜。纤手持轻巾，面面作骄奢。若非河阳眷，必是董君家。见此佳城市，谁能不咨嗟！

金城十二重，青云停如盖。云中何所见？历历文星会。灿灿照金城，街衢何广大！东西咸雅步，南北尽垂带。君子名无咎，小人号不害。见此佳城市，孰敢不自艾！

前有一樽酒行_{傅元曲}

前有一樽酒，映花当窗牖。佳人殊未来，鸣琴适在手。下弦弹一心，上弦弹万寿。万寿不可期，一心固长久。阳春多福禄，迟与子同受。



天行篇

皇天与寿命，而其势颠延。今夜是何处？持忧问金仙。
金仙知我忧，秘龕开灵篇。云无后在后，亦无前在前。稽首
辞大道，吾将与之然。

招商歌

汉灵帝曲

荷花夜舒昼日偃，荷叶动摇风晚凉。玉色女儿近如远，
吹箫合笙声婵婉。千秋万岁心自忖。

秋兰篇

傅元曲

秋兰绿叶紫茎，照水一何分明。水上芙蓉并蒂，花下鸳鸯
丽情。花亦万岁不谢，鸟亦千年不惊。贱妾与君一室，共
乐仁王太平。

飞尘篇

傅元曲

飞尘翳青天，桂树亏月光。明镜岂不满？美人映中央。
具茨神灵境，七圣非所当。



车遥遥篇傅元曲

车遥遥兮马迟迟，吾悦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兮转去远，
风花无常阳春晚。愿为晚春一片花，凭仗风吹来天涯。

杂 歌傅元曲

鸟有翼，车有轮，密遣二人，其变如神。

日 升 歌

登山望朝阳，丹鸡无端鸣，烛龙全身骧。光华未离海，
其势照万方。此物如可揽，持用献君王。

三光篇刘孝绰曲

三光无自性，灵禽相回互。卯日怀雄鸡，酉月抱纯兔。
北斗领众星，历历皆太素。

夜 坐 吟

冬夜夜坐坐转寒，四更犹浅三更残。酒停酌，琴罢弹。



讵有忧，但寡欢。欲告君，其辞难。无一语，有万端。

秋思引

汤惠休曲

秋风萧萧夜渡河，秋河鳞鳞朝微波。思君知君不思我，亦欲不思如思何？

悲落叶

四章

悲落叶，叶落悲。昨日同条并心住，今日随风着处吹。

悲落叶，汝亦未曾少踌蹰。今日落，明日讵能持上枝？

悲落叶，叶落不记初生时。宫中正造鸳鸯殿，叶叶鸳鸯殿上垂。鸳鸯新殿新人住，春日春心谁不妒。碧玉破体娇未歇，绛树学歌初一度。初一度，声未绝。促柱鸣，短箫切。短箫促柱通金风，树树纷纷落如雪。新殿新人心暗惊，立春历日乍通情。只今出众犹羞涩，早见阶墀不可行。

悲落叶，叶落终成灰与泥。红颜绿鬓尽如此，那能对镜不悲啼！

杨花曲

三章

青琐当花闭，贞女背春眠。寸心持相思，通身持可怜。

柳树今朝暗，浮萍明日齐。三春成怨节，双眼只教啼。

开门愁春光，闭门愁春阴。春风吹人心，春人心易淫。



升平歌_{十章}

地下千雷震，天上万日明。人间百忧毕，今日逢升平。
升平大道理，一言非所详。君子坐金殿，小人还故乡。
好男不越境，好女不夜啼。好花不过节，好鸟不食泥。
初日照杏梁，窈窕罗帏中。女儿年十五，春情稍能通。
三五喻金镜，三六喻金块。人生可怜虫，克日称前哲。
东望杨柳桥，南望芙蓉池。西望明月楼，北望蒿里碑。
大妇治羔羊，中妇劈荔枝，小妇注清酒，共乐升平时。
死生自有命，富贵自在天。安用升平时，持忧自相煎？
有酒聊击鼓，无肉但哺糜。安能升平时，弄此钱刀为？
升平大时节，我欲与君誓。死为一处灰，生作双花蒂。

永明乐_{释宝月曲·五章}

金经直如线，宝纬密如云。我唱永明乐，天地非至文。
大乐乃无相，大礼乃无声。一人垂衣坐，万宝中秋成。
四方四双树，中央中天座。天下方太平，今夜宜宴卧。
光风转百草，灵风浥微尘。百姓齐上圣，四时皆仲春。
殿堂日月正，畿甸风云齐。四面成宝海，中间施金梯。

日出东南隅

春日升东南，桑叶生光明。秦家十五女，此时酬使君。



惊雷歌

傅元曲·沉吟楼逸诗

惊雷殷兮百里苏，庶民动兮天地在涂。千古万古兮争此须臾，不有礼乐兮曷用相扶！

云歌

傅元曲·沉吟楼逸诗

白云荒荒兮流天庭，青云停停兮天中停。白云荒荒，散而为波。青云停停，为当奈何！每每如此；学道处世悉尔。

古歌铜雀辞

魏文帝曲·沉吟楼逸诗

长安城南双门阙，中秋十五延明月。一照圣人生，再照圣人没。

五言绝

深秋即事

野士心无染，秋泥满户扉。沙寒鱼散去，巢落燕归飞。



赋得春江花月夜

可怜春岸动，不觉夜江平。隔水通花气，兼寒受月明。

清明前一日集香薰

绵上草初绿，祠前春正长。却忘禁烟节，洗手欲烧香。

五言律

佛 灯

人响渐以定，虫于佛面飞。众窗关夜气，四壁得清辉。
暗处正全好，光边应自微。高深三子共，端不贵忘机。

赠戴云叶

子兄吾所惮，与子故加亲。世礼共疏阔，玄心互苦辛。
香边无异息，灯里识分身。不信除吾子，人间更有人。



妇 病

妇病连年月，襟裾不复全。降严随子女，背眼弃钗钿。
昼鼠骄游枕，春虫化出奁。呦呦听不得，一笑当相怜。

访魏德辅不值

访君无一事，不遇亦悠然。野菜绕门出，小虫当户悬。
昼厨寒有鬼，童子倨如仙。我亦便归去，关窗独自眠。

深秋即事_{四章}

山僧求饮食，往往出门行。义不负兹饱，感人开户迎。
说经酬饭价，回施合凡情。弹指自归去，寒山万木平。

宿生曾受律，今日若为情。菜果偶然缺，鱼虾聊作羹。
草虫齐一致，牙齿有余清。夜雨诸天赞，斯人不杀生。

圣人何窈窕，秋日出村行。晚雨可怜过，寒虫闻一声。
草心犹欲长，水法已能平。僮仆随身惯，犹无宋玉情。

秋色轻于夏，新从窗里知。墙阴先欲夜，草叶自相吹。
人渐行篱下，花如在水湄。含悽不敢说，海水恐相移。



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_{十二章}

秋日凉风动，两贤同载行。缘江沙岸浅，迎楫水花平。
独悟文言尽，相知心眼明。忽然逢旧事，元是石头城。

早岁秋渐雨，渡头泥水多。可怜无蜡屐，不得唱骊歌。
贱子生成懒，至人知奈何。别时不相送，别后亦靡他。

入舟家事毕，心目一为闲。渐觉无端动，方知多未删。
野花能改岸，帆影解随湾。此事经年说，谁逾大德闲。

今年三十外，旧镜得新霜。同学渐有事，众经未成章。
二公又离别，一秋无纪纲。得归幸及早，有约毋相忘。

频年入秋夜，夜夜共冷冷。二士今为客，孤灯谁说经？
月明何处起，江响若为听。此义无遥近，今宵有梦灵。

凉秋今欲半，乃为清江行。江行无风浪，亦有凉秋声。
大义诚无言，小弟欲问兄。兄但闻秋声，小弟大义明。

物动由来住，江行想不忘。鸥才分棹尾，鹭已对渔窗。
岸岸花兼竹，云云白变苍。粗人惊迅疾，圣者叹安庠。

如何江光里，印此双莲华。一义归无处，两人寂不哗。
鱼龙能宿悟，水月来交加。李郭知何事，仙舟亦自夸？

燕矶微雨湿，霁日龙关开。气象果一变，风云何壮哉！
先皇征战去，君子观光来。先后竟谁是，天风吹酒杯。

日光媚禾黍，寒景开田园。我或读经罢，独行观水痕。
忽忽念素友，双双留白门。白门不知处，水痕那可论？

桃叶旧时事，江深楫奈何。比来迎汝惯，但渡更无波。
二子乘舟影，仙云帖水过。持将问王献，得失未争多。

庭月照江去，真成离别人。夜凉曾不减，君子叹何频。
酒价今年重，菊花仍旧新。无因为九日，相望一沾巾。



赋得二月流莺入建章

紫殿昼无声，黄莺何处鸣？停箏楼上女，亲见入重城。
二月三春节，千门一例情。妒他南陌外，履舄接连行。

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

悠悠罢弹铗，顿顿食无鱼。卧病烦同学，提携过草庐。
加餐倍珍重，醉后默踟蹰。冥报成何语，相敦自有初。

贯华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略不已

客有维摩诘，身非妙吉祥。高秋同得病，清昼坐敷床。
用乳新开禁，消香未有方。众生满眼是，何以济茫茫！

外甥七日

乱离存舍妹，艰苦得添丁。敝宅人常说，啼声我既听。
四郊方斩馘，七日尔生灵。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

释玉忽然作诗佳甚寄此相勸_{二章}

已钦闻法早，又见作诗新。拔地搜元化，乘风搦鬼神。



选通须妙偈，成佛许文人。自古伽佉手，当时词客身。

顾子天教死，菁华定属兄。新诗连偈作，成佛带文名。
四句难酬价，千华易贯成。只求驱李杜，无乃大粗生。

喜见境歌

讹传被虏

依旧回廊下，惊新到客前。珠池明月在，金锁石麟眠。
娇习升书案，天械弄采笺。贤公嗔太早，昨日正茫然。

忆舍弟

舍弟西风里，流离数口家。近闻栖水泊，托庇在天涯。
火食何由得，儿童那不哗？何须逢盗贼，多恐化虫沙！

病起过道树楼下

小弟三秋病，先生每日心。晚床新试坐，轻杖便相寻。
喜跃征童仆，睽违指对阴。巷中无饮酒，楼下对弹琴。

改儿子诗吟此

诗自何人造，天机忽荡成。至今无字句，空里出音声。
童子兴殊异，晨朝篇已盈。得题随属草，多恐失章程。



妇 病

妇老周旋久，呻吟人性情。贫穷因讳疾，并日且伤生。
夫子渐衰暮，儿曹全未成。百端寒热里，误汝一身婴。

兵 战

兵战兹初试，凶危敢道过。旧人书里失，新哭巷中多。
天子宜长寿，将军厌宝戈。定当逢此日，黔首竟如何！

春雨同德辅云叶舍

密叶全经雨，疏花未点泥。避人成晚步，着屐到幽栖。
夜饮消膏烛，春城杂鼓鼙。偷欢真不易，明日又东西。

春末怀周栗仲

经春消渴动，隔巷美人疏。官署如冰雪，莲花对簿书。
相思每中夜，梦见必山居。何日樵椎下，同皈心地初。



同升妙泛舟访栗仲于东城僧舍不值怅然即返

野水接连处，高僧止静时。到门窥草树，满望睹威仪。
一院晚花落，诸天中食饥。终然不得见，与子复何之？

元晖渡江一首

关河将雨雪，君子复何之？讵惜衣裳薄，诚忧盗贼时。
渡江如绝域，分手更何期。敢道三春节，□□□□□。

女儿曲

女儿初荡漾，春日复优柔。秋水真宜笑，轻蛾讵解愁。
薰香笼袖坐，开户弄春游。自说腰肢软，君看上翠楼。

梦见泌斋

春梦不欲记，梦君偏动心。枫林通夜黑，江水到关深。
乱世书难得，他乡病易侵。一双离别泪，直滴到如今。



小史婚

小史，翩也。去年婚，未有诗，今补作

花里秦宫艳，窗中碧玉微。夭桃初巧笑，蛱蝶早双飞。
定是同窥镜，无妨误着衣。房中多秘戏，所惜一人违。

鸳鸯诵

此鸟何名氏？雄鸳鸯曰鸯。双双来玉溆，两两转金塘。
叶密成欢被，花深亦洞房。千秋与万岁，那得暂相忘！

住天池别业

金银今世界，冰雪道人心。野鹤何天去，孤云随处深。
临风时拾橡，候月对弹琴。徒有高山在，谁闻流水音！

独坐咏怀

空斋谁与语，开卷寻古人。馨咳竟如故，典型诚可亲。
庭花争弄色，林鸟静鸣春。安得素心士，相携数夕晨。



雨夜喜沈方思见过

暮色正愁坐，雨声殊恼人。扁舟高士过，寒夜草堂春。
妙句难酬对，玄心共讨论。云山本异地，何幸得相亲。

铜瓶

以下十八首俱拟杜少陵作

美人脱纤手，此日下寒泉。泥蚀夔龙尽，天令体格全。
遭时方丧乱，欲汝更迁延。明福全无信，深为早出怜。

可惜

拟杜少陵

花汝有何恨，连朝力疾飞？不愁樽罄尽，可惜兴全非。
子美篇篇老，陶潜顿顿饥。迟生又千载，惆怅与谁归！

寄高三十五詹事

拟杜少陵

乱后人逾少，年高心最孤。何曾一日夕，不望问泥涂。
水落双鱼尽，春深一雁无。不然虽宦达，未至弃潜夫。



李监宅二首

拟杜少陵

天且忘龙种，人犹选雀屏。春风开贰室，花烛对三星。
特达排时俗，分明合礼经。亦知鹰隼器，一为刷毛翎。

龙子应归海，鹓儿暂借巢。曲房花灼灼，深夜鸟交交。
挥手停箫管，封侯觅鼓铙。出门骑马去，昨夜妇亲教。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拟杜少陵

消渴春尤甚，兵戈道正长。今朝吾熟食，他日汝还乡。
梦寐通坟墓，神灵缺酒浆。会期殊不遂，何以答祠堂。

又示两儿

拟杜少陵

令节非吾事，他时识此言。悬知多涕泪，且复强盘餐。
骸骨拚如此，田园曷用存。江洲与长葛，随汝便招魂。

湘夫人祠

刺亡国诸臣·拟杜少陵

缘江水神庙，云是舜夫人。姊妹复何在，虫蛇全与亲。
褰帏俨然坐，偷眼碧江春。未必思公子，虚传泪满筠。



上巳日徐司录园林宴集拟杜少陵

白发了无兴，青春勉就人。袪除全怯水，杯酒暂沾唇。
不弃群贤德，难支老病身。明年谁会此，天道最泯泯。

宴胡侍御书堂

公自注：李尚书之芳，郑秘监审同集贤归字韵·拟杜少陵

余日帘钩尽，新花院落飞。移樽就书架，点笔候灯辉。
天下吾侪事，文章举世非。厌厌毕今夜，仆马汝先归。

吾宗拟杜少陵

吾宗老孙子，无誉足耕田。僮仆皆知命，羊牛尽太平。
三秋陈晒日，五柳板门前。日照便便腹，遗经百十篇。

麕拟杜少陵

青溪闻最远，未必接华筵。何事烟霞客，陈身匕箸前。
呦呦微不慎，濯濯竟难全。萍草今从长，余生已不还。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
为山下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甌瓯
甚安矣傍慈竹盖兹数峰岑婣娟宛有尘外数
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成诗拟杜少陵

经营同爱弟，岩壑入庭除。真有云烟出，兼之竹树疏。
诸天香袅袅，万寿乐徐徐。至性何多媚，终身天宝初。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货拟杜少陵

生涯丁此日，吾道在江边。直为林塘好，非求卜筑偏。
城中盛冠盖，表弟独哀怜。不特存衰老，兼能割俸钱。

提 封拟杜少陵

提封盛唐国，犹故太宗时。直以军书下，翻令百姓疑。
臣尝闻俎豆，素不学旌旗。田野荒芜甚，深忧黠虏知。

王十五前阁会拟杜少陵

晚晴江岸湿，老病杖藜难。值汝登高阁，来呼心所欢。
江鱼不厌细，破腹未容餐。竹叶禁三爵，银花只满盘。



新月

拟杜少陵

新月如残月，微嫌易入西。不随初日照，却趁落霞低。
桂树虽无恙，蟾蜍竟欲迷。五更曾见者，似觉有邻鸡。

黄鱼

拟杜少陵

自分终巴峡，谁知列上筵。偶乘风浪出，遂受网罗牵。
绿藻君从密，清江我不还。惟惭未深隐，那敢望人怜。

效西昆体

星河将夜半，云雨定微寒。屣响私行怯，窗明欲度难。
一双金屈戌，十二玉阑干。纤手亲扞遍，明朝无迹看。

狱中见茉莉花

名花尔无玷，亦入此中来。误被童蒙拾，真辜雨露开。
托根虽小草，造物自全材。幼读南容传，苍茫老更哀。



夜与无动语因及德辅云叶

沉吟楼逸诗

父老江东尽，星辰此室多。威仪成梵纲，咳唾入伽陀。
尚有无双士，应居第一科。思之不得见，回首指明河。

闲坐舍边小桥上思德辅不知在何处

沉吟楼逸诗

良辰寂无事，托兴欲相过。万法桥边少，诸天林外多。
潭浑不见影，云浅遂如波。坐久怅然去，知君奈尔何！

野行

沉吟楼逸诗

依水遂行去，不知何所之。何妨断桥下，一抔土神祠。
暮景全非午，欢情总入悲。乱虫飞不尽，世事只如斯！

讹传境哥被虏

逸诗

我有无边誓，山泉正碧滋。秋风闻鼠窜，夜雨失麟儿。
走卜皆云吉，来人更问之。祖宗无失德，天地或偏私。



怀圣默法师_{逸诗}

军阵屯□虎，尊师狎海鸥。孤城冲险入，末法誓身求。
近日去何处？远方闻可忧。同人来慰我，所恃是调柔。

住般公持院旬日有虚栗仲见访_{逸诗}

暂住水晶域，深违白雪人。间身如在舍，连日并为仁。
海鹤又独去，长松无四邻。夜来天象暗，不信有星辰。

浩 荡_{逸诗}

浩荡当年客，饥寒八尺身。人方雄盗贼，我合哭麒麟。
白日不能暮，柴门空对春。鱼龙连夜戏，厌饫尔何人。

题徐松之诗二首_{逸诗}

徐子伤心士，斯文似《九章》。客虽乘白马，臣且牧羝羊。
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

恸哭竟无极，归来且别图。榛苓人最美，冰雪道方孤。
海水为多少，莲华定有无。君文能绣淡，恃此足欢娱。



元晖来述得生事一首

逸诗

亡命真不易，受恩殊复难。纵然无戮辱，何以免饥寒！
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亲朋连月泪，谁望尔生还？

对雪次韵

逸诗

寒入开窗坐，贪看天雨花。风飞疑是絮，梅绽未成葩。
玉树诚堪爱，冰肌已久夸。岁寒我羡尔，到处净无瑕。

陈定斋大仆辛丑春初索得雄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
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文庄藏书悉在潜确居，故五有
“不拔”之句·逸诗

泰卜占熊日，中天降象时。杏花连上苑，杨柳媚军持。
不拔兰台业，无邪太仆思。风云有相济，新诏布康熙。

定斋敬奉灵岩法旨生子不得杀生合十再赋

逸诗

一子初生日，诸天共喜时。尸罗交口唱，殃崛敬心持。
师友蒙谆切，亲明尽谛思。上方借汤饼，香佛笑颜熙。



有感呈诸同学

逸诗

世事已如此，吾侪不隐居。干戈随地有，礼乐与时疏。
学士宜飞锡，深山可结庐。还同林下宿，晨夕论金书。

游龙门奉先寺

借杜·逸诗

一游真遂去，几欲失招提。月直夜将半，霜寒乌未啼。
下民全梦寐，上界人玻璃。心地能无动，榛苓我念西。

五言排律

长夏读杜诗有怀明人法师却寄二十四韵

仲夏凉如水，离群我欲悲。谁能诵经罢，不与好人期。
娟竹临髹几，间房涤素瓷。晚斋承茗粥，吾道在逾糜。万里
桥西宅，龙门寺后诗。冬春惟眼泪，玄肃最微辞。况复怀人
苦，兼之体物奇。金声齐雅颂，玉尺辨毫厘。坠地千家旧，
开天一旦谁。有人今独断，无笔敢相追。遂念空山客，人称
绝世姿。贯休真妙手，清昼实名师。自看疏庐月，全违绝草
仪。寒塘飞白鹭，深树失黄鹂。受岁能无熟，经行可得宜。
《过庭》临几遍，《秋水》注何时。异县犹当见，同岑那不



知。承闻此长日，读杜以安居。六月携冰雪，千春乐鼎彝。白雪真自悦，芳草不相思。仆本离骚客，心怜幼妇词。泛舟常得得，河水奈弥弥。君果留青眼，谁能舍白眉。便须图旦暮，来与共樵椎。

和李颀长寿寺粲公院新斲井之作

拟唐王维

清昼莲花界，闲身大德房。散斋观斲井，荫树议安床。竹挂虫囊便，盘澄鸟食凉。手巾寻白苧，齿木有垂杨。遍愈众生病，潜流秘密章。何人春灌顶，绕此夜行香。瓶钵今生足，轮绳宿世忙。感兹生晚悟，持以事空王。

五 言 古

读十五国风吟此

日落采莲歌，月出江南弄。楚客调本急，越女心又痛。扁舟公子宿，两岸夫人恟。扁舟大江驶，无处得折衷。

池 上 篇

幽赏积秋夜，夜积秋赏成。遂有一卷文，持绕池上行。天地浩茫茫，至道清且明。吾身亦万物，孰感谁受惊。潜鱼



通圆波，微风洒轻云。波于鱼无怨，云与风不争。稽首问大儒，蚩蚩同下民。

客从东方来

客从东方来，容颜一何喜！借问持货无，怀抱蛟龙子。今世不得价，来生定当市。

敬生诵经宝林寺访之作

我心初欢喜，天云又骀宕。渡桥入萧寺，美人正梵放。潜气不可知，哀音一何畅！龙鬼失颜色，墙壁尽回向。信子满月人，前身莲花匠。不然何今日，含泪访方广？稽首释迦文，听我作是唱。生才有如此，吾道正无恙。

除夜弹琴

拟唐常建

连日大风寒，哀哉岁云暮。鬼神来窥测，遥夜不可度。深心多沉吟，独居生怨慕。何不弹素琴，一畅风雪苦？是时初三更，众响不相遇。闲轩成皇初，疏指妙心悟。心里此断绝，天地亦恐惧。朱弦黄金徽，岂得关其故。再弹复三弹，祯祥启春路。不信开东窗，视此青青树。



贫士吟

贫士何所有？儿女一屋声。衣服候时节，意思满灯檠。
寒风始萧索，雅步无光荣。忽然仰天笑，明岁当成名。

贫妇吟

贫妇如野花，亦向春风好。千计求晨炊，梳头只草草。
织麻复织麻，麻多织未了。不知美容颜，竟向机中老。

孤儿吟_{二章}

孤儿非嫂生，安望尝嫂羹。自不勤梳沐，乃欲头创平。
唾涕面上绘，虬虱衣外行。爷娘忍心死，诚哉累阿兄！

野狐无仁义，中宵入鸡棚。嫂惊鸡乱叫，楼上捶床声。
兄嫂一齐骂，鸡死汝亦并！孤儿眼迷离，梦娘裁花绷。

古墓吟

谁家古墓田，草满乳羊眠。物理自无定，曾孙非不贤。
举头见余照，低头生暮烟。归来儿女竟，不语坐窗前。



长夏作

沉吟楼逸诗

仲夏足时雨，良苗散平畴。日光既隐映，水气浩未收。
策杖升高原，荡胸总芳洲。生理遥慰意，谋道今无忧。斫竹
朝豁牖，引水夕成沟。花叶陆续春，瓜豆烂熳秋。门人抱经
来，旨酒为淹留。连林树接色，俚鸟鸣相酬。吾生终有涯，
至乐尊无求。日晏体欲卧，君行亦当休。鸿钧谅无私，百岁
亦易周。微躬足可惜，何为贮烦愁。

六言绝

新晴上午踟躅无侣独坐舍边小桥看天四垂

逸诗

新晴万物毕畅，旷野四天尽低。岂惟同袍不见，方且我
情亦移。

暮春到虎邱看石观音像与门人释曾

坐树阴中最久

逸诗

黄莺曳声斜度，绿水带花顺流。大士何年化石，恰似儿
女莫愁。



七言绝

燕子

殿中双唱御经筵，殿下千官未进笺。燕子不知防执法，衔花正堕圣人前。

清明

清明正是落花时，百舌声中折一枝。恼杀东风太无赖，公然来我手中吹。

闻笛

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夜半无穷泪，不待天明尽散营。

痴叔

吾家痴叔未知名，壁上题诗我暗惊。应是池塘无限草，春来夜夜梦中生。



关 门

关门对雨静焚香，到地垂帘孟夏长。小妇横舒金粟纸，先生篆写远游章。

秋夜宿云法师房

今秋禅诵事何如？古寺窗棂眼最疏。半夜高僧缺银烛，一轮宝月照金书。

早 凉

早凉起早逐凉行，海上霞明月尚明。一个鹭鸶冲起露，荷花荷叶并为声。

春 江

莫向春江着处行，春江春水古人情。此江肯贮古人泪，应比今春春水平。



宿尧峰下院

三更三点月中天，上方下方同悄然。下方方眠又闻磬，方解上方还未眠。

赠 友

枫林社鼓君怀肉，桑树鸡喧我叩门。无复细君沾汁滓，又呼邻老共壶尊。

铜雀台

铜雀台中事事悲，灵风槭槭暗开帏。美人通夜朝帏唱，尽是先生自作诗。

境智二童子

一双二妙并行来，取次衣裳照样裁。满口离离含黑墨，杏花坛上读书回。



昼寝女道士

冰丝通臂藕花冠，水簾湘帘六月寒。隐几只今神女庙，
奏书昨夜玉皇坛。

访周栗仲不遇_{四章}

我为怕官成远蹈，君因厌客觅深居。悔无隔世三生约，
遂与当时一例疏。

虎邱最有高僧院，院院院门曾叩来。山后山前都不见，
春风满地野棠开。

李白乘舟真遂去，汪伦送客若为情。桃花岸岸下流水，
纵有踏歌何处行？

从今身世浩茫茫，不觉冬春去若忘。即日遂良须发白，
悬知余会是荒唐。

三 吴

三吴二月万株花，花里开门处处斜。十五女儿全不解，
逢人轻易便留茶。



睡 足

绿梧桐叶三四树，碧菡萏花一两枝。睡觉正逢冷淘吃，浴毕足有凉风吹。

效李义山绝句_{八章}

花气初闻露气干，日光无力镜光寒。一双白雪髯床上，满手春云第二盘。

客去阳关竟不归，青青杨柳又春晖。渭城连日何曾雨，泪湿故人身上衣。

六合屏风两合扉，外垂帘幕内垂帏。东南日射不知道，行雨乍归云满衣。

谒浆曾到此人家，种玉无田事已差。身似多情秋蛱蝶，不曾飞上别株花。

巫山亦有晴天日，神女终无梦断时。灵雨灵云当面起，行人行过楚王祠。

更深风定夜冥冥，欲醉将眠户已扃。忽忆阑干花不动，又持红烛绕廊行。

六曲屏风画竹枝，湘江风雨夜离披。三更酒醒推开看，一院月明如昼时。

西陵树下风吹雨，油壁青骢一例回。结得同心依旧散，教人今后若为来？



微 生

叶底青虫叶上霜，微生到此最堪伤。愿将厚地高天力，
令汝千秋万岁长。

甲申秋兴_{四章}

上天不合无云雨，下土那可有甲兵。老巫烧香仰头坐，
壮士锦衣绕舍行。

始信大海无宫殿，却怪平野有桥梁。连杆带稻尽入灶，
击鼓吹笛还暴殄。

即看米船塞江去，将谓捷书连夜来。昨日辕门大封拜，
挽臂唱歌登将台。

燕子燕子汝竟去，莫拟春至还来归。雕梁绣户都在眼，
微命未知何处飞。

上元词_{拟唐崔液·二章}

三元天上转鸿钧，卮字栏前奏圣人。鹄鹊当楼灯市正，
鸳鸯放队看行春。

宝马王孙坠绿鞭，璇闺艳妾露春妍。寻云寻雨灯为证，
何处光中不可怜？

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



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

题 画

身名王母净无瑕，性爱春庭惨不哗。智敛云旗下清昼，岂关贪吃碧桃花。

村 妇 艳

西施尽住黄金屋，泥壁蓬窗独剩依。寄语梁间双燕子，天涯可有好房栊？

桃 源

桃花如锦水如蓝，行尽桃花到水南。洞里仙人问秦汉，忽然记得罩鱼篮。

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_{二章}

不看梅花看白雪，学山横被大江分。提提一带归飞翼，满背残阳愁杀君。

山下春流泯泯深，送君一片古人心。自从李白闻歌后，



不见汪伦直到今。

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邱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邱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_{七章}

珍重千声始下楼，苍茫一点又来舟。诸天天眼微微笑，昏黑重须到上头。

何处墙头不见来，谁人袖里放教回。大呼秉烛忙迎看，白面青眉天下才。

君辞白发附青云，住酒停歌预嘱君。南海至今还堕泪，此言莫遣北堂闻。为虞山。

亦知郑重人中宝，只为流传海外文。一语语君君欲笑，不教君去不生君。为曙戒。

不惜低声讽惠连，送过千里已应还。放他今夜天涯梦，梦作池塘第一篇。为季贞。

歌长烛短客如泥，遮莫邻鸡四面啼。一滴不胜重拍满，明朝各不解东西。

杨柳今朝北去船，杏花明日仲春天。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

板 桥

板桥断后不胜春，蒲荒柳秃水潏潏。依稀一片昔时月，来照鸳鸯亦照人。



送 僧

桃花半减柳花增，春去僧房又送僧。漫说“牛头”诗句好，少陵曾未到金陵。

白 昼

花须柳眼撩无赖，露索风丝理不成。白昼卧来慵以醉，一窗语燕拂茶铛。

夜梦到西施故村口吟一首

满水朝侵浅岸泥，乡人夸我浣纱溪。西施绝色在何处？少立春风日又西。

戏作留赠女冠

碧桃花下紫纶巾，彻夜吹笙接上真。得见安妃与王母，不妨都是女儿身。



苏台怀古

响屐无声手自提，平明乘暗下苏堤。伯劳不道西施去，
还向妆台尽力啼。

荷 花

卖却茅庵买小船，荷花十面枕函前。五更月堕露如雨，
鼻观上通他化天。

病中无端极思成都忆得旧作录出自吟

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
肯为妻儿一洒衣。

柳

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春风不管人间事，
一例千条与万条。



丁酉深秋重观雪塘法师遗笔

雪塘已归雪山久，同学尚藏雪下花。苏晋斋中无米汁，
临风浇得一杯茶。

题 画 忆与在翁法师相知遂二十余年矣，老去无欢，题此画见意也。

几家娘子睡黄昏，百处郎君醉打门。被底不知明月好，
三更三点似金盆。

赠冯鸣节

花推丹桂无双树，月选中秋第一圆。最是人间好时节，
与君同坐佛堂前。

苏台夏词

吴王宫殿水中央，风动荷花四面香。怪道夜分眠不得，
西施枕簟冷如霜。



春 雨

仲春暮雨寒尤甚，媚寝香炉暖不知。梦觉酒醒偷眼望，杏花一树尽成泥。

夜宿月氏堂

头毛稀少灯亲见，心事离迷酒不知。一枕两行千点泪，三通鸡叫五更时。

糟 笋

圣叹清贫误箴龙，自无熊掌及驼峰。却教三寸凌云节，学得沉冥伴酒钟。

割肉饷老妻

舍南舍北侏儒死，年尾年头德曜斋。正掐数珠惊指动，藁砧拔剑早归来。



春 宵

莫怪春宵苦怨嗟，春宵可奈客骄奢。万条银烛千条尽，
只照金樽不照花。

满 眼

满眼桃花接杏花，酒家楼上即倡家。酒钱不比花钱急，
君但眠花酒但赊。

思 山

万山深处有茅庵，一曲清风绕舍南。自愧不能麻麦饭，
圣经千卷未开函。

月夜独坐

水晶宫殿寂无人，古寺疏窗月一轮。独鹤林中偏自去，
乱萤墙外故来频。



窗前古梅

高士推窗对古梅，冰人铁干共徘徊。凡花总欲争春去，
疏蕊偏能忍冻开。

从韦二明府实处觅绵竹三数丛拟杜

可惜舍前江水清，只争舍后竹成林。华轩得省幸早寄，
莫误明年春笋生。

咏 桐

紫凤西飞竟不归，冰根雪干欲何依？不如断作雷家样，
一曲《广陵》天下稀。

上元词之一 拟唐崔液·沉吟楼逸诗

四海光明万岁轮，六街箫管太平人。□□□□家家酒，
天子恭惟日日新。



赠 僧

沉吟楼逸诗

高僧年老浑如画，记得曾经看一番。今日道场观水陆，
贯休罗汉第三尊。

癸未秋兴

五章·逸诗

三阵五阵秋雨打，一枝二枝草花晴。秋雨只来太无意，
草花辨叶不知名。

蜜蜂蝴蝶已懒惰，即看苍蝇亦拏拳。汝虫何名不知止，
彻夜哀叫恼人眠。

蚊子秋来大如蜂，衣裳郎亢冠髻松。咬人人不计较汝，
岂得数日还相逢。

鹭鸶两个闲立水，鸿雁一行初写天。鹭鸶作书寄鸿雁，
与汝离别动经年。

木稚花开一院香，无物顽赏只思量。昨日菱芡已沉黑，
来月橘柚未全黄。

甲申秋兴之二

逸诗

虾蛆先死大鱼继，惟有螃蟹日彭亨。先生破斋买蟹吃，
怪他着甲能横行。

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邻舍纷纷受甲去，
独自饿死欲底为？



题 画 梅

老僧齿落不能语，小鸟冻僵未可飞。便与此花相守去，三更月影又霏微。

艳 辞 逸诗

玉钩红绶约腰身，绶绾钩连妒杀人。万物有情能宛转，可怜自小并无亲。

访周粟仲不遇之二 逸诗

天上亦须云有路，人间何至径无媒。便判入海龙王处，此夥明珠搜出来。

若见僧时都问到，纵无人处亦寻过。支公说与许都讲，昨夜世尊入灭那。

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 逸诗

贫僧永与舍亲违，年老身孤心事微。昨夜夜寒寒杀后，蜜蜂蝴蝶满堂飞。

髯珣超群又绝伦，大哥三弟更奇人。人家只道我家富，这样贫来未是贫。



怀盛柯亭_{逸诗}

四邻祀祖邀皆去，一尺缝衣买不能。惭愧兰溪遗爱庙，
宽柴宽米守门僧。

题圣默法师画梅_{逸诗}

法师佛法无多子，初是阿兮后是茶。一片婆心藏不得，
逢人便与画梅花。

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_{逸诗}

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高节清风如在眼，
何须虎贲似中郎。

为斫山题菊花_{三章·逸诗}

孤松底下青篱竹，五柳边头白板门。一个先生方醉卧，
四围黄菊并无言。

木落霜高天地哀，陶家偏报有花开。老僧结习从来尽，
便约维摩去看来。

道是黄花全不是，问之却道是黄花。斫山大士如泥睡，
正是云门第一家。



题大士像

逸诗

通夜檀香接手焚，香烟微感普门君。上天三十六鳞子，
挽取当中第一员。

题邵僧弥画

逸诗

我有剡溪藤一幅，无人重写妙莲花。叹息瓜畴去何处，
西风吹渡夕阳斜。

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花图吟此

逸诗

新结禅龕似小船，素瓷花供佛龕前。夜深香发僧无寐，
疑是定回他化天。

斫山喜食鹅戏为绝句嘲之

逸诗

道士县中笼罄尽，校书官上带无穷。烂蒸拗项如壶吃，
千本《黄庭》在腹中。



冬夜读徐悬瀑诗_{逸诗}

白云英英与天晓，童子冻僵不知道。何处独鹤叫一声，此外更无一啼鸟。

上巳日天畅晴甚觉兰亭天朗气清句为
右军入化之笔昭明忽然出手岂谓年年
有印板上巳耶诗以纪之_{二章·逸诗}

三春却是暮秋天，逸少临文写现前。上巳若还如印板，至今何不永和年？

逸少临文总是愁，暮春写得似清秋。少年太子无伤感，却把奇文一笔勾！

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_{逸诗}

当时五鼓月明中，孰省繁霜与北风？今夜一庭如积水，关窗塞户两衰翁。



牛叟阎子游元墓有怀故园梅花因
送之归学山之六 逸诗

江南万户垂垂发，江北孤舟得得来。花感至诚开十日，不然不到此时开。

一枝一朵寻常见，如海如云蓦地逢。寄语文殊普贤道，梅花二十四圆通。

束皙《补亡》真拙笔，华光画影便留痕。名士名花如印印，由来妙语有何言。

三更惊问今何夕？千里归来某在斯。不为终身孺子慕，谁教带水又冲泥。

风雨无边夜到家，学山几树正开花。出门千里归千里，此事原来不得差。

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美人若不拏帷唤，直到他生疏更疏。

同姚山期滞雨虎邱八首之一 逸诗

不因风雨滞连朝，岂有星辰聚此宵。方悟《毛诗》真妙笔，篇篇风雨说萧萧。

中秋夜戏赠女道士 逸诗

手采莲花浸满盆，夜凉月下供中元。道心却被尘心动，



诵至玄牝众妙门。

微疴得起恰值首春乃闻同袍四五高会南城不蒙
见容怅然离群日之夕矣犹徙倚街巷遥念主人朗
吟请呼心欢之句其乐未央戏作二绝怨之

送穷已是昌黎节，病起生憎摩诘身。未必巷中无饮酒，
想应天下不成春。

晚年亦欲持遮戒，高会何嫌弃故人。鹵莽艰难非好语，
少陵无赖故赧赧。

春日坐西林别院有以画鹤索题书此自笑_{逸诗}

老去看看非越石，穷来渐渐逼柴桑。意忘连夜多风雨，
只望深秋足稻粱。

效李义山绝句_{八章·逸诗}

绿瓦无烟寒食雨，青帘有信落花风。谩夸节序年年好，
自古如今日日同。

杨柳自从桥畔树，鸳鸯不复镜中禽。入春雨雪郎多事，
逐夜灯檠妾有心。

柳叶年年生旧树，杨花处处作浮萍。谁家浪子能思妇；
何地春风不病人。



黎园子弟百无忧，入殿穿宫上翠楼。要见上皇求叠遍，却逢妃子看梳头。

春衣四叶妃传样，骄马三花御剪骏。但用淫思兼古意，定哀真与隐桓通。

白日当天三月半，远山新寡一年多。相如又是真消渴，便解琴心奈若何！

一夏随僧餐白粥，忽逢租户饷蜂螭。小妻私酒又新熟，白佛开斋过好秋。

湖边吹笛对湖天，湖下白衣摇小船。眼看白衣摇去远，关门脱脚上床眠。

今 春 逸诗

今春刻意学庞公，斋日端居小阁中。为汲清泉淘钵器，恰逢小鸟吃青虫。

作 诗 逸诗

作诗句句《维摩诘》，中酒朝朝《孟子》醇。摔去砚台支榻脚，多裁葛布制疏巾。

闺 怨 逸诗

湖洲镜子净于天，照病临愁十四年。铜亦命中无福荫，不教一遍得鲜妍。



凭韦少府班松树子栽

借杜·逸诗

院花朝盛晚间衰，那得风霜不打枝。数寸问君能觅得，
龙鳞千尺在他时。

病中寄怀解师

逸诗

门前不动雪三日，窗里时闻钟一声。应是高僧禅定苦，
衲衣私起暂经行。

哭刘伯玉

逸诗

去岁西方止观经，妻儿待米不曾听。今春古寺重开讲，
无复杖藜声到庭。

寒 夜

逸诗

寒夜寒更三点三，净名读尽闭经筵。哑童子睡沉香息，
观佛深深髣髴。



春 睡_{逸诗}

仲春春睡太无端，昼暖无多多晚寒。何处池塘轻绿里，
鸳鸯对对未经看。

赠闵康之_{逸诗}

闲坐西林日已斜，又闻春鸟叫桃花。自从听得抽心偈，
一望平芜不见家。

绝命词_{逸诗·以下三首皆先生临难时作也}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
《庄》、《骚》、马、杜待何如？

与儿子雍_{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今朝疏到无疏地，
无着天亲果宴如。



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
儿子雍，累君青眼看何如？

七 言 律

送朱子庄赴任宜春

定拟凌云备上方，却教列宿试为郎。晨朝着舄因辞帝，
秋日鸣琴不下堂。从此果能为父母，彼中先已诵文章。自惭
无楫犹桃叶，不及清樽渡浙江。

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

丹凤初闻出帝廷，花骢先已辟行人。六年冬日为慈父，
两袖清风作客星。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那可罢谈经？感恩
欲向登闻借，多恐时危急大屏。

为政云间成六载，得书天上入三台。神羊不独乘骢马，
鸟府悬知接凤台。主泽远从漳水合，相材新向朔方开。中原
近日闻多事，快看楼船下濂来。

多年屏展题名姓，此日夔龙入法筵。手结皂囊将有告，



自听金钥不能眠。久知北斗天喉舌，真信严霜帝敕宣。但得圣人怜水国，为言牲璧遍山川。

三年师弟龙门合，一旦君王荐府开。流水正弹钟子调，秋风忽作美人怀。江南从此无山斗，渭北何当遇酒杯。密雨疏灯时在梦，鲫鱼那得一双来。

送徐尔赞赴京补选

传道旧臣新捧檄，因闻孝子欲驱车。风宁树静还朝日，花午棠阴感德余。家学不忘资父久，此身今许事君初。遥知无讼堂前宴，手泽淋漓夜读书。

吴邑黄明府新婚

琴堂政毕吏人稀，此夜三星入紫微。正是全吴皆有母，非关君子独求妃。阖闾自古花为县，荀令于今香满衣。会看九天双诰下，金凤银凤一齐飞。

赠舒伯顺

千橘江陵彼一时，比来谋道夜无糜。寂寥心事人谁识，太古风流我亦师。白发不临饮酒社，青灯还在说经期。爱君便欲同君住，借问相知几个随？



代友责姬人之作

陈王春思属甄姬，楚子秋魂入雨祠。不道峰青终曲后，
竟虚烛灭送宾时。美人私奔清虚殿，使者空牵织女丝。一室
参商遂如此，别离何必在天涯。

乙酉又病一首

西风不肯饶寒屋，旧病公然疟贱躯。亲友几人兵甲后，
哀怜到我候书俱。君臣辛苦无方药，奴竖荒唐荐老巫。如此
纷纭欲图好，悬知不死只须臾。

寄总持法师

法师持法上江船，法去南中遂半年。妙辨我知奇若此，
梵客人恐瘦于前。刀兵自不侵禅定，辛苦其如集圣贤。两浙
骚然艰一钵，双轮何以答诸天？

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

篱豆畦蔬一例迟，瓶空壘倒四邻知。正留僧饭水淘钵，
惊得公书唾满颐。馋子背人先染指，老妻报我只攒眉。无盐
三月东坡急，汲水求薪闹晚炊。



般若解脱二法师来住数日竟失晤

无着天亲双造论，水边竹下数行来。老夫往役官呼去，小阁无人客自开。所欲折衷何圣谛，竟无一语补高才。剡溪兴尽回船好，可信余生得几回。

云在法师西山读庄子

莲子峰高竺坞低，石幢沙岸到幽栖。邻僧夜静闻秋水，侵早开窗见马蹄。外道千年无注疏，内篇三字作标题。法师试作金经读，定叹东人未让西！

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

只道梅花又早开，却看桂子缀珠胎。小山学士忍寒坐，金粟先生赴腊来。灵隐五言虽绝唱，肩吾短赋亦清才。未闻冰雪惊人句，兹日重吟我欲猜。

前题并赠次公

月姊寒宫寒更开，连珠的的孕先胎。玉人记得新移种，金粟真劳亲送来。遂与梅花通妙气，定于白雪洗清才。小山严树征如此，大国名山岂用猜？



周顺芦先生生日

成连海水最移情，弘景山居亦有荣。四壁众山同夜响，
千光万彩化云英。曾于精舍逢玄度，闻道今年降老彭。消夏
若容来共坐，凉风清簟学吹笙。

休 问

休问园林近若何，柳期花事已全过。胡蜂取尽青虫子，
昏鼠明穿社燕窠。岂有薰风来户牖，更无闲地坐笙歌。作书
何计通天上，自别青皇堕泪多。

闻德辅病却寄一律时予亦小疾在卧

夜来我亦暗风吹，书到方知尔更羸。定以能诗成渴疾，
无忘礼佛是医师。文殊未问莫烦恼，天女欲来宜且辞。身病
更能怜病客，空房惨泊幸支持。

丁亥仲冬过松陵访来止

万古陶边家士家，门庭耿介绝喧哗。海鸥容玩有时下，
老树禁春也复花。震泽天风无琐细，水田阡陌听横斜。我来
岁暮衣裳薄，四顾同人生怨嗟。



赠萍洲师

石湖湖上南朝寺，万绿丛中两阖扉。裴迪王维应过汝，
生公支遁尔为谁？当门宝鉴悬秋水，右侧苍龙接野堤。我欲
乘间来问道，萍洲惟说到人稀。

题渊明抚孤松图

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不曾误受秦封号，
且喜终为晋逸民。三迳岁寒惟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
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

徐庆公生日

城中岂有甲申年，叹绝先生独断然。天上岁星真妙士，
山中宰相是神仙。二方兄弟予同学，两海文章世异传。便欲
执经来就正，青芝紫气若函关。

题申□文像

不求成佛与生天，诗卷茶铫洞下禅。长夏《南华》新有
注，中秋水观久无边。东坡误入梦中井，工部偶行天上船。
借问先生谁胜负，牡丹陆亘老南泉。



戊子春积雨如晦久不晤草座先生天甫晴
便忽睹书此为乐也

城中泥雨盛冠盖，野外日高未巾车。不因怀中字漫灭，实于彼美人踌躇。高秋爽气此为映，下阶入门能相如。餐尔菜饭听我说，哀哉千年已绝书。

念 舍 弟

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一自爷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前朝略续游仙梦，此后相思知不知。

云法师生日和韵一首

阶前种树已成林，镜里飞霜了未侵。昨岁无非焉寡过，今春学《易》得安心。石床夏冷花停雨，金磬晨严梵正深。三万三千师子座，十方仁寿一时临。

后 访

夜来被酒竟归卧，晓起轴帘殊悄然。映阶碧草此何地，遍处白露成秋天。回头顾瞻见我仆，恣心思量惟汝贤。杖藜



如能复到此，尊榻未移仍在前。

王子文生日

人在山中无历日，客从海上得筹星。未须灵寿承荣赐，正学参差引上真。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猜猜更问津！

无题五首

闻道芳龄恰一些，学梳新鬓果天斜。胸无宝袜初如菽，额有燕檀正及瓜。秋竹何人能积雪，彩鸳同汝卧晴沙。简文出入烧香愿，除却阳台我惯家。目成

油壁香车到门，为人迁次此黄昏。平增谦谨防生事，私破金钱为立恩。欲趁好时真遂去，谬为大雅故犹存。由来不信如天帝，今日方知果至尊。请假

龙凤搔头最丽华，葡萄绣领极骄奢。自矜年小拜人浅，预体郎心注目斜。三五在东谁不妒，一双还内竟无哗。芙蓉今夜连根草，芍药明朝相谑花。

三郎乘醉欲关扉，满愿残灯未解衣。君自好贤宜易色，妾非之子亦于归。可怜桃叶姻缘浅，自顾桐花羽翼微。不惜要盟过夜半，女儿珍重是双飞。要盟。

一双年小两无忧，四角同心百合稠。蒋妹桥梁天与婿，相如消渴白云瘳。鸳鸯淫思多于睡，蝴蝶花狂卒未休。慎勿春眠恒着晓，上房闻道已梳头。代忧。



塞北今朝

塞北今朝下教场，孤儿百万出长杨。三通金鼓摇城脚，一色铁衣沉日光。壮士并心同日死，名王卷席一时藏。江南士女却无赖，正对落花春昼长。

赠李兴符二首

与君竹马记当时，流水年来鬓共丝。儿子可无书万卷，封公合种稻千株。春明不梦遵初服，弥勒同龕结后期。浩荡春风来万里，开轩解带任从吹。

陶令门前新柳树，林逋屋后旧梅花。社中许我私开酒，洛下邀人斗吃茶。高阁卷帘风未定，西邻打鼓日初斜。与君偷眼不须说，一例虫天总不差。

吴明府生日

吴王洲上燕衔泥，西子溪头浪拍堤。朝雨万家催种急，春园百处卖桑齐。琴堂人散香炉见，书院花深昼漏低。不信澹台犹不至，一时桃李已成蹊。



咏 松

青桐黑石透深泉，凤翅龙鳞到碧天。后土生时无万物，秦皇封后有千年。圣朝堂殿须乔木，陆海风涛仗大船。顾盼一朝逢匠石，蛰龙肯向此中眠。

真 僧

真僧得道焚香坐，古佛无言与殿闲。涧水出山花落去，石台当午鸟飞还。自嫌婚嫁身无暇，不觉冬春鬓尽斑。他日渊明息心后，远公可肯为开关？

赠杨公路郊居

翩翩将母赴郊居，地满香粳市满鱼。先探石桥通蜡屐，次营爽垲贮藏书。山中课夜无街鼓，湖上行春有板舆。好护萱花好颜色，教看玉树对扶苏。

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

左家娇女惜余春，剩碧残红采折新。数朵轻身赵皇后，一枝善病李夫人。老夫早起虽乘兴，白发斜簪已不伦。珍重他年临此日，见爷满腹是车轮。



吴明府生日

福星南面坐琴堂，西极东连海上光。叶县吏人朝候舄，荀家侍女昼焚香。菖蒲夜雨平郊垞，桃李春风动学墙。十万户齐登寿域，壶天岂独一人长。

赠夏广文

潦倒诸生久白头，十年梦断至公楼。杏花廊下重来坐，药草笼中实见收。弟子歌思环震泽，劳臣碑记在长洲。圣朝日月如清镜，下考终居第一筹。

元日怀西音

同学分飞泪满巾，那堪白首又青春。柳条弄色底天意，梅蕊发枝尤不伦。郑巷难忘饮酒叔，汾山终为立锥人。何当暂出池塘梦，来视岁寒还在身。

人日孙鹤携酒过看予新选唐人律诗率其二子来予二婿亦适至

亭下垂怜白未玄，床头割爱圣兼贤。五星恰聚黄昏后，三雅横飞红烛前。范叔一寒方至此，陶公冥报正茫然。抱琴



明日君来否，烂醉如今我欲眠。

弹 琴

一阳淡荡雁初归，万木澄阴手欲挥。人在高山招未下，坐临流水事多违。心知别鹤飞辽海，不见游鱼仰钓矶。弹罢泪珠流不住，至今滴作十三徽。

人日怀总持法师

精舍诚非学士家，闲云本又爱天涯。经行殿殿见明月，分卫村村穿落花。都讲云亡经未了，斋钟才动日先斜。入春春又如流水，人日怀人起怨嗟。

迎春日还西林般公

匝地春风又尽归，三年别客只相违。饔餐何计能长饱，砧杵无家谁与衣？老病父兄虽尽在，暄凄树色已全稀。讲堂学尽无生学，终有生涯知是非。

立春日又怀般公

江水流春夜到吴，天明极望尽平芜。鲜新白日诸天净，淡荡春阳一雁孤。独客不归千里外，三年欲得一书无。江春



并日还流去，听罢啼鹃听鹧鸪。

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

精舍传闻驻虎貔，僧从定起失威仪。刹竿系马风旛落，
斋磬无声鸟雀饥。等观未嫌罗刹丑，清规可奈梵天悲。远公
踢倒莲花漏，深入庐山是此时。

侵 早

侵早谁言秋色来，乍惊不信又登台。夕阳双去鸟欲尽，
细路独行人可哀。直北故人无一字，中宵自起看三台。碧波
可怪渔舟白，白发分明王佐才。

赠赵居士

慧远西林亦有庐，维摩投老借来居。一庭佛日晒丸药，
百八草珠持梵书。偶以好风分竹日，正逢时雨插秧初。与君
共此茶瓜会，便是《金经》诵六如。

天雨法师生日

寒山钟里学安禅，弹指春风四十年。一夜宝华天际雨，
两行道树雨余天。匡庐旧制莲花漏，鄂渚新传虾菜船。解脱



毗尼总无异，问师何路觅金仙？

梦游虎丘

昼游虎阜先无比，梦入林峦却更奇。花路逶迤能罨蔼，松声窗渺最迟疑。千人石上同谁坐，双剑池边是旧时。不是晓钟来枕畔，至今还在讲堂隈。

殿下双松

三间宏敞松间殿，一对离奇殿下松。各有寒枝春寂寂，大家古干翠重重。隔垣夜静听鸣凤，清昼窗开看老龙。百遍相过犹不足，爱君夭矫共经冬。

除夜有感

除夜去年愁里过，今年除夜病中来。艰难世事皆如此，金铁身躯能几回？爆竹何辜催漏尽，春风无赖逼梅开。此时此景应珍重，明日明年不用猜。

怀山居

缙流自古在山中，试看支公与远公。孤鹤片云霄汉迥，莲花漏水岁时同。荆扉竹户常年闭，石岸天池有径通。今日



病驱惭未隐，苦无药物伴松风。

苦客投诗

关门对雨坐焚香，到地垂帘孟夏长。庭草春深迷石井，客诗投满没绳床。老夫泛爱仍依旧，心力衰微却异常。若问药山遮眼法，生平惟服浣花堂。

骤寒有感

一夜冰霜遍水滨，几枝松柏自为邻。谁能不念无衣客，我独先成多病身。他国迢遥惟有梦，故乡酬对更无亲。辱承四壁相围绕。瘦骨寒灯洒泪频。

失 题

朱门蓬户总山林，行履随人自浅深。三处文殊能度夏，少林慧可得安心。清风松□多奇响，流水桃源谁赏音？只有萧疏尘外客，由来冰雪是胸襟。

春感八首

有序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论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



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

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

半夜虚传见贾生，同时谁会见长卿。臣龙只合躬耕死，老骥何由仰枥鸣。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

三十年中蜡烛催，桂花开又杏花开。至公堂下双行泪，千佛灯前一寸灰。短短青蓑连夜织，萧萧白发满头来。水云深处钓鱼去，谁识磻溪王佐才。

一江春水好行船，二月春风便到天。尽卷残书付儿子，满沽清酒酌长年。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借问随班何处立？香炉北上是经筵。

东方对仗诉臣饥，便是三冬学总非。实有五丝来补袞，敢将八口仰垂衣。云霞开曙趋龙阙，笔墨承恩近凤帏。干禄旧曾闻圣训，进身早已畏天威。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敕闭门。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勒成尽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

张得朱丝久不弹，钟期更比伯牙难。何人立悟空山雪，似汝芳香竟体兰。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为邵子兰雪。

维缙冬春学佛期，瞻由风雨对床时，何曾袖里无玄草，所至堂中有白椎。欲去非为藏凤德，适来岂是斗蛾眉。平生性不求闻达，除却家兄说向谁？为家兄长文。



辛丑春感

入春春望转萧条，龙卧春寒不自聊。正怨灵修能浩荡，忽传虞舜撤箫韶。《凌云》更望何人读，《封禅》无如连夜烧。白发满头吾甚矣，还余几日作渔樵。

人日大明宫宣赐彩缕人胜应制

拟唐常嗣立

宜春宫殿及春开，福寿星辰献寿来。七叶灵蓂依月展，万年仙胜照人裁。融冰未暖鱼行涩，化日能迟鸟弄才。格物修身真有道，普天何地不登台！

寄常徵君

拟杜

六月风林好葛巾，徵君忍热去垂绅。野鳧眠岸梦何事，老树着花思媚人。深恐事烦还服食，更愁参谒露天真。嵇康敢向山公说，我欲时时一欠伸。

悉

拟杜

江水流春不当春，江花江草故愁人。开头捩舵汝何往？击鼓鸣铙皆不伦。巫峡啼猿真迸血，楚天朝雨最通神。老夫欲寄精诚去，凭仗高风达紫宸。



燕子来舟中作_{拟杜}

无官只合置天涯，偏有寻人燕子斜。旧岁未曾为地主，
今春真累过寒家。村村社鼓邀分肉，岸岸朱轮赴看花。谅汝
从来飞不惯，滩边篷底寂无哗。

效李商隐诗_{三章}

碧海东头东更东，红楼绿树晓瞳眈。仙人不下葳蕤锁，
彩凤单栖窈窕宫。曾托微波犀角顶，未承淡墨鲤鱼中。巫山
亦有为云雨，人到高唐便得逢。

灵蹇秋来不可逢，芙蓉昨夜断金风。暗心识尽房中苦，
坠粉平销脸上红。鸟鹊何年河左右，戏鱼终日叶西东。雨心
一夜千重转，决绝徘徊总未通。

密雨连江舜庙秋，灵风开幔舜妃愁。莓苔巧补华虫缺，
蛛网陵夷玉燕头。是日孤舟依断岸，前林玉笛发高楼。不缘
沽酒长年去，那可停桡顷刻留。

昨夜梦看听辅庭中野树记之_{沉吟楼逸诗}

庭中野树君言好，梦里来看吾又奇。岂是眼花安户壁，
不知枝叶是伊谁。秋风摇落此安隐，白日照临无转移。起来
拍枕坐长叹，何处美人曾别离。



元日代若兰寄赠失庵

沉吟楼逸诗

窗前取次试新妆，推得郎醒自拜郎。檐影尽成年里色，梅花不是夜来香。怜余已向空中老，笑尔徙于分外忙。独有先生名圣叹，满城风雨近重阳。

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

沉吟楼逸诗

我欲治经今日始，君行折狱几年平。不劳添品定知吉，大畏无情方始荣。出处规模真越绝，弟兄意思各峥嵘。临行执手各珍重，岂为悠悠离别情。

辛巳大饥无动惠米志谢

逸诗

先生奇策不堪论，亭午清齐水一盆。彭泽妻孥相对饿，鹜山主伴自称尊。叩门无故闻儿笑，洗釜当知说尔恩。羊角叔牙成市道，此心容易向人言。

登坛一首戏示同学

逸诗

登坛又得《维摩诘》，借宿空劳李药师。佛说上天真有帝，僧知下雨定无疑。咒龙一夜仍虚钵，望毕千年乃见箕。借问金轮谁译得，圣人垂绝使人悲。



于教院屏风得读慧开兄诗喜而有作_{逸诗}

二年眯目失澹台，今夜知君未易才。诗格既能驱杜甫，文心端可学天台。倘捐白日依人住，愿入青山结社来。我有数人曾见否？秋风约汝共徘徊。

送李宝弓司理内召_{二章·逸诗}

七年一鶚坐云间，此日双凫到帝前。本是玉堂能赋客，终为金署读书仙。泖湖便借风云势，漳水新看日月悬。刘葛君臣真庆快，叔孙弟子望传宣。

姑苏城上有高楼，楼下胥江水漫流。公代豸冠来按事，我从鷁首得陪游。心于夫子初诚服，名动君王已诏求。沥酒赠行兼行券，定书师傅贮金瓯。

拟唐王季友鹦鹉洲诗_{并序·逸诗}

好雨着时，未审感何美政，鲁宣十六年春秋时书“大有”，程氏断云“灾异”。圣人之笔，吾又乌能知之？且图一餐苗，二作凉，有斯二益，便须欢喜耳。因与道树闭门弄笔改此。

才子为能《鹦鹉赋》，赋成身死葬江洲。古今读赋伤才子，鹦鹉名洲志莫愁。夹岸桃花应不发，同心兰叶那禁羞。



江长日落征帆急，又有无边赋上头。

赠许升年_{逸诗}

舍南舍北吴淞水，年尾年头天竺书。身值义熙无号后，人当欢喜发心初。莲花滴漏声声切，木□为珠粒粒疏。便有桃源最深处，那知秦汉事何如。

颂闻琴先生

四壁众山通夜响，广陵孤客不胜悲。西风古寺梵香动，天半悬崖瀑布垂。念子生平明历历，于今一世冷离离。便持此境作佳号，谁取头陀起舞时。

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_{逸诗}

鸣鹤于阴子和之，鲂鱼孔迩父无私。昔襦今□非迟暮，越陌度阡真等慈。杼轴东方无大小，榛苓西望足歌思。从今襦祭同承福，南北蒸尝万寿期。

翼明大士看梅不赴诗以思之_{逸诗}

我有当时同业士，眼如秋水浸鸬鹚。近因学道生春病，欲向经筵问花师。人在镜中原孟浪，身于药下最踌躇。法轮



过半犹相失，碧海青天忍不思。

周茂芦生日

濂溪风月旧无边，今日心知子又贤。鸾鸟声中听寡过，杏花坛上验知天。冰霜十月当年事，桃李千春世外妍。愿与先生同载酒，浩歌直下五湖烟。

看梅思知止先生

逸诗

腊月梅花生事微，威仪全与世情违。高僧忍冻还来看，蝴蝶游魂不向飞。绕屋欲栽三十树，落英留作十三徽。持将弹遍千年调，那管人间识曲稀。

赠周直夫

逸诗

山中宰相无朝请，天上仙人学隐壶。通夜月明钞术序，满盆泉水识芝图。远公实许莲花社，冰鉴仍题君子儒。肇锡佳名真不易，无私言直美言夫。

读休老近稿赋赠

逸诗

吴地风流近赋诗，天才俊逸让吾师。一生惯作惊人句，七步吟成绝妙词。子美篇篇岂易解，渊明妙思最难知。不图



尚有高山调，互赏清风明月时。

寿诗二章_{逸诗}

天上岁星呼曼倩，人间酒户说青莲。莫疑曼倩金门隐，直学青莲市上眠。《庄》载汉阴辞子贡，佛言谢客让陶潜。家姑私贮三千榼，供尔尚书六十年。

久著我家贤宅相，重为姻党太亲家。怜予冉冉孤生竹，托尔绵绵五色瓜。月殿不逢丹桂树，玉田重种碧桃花。从兹万岁千春去，促坐相陪酌紫霞。

对 雪

同云遥望思茫茫，衣上花明是吉祥。压倒竹竿终劲直，怜斯鸟雀尽徬徨。扁舟王子能乘兴，高卧袁安犹在床。一片冰心愿学古，病躯寒夜愧清光。

丁蕃卿生日二章_{逸诗}

大谷名梨方妙日，小山丛桂正深秋。天街尚伫无双士，海屋谁传第一筹。诸葛隆中关气运，长房壶里学遨游。双悬日月如无恙，肯置苍生度外不？

令子方今是大儒，先生昔日我闻之。端居小阁身兼母，独立庭前父作师。三世传经成国宝，一门孝弟得天知。试思并受明王福，好爵联翩下玉墀。



立春日送二策入学_{逸诗}

尧日春云又一年，江海江柳浩无边。暗莺求友且出谷，
鸣鹤有声须到天。笥锁蠹鱼皆祖往，身从皋比又前缘。三千
辈里三先辈，万个钱中万选钱。

不寐_{逸诗}

石城钟鼓击欲罢，东院匡床梦未成。通夜雨声知点数，
四邻鸡唱听纵横。有时起坐一长叹，数看前窗不肯明。因羨
鼓吹曲盖士，今宵竟已足平生。

庚子秋感_{逸诗}

已阑未阑长短更，小窗月昏还月明。听梧似飘一二叶，
闻雁何堪三两声。乱世黄泉应有路，愁人孤枕总无情。起来
搔首忽长叹，一院霜华太瘦生。

秋雨甚田且坏_{逸诗}

曾闻董子占《繁露》，积雨其民有大忧。幸入圣人新世
界，如何潦水坏田畴。忸怩蚯蚓升堂陛，细碎鱼虾实浚沟。
军事正兴都尉正，不知何计应征求。



题杭若栋小像_{逸诗}

北湖南粤总无辞，万里千金一不知。白发今朝晞竹下，青灯昨夜述当时。盘餐问子余兼味，皋比听经读四书。我与先生为胜友，莲花香里愿相依。

赠季秋文_{逸诗}

天上清秋悬白日，人间草隐卧先生。云汀远处鹤闲立，钟鼓绝时泉有声。何日亭台兼好树，此生虾菜足香粳。昼同笔砚夜同被，共我将书细细评。

寿吴明府之一_{逸诗}

读书昔见古澹台，实爱高寒愿学来。文字因缘千里合，冰霜怀抱一时开。门多接叶新桃树，身□□笼旧药材。奕世通家宜异礼，呼儿重晋万年杯。

失 题_{逸诗}

饥驱陶令叩山门，慧远慈悲出酒樽。佛说花开非有相，青天鹤过并无痕。说经夜夜鸡三唱，图梦朝朝水一盆。笑杀昔人图冥报，枉将丝线绣平原。



赠青莲法师_{逸诗}

双塔可怜怀海寺，祖庭深草晚阳斜。不图掩室逃名者，
欲夺中原最大车。绿竹由来君子树，青莲今是圣人花。莫愁
坐久驱乌日，手选圆通第一家。

杨花三首_{逸诗}

杨花如雪遍天涯，堕水沾泥总不差。帘幕中间飞未稳，
阑干两畔落全斜。儿童捉搦轻无力，风月甄陶惨不哗。谕女
高才虽见借，情知终是隔窗纱。

杨花最是无规矩，帘幕中间乱入来。正欲扫除偏扑到，
待将捉搦又飞开。美人密意深如海，秘院深更月满台。有信
沉沉通不得，此花历历大奇哉。

杨花境界最精微，孰谓专能点客衣？镜里或曾轻照影，
梦中不见来飞。王孙作客游魂远，怨女凝妆心事非。寂寂深
闺真好景，怪他小鸟唤催归。

七言古

桃源行

武陵三月溪水平，渔舟晓如天上行。况复新晴摇百草，



夹岸万树桃花明。渔人爱春坐摇艇，山转林回乍冥冥。一片白云飞不动，中间小洞清冷冷。摇舟望花转又转，多闻鸟声渐闻犬。父老十数引儿童，笑迎生客相缱绻。问客“此是何衣冠？秦王好封今几坛？六国昨来垂欲灭；何国尚存何国残？”渔人鄙夫不读史，初记遥遥赤帝子。只今典午作圣人，捉刀英雄久已矣。略闻此言皆太息，各随丰俭具饮食。灯火深房设酒浆，瓦盆半夜盛芳稷。阡陌纵横着处行，田无一寸未曾耕。老翁潭上闲牵犊，新妇花边学弄笙。诂有真经与灵药，松边偶此常来鹤。何曾天下可飞升，无过世外堪耕凿。桃花水深深千尺，由来不洗尘心客。无官乐郊不肯住，有限家缘怪云隔。自谓沿溪转转明，到家或亦觉家轻。后来更有重来意，此处落花此处莺。明朝凌晨果回桨，依旧桃花浩莽莽。左行右行不得路，前溪通天尔焉往！

下车行

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含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五马行行复止止，切问小麦能全收。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上天阴雨总口阁，日照薈黄满墙头。我从都门闻，恶卧通夜忧。小臣无廉隅，得非大臣羞。请与父老约，贻汝此来牟。且得饘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十年疮痍果苏息，然后便宜无不求。嗟呼下车第一章，仁君之言何宽柔！照临万万沟中人，朗如晶壶悬素秋。儿童合掌妇女拜，三年有成我能讴。白太傅，韦苏州，千秋万岁，盼蛮与俦。



青溪行

髻髻杨柳碧如丝，客舍萧萧春雨时。剪灯夜读青溪传，重作人间肠断词。青溪女子博陵氏，艳若芙蓉依秋水。慧业前身白玉楼，风尘今谪琵琶里。里中姊妹颜皆花，可奈停轮满妾家。无心芳草辞连理，有意春风护破瓜。墙头马上乍相视，两两春心不自止。人疑楚国旧王孙，名满倡楼称荡子。荡子风流不易论，重来崔护暗题门。不堪一日如三月，为订佳期到上元。上元灯火连珠陌，玉钗罗袖酬今夕。娇繁半转梦中身，斜睇三星是何夕。银漏沉沉隔琐窗，夜阑小语落春缸。明月芳年并三五，倾域名士各无双。春日如年日复夜，光阴消得千金价。金钗钿盒露华前，油壁青骢松柏下。可怜处处结同心，碧渤青天盟誓深。自幸明珠犹未嫁，自怜犊鼻遇知音。岂意狼烟移大内，岂知羯鼓满闾闾。铜驼行见卧蒿莱，海燕安能栖玳瑁？烽火连天暗丽谯，叮咛别语转魂销。自来渡口迎桃叶，忍使章台折柳条。冥冥江流望何极，牵袂拟眸但沾臆。别来花落与花开，从此江南望江北。江北江南带水间，谁知一别即千山。刀环破镜无消息，大纛长枪日往还。书生心怯百夫长，日日临流叹汉广。未能一剑去纵横，徒拥双眉坐慨慷。潢池初靖过长干，西巷无人白日寒。依稀绣户埋芳草，唯见青溪漾碧湍。犬吠鸟啼深巷黑，踟躅巷门归不得。旧游姊妹总无存，暮逢老姬犹相识。捶胸蹋地说青溪，姬实有心君负之。一入侯门望欲断，十年杜牧来何迟。荡子低头泪盈眦，仓皇为说别来事。浑疑辽海鹤初还，真见天台人再至。当时犹作来世盟，如今一笑隔三生。柳条不见章台色，桃叶空留古渡名。老姬殷勤通密迹，字题桐叶传凄



楚。定情旧系一缣丝，新恨重埋双绕指。绕指君教痛玉箫，缣丝望断五湖遥。身无彩翼栖君屋，阁有花笺落渭桥。诘旦期君通政里，马似游龙车似水。牵帷两泪泪成鹃，手语扪心心欲死。檐车咫尺若宫墙，觐面分明转渺茫。车声杳杳归高第，人影寥寥立夕阳。仆本恨人怜荡子，为咏青溪作诗史。人间应有磨勒神，海上岂无茅山使。

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

醉白先生古大臣，醉白季子无与伦。读书十年不厌意，提壶走住东海滨。自言有笔摇星辰，奈何天矫无能驯。菁华纵然廊庙器，白眼不是功名人。驱车直北兴殊残，金台于我空嶙峋。王生与之情最亲，家有二叔皆俊民。瘠者金子髯者申，鸡飞相及为德邻。四海兄弟在何处，一巷来往无人嗔。张灯高论果无鬼，破瓮斗嗑如有神。二豪侍侧乃扰扰，四子讲德徒狺狺。是时吾兄真绝异，觥觥淋漓百无忌。五斗乃可调燥吻，万钱那供十日醉？天上应少释杯人，人间胡有独醒事？谁言此物可暂无，尔我破瓢即当弃。西北浮云停几片，东南豳风无一字。只知浊醪《养生主》，岂顾蜡屐《人间世》。奇哉中天有老胡，相传米汁以自娱。风流未坠今未法，法眷果皆高阳徒。眼前大雅谁则是，作者如山言大殊。遗书既已不可读，吾党云何忍须臾。只今君年已四十，矫手捋尔颌下须。篱边黄菊徒惨淡，天下青莲如有无。数子心事久在此，旁人何劳数踌躇。高樽妙酒缘徘徊，共到君家把一杯。如来寿量亦易讲，共道君身有辩才。



百 草

百草欲借尚方剑，仰扶浮云寻日光。百草在春亦思长，尔云何为浩茫芒。为我谓天善处分，尊礼白日除浮云。柳舒花放民既乐，击鼓吹笛天亦闻。

酬高三十五适人日见寄

拟杜少陵

连年人日多春阴，今年人日稍称心。便觉病体得苏息，行下草堂窥树林。树林微光去年好，柳条梅蕊尤能早。妻子殊方泥杀人，不然此时我醉倒。是日东风尔许来，心疑尔正行春回。椎牛杀羊酒无算，吹角击鼓喧如雷。酒酣鼓止双扶退，四面如花卧屏内。纵使殷忧到两京，那望故人承一睐。初八上弦初九晴，十三十五放灯明。计程恰是人日发，诗到草堂真可惊。认印开缄见名字，走之刺眼光相媚。其中感愤皆人伦，至于清新且余事。因思是日我正愁，安得如尔十数俦。东西南北有牖户，我欲共尔先绸缪。诗云今年不如愿，未必明年又能健。天子虎臣此何语，老夫龙钟尚能饭。珍重裁诗答故人，草堂不为养闲身。但使青云求补袞，还将白发着纶巾。

赠顾君猷

沉吟楼逸诗

舒公持论真奇绝，浩荡东吴亡无人。昨日忽然称顾子，



四座答迟便欲嗔。顾子何所似？飞者为凤走者麟。其学何所似？处不过士出大臣。胸中何所有？上下四方罗星辰。口中何所论？动以事天静事民。今年甲申方初春，雨雪净洗街道新。西城由来好风俗，清筵法众无四邻。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善来顾子独微笑，三十六齿烂如银。谓我了不异人意，何用多言摇精神。手持顾子三太息，奈何于此生悲辛。圣学久传至今在，我尔独赖为其薪。呜呼！只今天下大乱殊未已，我终欲尔持人伦。



通宗易论

义 例

读书当先明义例，义例明，虽五千四十八卷，如指掌耳。大《易》为改过而作，是必有义。有义因以起例。例之所在，义之所在也。义、文例在《乾》《坤》二画，周公例在用九、用六。孔子学《易》，韦编三绝，铁撻三折，漆书三灭，遂自立为例，曰阴阳、刚柔、仁义。而于阴阳刚柔中，确然见伏羲正、文、周中；天地正，圣人中；上经中，下经正。因更有例，曰中，曰正；而又隳括之曰时。然则阴阳刚柔者，例之始；《乾》、《坤》者，例之又始，故曰《乾》、《坤》为众卦父母也。由《乾》、《坤》迄《既》、《未》，一半是人，一半是法。约法为天地，约人为圣人，于是遂分天地圣人为两大科。上经发挥天地文字之卦，下经发挥圣人修行之卦。天地者，未学之圣人；圣人者，新学之天地。而天地一科，又分为二；圣人一科，亦又分为二。《乾》、《坤》、《坎》、《离》为天地，截然四句；《震》、《艮》、《巽》、《兑》为圣人，只二句。《坎》、《离》者，天地之神



妙；《艮》、《兑》者，圣人之神妙。又《泰》、《否》、《既》、《未》，圣人所建立之地天；《咸》、《恒》、《损》、《益》，圣人所成就之天地。总之从义出例，从例入义。其中有楼阁卦，千楼万阁，重重涉入。有光影卦，光光相属，影影相注。苟不明于圣人楼阁辨才，光影笔法，徒然读此卦不通彼卦，是则名为橐籥卦而已矣。夫《乾》、《坤》之画，不生于圣人心中，乃生千万物分中。有《乾》、《坤》，遂有六子，因而相错为十六，相荡为六十四，此皆万物分中事，而圣人因之。十六卦者，句卦也，其领义大；四十八卦，字卦也，其领义小；合之为《乾》、《坤》一章。《乾》，约人之卦，圣人之卦也；《坤》，约法之卦，天地之卦也。“大哉乾元”者，健元也，元之健者也；“至哉坤元”者，顺元也，元之顺者也。《乾》约一心最小，而一心不住于一心，如龙之御天最健，故曰大；《坤》约万法，而法法各住于本位，如马之行地最顺，故曰至也。六十四卦，总之一卦《乾》，一卦《坤》，《乾》、《坤》为论义两大端。叩其两端，竭于《既济》《未济》，是故《乾》、《坤》，《易》之门、《易》之蕴也。乃若《乾》宜用十，而今用九者，彼所具足之德，内减一数，盖我德也，故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宜用五，而反用六者，向所简去之一，特特于坤中见，故曰“用六，利永贞”。究之以《坤》之六，絜《乾》之九，不过五焉十焉，故曰“五十以学《易》”也。五者，天地之盛德；十者，圣人之大业；方图以十六卦五其中，圆图以十六卦十其际者也。仲尼通体是《易》。五十知天命以前，曰立，曰不惑，义本乎《乾》；知天命之后，曰顺，曰矩，义全乎《坤》。而又何有大过耶？小过，天地自然之过也。过而不留，如飞鸟焉。自非圣人，不能寡过，而或贰过，骀骀乎成大过耳。故上经《坎》、《离》未开，谈说之卦，终于《大过》；下经



《既》、《未》未开，修成之卦，终于《小过》。《小过》者，大《易》之昆仑源、星宿海乎。夫胸具万理，譬之纲有万目，而张纲得鱼，止挂一目，是故名卦。约性而论，伏羲六十四卦也；约修而论，文王六十四卦也。卦如系结，爻为解结。圣人设一卦，学者将安坐卦中；圣人摇六爻，学者得动出卦外。内三爻，体也；九二、六二，为体之体，是曰发。外三爻，用也；九五、六五，为用之体，是曰挥。发文考所未发，即挥文考所已发。所谓杂物撰德，辨是与非，非中爻不备者也。初与三，旁通其二，为体之用；上与四，旁通其五，为用之用，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知中爻之为经，则知旁爻之即传矣。乃下经《咸》、《恒》卦，似宜以足上，而反用起下者，《咸》、《恒》在《坎》《离》后为沐浴卦，盖上下篇之纽也。上篇自《屯》、《蒙》驯及于《履》，乃锻炼学者，至《泰》为入大之初门；下篇自《中孚》、《小过》，逆推至《丰》，乃考验圣人，以《损》为证圣之实事。故莫乐与《泰》，《泰》卦上篇之门庭；莫苦于《损》，《损》卦下篇之途径。“由也升堂”，得闻《泰》卦也；“未入于室”，损《卦》未就也。又全经实以《坤》始，为法因人显，故始于《乾》，是为始始。全经实以《既济》终，为人适如法，故终于《未济》，是为终终。合而论之，义之一画也，文之元亨利贞也，公之龙也，孔子之庸德也。例虽不一，其义一耳。

五 十 西堂总公

《易》是天地之事，学《易》是圣人之事。天、地、圣人，命为三才，各仗自己气力作事，从来抗不相下者也。乃



后之圣人，必欲以两家会而通之，于是建立“五”、“十”两字。建立“五”字时，即以圣人之学，七纵八横，通达转来而为天地；建立“十”字时，即以天地之易，齐齐整整，约束过来而为圣人。而后乃知：方，天地即是圣人；圆，圣人即是天地，从来非有两事也。天地、圣人，既非两事，则五、十两字亦复合一。五十合一，即世尊胸前卐字轮也。然虽如是，而学《易》之法，必须五以五之，十以十之。五以五之者，五其十也；十以十之者，十其五也。今日为当先说五，为当先说十？五是天地之盛德，即是“易”字；十是圣人之大业，即是“学”字。今日既是圣人要去学《易》，则所注射，乃在天地盛德，应先说五字。然彼天地盛德，岂汝足下小生所能学？不学则已，学则竟是圣人之业，岂细事哉！以是之故，且须以五字置之高阁。以五字置之高阁，岂欲即说十字耶？十字既是圣人大业，今日学为圣人，自应即说十字。而又有所未可者，譬如皇家造五凤楼，必先筑基端正，而后可凭空构造。今亦如是，虽应即说十字，先应筑基。何者为基？谓于初入门时开口第一句使用九字也。何故九字是十字之基？盖十千群龙具在，游戏满足，是十字，而独无奈领头一龙，常要出来生事，致令一切群龙悉不得静。今但不许此领头一龙出来生事，则群龙各各自在。不许领头一龙，此是九字；群龙各得，此是十字。不许一龙而群龙即各得，故九字是十字之基也。何谓领头一龙？即宗家劈面所诃之拟议是也。我等平昔为凡夫，各赖此拟议，从今以往，须要破尽执我，而后方与用九之义，有少分相应也。问：圣人大业，既于十内减一而用九，天地盛德，复当云何？答：天地盛德，则于五外增一而用六。何以故？天地之为天地，直至今日，但会得五，除五之外，更无所能。全赖有圣人者，于其间为持地菩萨，而裁成辅相之，故至今犹得持定在



此。不然，而一任其五之性行去，则将胥而至于不可知之地矣，故不用五而用六也。《大经》云：“住世一劫，若减一劫。”“若减一劫”者，世尊为薄福众生说，如来毕竟入于涅槃。“住世一劫”者，世尊为大乘菩萨说，如来毕竟不入涅槃。说如来毕竟入涅槃，即是十内减一而用九义；说如来毕竟不入涅槃，即是五外增一而用六义也。虽然，若就圣人说之，初亦未尝于五之外，另增一事也。何也？圣人视说法与骂人，一总只是鼓粥饭气。而凡夫定欲推说法于骂人之外，谓是确有一件事者，故实实同是五字，而遂以为六耳。是则即用五字以为六，非于五外另有六，故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当知九字，是《乾》卦之大力用；六字，是《坤》卦之大力用。《乾》卦之大力用，展转直至《既济》，方得完全是十，而尚有六在其中。《坤》卦之大力用，展转直至《未济》，则竟清净是五，更无九在其内矣。

问：五字×如何写？曰：两手握四管笔，从外面一齐画到中心，则×字成。问：十字如何写？曰：两手握四管笔，从中心一齐画到四面，而十字成。五字写法，“雷以动之”；十字写法，“风以散之”。盖响从四面来，法界之性如是；去从四面去，以学于圣人之道故也。故五字，天地之字；十字，圣人之字，×字即十字，而圆写之则为五；十字亦即×字，而方写之则为十。圆十字为×，乃即活十字也；×字为十，乃即死五字也。约天地盛德曰五，约圣人大业曰十。五以学《易》，十以学《易》，殆谓此矣。然而五、十字，初不为我等算数而设，今日断不得以算数法来听。何也？圣人胸中，但有一字，且无二字，何况余字。盖圣人所见，惟是大千。大千从本是一，故复次，圣人立出十个字来，只为得一件事体。心中只一件，眼中只一件，口中说不得一件，于是不得不作两样方法以说之，因而以一一字分为两一字。两一



字者，人一法一也。约法，则分为天地盛德句，是为五字；约人，则分为圣人大业句，是为十字。五字是约法一字，十字是约人一字，究非有二字也。既五、十二字，俱是一字，余字当复何用？当知一、二、三、四四字，只是五中之开合；六、七、八、九四字，只是十中之气候也。问：《乾》卦岂非约人之卦耶？曰：然。《坤》卦岂非约法之卦耶？曰：然。然则《乾》卦何不用十而用九，《坤》卦何不用五而用六耶？曰：据实而论，只是一副大千，不应有约法约人之事。其所以必须约人者，无他，只为法故；其所以必须约法者，亦无他，只为人故。约法约人，总为人不如法，意重在人，不重在法。每卦中爻属人，故发挥因之。欲于《坤》卦广谈法界，必须先于《乾》卦成就法器，故《乾》卦中凡有所说，悉为未成乎人。既发挥旁通，大作佛事，而后成乎其为人。既以其人来《坤》卦中，住持于法，其人乃得名之为十。若犹未也，定应用九，不应用十也。若尔，《坤》卦应用十，何故亦不见用？曰：《坤》卦正以应用十之故，所以不用十而用六也。何也？应知《乾》卦用九者，非所云老阳之谓，乃是十中缺一也；《坤》卦用六者，亦非所云老阴之谓，乃是五外增一也。云何是十中所缺之一？未成乎人，执我之凡夫是。云何是五外所增之一？已成乎人，参赞之圣人是。由是言之，《乾》卦所缺，正即《坤》卦所增；《坤》卦所增，正即《乾》卦所缺也。盖《乾》卦纯说法，不说人。然《乾》卦虽实实说人，而实实不是人，故减一数；《坤》卦则实实说法，而实实竟是人，故增一数。以《乾》所缺之一，补之于《坤》，而《坤》得用六，用六所以住持其五也；以《坤》所益之一，减之于《乾》，两《乾》止用九，用九所以期致乎十也。故知《乾》卦爻爻用九，意不在用九，意在不用一也；《坤》卦爻爻用六，意不在用六，意在双用一



也。如是则圆者方，方者圆；活者死，死者活；更无约法约人之事矣，而后乃得名为真正人与真正法。故此《乾》、《坤》两卦，实是一卦，非两卦；五十两字，实是一字，非两字也。

乾 坤

云何为《乾》？只据现在一法，迅疾起灭，不曾暂停，卦之曰《乾》。《乾》卦本小，而破于一物，翻出万物，以其弃小就大，为“万物资始”，故曰大。云何为《坤》？遍约大千微尘，弥布无外，不漏一丝，卦之曰《坤》。《坤》卦本大，而借彼前法，出生后法，其如法各得，为“万物资生”，故曰至。《乾》，约人之卦也；《坤》，约法之卦也。圣人意重在人，不重在法，人不终则法不始，故《乾》、《坤》虽齐举，而必先《乾》后《坤》，所以明《坤》必本乎《乾》之义也。《孝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至德，仁是也；要道，孝是也。孝与仁，从来不相见之字。仁非孝之满分，孝亦非仁之少分。其云“至德要道”者，言孝是仁之要道也。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所由生也。一人曰人，普天下人曰民。一人若在，普天下人不得活，赖得孝字为涂毒鼓，一闻便死。一人既死，民皆得活，故曰“民之所由生”。今以孝字诠父子一伦者，盖以前法后法，相生不穷，有父子之义故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说仁字；“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说孝字。《周南》以麟止。麟者，青色仁兽，王者至仁格天之所感。《召南》以驺虞止。驺虞者，白色孝兽，王者至孝格天之所感也。读《周南》、《召南》，而《乾》、《坤》之能事毕举矣。《论语》首章“时



习”，即“乾乾因其时而惕”，《乾》之义也。朋来，即“西南得朋”，《坤》之义也。君子，即《屯》、《蒙》以至《中孚》、《小过》之君子也。上经首章，立出“君子”字来，下经首章，夺却“君子”字，末章结归“君子”，与首章应。“其为人也孝弟”两章孝弟为仁之本，盖言《乾》卦为《坤》卦本也。《坤》是仁卦，约法；《乾》是孝弟卦，约人。虽人与法双约，究竟归重为人上，故《学而》章虽是开经第一章，而《论语》实以“孝弟”章始也。然但云“其为人也孝弟”，而不云为孝弟之人者，盖孝弟原非实事，不过以防闲天下之不仁耳。仁之为言，七通八达之谓也。一佛国土，通于无量佛国土；无量佛国土，通于一佛国土。尘尘刹刹，你既为我，我复为你，如八门五花，无有隔碍，故名仁。然圣王必不能使天下仁，但欲使之不至于不仁，故特设“孝、弟”字以防范之。一出一入之间，如临深，如履薄，此如两道灵符，可以被除不祥。眼光但要照定此两字，自无犯上作乱之好，所以但云“其为人也孝弟”，而不云若何为孝弟之人也。“孝弟”只约现前一心说，“为人”约一期报尽说，为孝弟于一刻上为，一为便了，为人必须为到死而后已，终无了期者也。盖好犯上，即是不孝弟；好作乱，即是不仁。不好犯上，即是孝弟；不好作乱，即是为仁。故知只有不好犯上，不好作乱，是庶民实法，并无孝弟与仁之事也。既云“孝弟为仁之本”，则是圣人建立孝弟字，专为为仁。而乃云“本立道生”者，盖未开经前，不过为人，既开经后，即是为仁。而于中间必作六十四番卦象者，是即所谓道。每一卦象，必作六番爻辞，以至有三百八十四爻者，是即所谓道中之生也。是故说经不但说一冠冕“仁”字便了，要须实实落落，开出“道生”字来而后始得。不然，既无相生之道，开亦何益？君子所以不务开后之大和会，而务未开前之本者，



良由于此。

今日开经，如此说去，须知有二大法门。何等为二？一者无量善法，同时俱兴，谓之兴善法门；一者从前执我，应时歇灭，谓之破恶法门。所兴之善，有尘尘刹刹，犹如红炉；所破之恶，只一尘一刹，喻如点雪。从此《乾》、《坤》二卦以往，总是一卦兴善，一卦破恶，直至《既》、《未济》，无不皆尔。然所破之恶，虽如点雪，而有大势力；所兴之善，虽如红炉，而无势力。故必须一双一双相守说去，而后所破者方得一死不活，所兴者方得神变无方云尔。复次，《乾》之为卦，乃是搜寻一切不通达之卦也。不通达虽止在一处，而搜寻不通达，则须遍一切处。遍处搜寻，并无一处不通达可得，而后《乾》之能事始毕。故《坤》卦是实，《乾》卦是假。然遍一切搜寻不通达，此是实实一事，若所谓处处通达之境界，则谁当见，谁当说？故又应《坤》卦是假，而《乾》卦是实也。且夫《乾》卦虽求处处通达，而其实只求去一处之不通达。譬如人周身气血，少有一处窒碍，则周身气血应时便阻，谓之不仁之疾，善医者止于此窒碍一处而疗治之，此一处既得愈已，则通体悉愈。故知《乾》卦医治全法界不通达，不在处处，而在一处也。复次，仁者，推而行之，处处行得通之谓；孝者，反而求之，并无一处行不通之谓。仁者，喻如家业；孝者，喻如能守家业之人也。故仁是大千之实法，而孝乃君子之用心也。仁是本有实法，故非但不能不仁，亦复不能为仁；孝是君子用心，故既能为仁，亦解为不仁，故眼光不注射在孝，而注射在不孝；仁是现前一切万物内，无微尘许不通达；孝是通达大千所有一切不仁之处者也。故《坤》卦才说起时，便已是仁；《乾》卦必须说完以后，乃得是孝耳。复次，在昔尧舜之世，万民皆得耕凿饮食。夫万民之耕凿饮食，固是大千之仁，与帝力无



与，然使无尧舜在上，则万民决自耕凿饮食不成。譬如优人虽善戏，若无勾栏以闲卫戏场，终亦不能施其技。圣人之业，其能闲卫不仁也，亦复如是。此所以天地之化育，实不待赞于圣人，则圣人者，必须为赞之云尔。

十六卦

为《法华》十六王子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总之曰“八卦相错”，固知此非八卦之文，乃十六卦之文也。天地一双，以至山泽、雷风、水火，共成四双，乃即六十四卦之文也。八卦相错有十六，相荡有四十八，合而成六十四，而实则以十六卦为圆图、方图之经纬。方图，伏羲卦也；圆图，文王卦也。十六卦为句卦，余四十八为字卦。自《乾》、《坤》开章，历《屯》、《蒙》八小卦，则以《泰》、《否》束之，虽上文，实起下文也。上经《泰》、《否》一束，《坎》、《离》一束；下经以《咸》、《恒》为上下之纽，又《损》、《益》一束，《震》、《艮》一束，《巽》、《兑》一束，《既济》、《未济》一束。而四十八卦错综于其间，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以十六卦为金针也。大雄氏有《十六观经》，即十六卦是；有四十八愿，即四十八卦是。他如《尚书》有十六字，《妙法莲华经》有十六王子，而佛为初地说法，有四谛、十六心，其义一也。《乾》，苦法忍也；《坤》，苦法智也。《泰》，苦比忍也；《否》，苦比智也。《坎》，集法忍也；《离》，集法智也。《咸》，集比忍也；《恒》集比智也。《损》，灭法忍也；《益》，灭法智也。《震》，灭比忍也；《艮》，灭比智也。《巽》，道法忍也；《兑》，道法智也。《既济》，道比忍也；《未济》，道比智也。《十六观经》，首落日观，《乾》卦



也；次大水结冰观，《坤》卦也。《尚书》十六字，“人心惟危”，苦谛也；“道心惟微”，集谛也；“惟精惟一”灭谛也；“允执厥中”，道谛也。其中忍智兼具，《法华》第十六王子，即《尚书》十六字之中字，故佛号日月灯明，而释迦独受记于燃灯也。由此推之，十六卦功德可见矣。八卦相错者，除却天地，止德六卦。盖从一响中分天分地，天地本自相错，不待圣人。故错六子，则天地之错晓然，两错为因，六错为果也。“天地定位”是设卦，“山泽”三句是系辞。天地不爻，天地底下，所系三番之辞是爻。爻者，摇也。《乾》与《坤》摇，而后《乾》中有《坤》，《坤》中有《乾》。不但六十四卦是《乾》、《坤》摇出来，并六卦亦是《乾》、《坤》摇出来。老夫妻两个先自摇动了头，然后小男小女一齐都摇。天地是因缘法，天为因，地为缘。“山泽通气”，好因好缘也；“雷风相薄”，恶因恶缘也；“水火不相射”，不好不恶因缘也。号物有万，或从好因缘和合而生，或从恶因缘和合而生，或从两件不好不恶因缘而生。譬诸医师，投药即愈者，“山泽通气”也，是大医王；投药即死者，“雷风相薄”也，亦是大医王，投药不愈亦不死，“水火不相射”也，是谓三转法轮。“山泽通气”者，师通于弟，弟通于师。师通于弟，感其法乳之恩；弟通于师者，望如妙高聚也。“雷风相薄”者，一切万物，雷赶出来，既出来已，风赶进去。“相薄”相逼也。以纸扇为喻。“水火不相射”者，存水则无火，存火则无水也。说“天地定位”，圣人之意，正要地天定位；说“山泽通气”，圣人之意，正要泽山通气；雷风、水火亦然。此四句乃宾句，非主句也。天地水火，是正正错。雷风譊譊翻来是泽山譊譊，山泽譊譊翻来是风雷譊譊，云斜正错。许了“山泽通气”，而山与雷、风，山与水、火，本通不得气，亦都通气起来。推之“相薄不相射”，势不六十四



不止。“八卦相荡”者，即以八本卦荡八错卦，而有四十八。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荡字之皿也；“通气”，“相薄”，“不相射”，荡字之汤也。八正卦，能荡之圣人；八错卦，受荡之众生。略荡到南，有十二卦；略荡到北，有十二卦；略侧到左，有十二卦；略侧到右，有十二卦。只有一荡，四面俱到，更无两荡也。

小八卦 为《五灯会元》说

《屯》、《蒙》、《需》、《讼》至《小畜》、《履》，八卦为小学卦。于中，《屯》、《蒙》、《需》、《讼》为小始，《小畜》、《履》为小终，而《师》、《比》不与焉。《师》、《比》，文字之卦也。旧圣人授记学者，胸中有《师》、《比》二卦；新圣人蒙授记者，已成《小畜》、《履》二卦，故又有四卦在《讼》后，不然，既已《讼》过，宜直接《同人》、《大有》。所谓“利见大人”者，同大也。《同人》方始谓之人，《大有》方始谓之大。大学“事有终始”，以《同》、《大》为始，以《既》、《未》为终。从八小卦入《同》、《大》，是新圣人路程图。《师》、《比》两篇文字，是《小畜》“畜”字两个副本，故《小畜》卦，内中爻即《师》，外中爻即《比》也。《屯》、《蒙》卦，达摩遇神光时也。《蒙》卦不过陪说《屯》卦。《需》卦喝后来不及丢不下之卦，香岩辞泐山时也。《讼》卦授记《屯》卦也。卦之小，莫小于《屯》。所谓现前一心，是《屯》卦，只一元字已足。乃全许元、亨、利、贞者，为他初入道场，心中贪图此四字。又后来毕竟成就此四字，故遥授之耳。所以“勿用”“攸往”，夺他利、贞字，“利建侯”并夺他亨字。“有攸往”，从《坤》卦来；“勿用”，



从《乾》卦来。他原有转身句，善知识只算做当机句，曰“利建侯”。如立箭垛，到得箭箭上垛，然后容他转身。一喝是元，一喝不住一喝是亨。《屯》卦底元，已被喝住，所以《蒙》无“元”字也。盖一人屯了，法法蒙了。法本不蒙，因《屯》卦连累他蒙。《蒙》卦无可说，说《蒙》卦者，重说《屯》卦也。《需》卦“以正中也”，《讼》卦尚中正也。中以正为体，正以中为体。中竖，正横。中动而不已，正安住不动。《需》，须也。为何《需》卦要等，只为他不中故。住在中时，前后际断，曰“得中”。《讼》卦尚中，则《需》卦止为不中。请出全法界来，曰“以正”。见了全法界，我便立不起，曰“以正中”。中则授记，故必要《需》。《需》到“需于酒食”，等着了，故《讼》，正是法师中是法了。《讼》曰“尚中正也”，法师之事也。《需》之九五，曰“以正中也”，法子之事也。《屯》卦、《需》卦，参学之卦；《讼》卦，授记之卦。“汝于来世，当得作佛”，此授记正文，其言似终，而实非终也，故曰“终凶”。谓普贤万行，从此而始；不是学人之事，于此而终。你且耐着，我为你说《师》、《比》等卦，领你见大人去，故曰“作事谋始”。授记之后有何事，见大人则其事也。大千纯亲曰《师》，大千纯疏曰《比》。两番皆说“畜”字，《师》卦成就畜《讼》卦破坏小。《小畜》者，大学之前方便也；《师》、《比》者，方便之方便也。《师》卦不过容民之法，把这个容民之法，做《小畜》畜众之法。然而畜义未畅，故又说《比》卦，《比》卦建万国之卦。不要提起你一国，万国好端端一齐建，你也建在里边了。《讼》卦之后，合说《履》卦。儒行为《履》。小人之行，怅怅何之，不谓之《履》。大人之行，空行无迹，亦不谓之《履》。《履》在《讼》后，举足动足从道场来，只是做了“小人之履”，怎么处？小即《小畜》之“小”，不畜



则小矣。以小而履，是小人履；以畜而履，是君子履。“女为君子履，无为小人履。”《子夏》那日正打从《讼》卦出来，领到《师》、《比》卦，已放大眼光，“畜”字成就，然后“履”字成就，《履》卦即是《讼》卦。而今《履》卦不是《讼》卦之《履》卦，乃《师》《比》中之《履》卦。盖欲成就《同人》、《大有》，直通《既》、《未》之《履》卦也。《履》卦说了，《屯》卦才完。达摩大师东来，只为得一个《屯》卦。一部《五灯会元》，都是弄粥饭气，已收在《屯》卦一卦里边。盖不曾屯底时节，他三魂六魄，不知飘荡在那里，纵有屈原《大招》，也招不来，而今兜头一喝，提出眼前一心，便立刻屯住。屯了现前，已有这个人了，然后把这个人渐渐里摆布他。《庄子》云“而后乃今将图南”，转身境界也。《洪范》五行，首列水火。水火不因种生，不谓之物。水是万物来处，火是万物去处。木者，凡夫之位；金从火锻成，法师之位；土者，圣人之位。以四海证之，《坎》卦北海，即《南华》“北溟”也。大海环亘八方，而得见者独四面，南海、东海及东南、东北是也。所以北溟不可见，徙于南溟乃可见。非“小德川流”，恶睹所谓“大德敦化”者耶？故知北为灭方，非“相见乎《离》”，则大寂灭之境，不焕然照面，所赖于法师功德不浅也。是则文王正面之卦，现有其四，不同于伏羲如此。譬如三角城中，伏羲坐定《坤》卦说《乾》卦，谓之坐阔向尖。《乾》卦最小，所以转出《屯》卦极小之卦。不以《坤》卦开经者，初开经时，《坤》未能当情，须令学者看定《乾》卦。故文王坐定《坎》卦有《离》卦，谓之坐尖向阔。《离》，快活之卦；《坎》，忧患之卦。存此忧患之心，于尖处担着干纪，到得转出《遁》、《壮》，纯向阔处，此是义、文心中之驰骤。



语录纂

卷之一

问：《易》终以卜筮，而后卒以卜筮之书存，圣人果有意乎？答：世间忧疑悔吝，都在六十四卦中，所以圣人于通邑大都之中，人赠一本，使之趋吉避凶，然后此书不废，此末法也。上文，尚辞，尚变，尚象，正法也。“以言者尚其辞”，旧圣人久修之后，为法师说法，准了六十四卦说，便有个次第。“以动者尚其变”，新圣人发菩提心，要转凡成圣，依了六十四卦做，便有个规矩。“以制器者尚其象”，即象法也。化缘既毕，人根转钝，须用象法，令人增长福德故。

六十四卦为一部经，八卦为一经，十六卦为一经，乃至一卦自为一经；乃至卦中一爻，爻中一句，句中一字，亦自为一经。是五千四十八卷底一把算子，六百卷《般若经》为《乾》卦，四十卷《涅槃经》，八十卷《杂经》为《坤》卦。《妙法莲华》《乾》之终民；《涅槃》，《坤》之终也。讲《乾》、《坤》卦，要把六十四卦来讲。所谓《咸》卦者，



《乾》卦之某字也；所谓《恒》卦者，《乾》卦之某字也。六十四卦，《乾》里边具足，《坤》亦然。《乾》卦自“初九潜龙勿用”起，至“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恰是六十二字，一个字顶一个卦。如“初”字即《屯》卦，“九”字即《蒙》卦是也。

达摩大师，用条短秤，一喝便了，六十四卦钉作长秤。这句在我此卦前，这句在我此话后。花拳绣腿，一路短打，又手松脚快，捉摸不定，大《易》之文也。

问：何以必分上下篇？答：不分上下篇，则“五”、“十”二字不得清出。上篇五字，五者，“天地之盛德”也。下篇十字，十者，“圣人之大业”也。德之盛者，莫盛于圣人，而云“天地之盛德”。业之大者，莫大于天地，而曰“圣人之大业”。总之，上篇说圣人，下篇亦说圣人；上篇说天地，下篇亦说天地。位天地，不得不位圣人；成就盛德，即成就大业之前方便也。

五字十字，总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是大《易》之正本；《乾》至《未济》，是大《易》之副本。我亲见大千世界，是天地盛德；我亲见大千世界，是圣人大业。五者，未经锻炼之十字；十者，既经锻炼之五字。《乾》、《坤》者，即所学之《易》；自《屯》至《履》，乃学《易》之人也。你既是学《易》之人，我乃复说《乾》、《坤》，曰《同人》、《大有》。《同人》、《大有》是实法；《泰》、《否》二卦，乃《同人》、《大有》之楔子。《乾》、《坤》另说，《屯》至《履》，是正文；《泰》、《否》另说，《同人》、《大有》至《颐》、《大过》，是正文。把十六卦“五”，在方图里边横写；把十六卦“十”，在圆图里边竖写。自《屯》、《蒙》起，每遇十六卦，便结一结；再起十六卦，不跟四十八卦走。有十六句卦，必用四十八字卦。先把十六卦摆定格式间架，将四



十八卦填进去。譬诸人身，十六句卦，骨也；四十八字卦，肉也；《乾》、《坤》，骨中之髓也。譬诸人伦，十六句卦，父母也；四十八字卦，子也；《乾》、《坤》，大父母也。十六句卦落墨，四十八字卦设色。先把《乾》、《坤》两卦摆作红氍毹，乃天地之全局。然后领出《屯》、《蒙》这个人来，逐出逐出演去，到得《大过》，戏做完了。

上经无量章句，止成就得坐身底下的《坎》卦。《坎》卦说既成，而今放心得下了，将有事于大千世界。下经无量章句，都从《离》卦说来成就的，所以《离》卦虽放在上经之末，其事都在下篇。《咸》、《恒》卦，叫做沐浴卦，从上无量章句锻炼出来，以法流水而自沐浴，乃重新做起。《遁》、《壮》不接《咸》、《恒》的，听了《咸》、《恒》卦，身分里边，百病千疮，一齐举发，所以续说八字卦，为忏罪法门。

上篇天地，不是学者；下篇学者，不是天地。学者做到十成，竟是天地了。《咸》、《恒》卦纯是天地话头。

上经先天之学，下经后天之学。先天弗违，修如是因；后天奉时，获如是果。后天奉时，一定要打从先天弗违来；若后天奉时，一切莫不如是，获便获了，难不曾难，获不要提起难，定要学底。上篇《屯》卦是学圣人第一步，到得《大过》，才结个果。然后请出《坎》、《离》来，以天地庄严而自庄严，是为“先难”。下篇听了《咸》、《恒》、《遁》罢了，放下心丢开手便是，是为“后获”。先天弗违，吃尽老力；后天奉时，萧然无事。

上经前一卦人，后一卦法。人者，法外之人；法者，人外之法。下经前一卦法，后一卦人。法者，有人之法；人者，有法之人。然意在约人，不在约法，上下经所同也。上经把下经的法，淘洗这人；下经由他尽情做人，恰好是法。



上经谈天地之盛德，终于《咸》、《恒》；下经谈圣人之大业，始于《遁》、《壮》。上篇全然没有天地，纯是圣人才情，发挥天地；下篇全然不见圣人，纯是天地力量，成就圣人。学者必须有《震》、《巽》、《艮》、《兑》气力，读得上篇；必须有《乾》、《坤》、《坎》、《离》气力，读得下篇。上经所说，旧天地成就新圣人；下经所说，新圣人仍是旧天地。“惟天下至诚”，不觉也，作圣种子，是曰圣胎。“惟天下至圣”，始觉也，“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论语》，大《易》之内佳也。“仲尼祖述”章，大《易》上下二篇之纲目也。外德是《坤》，内德是《乾》。走出来是《震》，走进去是《巽》。凡夫无智，道他走出来；圣人立教，教他走进去。其实凡夫走杀走不出来，世尊入涅槃，正入到你走不出来底所在。卦中有《艮》卦便是气候里边事；有《兑》卦，便是说法里边事。

大《易》有大《易》之例，先有例前之义。有了例，造得这部书；有了义，立得这个例。兼三才而两之，初二为天，三四为人，五六为地。与天合德，要合阴天之德，阳天之德；与地合宜，要合刚地之宜，柔地之宜。今云为阴，今日天底幽暗，不关昨日之云，只是今云盖住。阳者，颺而去也。死在一响底下为阴，翻筋斗出去为阳。前一法为阴，后一法为阳。五岳为刚。山顶最高之处，无量劫来，为罡风所刮，纤尘不着，故刚字从岳从刀。终南、太行不刚，故不得名岳。柔大弓，即祖王弓也，王公设以守险，不犯手为刚，不丢手为柔。阴阳不相见底，刚柔分不开底。阴阳二字，一优一劣，刚柔无优劣。阴阳要料简得明白，分阴分阳，善知识为我分。刚柔刻刻互用，迭用柔刚，乃我自去用。刚柔一定之理，阴阳无穷之理。性顺命之理曰义，命顺性之理曰仁。先师立出这义例来，故曰“立天之道”云云。



“《易》与天地准”，至“神无方而《易》无体”节，这是义，没有例在里边。入旁乙字，乾字里边用，坤字里边用，乃闪电之形，迅疾得紧。人旁一直是地，旁乙字是天。说天地，为人而说也。“《易》之为书”，有两副本事。他能弥天地之道，能纶天地之道。天地之道无处不到，此书无处不到，云弥。纶如纺车一般，天地之道，无有穷尽，此书无有穷尽，云纶。且先问，天地之道如何弥纶在那边？天刻刻做地，地刻刻做不牢地；天正是地，地正是天；用不得即字。天地二字立不定，我只寻其道。天地字，圣人权巧说之，道字乃实说。为何有此道？这其中有个缘故，即所谓幽明之故也。幽明不是理，不是事，不是境界，只是个故。只要久于其道，与他摸熟了，就摸出这个故来，故要温“故”。故即平等智，新是差别智。仰观俯察，就是知幽明底方便。仰观不是看，观世音之观也。事天明了而后事地察。仰以观者，仰即观之法；俯以察者，俯乃察之法。人不当意，故仰，仰非人之常。人有忧愁，故俯，俯亦非人之常。学成仰法，以此“观于天文”；学成俯法，以此“察于地理”。《古镜铭》云：“汉有善铜出丹阳，铸而用之清如明。”如之云者，日月两行为明。今日活在这里，还是来，还是去？菩萨于此想一想，岂不是个两行。“幽”字不作“暗”字解，中间不是“山”字，喻如蒜囊间隔。秋葵子亦然，只是一朵花，为何中间有许多隔？每隔有五粒子，一粒一颗，彼彼互非者何故？秋葵随日轮而转，不过一朵花，为因刚到柔一隔，柔到刚一隔。如子时为刚，丑时为柔，彼在时分里边团团转来，故每隔中有五子。中非么字，乃是香烟篆。秋葵在二六时中，有许多隔，下无数种子。一切众生于二六时中，有许多隔，造无量罪业，这是“幽”字。我既摸熟他底性子，则知幽之故，便于二六时中，不下种子；知明之故，便



于生死两行，绝不慌张。先幽后明者，自己不下种子，生死由他罢了。

“郊祀后稷以配天”，何不倒云郊祀天配以后稷？盖丢了现前一法，天不可得而事，故先言后稷，后言天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四面无墙壁，宗祀文王是一法，于明堂遂通万法。郊祀者，野祭也；宗祀者，庙祀也。圜丘方不得底，况可祀之于庙；天无方，只可野祭。文王是国之宗，自宜庙祀。然不郊祀天，则文王再祀不着，能郊祀天，则祀文王即是祀天。“纯亦不已”，故云“以配上帝”。

《易·乾辞》“乃统天”，应云乃统地，方与“乃顺承天”相应。不知地无一刻做得牢地，极窒碍底东西，从没有人窒碍他，则地非地，仍天也，故不曰统地，曰统天。天没有头数，岂有众天被一天所统底理！

南方大火星，独称为星者，以此为定盘星故。二十八宿为天文，亦名二十八舍，天是正圆底，角次有许多星，亢次有许多星，则角宿、亢宿亦正圆。余准此。东西南北上下为地理。“物相杂故曰文”，杂而不越故曰理。权说是天，天就有文了，我不见天，止见文矣。权说是地，地就有理了，我不见地，止见理矣。天文在《尧典》，地理在《舜典》，天文是地理做底，地理是天文做底。天能收拾大地以为文，地能收拾天文以为理。天文是圆底，必须观；地理是方底，可以察。轩辕镜之圆也，纯中无边，其着棹处，止一微尘；骰子之方也。纯边无中，与圆敌体不同。圆团团是中心；方，周身没有心。一双。圆，着棹止少分圆，旋转无定，有无量圆；方，六面，面面看去是边，没有一个方在上面。又一双。圆底再走不脱方，指定一处，是处有上下前后左右，刻刻方在那边；方底只是上靠下，下靠上，前靠后，后靠背，左靠右，右靠左，刻刻圆在那里。又一双，圆底既没有边



际，人照进去，要放荡起来。他转了百千万亿遍，所照底影子，亦转了百千万亿遍，只为单看了自己影子，已于圆中处处作大因缘，人就受了累了。方底虽六面，只得一个前面，影子在圆中所照之处就是前，所不照之处就是后。前后既立，遂有左右上下，只一个缘故，圆底遂方起来。“絜”矩者，于此不立前一面，则五面都立不定。前右下属凡夫，后左上属圣人。“仰以观于天文”，文殊也；“俯以察于地理”，普贤也。天文圆，断无凡夫因；地理方，已有菩萨因。天无凡夫因，为凡夫略不即溜于圆中卸落影子，就弄出七纵八横，切忌，切忌；方已是凡夫，前后一絜，左右一絜，上下一絜，菩萨于其中间一无所倚，竟可脱去凡夫，且喜，且喜。

天文只许你观，观世音遍观十方，表里洞彻，影子不落在圆器里边，然后脱得“幽”字。地理只是三双，你只死心塌地，不成前一法，则无前因以无后，安知前不是后，后不是前，上下左右亦然，然后证得“明”字。仰以视天文，不知幽之故；俯以齐地理，不知明之故。只要放倒自己，仰便是观，不仰便是视；俯便是察，不俯便是齐；眼看为视，不看为观；显齐为齐，密齐为察。幽字里边，凡夫住持；明字里边，圣人住持。凡夫在幽里看无饮酒，已饮无量酒，看花量花；圣人在明里看花饮酒，从不曾饮酒，不曾看花，幽字了不得，好端端一个天，却弄出凡夫来。天却迅疾得紧，不来管你，你却受了累了。所以幽字害怕，明字要紧。天文要还他一个无见顶，地理要还他一个千幅轮。

凡夫眼光短，故云生死，只得一番生死。圣人眼光长，故云死生，逃不脱死，只为逃不脱生，舍身受身之际，犹如旦暮。凡夫单理会死，圣人兼理会生。死生事大，生死事小；“知死生之说”，非知死生也；死生之际，岂容汝知。决



定该这样曰议，团团论转来曰论。说从言从兑，兑，泽也。学问充足于胸中，但照眼光，澜翻而说，无非妙义。死生之说，从没有本子，圣人述而不作，只就看见底理写出来，非劈空立说。死之必生，为你不是你做底，你便死了，做你底不死。生死，凡夫所独也；死生之说，君子所独也；死生，君子与凡夫所同也。约死生，不容说约生死，生死无说。凡夫无说以处此，圣人有说以处此。死之下有生字为活路，死是实法，生是死之说也。正文只是个死之说，死之说曰生。“原始反终”，虽两件，只要你原始。一切众生，只为不曾原始，所以昏昏过日子。你若原始，那个始便应时在你面前翻筋斗反做终。粗粗原，他粗粗反；渐原渐反；究竟原，他究竟反。女台为始，上为胎，下为子宫，把舌尖放在上齿里边，取了胎音，取胎之因；放下成字，成胎之果。舌乃心之苗，胎乃心所感。“终”左“系”，是绳，不是丝。三股麻绞转来，已成绳了，还只要绞，以无限之力，绞易尽之绳。绳去不得了，绞也绞不去了，麻之为麻，已连底冻，故从绳从冬。世间底事，一定有个住手，你不肯住，他住起来便了不得。逆寻泉出之处曰原。反象大垂手之形。原始原到花上露之一刻，还不是始，直要原到前世断命时节。投胎那一个八字，乃是断命那一刻八字做来，所以要临终正念。终之一刻极要紧，世间事体，无不把终来起头底，始来结局底。今世不谨慎，要带累来世，何苦害他。

“神者，申也”；“鬼者，归也。”一件事体，神体其前半，鬼体其后半。圣人看万物不是物，都是鬼神。人为万物中之一物，独能事鬼神。“神，妙万物而为言者也。”鬼神两件事体，物一件事体，人是三件事体。他晓得物里边有体物者，故独谓之人；不晓得这个，仍谓之物。故不曰首出庶人，而曰“庶物”。识得鬼神二字，大千世界，并无一物。



神连忙搬出来，鬼连忙搬进去，并无歇手。神乘旺气来得快，鬼乘衰气去得迟。非是我要来，神要来；非是我要去，鬼要去。人只道死了做鬼，不知死了，鬼做完了。“作《易》者其于中古乎？”人生四十，乃道明德立之时，神送出来，鬼不曾至。学《易》在这一刻里边学，其为地也甚微，其为时也甚暂。故大《易》乃神后鬼前之书，圣人立得脚头定，立定在中古。若神做得不好，要鬼去改好，再不能个工夫。在四十以前，临断命一刻，是冬至，四十岁是夏至。“鬼神之情状”，原是通商量底。听到“精气”二句，修定比丘云：“是了，是了，若我于世间有大因缘，便活千百年何难！”盈天地间皆气也。气有精有粗。米中之青，乃是保合来年之太和。三鹿为□，分鹿为粗。花上露一点，是气之最精者。二六时中，又有精气滋养他。血，气之粗者；乳，血之精者。母未生子时，乳在血中，故颜如舜华；一受了胎，无有微尘精气而不为乳。故人自三岁断乳后，一路都是精气，十五以后，粗气也来了，到得纯是粗气，魂便游去了，那得不死！喜是精气，怒是粗气，哀是粗气，乐是精气。鹅，风畜，水中有乳，大鹅王知道。水望东去，乳望西来。内则和灰亲浣，水中有乳故。雁，风禽，风中有乳，大雁王知道。鹅是水雁，雁是旱鹅。天地之气，收转西北，鸿雁来；天地之气，行到东南，鸿雁归。一直来者是气，来便回转为魂。精气有接济底，粗气没接济底。神不来了，鬼便起头。可惜精气成了个物，既成个物，魂便游去。到得游魂时，一切万物，都已变了。下半世刻刻是游魂，归魂止入胎一刻。是了，我晓得他底情状了。神无物而有物，少不得见者神之状；鬼有物而无物，永不得见者鬼之状。欲出生一切万物，如父母法者，神之情；欲敛藏一切万物，如盗贼法者，鬼之情。一个搬出来，一个搬回去。鬼在夏至以后，冬至以前；



神在冬至以后，夏至以前。视之而见，听之而闻者物，其实体个不见闻底鬼神在里边。神脚不点地走出来，所以有物，一成了物，鬼便接进去。神与鬼交手换手，不曾遗一物在世间。那个人镜花水月，神便欢喜那个人。巴家做活，鬼便欢喜。菩萨只要凑神底趣，不要凑鬼底趣。晓得一半鬼，一半神，合来做个人，所以“齐明盛服”以迎神送鬼，乃是“首出庶物”之人；若不能事鬼神，只是庶物。第一“知”字，晓得世间有一事；第二“知”字，晓得吾身有一事；第三“知”字，晓得世间本无一事。三番知，有三番利益。一者最胜欢喜心，二者恐惧心，三者大安慰心。三句，独“故知死生之说”无“是”字，无非则无字，死生之说，没有差在里面。如来，十法界师表；孔子，人法界师表。不能事鬼神，不成个人；未成乎人，不能事鬼神。“季路问事鬼神”，成人之文也；“子路问成人”，事鬼神之文也；周公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能事鬼神。事鬼神有能有不能，多才多艺上，加一“能”字，所谓“文之以礼乐”也。

眼耳各各住异法界。眼不曾香里边住，耳不曾亮里边住。然而一千人底耳，都住在一个音声里；一千人底眼，都住在一个亮光里。菩萨自己身中不共，一切世界都共了。“人之过也，各于其党”，不共三昧也；“观过知仁”，大共三昧也。凡夫认做撮在一处底，再簇不笼来；认做再簇不笼底，偏共在这里。一善一恶，都与大千世界善恶做一片。

直指这个人，此人，众人中，指出一人来，中有料检。是人，不要指着他，心里有这个人斯人。《论语》从不用“此”字，这是先师心里写出来底。

菩萨因三个知，一时疾发四三昧。“与天地相似”云云，随顺三昧；“知周乎万物”云云，庄严三昧；“旁行而不流”云云，金刚三昧；“安土敦乎仁”云云，月爱三昧。三知契



理而说；四三昧，契机而说。“与天地相似”，他底妩媚，在“相似”二字；他底出丑，在“与天地”三字。毕竟余习尚在，于天地外，有个余影，不能合同而化，故着“不违”二字。亏得相似妙绝，故满许他“不违”。不相像，叫做似。“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不知水似菜，菜似水，此太似之德也。“庄”、“严”二字反。千红万紫曰“严”，红炉点雪曰“庄”。知一物，庄三昧；知万物，严三昧。万物皆佛，是严三昧；我于中间，不曾翹然有我，是庄三昧。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即以万物而自庄严也。“周”底时，叫做“万物”；“济”之间，叫做“天下”。你之知，非一人一处一刻之知，而周乎物之知；则你之道，非济一人一处一时之道，而末法一万年天下，从此济也。天地之道，不增不减，再没有本事过他。“旁行而不流”二句，于彼法中，名善游步佛。天地乃如幻三昧，还不如金刚三昧之缥缈。不住金刚三昧，学者胸中有大忧。法报应三身，一个佛境界，立三个名字，遍一切处，从宾立名。主句没一切处，所谓并无一物者，止无我一物，非无物也。不然，伤了净满体面。如来有法报应三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两身一齐起。大千世界，于其中间并无一物，此谓遍一切处，即清净法身，号毗罗遮那佛。大千世界，于其中间无物不具，此谓净满，即圆满报身，号卢舍那佛。法身要一日成就，报身本来成就底。一切圣人，法身成就了，奇哉。报身成就了，清，方才得清；净，从来是净，约我论。圆，本来是圆，只为你不曾圆在里边，故不满约他论。千百亿化身，是圆满报身在这里化，即番番之报也。然非圆满报身之力，乃清净法身之力。譬如人，公日出外游行，是报身；日日出外游行，是化身。为何能出外游行？只是他不曾做贼。有《如来身品经》，止一个化身，两番说之。约法而论，如来大师，以清净故，则得如法；约报



而论，如来大师，以圆满故，则得实报。所以大千世界，即是如来身，颠之倒之，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其化不可说也。凡夫不能清净；则不如法，不如法则不圆满，岂得以无量圆满而自庄严！法、报二字，即天、地二字也。千百亿化身，即“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即此圆满报身，不要贰个清净法身上去，则“其生物不测”，即化身也。那个法，再没有不做报者；那个报，再没有做定报者。清净法身，“无可”；圆满报身，“无不可”。“无可无不可”，而后千百亿化身，只了合在里边化。法报，是两句说底：清净，一点报也不受；圆满，一点法也不讲。把两句坐在那边讲明，竟在穿衣吃饭里边现出来。化身是一事做底大千世界，不是实法，不是实报。止是异方便，面生可疑；止是妙方便，用过即弃。

忧者，菩萨因中，不曾修清净法身；果上，不曾显圆满报身。故再不能个千百亿化，只得曳杖徐行，走头没路也。身见喻如死狗，一布丝死狗尚在，不得与圆满报身相应，这是忧。最清之音，从齿上出；最浊之音，从唇上出。狗叫，合了口门底入，不能于口内取音。太和之音，从喉间取；圣人之音，从满口取；学人从齿上取；现前一心，从舌尖取；学人防微杜渐，从中间取。两唇，地狱法界。喉，天法界。舌，人法界。两颊，旁生法界。所以彼方专以音声而作佛事。我从“大哉乾元”里边出来，已落旁行，是故于中生大忧恼。善男子“旁行”不妨，要“不流”，普天下都在那边旁行，天之道也，非我所能为也，乐天罢了。天要我这样，我就这样。“天之命也。”命在这里，便知在这里。“不流”，是你护身帖，如金刚不可摧坏。“乐天知命”，乃旁行底相貌。“乐天”合众人说，所谓“奏钧天之乐”也。“知命”就一人说，如来从没有正行，只有无数旁行，成一法界。四三



昧，三用“不”字者，简异于凡夫，一“能”者，独证为圣人，何能尔？能爱也。疾发三三昧，已入月爱三昧，第四三昧，乃三昧中之王。别个三昧，叫做增上三昧，楼阁三昧。月爱三昧乃是本等三昧。别底三昧，能入底，不能入底，再不能入。月爱三昧，生成在里边，不消修，不消入，只为凡夫云所掩。善知识于此，放三个“不”字进去，菩萨于月爱三昧已能了。因不能故，菩萨疑为违，疑为过，疑为忧。世尊说已“不违”，“不过”，“不忧”。他已在月爱三昧中间，我不得罪于此事，曰“不违”，自增胜。此事亦不负我。曰“不过”，他增胜。别个三昧，是菩萨底；此三昧，连菩萨是这三昧做底。修诸三昧，只为要与月爱三昧相应。为何不径修月爱三昧？此三昧不受修底，动手做凡夫，不是月爱三昧；动手做圣人，亦不是月爱三昧。世尊号“能仁”，他于仁里边“能”得紧，听了三个“不”字，于爱无所不能。美人爱月，非同犀牛望月。月爱，又不是爱月。美人底性情，竟是月做底了。菩萨只争己之月与非月，不争万法之可爱不可爱。世间万法，无有一微尘而不可爱者。此处不说月，单说爱者，菩萨已是月。不消说，走到大千法界中，无有不爱。“安”字从宀从女。十五六岁女儿，住在深闺中曰安。菩萨未入前三昧时，应怀德，要修习自己成个月。已是月了，你已死过了，不妨安住在死法里边。当初三变土田，只为要成个月，既已一佛国土，一灯一花，随土可安，他人视之，只道安于小人所怀之土。这个菩萨，正是“安仁”。特屈这个仁，叫他是土者，此身已做了月去了，一片清凉法界，不必择一仁来安，“安土”竟是安仁。既已安仁，则但有敦厚之一日，岂有退失之一日！怀土则愈怀愈非，安土则愈安愈敦。一切法界，都是女儿深闺中物，故曰安。凡有所爱，皆月之爱，非汝有爱也。游行世间，何所不可，如此方



谓之能。若必简仁而爱，爱是爱了，不谓之能。无我为月，纯他为爱。梵语月爱三昧，此云能仁。此时没有菩萨，但有月爱三昧。即此月爱三昧，即是菩萨。此菩萨弥满天地之道，轮转天地之道。轮转不立三际说，月爱三昧中，没有往古来今字，或者止现今而说。然不于菩萨分中现今，是月爱三昧现今，轮转不已。弥纶是周，“天地之道”是易。天弥乎地，难解；地弥乎天，易解；天纶乎地，易解；地纶乎天，难解。天弥乎地者，正做牢地时，乃无一微尘而非天，非地弥乎天也。地纶乎天者，非另有天，迅疾而去，止亏得地于中翻筋斗，非天纶乎地也。若是，并天地之名，亦立不起。此月爱三昧，弥纶乎天地也。

“范围”三句，是菩萨饶盖世间相貌。今日说天地万物昼夜，不过随世流布，言天地没有天地，言万物没有万物，言昼夜无有昼夜。天地无一刻不在那边化，亏得他范围在这里，不然，天地之化，就要过了。喜化为恼，恼化为喜，不要透过头了，若透过头了，即是走了样也。“遗”者，于万物中漏失几件。昼不通夜，夜不通昼，则昼不知夜，夜不知昼。约法而论，化者为天地，不化者为万物；约人而论，当情者为昼，不当情者为夜。“昔者庄周”至“遽遽然周也”，是天地之化；“不知庄周”至“必有分矣”，是“不过”字。“昔者庄周”，把庄周推了出去，庄周不认帐了。“自”，蝴蝶自称；“志”，蝴蝶怀抱；“喻”，蝴蝶自喻。“栩栩然”，还带庄周作过文，“不知周也”，蝴蝶竟不提庄周。不想觉了，“遽”者，以草盖屋，全然不象个所在。新觉来底庄周，还不像个庄周，是庄周底草稿。才是蝴蝶，遽然为庄周，故从“遽”。若是庄周梦蝴蝶，半口折一个庄周与蝴蝶。若是蝴蝶梦庄周，可惜个蝴蝶，怎么做了庄周？“必有分矣。”妙在说“分”字。如今庄周已是庄周，不是蝴蝶；蝴蝶已是蝴蝶，



不是庄周。善男子，汝但知物，未知物化，后身鼠肝虫臂，前身即是庄周。化不待一期报尽，今日之我，与明日之我，就是没相干底。庄周心里有个安家帖，故睡不怕我被别个做了去，殊不知早被蝴蝶做去了。庄周生出来时，也是“大哉乾元”，偶然入梦，焉知庄周不错做庄周？蝴蝶亦然。庄周入梦，不图蝴蝶；蝴蝶出梦，又一庄周。前身化后身，竖里边化；彼身化此身，横里边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道”者，范围之道也。

“遂万物之性”为成，“成”里边有个秘诀曰曲。“曲”成“曲”字，取正吹之横笛，孔里边有个曲。逐孔逐孔吹去，以上翻到最下一孔，从下转到最上一孔，天地之调已尽了。若使再开一孔，不与调相应，再跌不下，故曰人官物曲。“曲”非圣人之曲，乃万物自然之曲也。今夜冬至了，明日桃树便有红色起来，故从兆。到得开桃花，结桃实，已是顶调了。核中之仁，仍收到本来，却是逞乾元底曲调，在这里做物。调唱不足，再收不转；调唱足了，自然歇手。圣人于一切世间不起分别，一片都成就去。尽世间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自有乾元为之节。若唱了顶调，自然去不得了。末世之民，外迫于王者，不敢自尽其调；内迫于乾元，不得不尽其调。所以瞒着王者，成就下半个腔出来。朋比讦告，俱出其中，弑父弑君，始于犯上，乃是别调。

始祖之庙，乃一片骨肉之地也。推所自出之帝，安知异性诸侯，不是骨肉？十个指头，一个一个都是连心底，所以“指其掌”也。作如是会者，昼夜之道已通了。人昼则鼠夜，人夜则鼠昼。人气胜，日光里边亮；彼血胜，日光里边暗。彼万物昼，此万物夜。如来有四偈花、长鸣鸟一部经。

“列贵贱者存乎位”云云，大千一位，尊贵之位。旃檀林中，无有臭草。圣人一位，从贱中来。“吾少也贱”是也，



圣人得意在六十四卦之外，这件事体，凭你怎么样再卦不住底。但这描不成画不就者，圣人就描得成画得就。那边说起，天地自然有这篇文字，圣人亲见这篇文字，发挥大《易》一书，连圣人自己也在这文字里边，权且卦于此一句，权且卦于彼一句，说到六十四番，而无文字之文字，洞若观火。《乾》卦，约学者论，全举法界，《未济》，丢了法轮，普观十方。除去两头《乾》、《未济》，中间止六十二卦。《乾》卦，未定其为卦也；《未济》，不成乎其为卦也。从《坤》至《既济》，乃写《乾》卦之正文也。圣人胸中，有一篇无文字之文字，乃是《乾》卦。然还不是胸中正本，只是副本。大千世界是正本，把这个副本，千零百碎说出来，有六十三番。若大千世界，不但六十三卦道不着，连《乾》卦也是影子，爻字谐动摇“摇”字，爻有坏卦之义，一动就变坏了。三画之卦，有卦无爻。六画之卦，有爻无卦。六十四卦，全是爻，没有卦。卦，契机而立，爻，契理而立。卦是系结，爻是解结。

易也者，象也，拟诸形容。象也者，像也，象其物宜。未写牝马之先，胸中已有《坤》卦贞字之象。圣人亲见其象，故以杂物写之，所谓像也。

学《易》非学卦也，学《易》非学爻也，非学象，非学辞也。中间有譬喻底，悉是辞，不得云象。元亨利贞，没有譬喻，悉是象，不得云“辞”系于卦下皆象，系于爻下为辞。“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君子本没处可居，既非凡夫，非须陀洹等，不得居于须陀洹阿那含分中。菩萨依世尊而动，凡夫不动，不得为须陀洹。须陀洹不动，不得为阿那含等。世尊以微妙章句，动那菩萨，就动了，犹树木必有四时之气来动他。今云“君子居”、“君子动”者，何也？正讲此卦时节名“居”。此卦本非君子所



居之地，汝等去来，宝处在近，适才大城，乃化作耳。前卦有居，动而之后卦。后卦之象，即在前卦象底下变出来底。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云云，此圣人是伏羲、文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云云，此圣人是周公、孔子。“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是上圣人；“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下圣人。象跟卦走底，辞跟爻走底。圣人胸中，先有象而复有卦。这个象，叫做什么名字？因立卦以表出象来。圣人主意，要摇动他，而后算出辞来。约法则有象，约人则有辞。象与爻一合，动摇学者，圣人最得意之事，爻优象劣。卦与辞一合，约圣人不过辞，约学者则有卦，卦优辞劣。无辞者为象，无象者为辞。世尊于一切经前，必入一个三昧。不入三昧，此经是说什么？象者，三昧也。辞者，经也。约圣人而论，全辞皆象，说了五千四十八卷，世尊只入得一个三昧。约学者论，得辞忘象，《法华经》里边，没有无量义处三昧在。奈何只照管圣人口中之辞，不照管圣人心中之象？如幻三昧，俗谛里边说到尽情；金刚三昧，真谛里边说到尽情：毕竟还是卦。三昧通前通后，没有名字。象卦不定底，尚非一象，何有多象？以方便故，卦在一处则有一次之象，若寻不出这个象，有卦在那边。菩萨心地，是我所动摇者。除了三百八十四爻文字，把什么去摇？如摇橹者，橹在手里，船已摇到不知那里去了。许多底辞，只为要明白这个象，待得自己心地动摇起来，可以坏此三昧，又可以簇新立起三昧。所以卦下之象，不得便放倒，爻下之辞，不可少执着。

学者住圣人象中，圣人赶学者出象外。学者因卦一卦，得入于甚深之象。若三百八十四爻辞，由他说一遍罢了，不但辞了圣人之口，亦且辞了学者之耳。无字处暂盘桓，有字处亟走过。“一时佛象，在舍卫国，卦住了。过无量佛刹，



有一佛刹。卦，中有一世尊，象，有两大菩萨，二爻五爻，善能为众生广说佛事。辞。”

象之一字，还要料检，多了一个境界，比于大千世界，多一光影，则已走样，但不曾直落下来。如人是人，狗是狗，墙壁是墙壁，凭你入三昧中之王，毕竟法身边事。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者独见，器者共见。约凡夫，大千世界是器世界；约圣人，名应世界即象世界；若约大千，是本世界，本世界尚非圣人之应，况复凡夫之器？“见乃谓之象”者，圣人青莲花眼中，亲见此事，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者，凡夫见为有形，他迅疾得紧，从没有形。故知凡夫是器，非世界；圣人是应，非世界。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法字明白，象字方满。文殊，出世圣人，是象，名曰法王。普贤，住世圣人，是法，名曰象王。菩萨成了三昧，成了象了。菩萨发广大愿，入妙严品来。象是光影，法是实法。象是实法上边起一光影。实法是光影云何？光影上复起光影。“制而用之谓之法”，“百姓日用不知”，不曾制，我就把百姓所用，制一番，如药之制而去其毒也。百姓不制，故直用到地狱里去。三贤十圣，住果报，住象字，惟佛一人，居净土，居法字里。一切语言道断，“辞”字来不得；一切心行路绝，“象”字来不得，叫做法，是《既济》卦。“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未济》卦。象为菩萨因，法乃佛果也。“象”字上之未得，如法下之，不至于器。《坤》是第一象，《既济》是终象。亏得《乾》卦，出生许多象，亏得《坤》卦，起六十二象，以成《未济》之法。《乾》卦在一切象未起之先，《未济》在一切象既废之后。一切象从法出生，一切象从法而止。《坤》一路成象，一路效法。象有六十二象，只得《乾》卦一个成；《坤》六十二效，名效得后边一法。当知六十二



卦，皆法之象，独《未济》是法非象。何以故？法无象故。《乾》卦是成，直成到《未济》卦，动摇已毕，故曰成。一路立脚不定，一成一切成。成底成了，效底正在那里效。《乾》卦底下没有爻辞，《未济》底下没有象。

从《坤》卦到《小过》，名渐因；从《屯》卦到《既济》，名渐果。《乾》卦是顿因，《未济》是顿果。修一渐因，获一渐果。到得《未济》，忽然顿果现前。法王大宝，自然而至，为因先修顿因故。《乾》卦是善知识心上经纶，到得《既济》，《乾》之气力已尽；《坤》卦是一切学人质地，到得《未济》，《坤》之气力已尽。

大千最妙之理，连圣人亦妙在里边，即此万物，即此妙理。一切万物，有不物者存。万物坏时，妙理不坏，这是一重象，曰“君臣也”。有此一副妙理，万物出生无穷，这又是一重象，曰“父子也”。不物者宰制万物，曰君臣。前一物出生后一物，曰父子。此物彼物，同在这里，曰“夫妇。”物虽有万，妙理则一，曰“昆弟”。彼不必舍彼而就我，我不必舍我而就彼，乌知此之非彼，乌知彼之非此，曰“朋友之交也”。约性而论，大千世界，纯是妙理；约修而论，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是学问之事。五伦乃五个妙象，只一象而卦在五伦。“知、勇、仁”三字是爻，然没有正文。“好学近乎知”云云，所谓圣人之辞也。有五篇极奇文字，少不得知、仁、勇、从中摇动，遂弄出八门五花。“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卦从阴阳霁空降下来，故六十二卦，皆从《乾》；“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爻从刚柔实地修下去，故六十二卦皆从《坤》。仁是本体，文殊量等虚空妙心；义以无自性故，随逐万物异类中行。阴阳拆不开，刚柔拆不开，仁义被我拆开来了。

天地以生为体，统举万物之主，就是天地。横里，万物



一齐生；竖里，万物生生。万物之生，充塞于天地，不是天地生万物。两行曰德，天地无有过去，无有未来，不过生生不已。此非天地因中事体，乃果上事体，故曰大德，以不知其涯略故。“圣人之大宝”，即“圣人之大德”也。天地无知，但见直行出来，不见郑重。圣人有情，定用捧持弗失，故曰大宝。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曰生。于一毫端，建宝王刹，曰位。天地不生则已，生来便是圣人之位。位者，齐此一刻之生也。世间好丑是非，不要管他，总是天地之生。然则正当现起，悉是圣人之位。天地以圣人之位为生，圣人即以天地之生为位。只此一副大千世界，天地力争为生，圣人力争为位。民之所好所恶，天地之生；连忙好之恶之，圣人之位。略作迟难，圣人之位已失了。天地尘尘生，刹刹生，所以叫做大。圣人之位最小，不知尘尘刹刹。是天地之生，即是圣人之位，故亦叫做大。当知万物有不物者存，所谓不物者即仁也。宝力从外用，守力从内出，即是天地为你守在那边。除非不生则已，生生不已，守亦在那边不已。无人住持，大千世界是生；有人住持。大千世界是位。又说不用圣人住持，生自为住持，然则“位”字已立不起。万物叫做物，有轻忽心；叫做万，有拣择心；故“妙万物而为言”。曰生，好，无定相；丑，亦无定相。然不可委之天地，颺在无事甲里，都要做圣人之位。然不要外宝，但须内守，说一“仁”字，圣人自己推倒了，连天地都推倒。

“何以聚人曰财”，平天下只是理财。会得理财，便是忠信；不会得理财，就是骄泰。《杂华经》始于《世主妙严品》，终于《法人界品》，独许善财人。万物不应叫做物，应叫做财。常住佛性，暂时做亮光，做音声，团团旋转来，犹如财主之财。佛眼见一切万物，人不是人，狗不是狗。盖佛为世主，看去不是严，皆是妙。惟其妙，故万物不散，而至



今长聚。中间有主，叫做聚落；中间无主，单叫聚。约相则散，约性则聚。单取相，叫物；外取相，内取性，叫人；不取外，单取内，叫财。大《易》一书，不为万物作计，不为天地圣人作计，并不为人作计，正为财作计，乃理财之书也。初日分，为财正其辞曰物；中日分，为财正其辞曰天地圣人；后日分，为财正其辞曰人。说过便不认帐，理财无别法，只是正辞。本是个人，夺而称之曰民，不自知其为人，犹可言也；着实自己认做物，不可言也，这叫做非。以尘刹胸襟，尘刹眼孔，出尘刹音声，成尘刹义例，此书乃禁民为非之书也。

《鲁论》只是“叩其两端”，故谓之论。两端，乃段绀一疋，两头卷到中心，非两疋也。车轮、鸟翼之谓两，乃彼此一合相，不作二字解。“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识大”、“识小”，宗庙百官等，总是“叩其两端”。若非两端，即是异端。《南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六合者，上与下合，下与上合，乃至前后合，左右合。大千世界，尽此六合，实则是一合相。《鲁论》“论而不议”，《春秋》“议而不辨”。议有是非，论无是非。是之所在，即非之所在。非之所在，即是之所在。所以《论语》二十篇无有此字。

尧、舜，人是两个人，理只一副理。尧、舜、文、武，所谓一合相也。仲尼祖尧、述舜、宪文、章武。尧不立文字，无可述也。《尧典》谓之《虞书》。尧但祖之。舜则述之。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此文王操也。故宪字从宀，即密字，从心，从王，从四国。心藏于密，无法度可见，而章则有片段可寻。字法，句法，总为章法，孔子删书，首叙尧舜者，叩两端也。尧曰光，光者，纤尘不着。舜曰华，华者，万象森罗。因而重之，“穷劫不尽”。宗庙之美，洞洞属



属，是光字；“百官之富”，“济济跼跼”，是华字。宗庙之美，即以其富为美；百官之富，即以其美为富。约四表而言，尧是北方，舜是南面；约上下而言，《尧典》谈天文，《舜典》谈地理；天以理为文，地以文为理。约一身而言，尧是督脉，是背；舜是任脉，是胸。约《易》而言，尧是“大哉乾元”，管中字，舜是“至哉坤元”，管正字。约《诗》而言，尧是《周南》，横周四表，竖周上下；舜是《召南》，舜乐名《韵》，以音相召，中间无有。圣人为能召，众生为所召。约世尊卅二相，尧是无见顶相，舜是千幅轮相。卅二相中，只重此二相，已该诸相。约菩萨摩訶萨而言，尧是文殊妙光，舜是普贤万行。仲尼删《书》，断自“两典”，惟其能为断，是以敢为删耳。南方见道之方，《易》曰“相见乎《离》”，故《易》始乾南，文王翻为离南，《诗》始《二南》，风行无定，南则有定。中声流入于南。中声看他不定，南则可见。于作任止灭为任，《南华》、《离骚》，其义本此。圣人有自行智，有化他智；《书》为自行，故从北；《易》、《诗》皆化他，故从南。《易》，改过之书；《诗》，陈风之书。

《大学》以“大”字起结，《中庸》以“至”字起结。《大学》止两章，一章《诚意》，一章《天下平》。《诚意》章，但言诚意，不得言意诚，故以一句单结。盖意之诚不诚，直待心正身修而后见，意诚则天下平矣。《平天下》章，但言天下平，不得言平天下。刻刻齐其家，治其国，自到天下平田地。究竟天下平无象。故此章独无结，盖平不平，即于家国而验，若有意平天下，则我意不诚，天下之意何由而诚，而天下不平矣。《大学》一书，断自“诚意”始，“天下平”止。中间有单结，有双结，《治国》章有正结，《正心》章，有反结，《修身》章，有无结。《中庸》始于“天命”，终于“达天德”。于《至哉》之义已尽，而又申之以《尚髣》



一章，云曰相间之文，乃是将凡夫法。从曰，与圣人法从云，特地对检，而以金刚般若结之。

《大学》统举法界。大是天地，学是圣人。有这副天地，出生这个圣人；有这个圣人，住持这副天地。由学，故知其大；为大，故成其学。此处风缝不通，必欲透进去者，不得不寻个路数，所谓道也。道何在？即打从现前一心说起。伏羲乾南，即现前一心。“明德”者，最小之现前一心也。云现云一，实是一泓心，非全海心，全非《大学》体面，亏他在那边两行，故决定做得《大学》种草。直心为德。直心有何好处？却妙于明。明者，两行之谓也。德从来两行，我与之两行，于现前一心，去尽思维卜度，所谓破情不破法。两“明”字，只一个字。为汝病在一向行，便不能十方面行，故说“明”；假我未破，于彼全疏，故说“亲”；千佛同住而汝不住，故说“止”。三“在”字，逐节生起。“在明明德”，是说法；“在亲民”，是修行；“在止至善”，是证“明明德”只是破假我，假我既破，然后亲见民为一体。“民”字，正对《大学》“学”字。学者，觉也。民者，冥冥无知之谓，乃愚痴字。不是骂他，正赞他十成具足。故“民”字外作罄折之形，而中写一“十”字。说到民之为民，已把一泓心，放海，渐到全渐大了。“止于至善”者，约法为至，约人为善。至，死字。善，活字。万物齐至为止，光至为善。宗门里边看人，单看善与不善。善从羊，从两言。牵牛之法，人牵牛；牵羊之法，羊牵人，人做不得主。“羊”字是主字，两“言”字是会意。这边也不消，那边也不消，由他自己走。南泉云：“老僧有一条水牯牛，拟向溪东牧，犯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犯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乃“善”字注脚也。两“拟向”，是不光前；两“犯他”，是不绝后，是两“言”字义。两“言”字，即两臂。



“不如随分纳些些”，即烧两臂得金色身也。坐断两头，中间正好。至，是热火艳花字；善，乃光前绝后字。至不一定，善亦不一定，全靠止字气力。“止于至善”者，谓止于至，随止于善也。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须复说”，上“止”，止舍利弗；下“止”，佛自止也。万物这样来得整齐，我连忙随班行礼，是止。至于万物，这样去得干净，我连忙扫涂灭迹，是止于善。盖约我，有现前心；约民，莫不各有现前心。一尘一刹至，即有无量至；则一尘一刹善，即有无量善。奈何不止？然止于至，是实。止于善，是虚。空生问“云何住？云何降伏？”佛答两“如是”字。两“云何”是取“善”字，佛两“如是”，是引到“至”字，如是，是至如是。光如是，是善。止于至，则止于善矣。

牧牛、牧马、牧羊，俱用牧。而独取牛成字者，牧马，人节制马；牧羊，羊节制人；独牧牛，则有时人随牛，有时牛随人，取互为政意。君子不自为政，有时衣来我随穿，有时我要穿便穿。故牧牛必用童子，童子没主意，正取其没主意也。

桥陈如五人，非世尊眷属，即五阴也。世尊初坐道场，没奈何先度五人。世尊未成道时，没有眷属，止有这五人为眷属。大千世界，彼彼眷属，各有五人。《讼》卦中五人得度，而今五阴干净，为世尊眷属，已与圣人之流。《法华》五千退席，即五阴退。五阴退而后提婆达多出地狱而蒙技记，是一句话。

六十四卦，俱无文字，独有《师》、《比》为文字卦，乃《方等经》。《咸》卦为《法华》，《恒》卦为《涅槃》。《咸》卦于感字抽去心，为抽心卦；《恒》卦于旦字添个心，为添心卦。《恒》非亘到后边，乃直亘到前边。《咸》、《恒》两卦，即《法华》、《涅槃》，是一合相。



一切圣人文字，悉有三科，谓单提双开，及杂色也。双开，是善知识门庭施設。单提，是向学人分中，劈面提出。杂色，有奢说，切说，只是余文耳。此方圣人，以“修身”为单提，以“诚意”、“正心”为双开，亦可云以“诚意”、“天下平”为双开，其余皆杂色也。彼方以《法华》为单提，《般若》《涅槃》为双开，《璎珞》、《维摩》等为杂色。

金刚般若，乃般若部中最尊胜之般若也。摩诃般若，文殊师利出身，金刚般若，普贤出身；即非是名，是两句，而意归重是名句。金刚不指定一物。金，以言乎坚固不坏；刚，以言乎纤尘不染。刚者，金之德也。金以守为体，金与火相守而流。火走不进金里去，但为火摧坏耳。金之为物，纵经烧打磨，毫厘没有增减，故以喻佛性。凡夫是金矿，圣人是精金。空生问善护念、善咐嘱，意重善咐嘱一边，善护念只带悦耳。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诸经皆然。住为所住，降伏其心为能住。空生第七住，菩萨未到“从心不逾”地位，故须降伏。世尊亦先答他降伏，而后缴还他“住”字。梵语“须菩提”，有前后刻之谓须。此名空生，亦名善见。“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无垢称也。“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净名也，梵语“维摩诘”，此云无垢称，亦云净名。譬如水火，垢称也。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说他是火，他从来不做火，曰无垢称。既是无垢，就称他做火何妨，曰净名。

如来者，如了来，非来了如。久已好端端，如在这里，只管簇新来。《庄子》“今之隐几”者，簇新一个隐几者，乃现前实法：“昔之隐几”，只轻轻带过。凡夫无智，以为真正去，所以遂自立脚不定耳。生死海中，从来无有去处，只须我自不动。凡夫只为一路去，圣人坐定了，但凭他簇新来，所以鼠肝虫臂，再不打紧，我们大家坐定了，少不得送过来。



《法华》烧两臂，即得如来金色之身者，盖三贤十圣，乾送婆身，不过幻化光影身。现前棹子响，乃金刚不坏身，然但有色可据，于众生前一闪一闪。其云金身者，望三贤十圣之梦身而言耳，佛真有身耶？金身非有，金色非无。问：何故烧两臂即得佛身？答：一切众生之德，从本两行，直心为德，吉凶不定。故曰“明德”。日生东，没于西，月生西，没于东。你若逞彼直行之势，一向行去，入地狱如箭射。他既两行，你由他两行，无适无莫，君子所以怀德也。连上边“明”字，可心放倒，此是烧两臂之文。为日月两臂，不曾清净故。既烧两臂，乃证日月净明德佛。所以菩萨为焰肩佛，佛为大焰肩佛。

我们今日都住在劫初头一刻。问：有这劫前最初头一刻么？亏得劫初没有头一刻。若有这一刻，那头一刻之前是何等？善男子，怎么在前边寻头一刻？而今便是，所谓威音王那畔者，不要逆追转去，只齐今这一刻。盖万年一刻，本无时分，其有时分，因事端而有也。

天地之德，应时及节之德也。所谓如来者。天地之德来也。赞则喜来，骂则怒来。立春前一日曰迎春，乃迎来，非送往也。迎来，神欢人喜；若说送往，大千同哭。

善咐嘱只一句，是《金刚般若》之正文。然必先护念者，欲证《金刚般若》，须打从《摩诃般若经》来，果然淘汰尽情，然后乃得咐嘱。不然，着衣持钵，须成不得。

能住为住，所住为地；有住为住，无住为地；有地为住，无地为地。“住”字义，与“居易俟命”之“居”同。盖大千法界，现在番番变易，无有停止，险也险不过了。亏得君子于其中间，如死尸一般，随他风浪，故不谓之险，谓之易耳。人立曰位，尸立曰□。《师》卦“舆尸”，大千为舆。约大千“舆尸”；约君子，“居易”也。住为体，降伏为



用。住则不住，不住则住。但凭你不住，他到底住。但凭你住。他到底不住。故住不必言，下只说降伏其心，然后缴还他“住”字。

《金刚般若》，只“空空如”三字。单说一空，空有对待，仍是色法。空空则无对待。人法二执空，曰空空；又分别俱生二执空，曰空空。约圣人论，一空无二空；约凡夫论，既空人，又空法；而人与法本如如。先师言空空，文殊出身已竟；释尊言如如，普贤妙行方来。“如有所立卓尔”，即此“如”字。如故“有”，有则“有所”，有所则“立”，立故“卓尔”。物各得其所则不乱，故云所；既得其所，即于此安身立命，故云立。“卓尔”者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各各自立，不相倚藉之谓。

《普门品》“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此句无“身”字，有身故坏，无身故不坏。金刚者，纤尘不立。神者，万象森罗。执金刚，礼也。无体之谓礼，领即非义。神，乐也，八音和会。领，是名义。得度，立中间，破两头；说法，立两头，破中间；总是筏喻。傅大士：“渡河必用筏，到岸不须船。人法俱名执，悟理讵劳诠？中流仍被溺，谁论在两边。有无如取一，即被污心田。”中流，即中谛也。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已说透“离四句，绝百非”地位。

心无方，是大圆觉海。意有方，有上下前后左右，是曰矩。“从心所欲”，“所欲”，即意也。“从”是跟定不舍之谓，即“慎独”也。“欲”乃心之天德。天德颠延，止得一步。若不从而住，则必别生枝叶，而逾天德之矩也。

世尊七处徵心，所谓不在内者，不在遗外之内；不在外者，不在遗内之外；不在中间者，不在遗外内之中间。心该大千法界，故曰“正心”。正者，四面无缺义，显正为正，



密正为定。意者，心之音也，意本自成，诚者自成也。为在善知识口中说出，故从言。诚字即平字，地平天成。“大德敦化”，譬如湖光如镜，大千世界都是心；“小德川流”，譬如水打一沓，大千世界都是意。心所同也，意所独也；海所同也，沓所独也。两点之水，少不得平到一湖去，人死意仍归心。意有各各，心无各各，人临死时，敲磬子也敲得出来。心动成相，是名为意。新动底意，即从旧意而出。

卷之二

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维摩诘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从本是净，只为你不能清，故不净。滓去渣滓曰清，盖心所以不清者，为住色住声香味触法，故应知色声等尘，本无有住。《法华》云：“香风吹萎花，更雨新好者。”他已一路簇新簇新下去，则我此心亦应一路簇新簇新下去。剑去久刻舟何益？顾乃目识则停住于色，耳识则停住于声，以至鼻舌等识皆然。恶臭至而恶生，恶臭去而心犹住于恶，好色至而好生，好色去而心犹住于好，岂非意之不诚耶？意本自诚，何苦弄出把戏来。略或住色住声，便要弄出把戏来。此四果中所以必不应作念也。

圣人本怀，只为大千入涅槃，不为我一人成佛，何以故？涅槃平等，则是真成佛；但我一人，则是假。入涅槃，只是入心境界。成佛，在意上成，以无功用道，任运流入萨婆若海，不过以意求入心境界耳。故约意，大千是万佛世界；约心，则是一片涅槃境界也。虽然，涅槃境界，毕竟何在？当知只约万佛世界，通为一佛国土，说为涅槃。今举目遍观，但见佛世界森然罗列，岂有涅槃可得哉？然虽不可



得，而菩萨必当求入。何以故？万佛世界，虽实不见通为一土，然一一世界，皆不能顷刻立定，即是与涅槃不隔也。涅槃立住即是佛，佛立不住即是涅槃。大千世界中，法法变易，善知识喝住变易。令学人亲见尘刹，是名成佛。既成佛已，学人于一一尘刹，亲见变易，是名人涅槃。大涅槃海，以无量佛刹为庄严，故菩萨见诸佛刹，当作涅槃庄严想，不应谓是佛刹。然必安住佛刹，而作涅槃庄严想，而后方有涅槃得入。故菩萨但当发愿住佛国土，不应发愿入大涅槃海。只约尘刹刹刹，变易不定，名为涅槃；只此能变易尘刹刹刹，即名为佛。若夫明白亲见，乃是凡夫业力，不得名佛。然虽非佛，而是成佛之前方便，所谓求成者是也。当知求成是初心，求入是毕竟心。

《周易》上下二篇，上篇论意，下篇谈心。合上下二篇，乃得论识。竖约现在一意，名之为佛；横约一片心光，名为涅槃。虽现在一意是佛，必须一片心光来成。虽一片心光是涅槃，须要现在一意去入。故佛在竖中求，横处成；涅槃在横处求，竖中入。意之前实无有心，而言心者，意若久住世间，乃得是意。今则变易不定，以变易不定，故外相虽是意，圣人推原言之，以为心也。既属推原，当知心是假立，以假立故，若有人说，意灭下时，即复为心，此人瞎却人天眼目不小。须知意灭下时，但随有机关处，仍复动出而为新意，实无心可复也。犹云天刻刻做地，不得云地刻刻做天，只是地刻刻做不牢地，仍做新地而已矣。

何者是识？意虽疾速变灭，而其余影必且尚留，是名为识。识者，记也，谓前法影响灭不及，故犹记在此也。意者心之相，识者意之影。心本无相，动而为相，即是界。意本无影，留而为影，即是世。故意是实地，识是天德。既是天德，必无无识之意。人死由于意死，而今世受生之识，即是



前世临死一意之余影。识未灭顷便得受生，则死生之际，不越一刻，信已。约心，直如龟毛兔角，不过是章句中所立之名字；约意，虽是实法，然只一刹那，曾不见菩萨能于此中建立道场，亦不见凡夫能于此处流浪生死。是则心之与意，并与汝无涉，当知汝今惟是识耳。《唯识论》，龙树大师所造。

意是实法，识是光影。光影是实法之性子，乃天然之德，岂得是业？所可恨者，前法光影，性极迟钝，而后来实法，又甚迅疾，于是刚刚打个照面，而前法光影揽取后来实法，造出业来。然则识自揽取出凡夫来，而非凡夫造出识来也。最初时，犹自光影微，而后来实法大；积之久，遂至光影大，而后来实法微。在今已有我一报身，若复更积，安得不至地狱？云何不积？但不使光影揽取在实法之前，而使之随从在实法之后，则已矣。圣人建立“心”字，意在显出“意”字。显出“意”字，意在沐浴“识”字。是故圣人说法，上不爱心，下不怒识，一双青莲华眼，单只注射中间之意。良以识如豪奴，意如家主，但将家主来历说破，则豪奴自不使势。故虽满怀为识，而满口纯是说意。意是佛境界，而凡夫之识，如迷天大阵，专要兜揽后法，使澄清绝点之实法，不得不自投罗网，而佛境界不得清净。故善知识但以无量章句，快说“意”字，使凡夫之识，转成菩萨之智，晓得意是从来兜揽不住之物，则便当下冰消瓦解，而佛境界自得清净矣。故意是佛，识是菩萨也。复次，不以凡夫故而被点污，不以菩萨故而得清净者，意也。未蒙点化时，要去揽取，名为凡夫；既蒙点化后，不去揽取，即名菩萨者，识也。故意无优劣，识有优劣。说法者，能两眼觑定学人之识，而满口纯说意境，方是人天师表。若不觑定彼识，而但说意，是为契理不契机。若直置意说识，则入门便要摆布



识死，教人如何措手？说法之妙，只妙在到底说明白意，不说破学人之识，使之无措手处。是故我并不恨前法定要留识，但恨识定要去点染后法。我亦不恨识去点染后法，但恨后法定要自来投网。我亦不恨后法自来投网，但恨一切善知识不为我说明白意也。约识说现在，约意说不住，应知凡契经所有“在”字，悉是说识，不说意也。意是实法，故可变易；识是假法，云何得以变易？实法定变易故，则非我之所得有，故虽实而是无。假法不变易故，则为我之所得有，故虽假而是有。假法有故，热火艳花；实法无故，冰消瓦解。今日大千国土，花团锦簇，实应感激识不变易。异日积渐，至于阿鼻地狱，恐又将埋怨识之不能如意之撒捷也。只为意变易故，推原而说名为心。然则变易不约心说，识只是意之光影，当识显时，意已不知变易到何处去矣。故亦不约识说，当知变易但约意说。心是名字法，意是实法，识是盘缠法。譬如贫人，得少母钱，将出一盘，盘得子钱回家，此十日便可缠过，故云盘缠。前法所留光影，如母钱，以此一盘，以后便逐法缠下去，故知盘横缠竖。今欲使识不复盘缠，切不可劈头说破，但当善巧点化，令得改作随从法，则已矣。“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非“但凭”、“任从”之谓，乃“随从”之谓。心所欲，即意也。“不逾矩”者，自然不跨到后法。后法萧然，所以为圣人之意，亦即为圣人涅槃心。“从心”，“从”字妙。现在一意是佛，此意立刻变易为涅槃。我与之一齐变易为人，若欲与之一齐变易，当住不放逸法，不当住放逸法。放逸法谓涅槃，不放逸法谓佛也。

天法界止得五根五识。五根为天受用，五识为天众。此时五识各住一处，故五根不相质碍。若集在一处，即名意识。有一质碍之意识，故五根即便质碍，而不复留天法界矣，所谓因天而下也。盖以五识是意根故，不到集在一处之



地必不已。五根是法尘故，五识集在一处时，不得不为质碍耳。“心”上加“音”，即为“意”字。“意”字去“心”，即成“音”字。盖约意论刚柔，约识论阴阳。意以刚，故迅疾变易；复以柔，故必留余影。余影既留，后来之刚，既被所阴。阴，盖覆也。然而实不曾阴，何以故？若实被阴，则不得名刚故，当知阴是约前法余影说也。既晓得前法余影，毕竟不能阴住后法。后法从本不曾被阴，则便缩手不揽，使后法得焕然自显其刚，是名为阳。故约意，法尔，刚必有柔；约识，在凡名阴，在圣名阳也。十五《国风》纯谈识，《小雅》纯谈意，《大雅》广谈大千微尘众意。又《小雅》是凡夫识，《大雅》是菩萨识。识名风者，风，动物也。意动必有识，如扇动必生风。于其中间，既不应怪扇子要动，亦不应怪动即有风，但风自不肯齐扇动而止，而又要去动起一物，是可怪耳。

“大演之数五十”者，“五”谓十方流到中心，“十”谓中心散到十方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以一茎著，置之高阁，以表心之高贵也。“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二竖两横，谓以现前一响，竖而分之，则为前意后识；横而象之，则为亲根疏尘也。“挂一以象三”者，谓以小指挂起学人之识。而畅说现在之意，令得看破未来之意，因以如法过去之识也。法起必有识，是为五；随从前法而止，是为十。揽取之识为大过，随从之识是小过。五以学之，则既明白此事；十以学之，则竟可以无大过矣。

识是龙女，有漏之体。宝珠喻旧意，疾往南方成佛，是新成佛即新意。龙女既得成佛，转身即观世音，是无尽意之真影，故特兴问。观世音亦名海意菩萨。

《周南》唤转识来，随从前法，故《周南》乃是以北为南；《召南》放过识去，随从新法，故《召南》乃正以南为



南。

因于识，缘于意，谓之男女构精，遂成今日大千世界，故圣人目男女之事为一大事因缘。然识是前法之真影，意是后来之实法。此二从来双宿双飞，云何分析得开？但不使之构精，则为大事因缘已毕。盖因缘有三：一谓小乘初教，以识为因，以意为缘，而不提起心字。此是凡夫因缘，在所必破，以必破故，名为苦切因缘，亦名刀杖因缘。二谓方等中教，以一大千分为两半，一半是千红万紫，一半是寂绝忘离。以寂绝忘离之心，等于千红万紫之意，不须破坏意，而意竟是心。是则不提起识，又假立一心，而以意为因，心为缘，故此名为虚妄因缘，亦名楼阁因缘。三谓大乘后教，以意为因，识为缘，意因如母，识缘如子，要使常忆其母，不复妄有他缘，是为母子因缘。既云母子，自无构精之事矣。当知《法华经》为穷子故，父长者密遣二人，正遣因与缘也。

日，谐声同“实”，乃大千实法。月，谐声同“阅”，亦同“越”，即是日之弄影。日出于东方卯位者，心动为意之义也。月生于日没之方者，意灭识显之义也。初二夜酉位上一弯新月，即初一夜日之余影。若肯即时落下去，随从初一夜之日，即是圣人之月矣。无奈其定要行过东来，揽取初二日之日，故为凡夫之最初也。如是渐渐堆积，至第七日初八夜，则已与日相半。过此以往，威势转盛，竟自揽取于日。如是更积七日，前半余影犹存，后半又已揽足，故遂于卯位之上，圆满同日也。既过望后，前后揽得之余影，反自倒退下来，不久便为日所合，谓之合翔。合翔，是凡夫最后结果处。

合众生心数而成日，于日之内，分别无星。日生曰星。别日为星，合星为日。月乃星宿之王，《法华经》宿王戏三



昧是也。日月合璧，涅槃体也。初三一线，童真菩萨也。初四初五，月光渐肥，前影未亡，后影复至也。初三至初八，上弦之月，乃天法界；初八至十五，盛满之月，乃人法界；下弦以后，旁生法界；晦，地狱法界。有机关小地狱，有阿鼻大地狱。大地狱者，实相地狱也。出地狱，便是天法界。

《乾》是意之来历。以大千不守自性，定要动出意来，而名为《坤》。此二卦约心以论意也，乃圣人之章句。《震》是意，《巽》，是识。五双十只，来疾去疾，故名为《震》。《巽》顺也。识为前法之所遗，《巽》顺而遗之也。识陷后法，名之为《坎》；缩住不揽，名之为《离》。故《坎》、《离》是圣凡交会之卦。《兑》是师家之说，《艮》是学人之证。《艮》，止也，谓识不复行也，是为师资之卦。当知八卦只因意陷于识，为一《坎》卦而立，而此《坎》卦，又实因《巽》卦而有也。

十二因缘，亦名十二瓔珞，乃三世三支牵连而成者也。“无明缘行”一句，是过去一支；“行缘识”至“取缘有”八句，是现在一支；“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二句，是未来一支。缘非缘而上之缘，乃是落下来。一切众生，头出头没，不外此三支也。若夫色受想行识，是阴，只重一“识”字。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一切佛觉，亦本是识。众生所以不得成佛者，为其所阴也。五阴，亦名五蕴。蕴者，诸业所藏。阴者，现前逼清，太清为浮云点污也。色，是六尘；受，是五识；想，第六识；行，第七识；识，是第八识。种种业识，只一响中具有，乃有色受想行四种方法做成。夫色等五蕴，乃三苦已成之躯；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所以一则色列行前，一则色次行后。

空则不生，生则不空。善则不见，见则不善。心久降伏，人我等相。久已放倒，是名空生。既名空生，善固善



矣，见则奈何？须知应云何住，云何降伏。两“云何”，是欲摆布“见”字。佛两“如是”是引到“善”字。引到“善”字，更无“见”字，须摆布了。以受病得名，名见，以得力立名，名善；到大见遍见中来，是大千；大家见，名善记。

授记成佛，云“得其位”；众宝庄严，云“得其禄”；十号具足，云“得其名”。佛住几十劫，正法、像法，住几十劫，云“得其寿”。复次，世尊成佛，是“尊为天子”；分身佛集，是“富有四海之内”；多宝佛塔，是“宗庙飨之”；从地涌出，是“子孙保之”；授记舍利弗等，“栽者培之”也；五千退席，是“倾者覆之”也。五千，即五阴也。由有五阴魔，所以有大地狱；至五阴退，即提婆达多出地狱而得授记矣。《中庸》通本是《法华经》，止末章是《金刚般若》。固聪明圣智，摩诃般若也；“达天德者”，金刚般若也。复次，“固聪明圣智”，华光如来，《尚书》先光后华，舍利弗之结果；“达天德者”，天王如来，提婆达多之结果。

“声色之于以化民”，所谓“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也。“无声无臭”，声臭已是虚空法，并虚空无有。然而才言无有，大千已无不有，故曰“至矣”。

梵语波罗蜜，此云到彼岸，亦云彼岸到。此岸彼岸，总一大千，此岸，人也；彼岸，法也。约凡夫观之，全法界皆此岸；约圣人观之，全法界皆彼岸。彼岸要到，若到不得彼岸，实实彼岸竟是此岸；若到得，实实此岸竟是彼岸。而到之之法，并不用船筏桥梁等，但须菩萨具有大智慧光，能照见此岸即彼岸，即便到得矣。故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此岸也；“空”，彼岸也。“一切苦厄”，此岸也；“度”，彼岸也。此经名为《大般若》，此菩萨号曰等持。然此非今所重，何也？此岸即彼岸者，其意中先已见



有凡夫法，全赖菩萨照见，而后此岸是彼岸；不然，则此岸终此岸矣。若夫金刚般若则不然，盖实而言之，从本无有此岸，凡夫妄认，谓之此岸耳。今只此凡夫妄认此岸，更不丝毫有动，久矣竟是彼岸，又安用彼等持菩萨为之照见耶？故其首告须菩提云“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谓应即于此岸住，云何欲于彼岸住耶？应即于此岸降伏其心，云何欲于彼岸求降伏耶？此岸从本如金刚，汝将舍此何之？首题特用“金刚”两字，全然只为赞叹此岸，并无他意。故凡经中所用如来说何等，即非何等，是名何等三句，其得意处全在“是名何等”一句也。复次，《金刚般若经》有“波罗蜜”三字，彼《大般若经》六百卷则无有者，盖谓若此岸不妙，必到彼岸乃妙，则应云“波罗蜜”，今则但照见而已，并不以照见故而有到彼岸之事，云何得用“波罗蜜”三字耶？今《金刚般若》即直尔赞叹此岸，不复提起彼岸，亦并不复用菩萨照见，则是真正到彼岸者矣，岂得不用“波罗蜜”三字也？复次，《大般若经》若已有到彼岸之事，则今来到《金刚般若经》中以种种赞叹法赞叹此岸者，岂真欲令一切菩萨实实重来此岸耶？是故当知《大般若经》，简去“波罗蜜”三字者，乃正为今《金刚般若经》作地也。从佛出十二部经，从牛出乳也；从十二部出修多罗，从乳出酪也；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酪出生酥也；从方等出摩诃般若，从生酥出熟酥也；从摩诃般若出《法华》、《涅槃》，从熟酥出醍醐也。

世尊说因缘法，为破我而说也。大千一切，皆因缘生法，然因缘所生法，非如父母所生子，乃纵横所成十也。众生执我成病，世尊以“因缘”二字为药，即将所执之我，分作两半句，半说是因，半说是缘。六根，因也；六尘，缘也；根尘合而识生焉。三法和合，是故有我，其实本无有我。二乘人闻了“因缘”两字，遂极力破我，渐渐想来，觉



是因亲而缘疏，欲修道必须绝因，以灰身灭智为绝因；欲绝因必先破缘，以水边林下为绝缘；是又执药成病也。殊不知因缘两行，本绝妙字。谓之因者，即因于缘；谓之缘者，即缘于因；亦曰因因，亦曰缘缘。佛法破情不破法，若必绝去缘者乃得因净，则如修灭尽定比丘，虽到旷野，保无一声入耳，便入胎受生，随声而去，世尊无可奈何，为说方等经。维摩诘者，境之别名；文殊师利，智之别名。境与智齐，从不相离，维摩诘所以示疾者，为诸比丘入灭，法法皆病，故曰“因众生病，是故我病。”小乘人灰身灭智，不任问疾，惟彼智者，可为酬对也。因缘，活字；境智，死字。“因缘”字拆不开，“境智”字似乎拆得开。然天下岂有离境之智，离智之境哉？境、智二字，乃为洗干净“因缘”字而立。因缘者，为二乘人说；境智者，菩萨方等经。其实“因缘”二字妙。干净因者全疏，以无我故；干净缘者全亲，以纯他故。干净因缘，即净满世界。世尊始而破我，故分说因缘，既而立我，即“常乐我净”之“我”。

，壶蜂也。头上艸，象冠；中间，象背有黄黑错文；下，象腹，九，象飞时两足之垂。，一为天地，人立中央，会意也。

中，作方围而竖标之，又穿出方围之外，盖中非内之谓也。内与外对，中则无对，岂方围以外即非中耶？于是申其南北面而达于方围之外。申其南面，是谓其中；申其北面，是谓阙中。，就中字之四隅，各加一笔，遂成“用”字。非双人有用，即中之旋变无方，是成用也。，取用之正北一笔，旋作回文。盖藏乎不用之地者至密，则游乎应用之途者至备，故曰“周”。

“号物之数有万”，万非数也。壶蜂飞起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再数他无尽；矩义亦然。知上为因，



下为缘；下为因，上为缘；以至上为因，前后为缘；下为因，左右为缘；前后左右为因，上下为缘等；极之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只此上下一副，前后一副，左右一副，是故因缘不是一副。欲于火刀火石中取水，于水珠中取火，再不能个，又不是一万副。孔子曰：“不逾矩。”因缘只有三副：上下一双，前后一双，左右一圣。凡夫也具三双，圣人也不过三双。譬如骰子，具足六面，世间万变万化，皆从此出，再没有第七位。“七日来复”者，盖因地有六德，子丑寅卯辰巳过了，第七日午，不但冲坏子，连五日都冲去；午未申酉戌亥过了，又是子复转来。故圣人谓之二六时，盖阳六阴六也。

常住佛性中，无法不备。火性是上行，水性是下降。上行之火，因风成暖，暖气上蒸，则腾为云。云又生雨，雨盛雷发，火光遍空。是火生水，水又生火，不过一上下法。如火刀打去石上，单领了火底上性出来，下与前后左右不动，以不成因缘故。天地之气，以北为主，西左东右，水是右行，隆冬气左行，则水成冰。油是上行，则不冻；盐卤下行，则不冻；茶后行，则不冻；唾泪小便前行，则不冻；酒乱行，则不冻；与左不成因缘。故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耳。神农尝药草，纵能尝草，岂能尝病？他不过辨上下前后左右，是温是热是凉是寒等，某病宜如此，某病又宜如彼，自然有各种药物来应他，所谓“闭门造车，开门合辙”也。

少阴少阳即是太阴太阳，不守本性，厥阴、阳明。阴会于阳，阳会于阴，其间便有宾主。太阴太阳，决不和会底，故云“太”。动不知静，静不知动；会了，才生出络来。父母赤白和会，儿子业力揽着，白住于赤，赤住于白，阳住于阴，阴住于阳，即今镌图书侵让法。太阳二经，少阳二经；



太阴二各，少阴二经；阳明、厥阴二经。父母赤白二滴，有六经；儿子业力，亦有六经。阴阳不是两件东西，是两个性子，然只是一个性子是动。动静虽则截然，到底不相离，只是不动底在这里动，动煞只是不动底，如铜钱转动，在两指端。赤白二滴，是太阳太阴；二根研磨，是少阳少阴。流出来花上露，是阳明、厥阴。太是无始，少是起头。阳明、厥阴，不云厥阳阴暗，妙甚。阳为动出，故前；阴不随走，故后。阳是先锋，阴扎住营在后。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应时销陨；假使无此一人，十方虚空，那一刻不销陨？但人不发真归元，故不知耳。销陨，非断灭义。前一刻应时销陨，在后一刻里边。桌子响后，已销为众人之听了。发真者，不被虚妄相之所瞒；归元者，一凭元气之自转，故立见销陨。

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在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

上篇《泰》、《否》、《咸》、《恒》，只三卦，《恒》卦已出讲场去；下篇《损》、《益》、《既》、《未》，亦只三卦，只得《既济》而往。

立了《乾》、《坤》，便立《泰》、《否》，中间都是补出来。《泰》、《否》者，世尊大乘经典也。道场里边，通前通后，只一“损”字。最后一品微细无明，即是“大哉乾元”。若不去破他，四十一品无明都生出来。道场不可穷尽，损不可穷尽。上篇只《泰》卦要紧，下篇只《损》卦要紧。坐讲场中而不身心泰然，非讲场中菩萨；坐道场中而不刻刻减损，非道场中菩萨。上篇只一《泰》为泰果，余皆泰因；下篇只一《损》为损因，余皆损果。世尊五千四十八卷，《泰》卦全收。欲开《泰》卦，先用《屯》卦，把大千法界落到他本命元神去。



天地气机自然通达无碍曰“亨”。天地气机从圣人口内说曰“吉，亨”，“小往大来”“小”字，从《小畜》来。《损》卦下边，都是好话，你但破我执，只管孚出来。“元吉，无咎”，不但现在不妨。“可贞”，饮酒看花，竟这样去。“利有攸往”，酒已许饮，花已许看，你这我见，要他做什么，曷之用？只此前一法后一法，相似相续。“二簋”，可用配上帝，养圣贤。“今之隐几”，“昔之隐几”，人在世间刻刻变换底，要这我见何用？“以俭德辟难”，“俭”字妙。说《泰》卦时，只错在说一句，听一句，开解一句，快活一句，是无始来结业，故云“难”。说了不听，听了不开解，不快活，是俭德。《泰》卦之下，定然有《否》云何？以奢德而荣之以禄，因《泰》下有《否》，此《损》之所以不容己也。说《泰》不说《否》，《损》卦没有来历；说《损》不说《益》，《泰》卦没有收场。“《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不写“元吉”，不写“无咎”，不写“可贞”，说“利有攸往”，《泰》卦“小往”，真小往了；说“利涉大川”，《泰》卦“大业，吉亨”，真大来，吉亨了。

《既济》重“既”字，不重“济”字，怕他不济。咸者，感字之省文也。成佛是《咸》，决定入涅槃，是《既济》，决定不入，是《未济》。无心之谓咸，气尽之谓既。菩提心，昔所本有，而今适无。原来遍虚空，尽法界，都是菩提心。只要狂妄之见应时而歇，菩提之心亦不复起。如来于然灯佛所，发菩提心。许多文字，先师只半个感字已尽。，《诗》“伊余来暨。”新新妇头一步踏在舅姑家里，故增“土”字。此是重新投胎时节，故气尽。凡结上文、转下文，用“既”字。《咸》卦没有一件事体，如镜花水月；到得《既济》，真真实实，没有一件事体。

菩萨气尽了，放一切万物□气，故转出《未济》。《咸》



卦，凡夫之终，终则有始，是小终。《既济》圣人之终，终不更始，是大终。《咸》卦以一刻终，《恒》卦以此刻始。《恒》虽居《咸》后，实不处《遁》前。直至《既济》圣人终，其力始尽。恒即“亘”也，不取“心”字，如明河之亘天。乃今旁边写出“心”者，正要损之也。前日深恶而痛绝之，故咸无心。然不放他出来，毕竟伏而未断，不如写出来与他决绝。《咸》卦无心，乃干净《泰》卦，其所去之心，即《否》卦也。《恒》卦即把《否》卦亘在那边，亘于《咸》之后，亘于《既》之前。既检出来，贼便无处可躲。《未济》接不着《既济》底，不是圣人既终，乃有《未济》当凡夫未终，已有《未济》了，只是圣人到《既济》，乃与《未济》相应。《既济》曰“亨小利贞”。以前损之又损，只得一小未亨，到此小都亨了。“初吉终乱”，“吉”字，从《泰》卦“吉亨”“吉”字来。菩萨听了大海，道是海光如镜，一到了大海，乱纵横在这里。“终乱”者，飘了洋也。“乱”字遂接《未济》。

六十四卦，逐对逐对为鸳鸯。十六卦为绣，八卦为金针。“鸳鸯绣出从君看，已把金针度与人”。约易而论，名之曰知；约简而论，名之曰能。知能是《乾》、《坤》底，不是人底，凡夫却妄认知能以为我。约《乾》知而不能，约《坤》能而不知，何况于人？故曰虽圣人不知不能。约知而论，合大千“夫妇之愚”，叫做《乾》之知，然则“夫妇之愚”，亦与在知里边。约能而论亦然。性命是两端。约命，现前一法，住在界里；约性，迅疾不停，通前通后。分说之，命永永不是性，性永永不是命；实说之，性之理，专会做命，命之理，专会做性。约命而言，“一受其成形”，大千世界都是命；约性而言，“逝者如斯夫”，大千世界都是性。现前桌子底命，依界而立，成在十年百年以前；现前桌子底



性，跟世而走，一路一路坏下去了。说到这里，不知他还是性，不知他还是命；还是性走，还是命走。菩萨呆了，方才在北海，而今在南海了。“大哉乾元”，本非是我，而命之为我，便做我。“逝者如斯”，便不必做定我。性，顺命之理；命，顺性之理。中间却有一路是道，中间没有“业”字。若或不顺，便有业。业在性命中间，如桃子之内，桃仁之外，有一桃核。桃核生与命俱来，死不与命俱去。性倒跟业走，所以桃子还不曾熟，核先硬了，喻如大铁围山。性命俱“如幻三昧”，业不是“如幻三昧”。身子是命，世法是业，我们今日要把桃核弄坏，方可。

“朝闻道”者，性顺命，命顺性，再不敢于中造业。“死生”者，性顺命，命顺性之路也，与你没相干，再不要着忙。一朝闻道之后，由他命顺性之理死罢了，少不得性顺命之理活转来。不云“可死”，而曰“死可”，妙。男婚女嫁，夕可死矣，安知死之后，正有大不可者存。统而言之为人，分为言之为性命。“顺”字不要用聪明圣智。死及烂醉时，都是性顺命之理，命顺性之理，不须用你着力。

《齐物论》以下六篇，是正文；《逍遥游》一篇，是总叙，故首提名字，亦不同。内篇三七二十一字题，一字自为一义。外篇无题。《逍遥游》从不好处说到极好处。“遥”字比“道”字为胜。情执既破，境界廓然，故“遥”。至于“游”，则老安少怀，与物无碍，即《鲁论》“游于艺”之“游”，岂但志据不足言，抑岂依之可言？《齐物论》至《应帝王》，与首篇异，皆从极好处说到不好处。“齐”者，物我一齐，是非两忘，承上“游”字说来。有物我，则有是非，而“论”出矣。“论”者，不齐之极也。以下篇名皆然。然下五篇，亦一篇好似一篇，至《应帝王》而极。《应帝王》“应”字，即《逍遥游》“游”字。在《鲁论》“颜渊季路侍”



章，为王帝应。子路，王也。天下往，谓之王。敝之无憾，人见破矣。颜渊，帝也，无伐无施，我见尽矣。至若孔子，则何人何我，应以种种身得度者，即现种种身而为说法，是之谓三十二应，是之谓中央混沌之帝。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在所谓皇也。三皇之世如春，天下在一鼻孔中出气，是故三皇有气而无理，五帝有理而无情，三王有情而无事。“其事则齐桓晋文”，故谓之伯。伯者，皇帝王之糟粕也。《南华》虽始于北溟，下六篇正文，则以南郭子綦立义，承上“徙于南”来。

北溟是真常性海，鱼在海中，没有头数。然是同体共气，故从昆。化而为鸟，《小过》卦也。法法异住，故从朋。鹏言背者，背即北溟也。大千世界，从无有未化之鱼，从无有已化之鸟，而今正是刻刻化鸟之时，故下文云“犹时女”也。时女才出母家，未到夫家，正及时之女。

我们修行，要修到《应帝王》境界。即此三字，要修到“应”字境界方妙。到得下手不得处，方名为“应”。凭你伶俐，只到“帝”字“王”字罢了，认得《应帝王》“应”字，便是“游”，《逍遥游》完全快活。《齐物论》，下手功夫；十长养心，一切保任，曰《养生主》；从地涌出，不须闭门，曰《人间世》；无世有界是“德”，有世有界是“充”，世界交涉是“符”，这就是《大宗师》了。

“齐”里边没有“物”，“物”里边没有“论”。“论”走了“物”底样，“物”走了“齐”底样。《南华》七篇之义，尽于一“游”字，其下手工夫，全在打破“论”字。论而归物，由物而归齐，然后可以《逍遥游》矣。篇中言“天籁”者，齐也；言“地籁”者，物也；因吹成万故不齐。“人籁”者，论也。喻于比竹，言彼我是非，相比而生也。《齐物论》是论物之性，《人间世》是论人之性，《应帝王》是论其性。



一切佛菩萨，俱从大心里边出世，名金刚极则心，是最后心。喻如腊月卅日，联底冻大海水。长养心，是大年初一，早已漏泄春光，无一件不活动头，所谓“大死却活”也。《梵纲经·菩萨心地品》，先说十金刚心，而后说十长养心。听“养”字，不要听了“生”字，纯是生趣是“生”，没有趣底是“养”。若听错了，不但不是“生”字，竟是“主”字。主者，灯炷，注在一处也。前法不望后法，后法不望前法。文殊师利，三处度夏，但许你养，不许你主。

全部《法华经》，要销到“妙法莲华”四字里边去。“妙”字、“法”字、“莲”字、“华”字内，各有一部《法华经》。

《大学》八条目，用华严回辇之法，曰彼彼各异，执碍不通，曰物；彼彼互通，神变无方，曰天下。“寂然不动”，无物可指，曰心；“感而遂通”，纷然异名，曰物。闲聚一处，强认为我，曰身；无量毛头，莫知为谁，曰天下。本极会活，死在那边，曰心；明明不活，有无量活，曰意。本只一体，无有主伴，曰身；一人为主，余人作伴，曰家。本无有主，强自名主，曰家；各各住持，皈依一主，曰国。昔所未有，因师而有，曰知；昔所本有，非师所破，曰意。亲而言之，各秉内德，曰意；疏而言之，统成外德，曰天下。

圣人不禁民之好恶，在余一人无好恶，尽民之所好所恶，圣人不过在其中裁成辅相。《庄子》云“闻在宥天下矣”，“宥”字妙。从密，从有。民底好恶，再不要提起，不但我不看见，连你也不曾有。譬如小儿食面致病，必要把火烧面存性，以疗其病。面为火所烧坏，则火力胜。前边底面，面有气力；后边底面，火有气力。面性已坏，把新烧之面，引到旧面里边去。斗着钥匙，面与面和合而往，则旧面为火力所攻，亦渐渐存身不牢，病便愈了。面不得而知之，



母亲小儿恶得而知之，此喻“在宥”之义甚精。

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故一个臣，亦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有技彦圣出头。若一毫身见未忘，则灾必逮之。“上老老而民兴孝”三句，是“民之所好好之”；“所恶于上”六段，是“民之所恶恶之”。有一个人蹲在我上边，是我所恶，再不要把我一人蹲在上边罢了。六段只一句，只是一“无我”句。“天无私覆”，物物自覆，天不自有其天。“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此谓奉三无私。九德与十德中，只少一执我德，倒望没有一德处，立出“九”字来。不云“具足九德”，乃是单剩九德。九德而为天子，一德为天下，此一德，乃天子最忌之一德也。然民好民恶，一个人各照管一个自己，故云“咸有一德”。井田之制，从这里算出来。普天下人所证之一德，即天子所无之一德也。“咸”字下得妙。

“恭己正南面”，“恭”字里边，已去了己。只是别人底己，流浪忘反，天子所以必要恭己。譬如有磨子，必有磨脐。磨子会得转，磨脐不曾转。磨子打下来，毕竟磨脐歪了。磨脐已折，磨子依旧。所以磨子转得如法，单赞磨子，不赞磨脐；到得不如法时，单责磨脐，不责磨子。故必须“恭己正南面”，法喻一齐。《周南》是正南，没有人；《召南》是南面，已有人。不为《周南》，则是《正墙》；不为《召南》，则是“正墙面”。“恭让”二字，汤武所无。“民所好好之”，“所恶恶之”，是真“让”字。不动不言不赏怒，是真“恭”字。

昆仑是河之源，只是昆仑有许大家私，出许多水，竭了怎么处，满起来怎么处？不知水一面望东行，仍一曲望西行，东之极处即是西。人只为横一“西”字在东头，所以说



不去。人行到死，仍行到生。树行到梢，梢行到根，这个两行妙绝。一切众生，道是现前一心，望外走底。目根揽色，竟把色作眼根，故有色界。色界住于色界，无色界住于无色界。欲界寄居于色界，把欲界劈开，一半色界，一半无色界。色界无色界，是实：无色界揽了色界，被色界留住，叫做欲界，是假。眼中无色识，色中无眼识，识内二俱无余。五亦如是。《大畜》“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一切色声，谓之刚，妙绝。“刚自外来”，是“一片冰心”；“而为主于内”，“在玉壶”。

身之为言“聚”也，元气体在身里边；躯之为言“区”也，两个人躯干不同。“躬”字，身傍从弓，譬如张弓，略不放松一步。体字，骨傍加丰，骨肉停匀，乃是具足一切。“躬”字加“穴”，以如是之身，走到无出头底所在，那得不穷？字义妙绝。

世尊具足相中，有肉髻相。有时结跏趺坐，手结大三昧印，放肉髻光，表思也。光中见一切天龙八部，恭敬围绕，表学也。学者，觉也，易见为子者，乃是既见之后，绍领家业，承当此事，《易》曰“子克家”是也。思，下从心，上为囟门。上非田字。盖人身之背后腰里，脊骨两边，相倚而生者，是为两肾，两肾相交处，是为命门；头顶面前，脉脉然动者，是为囟门。腰者，要也，为一身之要处。大凡有正经事，必要记得者，须记在要处。两肾专主忆持，所以持生腰里。若欲思之，必从囟门而得。心，火也；火，炎上。故“思”之上从“囟”。小儿前世，想情业轻清近天，都从上囟门来；情业重浊近地，都从下膝盖骨来。小时囟门未合，故写“儿”字，头作两半形。至前世想业，足在命门，则囟门合；前世情业，足在肾脏，则膝盖骨合。故囟门合，命门成就；膝盖合，肾脏成就也。想多情少，想少情多。想



业，如作文字等，其作文时之吟哦，即囟门之音声也。问：两肾在内，何故能忆持外事，囟门在顶，何故能想得两肾所忆持事耶？答：此由出入息者为之夹带也。譬如忽闻“大学”两字，此时若无入息，则竟齐此而止矣，无奈有人息者带进，由囟门上双关夹脊，而下到腰间，交卸右肾内藏过，然后入息清静，直到脐轮。后来囟门要想时，若无出息，则想杀亦不得矣。无奈有出息者在脐轮转来，从右肾转过左肾，遂尔带出，依旧双关夹脊而上，到囟门交卸已，然后出息清静，还到鼻孔，此所以两肾能忆持，而囟门能想得也。“思”之义如此，谐声同“丝”。蚕之吐丝，止一根到底，更无别绪，思之无邪亦然。蚕食植物，丝从口出，表君子之思；蜘蛛食动物，其丝旁出，为小人之思。从来思与学一合相，学之卦为《震》。颜渊职掌“学”字，子与之言，全是法界，如云“用舍行藏”，“天下归仁”等。思之卦为《艮》，曾子职掌“思”字。子与之言，乃用提喝，止得“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一句。颜渊曰颜渊、曾子则称子。无量义处三昧，为思。法华三昧，是学。“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应知是料简之文，非药病之文。既是不思，则直谓之罔，不得谓之学。非谓学之所病在不思，而以思药之也。下句亦然。罔即帝纲重重，于法界中，取那一件？殆，及也，危也。丢开法界，所思何事？“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还有一句在，“以学无益，不如思也。”总之，思与学，再割不开。

《论语》者，先师所论之语也。论从“伦”，两物并处为伦。太阳为太阴之伦，太阴为太阳之伦。“伦”如举案齐眉，自天而来，故为天伦。论有八德：有论，有议；有左，有右；有分，有辨；有竞，有争。“语”者，我本无我，因问有我，故有答也。佛说《方等经》，孔说《论语》。《论语》是讲场里边讲出来，“志在《春秋》”，不是文字。《春秋》是



二六时中做出来。《春秋》将一切人物，乱纵横写成一册，那一件不是“大哉乾元”？或走了元气的样，或不走元气的样，故要议。“议而不辨”者，于二六时中，讲不得底。《春秋》五“始”，元年天德·春动·王现前。正月一心，公是法·即位。住法位·言天德之动，而为现前。心是法，住法位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鲁隐公之元，实平王之四十九。二百四十二年，始于己未，讫于庚申，约《既济》、《未济》之义。己为《既济》，未为《未济》。宜止于己未冬，而经止庚申春者，乃先师更展一年，以尽未来际也。

“祖述”“宪章”，上律下袭，乃“致曲”里边事，此是仲尼之因。“譬如天地”节，不过仲尼之果，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仲尼竟是天地了。“譬如”节，转凡成圣，此谓灭凡夫，度圣人，犹是有余涅槃。说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时，但见“万物育”而已，无有仲尼；但见道行而已，无有仲尼。仲尼于天地中，如红炉中点雪，此谓灭圣人、度天地，岂非无余涅槃？“阿弥陀”三字，即此一章，“祖述”云云，“阿”也，致曲之谓；“譬如”云云，“弥”也，天地之所以为大；“他”，陀也。

今人以手拍桌，随拍得响，响从十方四面来，借手桌因缘而成响。其实手着桌处一些子地，并无有响，故响响不穷。人身，众缘和合而成，中间并无些子是我，愚夫妇妄认有我，犹妄认手桌相着处有响也。惟无有我，故生生不穷。大千微尘，以不守自性故，不做定一法。不做定一法，故无所不有。无所不有，故响是大千本事，只是以手桌为机关，非手桌能生响也。但能明乎机关处，无物可生，便是歇息机关之法，非一事不作之谓也。小乘不知此旨，才听四性推检，谓手底无响而妄有，必将累我漏落三界，故遂痛恨一响。比于花箭毒药，而欲灰身灭智，以入灭尽定也。色声皆



业力机关所成。色者，塞也。有物当前，眼光塞住也。声者，罄也。出诸口者，罄尽无余，耳中莫留形迹也。音即“言”字，舌上为“言”，口中弹舌为“音”。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剑去刻舟，梵音海潮音，一总不知。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如达摩大师一喝，一喝，已是干净一法，然犹住于一法，没有什么好处。“惟君子为能知乐。”乐者，圣人大和会处，即一弹舌间，已是八音和会。如喜怒哀，一归于乐。喜即怒，怒即哀，哀即喜怒。不偏于宫，不偏于商，不偏于角、徵、羽，是之谓中声。

涅槃四德，“常乐我净”。世尊平日说“无常”，此则曰“常”。所谓无常者，常无，常常者，即无常常也。《坤》卦“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者，道为生死轮转之道，因众生有常见，故云“先迷”，即世尊“诸行无常，皆生灭法”之前半偈，常乃获是常色之“常”，因众生又有断见，故云“后得”，即世尊“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之后半偈，乃至涅槃言乐，与平日谈八苦不同。涅槃言我，与平日谈无我不同；涅槃言净，与平日谈五浊不同。文殊为识涅槃，普贤为色涅槃。

人之一身，从顶至踵，但有十八种事根尘识。互相假合，实无有一。是则现在此身，已见其别异分张，安得死后来生，而某甲以某甲业力，重受某甲之身，某乙以某乙业力，重受某乙之身，如顶针然，不相杂乱，如是其楚楚耶？故楚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仲尼曰：“去其楚而大矣。”人死如失弓，死后受身如得弓，人遗弓，人得之，则所谓“鼠肝虫臂”，一任夫“伟哉造化”者。何彼常见之徒，我执未化，妄谓某甲某乙，世世受身，楚楚不乱也？问：常见与断见何别？答：断计外道，不错在响后计灭，而错在正响时妄以为有。常见外道，亦不错在响后计有，错在正响时



不知是众缘和合，妄以为一耳。人死无往来，亦必不断灭。若说宛然如在，此即流注真常，除非无处不逢，乃是斩新面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说不明白，《乾》可通于《坤》，《坤》可通于《乾》，不能个定。说《乾》卦，一字也不犯《坤》，说《坤》卦，一字也不犯《乾》，这叫做“定”。尊酒为尊，不用为义。酒杯为卑，承尊为义。君臣“臣”字，谐声为“承”。大宾有飧礼，有燕礼。飧礼毕，复行燕礼。有个尊，有个卑。尊，放酒之物，动不得底，在杯里边吃。世间毫发许都是地，一微尘做不牢地。约前一法论，已泻而为后一法，还守着前一法，守个空尊也没干；约后一法论，不自为后一法，乃代前一法化现而已。刹刹不得少停，《乾》也；尘尘没有自己，《坤》也。刹刹都在别处用，尘尘都替别人用。《乾》卦“百花丛里过，一叶不沾身”，《坤》卦“一叶不沾身”，仍旧“百花丛里过”。“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性情极和平时节，叫做“乐”，现喜底相貌，其实就是怒，就是哀，就是乐。但以异法出生，故喜不要认做喜，要认做中，喜之发也；怒哀乐特未发耳。四者和合并住，但凭你喜，怒哀乐已中节了，故曰“皆中”，此非“慎独”不能。“中”者，不要逞着喜怒哀乐走；“和”者，但凭你喜怒哀乐在这里做。喜，浩浩生死中，把他做个柱杖，故曰“大本”。学者学个中字，四者相通无碍，故曰“达道”。云何分贵分贱？拱手于贝之上者曰“贵”，戈戈于贝之旁者曰“贱”。《涅槃经》高贵德王菩萨是“贵”，算沙童子是“贱”。约事而论是贱，真底；约理而论是贵，假底。开眼并不见一法，是贵，比中和透头去了；众生处处着，是贱，比中和落下来了。要晓得不贵不贱是中和，凡遇经中有“贵贱”字，眼光要射着本等，陈有主客之



形。大千世界本等事，原不消兴师动众底，只为众生个我见重，贱也贱极了。他下三步杀进来，我不得不透过头说是高，我从上三步盖下去。位有分限，故“卑高以陈”如此。“动静有常，刚柔断矣。”纤尘不立曰“刚”，“柔”字加一“手”时，即矫揉“揉”字。勿忘勿助，一刻一刻顶针去，歇也歇不得，抢也抢不得，法界如是活，是柔；我学人在里边死，是刚。结制为“静”，解制为“动”。结制解制，打成一片，为“有常”；单解制不结制，单结制不解制，是“无常”。仲尼知天命，看定子午一针。到得耳顺，二十八舍都顺了，“从心所欲”，乃是七纵八横都不乱。结制时，菩萨极其谨慎，是刚断；解制后，但凭天地纷纭，是柔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以类聚”，是绝待法；“物以群分”，是对待法。在行底人，看到“方以类聚”；不在行底人，必看到“物以群分”。万物是一类，不但平常以类聚而已，妙在“方”。字有情化无情，无情化有情。这一角叠得到那一角去，那一角叠得到这一角去，谓之方幅齿遇，没有一微尘漏落在外边。万物是一群了，却把来分长分短做什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好端端的坏了，叫“变”；变了又好了，是“化”。约迅疾论，大千世界在天；约万物论，大千世界在地。形旁开，是龙须两条，看去只一条；旁三彡，则云彩尽矣。学成了例，方到义海里边游戏。

头一双例，刚柔最要紧底，因而弄出《乾》、《坤》来，因而弄出变化来，而刚柔之能事毕矣。贵贱吉凶等，皆辞也。大千世界，无有一尘而不刚，无有一刹而不柔。就是柔底在那里刚，就是刚底在那里柔。众生为何不如法？法本是刚，而众不刚，因不刚故，法本是柔，而众生不柔。法若单是刚，众生决不错。因为柔误了刚之事，因而刚误了柔之事。刚柔者，众生之法器也。借他的刚，就立一个《乾》；



借他的柔，就立一个《坤》。《乾》、《坤》者，法王之章句也，要他依旧住于刚柔之中。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柔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刚柔是众生分中真《乾》真《坤》，《乾》、《坤》乃刚柔之度影。贵贱者，因众生不住本处，已落下来，故故意抬高一层。世尊于法轮未起时，有此权诈。贵贱者，法轮之方便也。吉凶者，我如是说，你依我则吉，否则凶。山陷曰凶。世尊于法器既成后，有此料简。吉凶者，法器之料简也。所谓变化者，何也？《易》里边，某卦变某卦，我为法王，于法自在，非学者所得可知。众生虽已失刚柔之德，毕竟还是刚，还是柔。世尊于现前一心，请出他底刚来，刚乃众生之大机；请出他底柔来，柔乃众生之大用。转不得身底所在，是大机；转得身底所在，是大用。人在万化里边要刻刻转身，因众生在大海里边乱转，转到地狱，连他也不知道。本要他转身里边，转得停当；倒于转不得身底所在逼拶定了，放尿溺，箭不上垛，临断命时，将何拄杖？要教他个大机。学者于《震》威一喝时，要转得身，头一个机不要错了，一错永错。大机假借不得，《乾》之所以为《乾》也，是绝后；大用但凭假借，《坤》之所以为《坤》也，是光前。云何“刚柔相摩”？约刚而论，已自刚了，望了柔还有不刚底所在；约柔而论，已自柔了，望了刚还有不柔底所在。我摩你，你摩我，“相观而善之谓摩”。六十四卦，都是一双一双在那边。世尊青莲花眼，看定“刚柔”二字，这边一摩，那边也一摩；那边一摩，这边也一摩；巴得你好我也好，六亲合一运。刚是在柔里边刚，柔是在刚里边柔。相摩者，互相检点，有一厘一毫不好，非摩之义。原来是“刚柔相摩”故，所以“八卦相荡”，不六十四不止。“鼓之以雷霆”六句，正撮写“刚柔相摩”二句出来。有一点摩得不好，“八卦相荡”，正未已也。约法师论，“鼓



之”两句；约学者论，“日月”二句；约大千论，“乾道”二句。俨然是四十九年说法变相。把什么来鼓之？“鼓之以雷霆”。把什么来润之？“润之以风雨。”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而今听者，头也不抬。在里边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一条性命交付与先师。起视大千世界，依旧好在这里。男端端，女滴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鼓之润之”“之”字，是学者一走到先师门下，便要鼓之。无量劫来个凡夫，是连底冻底人，先师兜头便是一个雷一个霆，与他商量不得，要他身毛震荡，既震荡之后，渐渐以安神定魄之药补之，故曰“润之”。所谓雷者，明明这句话，不打从这里说起，却大宽转从远方团团里转转来，转到这里叫做“殷其雷”。他把眼光放远了，殊不知我这句话已在这里劈插而出叫做“霆”。风以解散为义，教他不要当一件事。善男子着什么死急要解散他？学者身分里边，已轻松了。就是这些没正经底事体，那一件不该做？一切法，都是摩醯首罗尊天，四天下七日七夜微尘雨。这一卦“鼓之以雷霆”，这一卦“润之以风雨”。这一卦内卦鼓之以雷，外卦鼓之以霆。风雨亦然。鼓之以雷，明明说他意中底事，却又从意外来，不说本等事，且广谈法界。他听了法界观，正要卖弄法界观，复鼓之以霆，提出现前一心来，所谓“不丧匕鬯”也。

日，一日一周天，行过西来；月，卅日一周天，行过东来：原来在这里“刚柔相摩”。到得月行过东来一遍，日已行过西来卅遍了。圣人境界，落到凡夫里边去听；凡夫耳朵里边听了无数遍，身分里边才证得些些，犹日行卅遍而月止一遍也。凡夫境界，原是圣人境界，直累到日头三十遍落山，耳朵里听熟了，恰才月周一天，略略到圣人境界住。有时说到圣人境界，滴水点冻，一寒；有时说到凡夫境界，六亲聚会，一暑。寒时寒杀閻黎，热时热杀閻黎。上经总是一



寒，下经总是一暑。说者六十四番雷霆风雨，听者六十四番一寒一暑。约这件事体毕竟怎么样？摩到六十四番，《乾》、《坤》乃成。所谓乾道，即《乾》卦中之道也，是刚；所谓坤道，即《坤》卦中之道也，是柔。六十四番以后，九秋末后，为何成男成女？要知老夫妻两个，起是一齐起底，结煞不在一处结煞。《乾》卦“刚”字，直到《归妹》卦，然后乾道以成，《归妹》女之终也。柔之摩刚，弄到《归妹》，柔完了，柔归到刚里边。《坤》卦“柔”字，直到《未济》卦，然后坤道以成。《未济》男之穷也。刚之摩柔，弄到《未济》，刚又完了，刚归到柔里边。前此建立“刚柔”字，总立不定。“刚柔”二字，如两龙天矫而下，左摩右，右摩左，摩到后来，桶底脱落，到《归妹》、《未济》卦中，乃知奇哉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成男成女，所以成物也。这四章是以例出义，游戏一番。

“在天成象”云云，例到这个田地，则“变化见矣”。上二句例，末一句义。无量劫来，只因眼光一错，刚柔并失。“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仔细看来，刚亦如故，柔亦如故，只是眼光错了；本等原不错，凡夫落在刚柔底下来，圣人透到刚柔上边去。卑高话头，高出天外；吉凶话头，细入无间。法门未开用权诈，法器既成须小心。鼓之以雷，是谈菩提心；鼓之以霆，是发菩提心。不做一些正经事，是解脱，然非大解脱。入于无余涅槃，则为大解脱。世尊于一处灭则处现。上经五字，下经十字。复次，一卦十字，一卦五字。五字四面回薄到中心，是为“鼓之以雷霆”；十字中心解散到四面，是为“润之以风雨”。上经一卦寒，一卦暑；下经亦一卦寒，一封暑。

夜来所说，是法器之刚柔；今所说，是法门之《乾》、《坤》。八卦相荡，正以《乾》、《坤》相荡耳。“《乾》知大



始，《坤》作成物。”八个字，八段在那边。刻刻管这念头在那边曰“知”。《乾》是管一件事体，《乾》卦单取眼光不错。“利见大人。”内卦之内，眼光不看见底不用，内卦之外，看见底一定不许放走。外卦之四，不看见底，因看得即溜，也看见了；外卦之上，看不见底，不许只管去看。所谓“督亢之地图”者，约我国论则曰“督”，即人身督脉，督周身之脉在那边；约彼国论则曰“亢”，“扼其亢而抚其背”是也。“亢龙”“亢”字同此。

人若眼光清楚，就是“潜龙在渊”，也看得清楚；眼光若不清楚，就是“终日乾乾”，也是亢龙了。“乾乾”者，一法一法，迅疾得紧。“或跃”者，不知是那法出生。不取潜龙者，不要丢了实法，眼光没放处。不取亢龙者，不要粘住一法，眼光不即溜也。须知“《乾》，健也”，不是赞《乾》卦，只为学者于迅疾中眼光要健耳。

菩萨闻了《乾》卦，开于天眼；闻了《坤》卦，开于肉眼。闻了《坎》卦，菩萨以肉眼失于天眼，闻了《离》卦，菩萨以慧眼得于法眼；闻了《巽》卦，菩萨开于佛眼。其实佛不开眼，以上四眼不开故，故谓之开佛眼耳。肉眼固非，天眼亦非·天眼观实，慧眼观空·慧以扫除为义。

“《履》，德之基也”，至“《巽》，德之制也”。于六十四卦中，抽出九卦为人德之事，作一路说。“《履》，德之基也”，《履》不是德。达摩大师一喝，是云德基。“《谦》，德之柄也”，言谦为“谦”，一句而兼两句，是为话柄。“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失了柄了。《履》与《谦》一双，“《复》，德之本也”，凡夫仍旧归了性海，是以性海为本。把凡夫来尽情洗将去，叫做《复》。“《恒》，德之固也”，难得打死凡夫，后归性海；但凭做凡夫，那怕不是性海，叫做《恒》。《复》与《恒》一双。“《损》，德之修也”，二六时中，



认定性海，依归原做凡夫，凡夫自然蹲身不得，叫做“修”。“《益》，德之裕也”，二六时中，损了凡夫，不是加了性海，性海自然裕起来，叫做“裕”。《损》与《益》又一双。“《困》，德之辨也”，圣人确然是圣人，凡夫确然是凡夫，须要办辨得明白。“《井》，德之地也”放下桶去，水始上来。转转堕到凡夫里边来，乃转转入到圣人境界去，须要脚踏实地。圣人之位，非浮图合尖，贵而无位，所以为亢龙也。《困》与《井》又一双。”《巽》，德之制也”，大千世界，辨不得凡夫，辨不得圣人。《巽》之为言，“入”也。凡夫做了圣人，寻得出底曰“适”，即“太师挚过齐”四“适”之文。圣人做了圣人，依旧在凡夫里边，寻不出来曰“入”，即“鼓方叔入河”三“入”之文也。圣人家法，定不许兴妖作怪，故曰“制”，制，即法也。守先师家法，只一句，“《巽》，德之制也”，故另为一句，不同上文。

足是极熬不定底。人若修行，足最要紧。手，谐声为守。粗处收住了脚，微细里边，又要熬定手，故先云“启予足”，后云“启予手”。下“临深履薄”，皆言足而不及手，然当临履时，足为战战兢兢，手亦齐焉。世尊每作大三昧坐，先安其足，然后手结说法三昧印，次安其手。贪嗔二法，皆为痴法。人生而鼻孔具，一主吸，贪法也；一主吸，嗔法也。世间一切男子主呼，一切女子主呼。火焰上，鸟为嗔法所感，故怒而飞于天；水润下，兽为贪法所成，故手亦扒于地。

斯陀洹有前后际曰“须”，有彼此法曰“斯”，无前后彼此曰“阿”。

斯陀含疏之则曰“陀”，即“他”字；亲之则曰“那”；不可得而亲疏曰“罗”。

阿那含有路数曰“洹”，无路数曰“含”，不可言其有无



路数曰“汉”。

阿罗汉须陀洹以四谛十六心，发电光三昧，至阿那含而极。阿罗汉无有境界，观世音菩萨，不过在阿那含学堂中。

须陀洹入圣人之流。圣人者，阿罗汉也。须陀洹是凡夫，不能遂阿罗汉，则住三果阿那含。何以故？以夹带一证故，阿罗汉亦入凡夫之流。圣人证到凡夫地位，始绝无退转，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此。进一步，非上去，竟是下来。妙！然入凡夫之流而已，不入初果须陀洹，但退入二果斯陀含，如《涅槃经》如夹背痛之说。推而言之，二果入三果，三果亦入二果。《楞伽经》：“佛告大慧菩萨：能住为住，所住为地；有住为住，无住为地；有地为住，无地为地。”十地即为初，初即为第八，第九复为七，七亦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三为第四，第五为第六。无所有何次？世尊将十地菩萨，历然分次，却又搬乱。大慧惊疑，直到无次第处，方是大般涅槃。



随 手 通

《南华》释名

《南华》何以名“华”？实不可说也。云何实不可说？本无实可说也。云何本无实可说？得说即非实也。且也既已实矣，又何说与？且也欲以说说实，而说本不实。今以不实之说，而说于实可乎？且也甚欲说实，而都不知实则何在也。谓实又别在，此非实也。说实则必云实现见在此。夫实现见在此，吾则知之，非众人之所及也。今欲众人的知实乃现见在此，则非起大权道必无由。且也实现见在此，知之固难，若夫知之而祈到之，则尤难也。且也众人未知有实，则不得已告之曰“实”，若真知曰实，又真到于实，当是时又诘真有实，又诘真名“实”哉。且也此固实也，而众人惘然莫知其为实，是诚大错；乃此固无有实也，而吾噉噉然必号之曰“实”，又岂非大错？是故《经》置“实”而言“华”者，非他，即是实之所开敷也；华者，无他，至于废落则仍实也。问：有未开敷为华之实耶？有未废落为实之华耶？曰：无之。何故无之？如有未开敷为华之实，则是实在华前；如有



未废落为实之华，则是实在华后，则是华时遂无实也。若华时无实，则必华自华，实自实；离实乃有华，离华乃有实，则必华本非实。夫华本非实，则实与华且无与；然则何云开敷时为华？废落时为实？夫开敷时为华者，从未有未开敷之时者也；废落时为实者，终无有既废落之时者也。自古如是开敷，终究亦如是开敷，今日现见果如是开敷；自古早已废落，终究已不烦重有废落，今日现见本是废落。曰：今日现见废落，何得今日又现见开敷？此则有二：一者众人但见开敷，未见废落，故且顺情亦云“开敷”；二者今虽本无开敷，后亦更无废落，然而今则无奈开敷，然则必归废落，直待废落此开敷，方复开敷此废落，则虽今日明明眼见废落，且不得不口说开敷，说开敷者所以供废落云尔。

《南华字制》

字非天墮地涌，其制起于仓颉。厥文从“密”从“孳”者，言从圣人密心中展转孳化而出也。自仲尼既没以来，其学都绝。汉儒许慎，虽有《说文》十四篇，然心不知其事，仅乃就其肤廓，抄掇成部，形似略近，并就瞠□。间常取而观之，世人晓者，彼亦稍通，若我不知，彼便缺然矣。因思书之为学，列在六艺，七十二字并所通达，岂非论道之金匙，登圣之宝筏？胡可徐氏兄弟，匠意丰满，王家父子，随手诡诈，沿习既久，都忘本旨！脱有能言之者，则一国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为怪，弥日擗心，竟夜啼泣。圣人不作，便成异国，心烦体热，终究何补？故前岁长夏，欲就舍下后堂，开局建标，延诸道士，并共论撰述，为《童寿六书》，大都一百卷。而迁延两月，竟亦中辍。所以然者，行年四



十，心血虽竭，黽勉著书，尚不敢爱，独是日夜矻矻，须发为之尽白。而其书一成，便遭痛毁，不惟无人能读，乃至反生一障，是为无救于上圣，而反有累于后来也。今年二三学者，请以夏九十日，解衣露顶，快说漆园遗书。于谊莫辞，竟受斯托，话言既多，诠释略具。存之未全，弃之可惜，则命儿子释弓掌而记之，别题为《南华字制》一卷。此则庄氏一家之经用，并非仓帝字海之备观。同学传写，藏而读之，不可以之示人。何则？锦心绣口，世岂真有其人哉！设真遇之，是彼其人必能多方购索，乃至判命相要，募贼来窃。审若如是，是真此人，然后可与观之。如或不尔。即是成群而生成群而死之徒，彼不能益我书，我书亦不益彼。一概与观，谓之大枉，欲速流行，反成陷害，故须郑重如受诅盟也。

序《童寿六书》

六书之作，其来尚矣。圣叹曰：造字不必专于仓颉；造字必专仓颉，然则仓颉之名不必专于一人。予何言之？夫世但有圣人，仰观俯察，原始反终，蕴于神襟，抒为妙构，即皆字也。故人患不圣人也，不圣人则虽持旧字，而失堕十九，崤讹又十九，如牛羊眼，不识方隅，如禽兽迹，了无起尽。昔之圣人幸而死也，昔之圣人不幸不死，彼睹此纵横涂泥，有不恼哭者哉！人而圣人也，彼则知天之文无尽，知地之法有势，知万物之大和会，知四时之非往来，于是横手所指，横口所说，横目所到，横脚所踏，无非字者。夫后之圣人犹尚如此，况万古以来，圣人之兴如麻若粟，而必仓帝独造字哉！且予观之，天地无物不造，而独不造字。圣人顺承



天地，不敢有造，而独造字；此则非天地不能造字，而圣人者代之补造也。夫天地造物而圣人造字。造字者，造天地所造之物之字也，造天地所以造物之字也。既而天地造物，物又能自造一切种种事，于是造字者，又造物所造一切种种事之字也。故夫造字而字多也，亦其法不得不多也。非作也，述也。不独述天地，亦述物。天地之所无，则无此字也；物之所无，则无此字也。此非一圣人能之也，远古远古圣人尽能之，未来未来圣人尽能之。夫何故？天地不变异，物不变异，物所作业不变异，则字法不能变异也。夫远古远古、未来未来之圣人，吾乌乎知其为某甲某乙，特以字法不能变异，而必知其尽能造字。尽能造字，则无论某甲某乙尽名仓颉，犹如班固云：黄帝特中央自然之理，非有其人。夫化理藏于中央，名曰黄帝，然则造字起于东方，是名仓颉，盖一例也，而必一人独名仓颉哉！

此即伏羲作《易》最初下笔之第一字也。象形者，未形何象；指事者，未事何指；会意者，廓然无意何会；谐声者，寂然无声何谐；假借，则无物不借也，而物物自足，何曾少借；转注，则转何者，注何者，转至何处，谁转之者？故此一字，乃六书之所不能收，而伏羲独仰而思，俯而笑，心起手落，冥裁而显设之。有不知者，曰“此‘壹’字也。”而伏羲叱之曰：“此非‘壹’字。”有知之者，曰“此‘乾’字也。”而伏羲又叱之曰：“此非‘乾’字。”夫何故？此若“壹”字，则将更有十、百、千、万字也。此若“乾”字，则岂此字尚非“牛、羊、鸡、犬、虫、鱼”字哉！夫伏羲之



所知，非天下之人所知也。夫伏羲之所知，乃伏羲之所不能知也。然而伏羲之所不知，则即天下之人之所知者正是。是故断然置画，心安如海。我前万年，不知若干圣人出，吾无谬焉；我后万年，不知若干圣人出，吾无惑焉。夫何故？盖此字未生，则非此字；此字既坏，亦非此字。非此字者，人谁能知，我亦何能使人知？今则不先不后，此字出现，辟如日轮，赫然照面，而谁不见，而谁不知！汝但能知汝之所知，汝当能知汝之所不知。汝之所不知者，所谓非此字是也。汝之所知，则此字是也。汝之所不知者，我亦不能知，盖非此字则不复能知也，乃汝之所知者，我亦不能知。盖未生本非此字，既坏复非此字，则正照面时，决定非此字；决定非此字，则决定不能知也。呜呼！夫我且决定不能知之矣，而兹又欲汝知之者，我亦欲汝知此字之虽圣人亦决定不知，汝则不应于此字正照面时，又自妄计以为我能知之也。呜呼！此伏羲之秘旨奇文，为圣人教后学之一片心地也。

此即前第一字也，乃伏羲画而观，观而叹，我则欲人知此字之非此字，故不得已建立此字也。然而人根不齐，虽有九百九十九人见之而悟，岂无一人见之而迷者哉！其悟者曰：此字非此字也。非一相，故非此字也；非一性，故非此字也；非先来不先去，故非此字也；非后来不后去，故非此字也；不必以此字分布作一切字，亦不必以一切字统汇入于此字，而此字自然无字不摄，故非此字也。彼迷者岂不曰：此字则此字也。所谓非此字者，又别在此字未生以前，与此字既坏以后也。哀哉愚人！此字尚不应取相说云有此字，顾



反欲于无端荒唐之乡，又取一非此字相哉！伏羲于是乎大戚，不得已因重取前第一字，拆而露其白焉，使之认人。呜呼！我所云非此字者，即岂在此字未生之前，与此字既坏之后哉。

重取前画，拆而为两，此亦非伏羲之独断也，乃一切万物自然之事相也。草木两瓣，人身两窍，天地之间，无非两者。夫何故？中间者，天地之路。出亦于此路，入亦于此路，固非万物之所得而住也。是故，欲识伏羲之第一字，则于两瓣两窍之中间可也；欲识伏羲之第二字，则两瓣两窍是也。有无其字而实无其字者；亦有有其字而实无其字者，有有其字而实有其字者，亦有无其字而实有其字者。无其字而实无其字者，如凡夫之人，每日食亦食，卧亦卧，一生百年，莽莽忽忽是也。有其字而实无其字者，如史籀、李斯变古文为篆，而后人复变篆为隶，至今官府通行等字是也。有其字而实有其字者，如仓帝所造字是也。无其字而实有其字者，如伏羲心地流成八卦是也。故不观仓帝所造字，斯无以辨史籀、李斯之破乱也；不原伏羲心地所流八卦，斯无以知仓帝之本事也。出仓帝之手者，皆有字之字也；若藏伏羲之心者，乃无字之字也。有字之字，“后天而奉天时”者也；无字之字，“先天而天弗违”者也。则夫无字者，字之母也；伏羲，仓帝之师也。学字者，胡可不求端于画卦也！

我于伏羲之第一字，而识圣人之胆也，胆不决不敢下此笔也。我于伏羲第二字，则识圣人之才也，才不奇不能变此笔也。虽然，前圣人有奇才，后圣人亦有奇才。盖后圣人之



胸中，其实即前圣人之胸中，乃后圣人之笔法，则何必又用前圣人之笔法乎！夫伏羲欲世之人知夫无画处也，而世之人荒荒然不知何者为无画处也，于是不得已为之下一画焉。曰此一画也者，无此一画者也。而世之人又荒荒然以为此一画外，则别有所谓无一画者也。呜呼！于是伏羲大戚，不得已因出其惊天惊地之奇才，便取前画而拆示之，必使之知夫无一画者即此一画正是。乃文王读而叹焉，曰：嗟乎！圣人之不达愚人之心，犹夫愚人之不达圣人之心哉！夫伏羲则岂不欲世之人知夫无一画者正此一画是耶？然使世之人，真能睹伏羲之一画，而遂已畅然于无画，则亦何烦伏羲之出兴于世哉！夫欲其知无画而先示之画，是犹欲其行而系之于樁也。虽复拆而示之，丁宁反复，而樁系如故，则彼终不得畅然遂行也。夫欲其知无画，则莫如直示之以无画，因为之作“元”字之上半字焉，曰“二”，是即后世硃石所用双钩之法者也。夫双钩之中间，则岂非一画？然双钩之中间，则岂有一画乎哉？其时在冬至之半夜，黑然无形，萧然无事，失然无意，寂然无声。无敢借，无能转。前乎此一发许犹收敛未毕，后乎此一发许即黄泉之下苏苏动矣。此不前不后如眨眼许之一刻，是去年千红万紫之归宿也，是明年千红万紫之根本也，所谓黄钟之宫也。此一刻曾不少停，少停即动矣，动即“元”之下半字也，所谓“ ”也。象形如口吐气也，谐声为原初之“原”，愚袁切也。故人或言元气，或言春气，或言气机，或言化机，皆下半字也，非上半字也。何也？上半字乃双钩空处，双钩空处则无字也。

“元”字之上半，非一、二之“二”字也，乃双钩空处，即《老子》所云“无名天地之始”，又云“象帝之先”，又云“当其无，有车之用”者也。“仁”字之旁，即用此字也。“贞”字之内，亦即用此字也。“仁”字之旁，“贞”字之内，



皆不用一、二之“二”字也。

元字之上半双钩空处，即孔子所云“寂然不动”；下半象口吐气，即孔子所云“感而遂通”也。上半即《老子》所云“无名，天地之始”，下半即《老子》所云“有名，万物之母”也。上半即释迦所云“色究竟天”，下半即释迦所云“光音天”也。不独上半非世人所知，即其下半，尚非世人之所知也。

有“元”字，则不必更有“原”字也。何也？会意同作始也。然有“元”字又必有“原”字者，盖元为天地流行之所自来；而原者，穷泉之所出而至于岩下也。元者，无心顺行之始也；原者，有心逆寻之始也。

昔者文王读伏羲之第一画而象之以辞曰：“ ”。文王若曰：夫伏羲欲人知此画之无此画也。夫人则徒知今日之在亨而烂然有画也，而殊不知前日之在元之上半，实寂然无此画也。冬至之后夜，动若芒忽焉，徐之徐之而立春。春者，蠢也，大地之下无处不蠢动也。又徐之徐之而惊蛰，则动而出于大地之上也。夫人则徒知亨之中间有此⊙，如满锅之尽熟也，而殊不知锅之底有此○焉，沸而出于锅之面有此○焉。徐之徐之，而锅之底凡所有○无不毕沸而出于锅之面为○者也，而后乃今满锅尽熟也。是故，“元”之上半，则是冬至之半夜也。“元”之下半，则是冬至之后夜也。“亨”之 ，则是立春也；“亨”之 ，则是惊蛰也；“亨”之中间之穗，则是夏至也。自夏至以后，万物成实。实者，万物之归路也。谷草穗重倒垂而其叶离披焉，犹未知其已尽归乎未



乎，约至于刀刈之日，斯归尽矣。故“利”之为字也，也。归尽则仍入冬至之半夜矣，是复为元字之上半也。“元”字之上半何在？在所成实中，故“贞”字之内即“元”字之上半；而“贞”字之 则象谷壳壳也，言四面包裹无渗漏也；下 处则明年之出路也，亦即“元”字之下半所由而动也。

既于元字作双钩法以明一画之无一画矣，斯不必又屡用双钩法也。故直作 ，此即“元”字也。下又作 ，此又即“元”字也。夫元之下又元者，是造化自然之势也。《易》曰“自强不息”，《诗》曰“于穆不已”，《中庸》曰“至诚无息”，《老子》曰“其犹橐籥乎，动而愈出”，释迦曰“健相三昧，无有休息”，皆谓是也。故一年为元，有起有尽，故称“元”也。二“元”为天，吾则不知其于乎起，乌乎尽也。夫天者，自然之都名。世人不知，乃指苍苍者为其质，而又云有帝焉居之，皆诬也。

元之 ，气动于下也。动于下，斯见于上矣。见于上者莫先于草，故先字，下用元，上用草也。《易》曰“雷雨作而草甲坼”，《古乐府》曰“春风动，草萌芽”，是也。



初动于下，微见于上，为“先”；动而不已，尽出于上，为“生”，象形，草出地上，根底毕露也。有云草在土上，非也。

元之上半，寂然不动也；其下半，则不动者初动也。虽然，使寂然不动者必不动，则至初动之日亦何由而动乎？不知不动之中有常动者存。何谓常动者存？夫今年之动而出者，即去年之动而入者也。动而入至于底尽处，其为动也甚微，有似乎不动焉，而非不动也。故“人”字象形，为果实中两瓣而微作曲者，象其性不得定也。吾尝训“人”字为“动”义也。

果实者两瓣为人，然此徒象其形，又岂知其中有无形者，是能生生不穷，故傍用“元”字之上半，会意也。



万物至不齐也，然至夏至日而大齐。象形，三穗齐秀，元气宣畅于外也。

万物至不匀也，然至冬至日而极匀。象形包裹缜密，万物合同于内也。因元字更及数字，其篇遂止。

序离骚经有引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忧患之书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周”其体也，“易”其用也；亦可云周其用，易其体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漆园氏以庄著姓，而自锡嘉名曰周，即此义也。若约夏、殷二氏以迄于周，则“夏”之为言大也，破身见也。身见不破，不名为大。“殷”之为言中也，断命根也。现在为命，过未为根。“周监于二代”，言其无不备也。周本西国而化行于南，即《坤》卦“西南方”也。《坤》



卦剝剝变易，尘尘具足，则周仍约法之字，而人亦在其中。故言“周”必言“易”，言“易”必言“周”，犹离体则无用，离用则无体也。昔夏之世，书曰《连山》；殷之世，书曰《归藏》。谈“连”谈“山”，谈“归”谈“藏”，其中并不谈《周易》，故不得言“连山易”、“归藏易”也。《周易》如主将，《连山》、《归藏》如两副将。不认得两副将，则主将认不清楚，故《连山》、《归藏》，正是搜根剔齿，除去了《连山》、《归藏》，便通体是“周”，通体是“易”矣。《周易》全是圣人一种忧患之心迫而成书，后惟屈子《离骚》，深得其旨。故《离骚》居首篇，亦得名“经”。准之《华严》“四无碍”；《周易》，理无碍之书也；《书》、《春秋》，事无碍，事事无碍之书；《诗》及《论语》，理事无碍之书也。故《论语》必“叩其两端”云云。

序 略

《离骚》者，屈子之书之总名也。《经》者，《离骚》第一篇之专称也。《离骚》第一篇何以得称为“经”？先儒云，屈子即未尝自称经，乃其后时门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过尊其师而仰谥之。夫《离骚》如《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皆尽有名，而顾独于开宗之首撰，靳不为之名，此则曷故哉？汉宣与屈，相去未远，九重之上，时动嗟叹，谓为深合经术，无过此书。夫许之以经而又服其术，汉宣于《骚》，洵云深矣。后之解者，不能精思以求其故，于是粗掇毛肤，聊相牵附，遂谓“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得“典诰之体”矣；“讥桀、纣之昌披，伤羿、浇之陨首”，合“规讽之旨”矣；“虬



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拟“比兴之义”矣；“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尽“忠怨之辞”矣。夫深合之为言，极尽学事，允符圣心，前古可作，芒无留憾者也。仅曰如是而已，则是翻窜《诗》、《书》，规削《论语》，渡江伦父，标义救饥，此人皆复经术者也。今亦姑舍汉宣之叹不能深道，何则？人歿言绝，何但仲尼？由汉递今，亦云远矣。夫性天辨海，端木未闻；阳秋玄文，偃商辍笔。彼亲炙圣师，犹乃如此，我顾欲于坑寒灰尽之后，续鳧胫以取深忧，亦独何为乎哉！夫君子之读书以致其学也，力学以正其志也，笃志以修其身也，立身以致其用也，善用以成其业也，卒业以报其亲也。业不卒，则无以报吾亲也；用不善，则无以成其业也；身不立，则无以致其用也；志不笃，则无以修吾身也。今欲正吾志，则必致吾学也；欲致吾学，则必读吾书。而试上下三古之书，诚自《易》、《书》、《诗》、《春秋》以还，其孰有如《离骚》者哉！往之读《离骚》者，有五丑焉。成书非不在案也，句亦不损，字亦不漫也，而如有禁锢者然，手不暂戮，目不暂睹，徒耳闻有冬烘先生之言，谓屈子遭人谗间，不得于君，憔悴枯槁，怀石沉死，《离骚》则其临绝命之辞云尔。于是遂如甚知《离骚》也者，一生但逢衣冠之会，杯斝之夕，有人谭及，辄复奋袂张髯，声泪并集，数屈子忠，数屈子过，数屈子怨，数屈子急，而实未曾涉读全文一通，此一丑也。或则饱食始毕，无人与嬉，闲窗偶陈，信手开阅，遥望兰、蕙、荪、蘅、桂、椒、荃、芷、辛夷、揭车、芰荷、薜荔，纵横重沓，莫有端绪；加以女媭、重华、虞妃、蹇修、有□、高辛、灵氛、巫咸，羲和、望舒、丰隆、飞廉，蛟龙、鸾凤、鸩鸟、雄雉，人鬼虫沙，欻忽明灭；兰皋、椒丘、苍梧、县圃、白水、阆风、穷石、洧盘、昆仑、不周、流沙、西极，上下缭亘，无可道里。因



而不觉摇头搔颈，吐舌闭目，如捉烧铁，手不再措，此二丑也。爱君者，屈子之平情，然则其书真屈子之平文也。抱平情以抒平文，此奚待有多言者乎？兹不得已而终于多言，然则吾知其皆平情之自成曲折，平文之自为连断也。夫情至于曲折之时，则必为其转声焉。故文当夫连断之间，则必有其转字焉。信知笔端之转字，为即喉中之转声。今先不察其声，因而不识其字，则方不晓过此以下之胡为复有如是癭癭不绝者耶。又况《离骚》之癭癭不绝，乃不止于一番而已。以如此之书，遭如此之人，人既不入书，书又不入人，此则正如被摄行云雾中，自乃不知度几崔嵬，凌几荡橘，为未一里，为已百里、千里、万里者耶？命之曰全然无知。然而其书则罗毕鸾龙，捆载香草，略下数签，不须尽轴，童蒙高胸，大见撑拄。于是硃剥剔括，缝联补接，一盲始誉，众盲接写，逮于人既乐推，彼亦不让，坛成帙立，归家省读，则终不识屈子云何，此三丑也。《离骚》之文，得已必已，谁即无君父，而屈子独为是哉？兹则不惟不能已而已，乃至再转，再转而犹尚不已，此必有其一定之故也。今夫寡妇夜哭，岂有宿撰！痛激于中，悲达乎外，如抡辘车，一声而已。然而大哭则已，哭必通更，情既云郁，文亦泉涌。其去，缓也如纵；其来，急也若绝。邻人为之下床，过雁迟而不度。岂非以其泛引之非羡文，重言之无复句耶？《离骚》正犹是也。痛，故转；不痛，不转也。转，故痛；不转，不痛也。故夫《离骚》一转一痛也，《离骚》之转，皆《离骚》之痛也。必谓其有羡文之与复句也者，是必疑其中间或有不痛而转，转而不痛之时，则谓《离骚》曾寡妇之哭不如也。读《离骚》之法，寻其前，寻其后。寻而不得，不能置也，复寻其前，复寻其后，务必得夫屈子之至痛，而后乃今始知《离骚》之转而不已，更无羡与复焉。今之读《离骚》之家，



则适如无行沙门，受衬诵经，不缺一字，亦已贤矣，其又谁能翻覆两读乎哉！此四丑也。《离骚》者，非屈子之书而已，是屈子赋于天之性，受于家之学，立于世之人，垂于后之教也。夫曰天赋，则吾闻忠孝为人油然之性，不闻死为人油然之性也；曰家学，则吾闻学为忠孝之人，不闻其学死也；曰立世，则吾闻以忠孝立，不闻以死立也；曰垂教，则吾不闻教人忠孝而随教之死者也。故夫《离骚》真非必死之书。而屈子也终亦竟死。吾尝为之伏而深思，夫屈子则亦以己之忠孝故而著书，抑以死故而著书哉？如曰忠孝，史孝旧矣，不应至屈子始乃有书；若曰死也，人且死矣，又何书耶？吾因而悟忠孝固万万不必至于死也，忠孝而必不得已亦至于死，此自忠孝一端之致，而非忠孝之必然也。屈子自伤，我于今日，乃必死矣，彼后之人，其谓之何？后之人而谓忠孝必死，我不听也；后之人而谓忠孝亦可不死，而屈子何故必死，我不受也。夫死自是忠孝之尽期，而岂我之尽期哉！然则今日自是忠孝穷而我以死，而岂我穷于忠孝而以死哉！故其必忍须臾之命，又作《离骚》，凡以曲折自明番番避死而终不得。所谓屈子之天性，之家学，之立人、垂教，尽在于斯。而读者顾必刺刺切责之无少休，则吾未知彼以屈子之死为易事耶，为难事耶？如不知死之为易为难，则吾未知彼以忠孝为易事耶，为难事耶？此五丑也。善读《离骚》之书也者，必当释名第一，循本第二，明志第三，审时第四，历变第五，择正第六，彰后第七，谋篇第八，格物第九，避谪第十。释名者，屈子既已尽吐幽思，明教方来，又投笔告备，无所名之而名“离骚”。夫“骚”者，忧也。言无早无夜，无群无独，无首无尾，无可寻揽，如马之驰骛而不知所驾，如蚤之扰动而莫能扪摸也。“离”者，罹也。屈子自伤，不幸毕其生罹于忧中，不能自拔出也。自屈子自沉到今，二千



余年，其书盛行，名必云尔。今则试思屈子之罹于忧中，不复能自拔出，为在上官夺令，怀王始疏之曰乎？为在张仪佯来献地绝齐之日乎？为在误听郑袖，复释张仪之日？为在稚子惜欢，卒入武关之日？为在王竟客死，持丧归葬之日？为在二竖齐怒，顷襄再逐之日乎？吾独心知此皆未足以明屈子。夫屈子之罹于忧中，则固自左右摄提正指陬月，日在庚寅，伯庸揽揆之一刻始也。夫人之生，未有不本父母者也，人生未有无身者也。生必本父母，而能不忧吾父母为何人；抑吾父母又有其本，推而上之，而能不忧吾祖、吾曾、吾高、吾始并为何人？生必有身，而能不忧此身百年当立何处地上；抑覆身者苍天，照身者日月，充身者水谷，被身者文绣，与身周旋者人伦，而能不忧吾将如何，乃始毕答而无负之？夫上下四旁，往古来今，此非听我容与自如之场也。前之人，非空无所贻于我；后之人，非恬无所望于我者也。前后之人，既已同在上下四旁，往古来今之中间，则知彼彼皆是不听容与自如之人。然则所贻我者，固必皆其一生悱恻，万端凌压，存即不了，死必难置之故忧；所望我者，又必皆其始交难生，耳目草昧，敬依故老，入国问禁之新忧。此直可不问而诺之也。皇古吾不能数，先屈子而忧者，此皆明睹虞舜其人，下此即周公其是已。夫以遥遥诸古，而曾是忧人止于虞舜、周公而已，抑虞舜、周公，彼皆遭遇父子兄弟君臣之变而亦出此？设使幸不遭变，而彼二圣曾当不忧也哉？夫忧，固不必其定遭变也；遭变，则其忧遂为旁人之所知耳。若夫旁人不得而知之时，圣人固无日无刻不几乎以沉忧损年者也。舜之上有尧，而尧吐口则必曰“咨”，此非忧之声与？周公之下有仲尼，仲尼教人必曰“居敬”，敬岂非忧之异名乎哉？《传》曰“无忧者惟文王”。夫文王无忧，即又何为而演《易》耶？吾独谓忧之甚者无如文王，此于何知



之？于《易》焉知之。夫《易》六十四彖，三百八十四爻象，此真《离骚》之底本也。其指远，其用近；其称物也小，其取类大也；其立言也大，杂而不越，曲而必中；其示人也，不为典要，惟变所适。《离骚》之文，正犹是耳，非降《易》以俪《骚》也，此非尊《骚》以附《易》也。其事同，其心同，则其艰难同，而其忧自不能不同。夫《易》，世皆知为古之圣人展转求生之宝书，《离骚》之书复胡为不同！此唱经未完稿也。相其笔势，如黄河发足昆仑，正不知其何以遂止。惜哉！

先后天胜义幢

《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伏羲先天之卦也。《离》南《坎》北，《震》东《兑》西，文王后天之卦也。先天者，先乎天；后天者，后乎天也。天无先后，先后者圣人。伏羲之学，先乎天，天不违，则天来与我齐；文王之学，后乎天，奉天时，则住在天之内。伏羲方图，文王圆图。《乾》南《坤》北，乃印板八卦；《离》南《坎》北，乃千变万化之八卦也。圣人之学，极重南北。覲面亲见者为南，我所不得见者为北。南亲而北疏，然以能见见于所见，则南似亲实疏；我虽不得见，而统体住在里边，则北似疏实亲。为是之故，伏羲之卦，《坤》在正北，文王之卦，《坎》在正北也。约伏羲《乾》卦，是现前一心；《坤》卦，是微尘法界。伏羲正南方是顶位，坐在法界里边，止要照管现前一心，眼光看定，即西方圣人方；眼光略错，便是东方凡夫方。至其坐身底下，乃正北字，不但凡夫不知道，并圣人亦不知道，不过说《乾》卦时，陪说《坤》卦，要学者看定



《乾》卦耳。盖现前一心，总是大地全力持在那边，所以说者必借重《坤》之威力以说《乾》，而听者只须听《乾》卦也。文王之卦，打从正东方起，“帝出乎《震》”是也，与伏羲不同。伏羲先天立体，以立体为义，是曰义海；文王后天致用，以致用为义，是曰义龙。非此海不能容此龙，非此龙不能翻腾此海，固已。然而有翻腾之所及，《震》、《离》、《艮》、《巽》，文王正面之卦也；有翻腾之所不及，而已莫不翻腾者，《乾》、《坤》、《兑》、《坎》，文王反面之卦也。盖文王八卦，《坎》为大寂灭海，与《坤》之位于正北同，但有无量尘与一尘之别。《坎》中一画，实法也；《离》中偶画，空性也。文王约法先约人，置《乾》父、《坤》母于西北、西南，而以《坎》、《离》中男、中女为应时及节之用，故能生长万物，而出乎《震》焉。善男子莫不共此大寂灭海中，宜如光如影，而乃据现前实法而生我相、人相等，罔知实相本空，非有法师，为之演说正法，云何应时入南方无垢世界成等正觉耶？既不能“相见乎《离》”，即又恶能于《艮》卦成佛，于《巽》卦入涅槃？故《兑》卦，说卦也，法师之卦；“说言乎《兑》”是也。《震》为当机，《兑》为法师，其所说者，正北人所不见之《坎》卦，即以《乾》、《坤》两义幢轮转以尽其蕴，故《兑》少女，介《乾》父、《坤》母之间；尔时长子，疾得大法，于南方见道，即于东北方成佛，“成言乎《艮》”是也。东北方佛，第十六我释迦牟尼佛。《艮》之为言止也。所谓“战乎《乾》，致役乎《坤》”者，止止，不须复说；而后法师功德成就，既成佛，已定于今日中夜入无余涅槃。《巽》，入也，而亦兼出之义。在众生谓之出，在成佛以后谓之入耳。“帝出乎《震》，齐乎《巽》。”《震》是当机一人，齐乃万物共住。庄生《齐物论》，“齐”字极妙。“齐”字，千红万紫字；“鲁”字，滴水点冻字，故



“齐一变至鲁”云云。

大势至缘起

圣人为大千世界劈空造出“元”字，“元”字者，即大千世界替身字也。伏羲胸中，先有此“元”字，而后写出《乾》、《坤》两卦。文王读《乾》、《坤》两卦，已心会得“元”字，因而叹伏羲之所谓乾字，乃正说元之健处也，伏羲之所谓坤者，乃正说元之顺处也。人只道有《乾》、《坤》而以元亨利贞说之，不知实先有“元”字而以《乾》、《坤》说之也。“元”字正面说不能尽，故分作两番说之。先师所谓“叩其两端”，即此义也。《乾》元者，最健这个元；《坤》元者，最顺这个元也。《乾》元《坤》元，一元无两元，不然，六十四卦，应有六十四元矣。约元之健，迅疾不可见；约元之顺，一微尘一微尘皆可见。故但与言“健元”，却永永不见元，于是又与言顺的元，认得“坤”字，则真认得元矣。“元”字既经两番说，已无遗义。毕竟“乾坤”字难看，先师不立个“大”字“至”字，何以知元之健、元之顺耶？从“元”而分“健顺”，从“健顺”而分“大至”，说虽三层，理惟一致而已。上非二画，乃双綉一画，而空其中，言现前一法，毕竟非实；下如口吹气形，言此现前一法迅疾而去。法才现前，迅疾而去，一处留他不住，寻他不着，健得紧；然一处留他不住，他却处处出现，一处寻他不着，他又仍在一处，顺得紧。元亨，天德也。字，澄清绝点；，则元之相貌也。喻如锅中滚水，水火既济，下直透上，上又翻到下，大千形状如是。元亨颠延不已，故云天德。利贞，圣人下手处也，将刀刈禾曰。弥勒问世尊：“一切众



生，舍生趋生，流浪生死，可复还无始以来面目否？”世尊曰：“不能。譬如以谷播他，地气发动，则芽而干，干而秀，秀而实，可复还原谷否？只是谷生芽后，依归成谷，等无有异。”勒住现前心，毕竟成佛，所谓“不远复”也。弥是佛果，勒是现前因，弥勒带果修因，以因填果，一生补处，只是个“利”字。字，上一点谷种，中二画，即“元”字上半，真空之理，宛在于是，下仍作口吹气形者，谷种播地发芽，吾不能包他不动也。“元”字是转身字，“贞”字是结果字。《乾》卦“元亨”，据一人转身而言，“元”切“亨”奢；《坤》卦“元亨”，据万法一齐转身而言，“元”奢“亨”切。《乾》卦“利贞”，是一番结果，凭你怎么样利，还你一个结果；《坤》卦“利贞”，是番番结果，寻着他的结果，利也利不过了也。文王“元”字，乃大《易》文中第一个字。伏羲眼光看此字，因而有“乾坤”字。《乾》元《坤》元之者，不得云“《乾》之元、《坤》之元”。《乾》卦从其健处说之，说得不尴不尬，故《坤》卦又从其顺处说之也。周公眼光看定此字，因而有“见龙”字，约法为龙，约人为见，若无此一见者，不知龙在何处。此一见不可无，然有此一见者，即是我见，而为群龙之首。此一见不可有，所以二爻立一“见”字，连忙衬个“利”字。见而不利，则失一龙，得一鼠，是为“见小人”而非“见大人”矣。下文全是推倒此处“见”字也。先师眼光亦看定此字，因而有“大哉”、“至哉”字。周公所画之龙，有“大”字“至”字，遂有画龙所点之睛也。字作两半读。字亦作两半读。大字上一点，乃当机菩萨现前一心；至字下一横，乃讲主座全举大千世界。“大”字下四挂脚，“至”字上倒文字，乃《首楞严》健相三昧，只重相，不重健。与学者没分。何谓倒文？即《庄子》“示之以地文”是也。一画为地，地生万物，乃是地倒出这



等文字，故倒写之，即“大”字四挂之究竟处也。“至”下一横，与“大”上一点不同。现前心是一点，但凭说者说“至”下一横，听者看定“大”上一点，总要销归到一点上去，所谓“一以贯之”也。看定“大”上一点，听于“至”下一横，始不被“大”上一点骗去；听于“至”下一横，看定“大”上一点，始不被“至”下一横骗去。凡夫被一点骗去，义学沙门，被一横骗去。而今已骗我不去，然已骗去了，乃是“大”字四挂脚骗到“至”上倒文里边来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七日为期，制在“大”上一点，故云“专”；解制之后迅疾而去了，是四挂脚，故云“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下一横，全举大千，故云“翕”；上倒文从四面出，故云“辟”。门开四面为“辟”，单开两扇为“开”。“至”下一横，是讲主座，是假底；“大”上一点，当机菩萨，是真底。讲主讲下一画，全靠当机这一点说出来，学者单要照管自己底机。如来所说，实是虚妄，以赴众生之机，故不妄耳。听得熟了，亲眼见他迅疾而去，乃是“大”字四挂脚。推开窗来，梅花这样开了，是“至”上倒文字。“至”字下一横，“大”字上点，乃结制之图。制心一处，何事不办？“大”上一点是制，“至”下一横是结；四挂脚，倒文字，乃解制之图。说“大”字、“至”字，只要你认得“乾”字“坤”字。楼阁弹指即开，单要看开处，不要看楼阁，“大”、“至”字，即辨才楼阁也。谈《坤》卦之妙，莫妙于《乾》，以有“大”字；谈《乾》卦之妙，莫妙于《坤》，以有“至”字。大上一点甚小，以一点不住于一点，故曰“大哉”。“至”字非“到”字，一身毛发，数不能尽，而各各至在那边。彼尘刹皆然，初至为到，到了坐定曰至。一至永至，无有“未至”字，亦无有“初至”字。“至”字，圣人法中字；“到”字，凡夫分



中字。约一尘一刹至，即尘尘刹刹至，故不曰“小哉坤元”，而曰“至哉”。“哉”者，转来转去之字。“哉生明”“哉”也，不作“始”字解，乃是既晦之月，转来此日生明也。圣人凡用“哉”字，悉此义。所谓“上天之载”，“熙帝之载”，“载”即“哉”字。《大学》以“大”字起，以“大”字结。《中庸》以“至”字起，以“至”字结。我法中“至、大”字，如日月相望；彼法中，大势至菩萨，插进一“地势坤”“势”字在中间，越说得迅疾，是即“元”之势也。

念佛三昧

娑婆世界，释迦住持；华藏世界，卢舍那世尊住持。释迦新成佛，卢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弥陀佛，住在极乐国土；一花一世尊，非算数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弥陀经》，为无问自说经，首题“佛说阿弥陀”，下加不得一“佛”字。

然灯佛者，一微尘佛也。释迦佛者，无量微尘佛也。释迦佛者，名为病愈。阿弥陀者，名本无病。世尊说《阿弥陀经》，另一施設，与诸经不同。乃是为一切众生，毕竟不能破我故，特地全举法界，说你本住在极乐国土中，各各莲花化生，有甚不好？譬如丑妇人一般，贮之洞房深宫，亦自觉标致也。“喜、怒、哀、乐”四字，以乐为极，所以知之学者，好之圣人，乐之即天地也。莲花取相连义曰“莲”，三世相连，花有房，房有蜜。因非实相曰花。一一众生，各坐一花，花开见佛，则见释迦佛也。极乐国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弥勒一生补处于此成佛；下品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狱罪人于此成佛。是人因犯极恶大罪，下阿鼻狱；



有善知识，以种种因缘，唱阿弥陀佛，如千年暗室，一灯照之。而此罪人问此名字，地狱即在莲花中；而此莲花，即在极乐国土中；而此极乐国土，为阿弥陀佛世界中；此阿弥陀佛世界，乃即在无量大地狱内一罪人之八识田中。是人总犯极恶大罪，不敌“阿弥陀”名字，所以地狱应是粉碎，此谓下品下生也。

菩萨不愿住于恶浊世界，则不得不求生极乐。然而得生极乐，乃是果事。欲获果真，先须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心念于遥佛，亦不可以妄心念于妄心。何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于本际故。以生死因不能感通故，故佛本不遥而遂遥也。复次，妄心念于妄心者，凡夫正为妄心连持，至堕地狱，今复教以如是念佛，彼即以前妄心为念，后妄心为佛，或以前妄心为佛，后妄心为念，如是即与世间流浪何异？是故此法所不应用。夫念佛之法，不应先见佛，次作念，正应先念成，次见佛。所以者何？若先见佛，佛是何事？如是名为大妄语人。又即使感应道交，佛或示现，然佛来寻念，佛去久矣；又况能念，正是妄心，妄心何可唐突于佛？所谓“先念成，次见佛”者，念是实，佛是假。菩萨以本际为念，而以妄心为佛。问：何故不以妄心为念，本际为佛？答：本际者不可见，不可见，则不能令行人发欢喜心。又本际纤尘不立，若行人于念处用力，即大不应。又师子乳用玻璃盏盛，他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妄心念本际，辟如毒器盛师子乳，终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对住生死，若用妄心追逐，终入生死海无疑也。



《江南采莲曲》释

陈隋间，有《江南采莲曲》，是赞叹第七不动住菩萨。借千年以来，人只作乐府诵去也。被于第二句，先有“田田”字。“田田”者，千佛世界相。菩萨于道场中，不起于座，遍作佛事，即非由此达彼之法，正是一切佛刹，叟塞一心耳。故下云鱼戏莲叶“东”、“西”、“南”、“北”。非是鱼有游行宛转，绕彼莲叶，盖莲叶围绕，鱼故不动，然而于十方已无不到也。

《江南采莲曲》后半云：“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此非一莲叶在中央，而鱼围绕而戏之也。菩萨莲叶，叟塞十万，七住圣鱼，安住不动。以安住不动故，西有莲叶，鱼即在东；东有莲叶，鱼倒在西；北有莲叶，鱼即在南；南有莲叶，鱼正在北也。是菩萨鱼，心安如海，于一时中，十方遍作佛事也。



圣人千案

序

考死囚者，取官与囚一一往复语，备书而刀刻之曰“案”。治笃疾之医，亦取病之第几日，见何证，投何药，备书之曰“案”。案，只是人家几案之属，特以死囚、笃疾，其事重大，非可以一人之见为定，又不可以后之人且有他议，于是先作为出入移换之地，故不得书之于楮，而必以“案”者，明一成而不可更动也。

近世不知何贤，取历代圣人垂机接物之云为，凡若干章，辑之成书，名曰“公案”。是甚得用“案”字之法。譬诸死囚，则圣人与学人，只是两造对质，理长则听，其辞具在，并无旁人上下一字，一听后官依科判决。又譬诸笃疾，则学人是病，圣人是药；如是病，如是药，医人胸中，本无奇特，病有千变，药即随之；因药病愈，药不任恩；执药病增，药亦非怨；纵彼服药，遂反致死，是人自死，药不死人；心不负人，面有何惭？其又冠之以公云者，言此事大道为公，并非圣人之所独得而私也。



己丑夏五，日长心闲，与道树坐四依楼下，啜茶吃饭，更无别事。忽念虫飞草长，俱复劳劳，我不耽空，胡为兀坐？因据其书次第看之，看老吏手下，无得生之囚，不胜快活；看良医手下，无误用之药，又不胜快活。同其事者，家兄长文、友刘逸民，皆所谓不有博奕贤于饱食群居者也。圣叹书。

对联案第一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曰：“廓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摩曰：“不识。”帝不悟。

梁武讲得一切经论，正值其时，心地要门，得得东来，于是一见便问圣谛第一义，实不为分外。每见前人因下有“不悟”二字，便斥其为义学俗汉，殊不知彼亦不以章句推度为极事，彼亦煞能劈面全提，宛有大人之作。只看其被夺后，眼明口快，便问对联者谁，可验其一切时、一切处，离于章句，别有得意之事。彼所得意之事，便与大师无二无别，真正极英灵，最真实之大士也。只是圣谛第一义，不怕无人照管，因而烂却，何劳贤如是珍重护念。佛法在识佛法人面前，方得焕发，则不识佛法之处，一向总受平沉耶？大师初入人家，不问高低，兜头便扫者，不怪他问错，偏怪他不错。及至他擢出“对联者谁”一句，谓之有文书，不斗口，大师只是不慌不忙，一路刀法，直逼到住，曰“不识”。此“不识”字，并无奇特，只是上楼拔梯，小作阴鹭，图他转身不得，然后大用炳然。吾尝言一切众生，横以知见，入妙心中，譬如饼师，以油入面，永无出理。古之至人，于难出事，誓当



出之，于是遂有宗、教二家。教家则从面出油，宗家则从油出面。从面出油，似难实易；从油出面，似易实难。如此案接连两遍，恰逼出“帝不悟”三字来，正是从油出面之法。盖一切凡夫知见是油，一切菩萨知见亦是油，譬如脂油与麻油，虽有少异，但有蘸著，便非净面。梁武用处，何曾不是大师用处，却怪其以知见油无端搀入。及至大段没依傍时，十成法界，宛然具足，曾欠何处一尘一点来。所以帝不悟时，并非达摩在明，梁武在暗。当此之时，正复打作平火，汝果不悟，我更不悟。亦且赖是不悟，若悟了，又成何用也！故此案，圣叹看来，是大师于南方大作佛事已竟。

不及案第二

摩知帝不契，潜回江北。志公人，帝举前因缘。志问：“陛下亦识此人耶？”帝曰：“不识。”志曰：“此是观世音示现。”帝悔，欲遣使追请。志曰：“莫说遣一使追不能及，便遣阖国人追，亦不能及。”

达摩出，志公入，此是何等境界。尝读《妙法华经》“佛告无尽意菩萨，普门示现威神之力，不可思议，巍巍如是”，又重颂曰“具足神通力，无刹不现身”。今始知观世音名下，真无虚土，乃梁武头醋既不酳，二醋又不辣，失一达摩，又失一志公。不思金，不博金，更欲遣人追及。《庄子》云：“自此以往，巧历不得其凡。”滔滔阖国人，有什么了期，休说终追不及，就使追及，此斩新之达摩，岂是适来旧达磨乎？直至此，始信满怀圣谛第一义，直是全靠不着。



不染案第三

南岳怀让禅师参六祖，祖问：“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怎么来？”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师曰：“修证则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何处来？曰嵩山来。是修证，是污染？箭已上垛，还争什么内体正，外体直大小。六祖执物穷价，图别真贗。“细雨洒花千点泪，淡烟笼竹一堆愁。”

阶级案第四

青原行思禅师参六祖，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令首众。

此等案，最魔魅人入于讲窟。细思祖曰：“汝曾作什么来”，此时如何答话即是？莫是搬柴量米、撒屎溺尿，每日六时所曾作者，尽得举呈么？不但业识茫茫，亦已无本可据。青原只是据款结案，答曰：“圣谛亦不为。”借问“圣谛亦不为”，毕竟为个什么？若答“圣谛不为”，又为什么？此语即是真常流注，此人不脱阎老圈□。《首楞严》云：“如急



流水，望为恬静，流急不见，非为无流。”正谓此也。祖又问“落何阶级”，此语不是尽令而行，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原云：“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既已医病不得，亦须害命不得。只算“二月湖水平，家家春鸟鸣”，不复成一问答矣！切忌不得鼓两片皮，又讲得天花乱坠去。

一宿案第五

永嘉玄觉禅师，精天台止观法门。后遇左溪郎公激劝，直诣曹溪，振锡绕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沙门法者，具三千威仪，八百细行。大德自何方来？我慢如是。”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云：“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愕然。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祖云：“返太速乎？”云：“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云：“谁知非动？”云：“仁者自生分别。”祖云：“汝甚得无生之意。”云：“无生岂有意耶？”祖云：“无意谁当分别？”云：“分别亦非意。”祖叹云：“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

不留故去，留之故宿。此处尚无牵肠，他方有何挂肚？永嘉铁打面皮，自称“一宿觉”。试思三千大千世界中间，何人曾有两宿也哉！

不会案第六

僧问：“黄梅意旨，什么人得？”祖云：“会佛法人得。”



云：“然则和尚得也？”祖云：“我不会佛法。”

黄梅意旨，会佛法人得，自是平实交付大家有分语。这僧不解“当仁不让于师”，偏生家菜不甜野菜甜，道：“然则和尚得也？”逢食不抢，一世不长。今日失利，撞着这郎当汉。六祖此时，何暇更出力为人。火星迸上身来，各人且图自拂。云：“我不会佛法。”汝自居心不净，又欲以云强污太清乎！谚云：“走得快，只落得半边。”是日之谓矣。

镜像案第七

僧问南岳：“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什么处去，便不鉴照？”岳曰：“虽然不鉴照，瞒他一点不得。”

此等可谓无义之问，乃自古菩萨大师，从不以是人说无义语故，不为之苦下针扎，当知《华严经·世主妙严品》，正说瞒他一点不得也。虽然，贪看夜深明月，忘却薄寒中身，将与这僧磨砖作镜，自己不觉抱得个土塹了。今日圣叹又如何与南岳出力洗发去？吾尝云菩萨摩訶萨应机说法，只与世间鸡啼狗咬一例，谓之一种鸟，一种声。譬如早晨，人问：“吃粥也未？”答云：“未”。人云：“未，则请吃去。”答云：“来也。”菩萨摩訶萨说法只是如此。岳云：“虽然不鉴照，瞒他一点不得。”只此十一字，何曾一字瞒过他。圣叹如是提倡，又是实不相瞒。东坡《题东林寺》诗：“忆昔怀清赏，神游窅霭间。此行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后来看此案者，却须珍重。所为有智无智，较三千里；诚有此事，不得草草。



盐酱案第八

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南岳曰：“总未见有人持个消息来。”因遣一僧去，嘱曰：“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语言，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岳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岳然之。

马师自往江西，遣僧去看作么，可谓儿行千里，娘行十里，十地菩萨犹有最后一品微细无明，留○法爱，大都如此。然圣叹亦为识法者惧，所以压良为贱。其实不遣僧去看，教我又作什么？怨卿无罪，急急如律令可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不是伊道底，何曾切忌不要记？这僧便如殷洪乔，一路去，一路来，浮沉人家信，何止多少？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只此一语，为是胡乱，为是盐酱？南岳然之。大人不择细行，不觉染指了也。

承当案第九

石头希迁禅师到青原，原问：“汝什么处来？”曰：“曹溪。”原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原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

谁与撩牙拨嘴，分辨曹溪、西天？只是明明拂子，如何



却道是无？不是拂子实无，只是谁知道有。此事正如黑夜展锦相似，我自不见，非无文彩。学道人定须如此一回，然后大死却活，全身大机大用，诸佛不奈汝何也。青原曰：“未在更道”，不是渠兵符在手，恣行赏罚，贵图油铛初热，大家再搭一个，曰：“和尚亦须道取一半”，不得全靠某甲，棋盘街露地买卖，诸色人得作，有甚搀行夺市。原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古语有云：“分贝为贫，同田曰富。”自从青原直至于今，毕竟得几个人承当，还仗道得底人也无？

许斧案第十

青原令希迁持书与南岳，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斧子，与汝住山。”迁至波，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岳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岳便休，迁便回。青原问：“子返何速！书信达否？”迁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斧子，只今便请。”原垂一足，迁便礼拜，辞往，住南岳。

青原、南岳各住不共三昧，有何书信须达，乃令人袖中藏却书，跋涉路途而去，心头记得斧子，跋涉路途而归。赖是石头不重己灵，不慕诸圣，甘受沉沦，不求解脱。若是脚跟下红丝不断底汉，安知半夜不被巡逻人捉去？故此案谓之青原大铺阵势，密扎刀枪，却被石头只用羽扇纶巾，弹琴赋诗，从生门上进，开门上出，如入无人，神气扬扬，已坐致太平了也。圣叹每看此案，爱他书却不呈，斧又偏请。盖到



岳必用呈书，不免气嘘嘘地，归家不请斧子，一等是弄粥饭气，何不诈中其计？青原垂下一足，这老汉果然行年五十，深知四十九年之非。若夫石头则在家也是闲，得得往回，真不足惜也。至于嗣青原，住南岳，此是不共三昧，甚深境界，世之浅士末学，乌足以知之！

藏头案第十一

僧问马祖“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西来意。”祖曰：“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智藏。”僧乃问藏，藏曰：“汝何不问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师曰：“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僧又去问百丈，丈曰：“我到这里却不会。”僧乃举似祖，祖曰：“藏头白，海头黑。”

善知识在世，以无量百千法门而为己任。若是慈悲深厚，曲为来学，因而生枝布叶，巧撰楼阁，反譬侧喻，多安船筏，即好人家男女，遭他囊藏被盖，极为不少，除非慈悲浅薄，庶几还较些子。马大师、智藏、海兄，虽即共住一处，并是赤骨立汉，有甚宝篋真言，可以持赠来人？这僧吃江西饭，屙江西屎，随分盐酱，粗过一生便休，问甚“离四句，绝百非”？被他马大师顺水推船，不劳手脚，道“吾今日劳倦，汝问智藏去”，如此答话，谓之“得官不念闲文字，谁与你之乎者也。”虽亲父子老牛舐犊之恩，不过如此。不然，岂有马大师说：“此处无银二两？”这僧若是个汉，只合喏喏道：“伏承和尚尊侯万福。”管取一场龙头蛇尾，呵呵大笑。顾乃随声逐色，辞却和尚，别上西堂，将佛法一似百钱



三处安相似。此时既已头醋不酖，岂可二醋不辣。西堂所以更不开席面，只将和尚语与他尽令而行。这僧三尺面皮，全不忆“好女不更二夫，好客不烦二主”，又辞却西堂，往见海兄。善财菩萨，曾参善知识一百八员，若一种是这个规则，阎罗大王算鞋袜钱，铁棒吃不了也。是百丈换汤下药，买他住脚，便道：“我到这里却不会。”北《西厢》红娘埋怨双文，“你不惯，谁惯？”今日亦然。莫是和尚、西堂却会么？故此话谓之“海为龙正殿”，又“天是鹤他乡”。三个老汉，几乎走杀这僧，自己却如外科取牙，全然不犯手势。菩萨大人，统领佛法，须是如此坦怀直示，方称真正出力为人。不然，牵真带草，沿门傍户，智足以备七十二钻，而不可脱余且之网，如是真可哀也！至于这僧毕竟不领，重回举似，马大师恰道得“藏头白，海头黑”，有者道，“西堂明头合，故白”，“海兄暗头合，故黑”。且喜没交涉，假使马大师道个“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又作么分疏得去？藏头、海头，不过官打现在，有什么拣择！

弄巧案第十二

庞居士参马大师，问：“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师直下觑，士曰：“一等没弦琴，惟师弹得妙。”师直上觑，士礼拜。师归方丈，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

除直上直下两觑外，别有本来人也无？常言“只有卒客，无卒主。”若非大师熟住甚深三昧，此时也大难委悉，落后士礼拜，师归方丈。“少年苦决龙蛇阵，老去今从稚子嬉。”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贺庵萨哩□！馒头蒸



饼，一齐下来，饥不择食，管甚咸酸苦辣？娑婆诃！

独超案第十三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马大师，玩月次，师问：“正恁么时如何？”堂曰：“正好供养。”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师曰：“经入藏，禅归海，惟有普愿，独超物外。”

此案，譬如人家三个郎君，两个解作活计，一个破家散宅，且道阿翁怜惜那个，早见小郎君太俊也。然虽如是，切忌说虎生三子，只有一豹。看他弟兄三人，便如孙、刘与曹，实有犄角之势。堂云“正好供养”，圣僧前，不惜下一分衬钱，却是无人敢念“三婆罗，三婆罗”。百丈眼明手快，便云“正好修行”。寻常说十地菩萨，犹剩一品微细无明未尽，赖复尔尔。设使此一品又尽，将什么唤作十地菩萨？南泉此时，情知回避不及，于是拂袖便行。《庄子·人间世》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于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子其行矣”，“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正是南泉此时血脉贯通语。三个汉，明明两个唱曲，一个拍板。唱又唱得遏云绕梁，拍又拍得应时及节。马大师一时潦倒，不觉便入月爱三昧。问：何为月爱三昧？是三昧如八月十五，月光盛满，有静女人，为爱月故，于自深房露井中坐，时夜转深，万响沉寂，天上地下，如水一



色。是静女人不觉微叹。而是女人身无疾苦，亦无种种不如意事，又无远人撙其怀抱。何以故？都无所为，但爱心起，斯发长叹。迦叶当知，是静女人实不望月，惟自颦哦，垂头而坐。所以者何？是时房中阑干帘幕、阶砌井床，乃至几案，上设琴箏，及于香炉、壶瓶、盏碟，无非月也。时女人身，鬓发璎珞，玉臂跳脱，上衣下裳，以至罗袜，亦莫不是月所映也。是以女人不望于月，但自垂头，敛肩侧身，睇诸一切，宛转而叹。复次迦叶，是静女人正发叹时，为复爱月，为爱一切阑干等事？迦叶当知，若是女人爱一切者，昼日无月，亦应生爱；于昼无爱，应知不爱阑干种种一切事也。是静女人正爱于月，以月遍映阑干帘幕、阶砌井床，一切处故，故复彷徨，流涕而叹。复次迦叶，是静女人，于阑干上爱彼月时，既取月色，遗阑干否？亦复嫌于阑干诸法，污染月色，择去阑干，方爱月否？不也迦叶。月色无有，喻如虚空。不应阑干上有月色，如世白垩，薄若鱼鳞。止因夜静明月中时，天无纤云以为遮障，种种一切，如阑干等，则皆呈露清凉本体。迦叶当知，阑干呈露，名为月色，非有月色加阑干也。若加得者，便可刮去，胡故无人刮月藏筐？然是女人，只名爱月，终不说为爱阑干者。迦叶当知，月天子者，能为众生作大荫凉，普令一切尘劳停息。是静女人夜深坐月，微发叹声，是非生心，爱于彼月，正为荫凉入其身中，无量尘劳应时停息，尘劳息时，同体悲现，视诸阑干，一切物事，有情无情，成一眷属，别久初聚，悲极发叹。是故不得说爱阑干，何以故？取种种名，名曰阑干；不取于名，非阑干也。但见呈露，纯是清凉，是故止可说为爱月。复次迦叶，是静女人发叹声时，非特不可说爱阑干，亦复不可说为爱月。何以故？爱月义者，女人有爱，爱于外月。既是月光流入身中，停息尘劳，悲切成爱，则是爱者，即是月



成。月即是爱，爱即是月；在空成月，在心成爱。附丽不同，宛有异相，安知阑干？一切身中，月光流入，亦不成爱。特以非类，互不相知。若是如来、大地菩萨，细细别知，何处非爱？以是义故，迦叶当知，此大三昧，不名爱月，名曰月爱，世人不识此境界，便谓马大师将门人在月下三等发落。

都打案第十四

僧参马大师，师画一圆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师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师靠拄杖休去。

看此公案，真乃这马驹踏杀天下。他道“入也打，不入也打”恰似双关两虎，令人无下子处。其实撩天后鹞，何处不行？这僧注定绳上死，不肯刀下亡，偏要撩衣拔步，作摧锋陷敌之事，遭此一场屈棒，著甚来由耶？后来吃痛不甘，方道：“打某甲不得，”何不早恁分付，将谓汝要如是。昔有官人行路次，于最僻处逢一新妇，官人遽上前抱住，呜吮其颊。妇怒曰：“何得如是！”官人揖曰：“只为卿欲如是，我即有什么定见？”恰与马大师靠拄杖是一副襟怀。若于此案得自由自在去，一夏茶饭，总不唐丧。

路滑案第十五

邓隐峰辞马大师，师曰：“什么处去？”曰：“石头去。”



师曰：“石头路滑。”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师。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依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回，举似师。师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什么处去？”对曰：“石头去。”石头又无生金窖子，用去作么？此时便应替他嘘两声。嘘两声者，人拽重物，作力太过，初歇出家之声也。杜甫诗：“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既知天下到处戏场，何苦偏要寻石头滑路？果然去绕床振锡，被他连唤“苍天”。石头道：“我若不□苍天，别与汝说宗旨，被汝嘘两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却作什么合煞也！”后来马师教他重伸前问，待石头有答，便向他嘘两声。意思要图“眼被争先得，棋须打动赢”。只是石头着什么死急，他肯答话来？一见峰再入三门，早已掇起肩头，嘘他两声。大虫本命偏有胡孙相冲，后来隐峰云嗣马祖，他得石头针扎气力，极不少也！

湖满案第十六

马大师问：“僧什么处来？”云：“湖南来。”师云：“东湖水满也未？”云：“未。”师云：“许多时雨，水尚未满？”

便回这僧作马师，回马师作这僧，亦只好如此答。东湖水实是未满，教某甲又如何掉谎？只是湖水虽则未满，今日却浅个什么？圣教出兴于世，单为破除茫茫业职，岂有马大



师倒牵人入鬼窟之理？须知：“东湖水满也未？”是今日问，非问昨日。古云：“欲识佛性义，当识时节因缘。”这僧敢来马大师会下，却这一句，还尔打听在，真乃鳞甲未具，妄跳龙门！是马大师日高风便，一溜便“春水船如天上坐”去也，你还自眼睁睁立池，只候个什么？昔年读焦《易林》，有“隔湖为婚，期至无船，淫心失望，不见所欢”句，便赠你作像赞去。不是戏言，且图作个打发。

消息案第十七

青原问石头云：“有人道岭南有消息？”头云：“有人不道岭南有消息。”原云：“若恁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头云：“尽从这里去。”

原云：“有人道岭南有消息？”头可云：“有人道岭南无消息。”或可云：“无人道岭南有消息。”若如此答，又较多少？须知道“有人道无消息”、“无人道有消息”，便是“消息”了也。揽这盘干系在身，何年得脱去？总不如他道“有人不道岭南有消息”，便将青原语，花又不损，蜜又早成。青原老不歇心，又问大小藏从何而来。圣叹云：从何而来。

橛柴案第十八

石头问新到：“从什么处来？”云：“江西来。”师云：“见马师否？”云：“见。”师乃指一橛柴云：“马大师何似这个？”僧无对。



若这僧回江西，马师又问到石头：“曾见一橛柴否？”云：“见。”马师云：“何如我？”僧又无语。这僧即且置，只如马师所问，还与石头是一副么？且喜迢迢千里，然则石头如是指点，毕竟图个什么？兄弟，试看这僧无对，便与踏杀天下马大师，毫厘无二去也！

露柱案第十九

僧问石头：“如何是西来意？”师云：“问取露柱。”云：“学人不会。”师云：“我更不会。”

学人不会，石头更不会，毕竟露柱又独会么？阎罗大王不若是鬼，众鬼不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露柱亦必不会也。然虽如是，亦须为这僧通个线路。你问西来意，何不体取意？师云问取露柱，何不体取柱？云学人不会，何不体取会？师云我更不会，何不体取会？老婆心切，不妨重举。你问西来意，大好意。师云问取露柱，大好柱。云学人不会，大好会。师云我更不会，大好会。如是说八千劫也不可尽。问：如是即会否？答：只是不会。问：然则如何？答：大好如何！

著◎案第二十

径山道钦禅师，马祖令人送书到，书中作一○。师发缄，于○中著一“◎”，却封回。



一种是弄精魂事，却甚是奇特，后来乃有人检点钦师云：“虽是从容下点，早被马师勾引了也。”因著语云：“无风荷叶动，决定有鱼行。”殊不知马师亦为好手场中骋好手，所以有此相寄。不因钦山钟子期，他亦何故奏此《高山流水》之曲？然则后人亦徒知“无风荷叶动，决定有鱼行”，而未知此处无荷叶，鱼儿也不行矣。

何起案第二十一

径山钦在唐代宗皇帝宫中坐，见皇帝来，起立。帝云：“师何以起？”师云：“檀越何得向四威仪中见贫道？”

有时起立，是坐久成劳；有时起立，是见皇帝来。且问此两起立，是同是异？一总是躬身祇候，屈顺今时，有何骄心态色与胁肩谄笑之别？菩萨大士深明此三昧，便于金銮殿上，长信宫中，闹市街头，村学堂里，于彼世界不变易，令我道场又成就，无不“夫子至于是邦，必闻其政”去也。帝云“师何以起”，大好信心檀越，只是俗气未除，若终作如是相处，内道场浪费香花没量在。师云：“何得向四威仪中见贫道？”有僧问：“不向四威仪中见和尚，又作么始得？”“老僧自答皇帝话，答了便休，那有你问处来！莫非要说离却四威仪，别有全清绝点，是贫道境界么？又莫非要说：皇帝自有本命元辰，不应闲管贫道四威仪么？”狗口里几曾生出象牙！



出家案第二十二

崔赵公问径山钦：“弟子出家得否？”师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崔大悟。

谁障汝不出家，却问“弟子出家得否”。可惜堂堂师僧，却早罢令还俗，驱使了也。师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尝念世间，天字第一号费心费力事，悉仗将相能为。既是将相不能，然则何人堪充此役！“杨花不飞飞数点，春鸟懒鸣鸣一声。”气力丝儿不费，他遍地出家去也。

吹毛案第二十三

道林禅师见秦望山长松盘屈可爱，遂栖止其上，故谓之“鸟窠禅师”。有侍者会通，一日欲辞去。师问其何往。对云：“某甲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诲，今往诸方学佛法去。”师云：“若要佛法，我此闻亦有少许。”云：“如何是和尚佛法？”师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顿领玄旨。

我若不垂慈诲，又特地如猿似鹤，上此长松作么？咄！圣叹切忌恶口伤人，我自真实爱其松树盘屈如虬龙，并无别底恶心也。然则侍者要去，一任自去，一路青山绿水，柳絮桃花，断岸小桥，人行犬吠，何处天曾私覆，地曾私载，日月曾私照，却劳和尚渭城客舍又与劳劳执手？殊不知不是鸟窠与诸方搀行夺市，我一向亦图得脱且脱，至于今日，不免



将错就错。何故？不是怕他说我这里无，生恐他说别处有，这利害不浅！

灶堕案第二十四

嵩岳山坞有庙甚灵。殿中惟安一灶，远近祭祀不辍，烹宰物命甚多。一和尚无名氏，领寺僧入庙，以杖敲灶三下，云：“咄！此灶只是泥瓦合成，圣从何来？灵从何起？怎么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灶一时倾破堕落。寺僧问云：“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诲，顷打灵灶破落，是何径直道理？”师云：“我只道是泥瓦合成，别也无甚道理！”僧礼拜，师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从此诸方称为“破灶堕和尚”。

僧问此灶毕竟灵圣从何而起，正自觅起处不得。今亦只问和尚领众僧人入庙，敲他三下，说他一下，又敲三下，此与远近烹宰物命，前来祭祀不辍底人，较去多少？一种是随声逐色汉，不可云和尚是圣，他是凡也。问：“何故不见他道：‘咄！此灶只是泥瓦合成，有什么灵圣得？’”然则一切无不如是。和尚只是五阴合成，有什么道理得？远近保社，只是生老病死合成，有什么祸福得？牛羊鸡猪，只是血肉、毛羽、蹄角合成，有什么命得？岂可客来三种待，灶又如此，和尚又不如此？既是党理不党亲，便合将一例印文印破。然虽如是，我破久矣。汝正未堕，便不得不入泥入水，撩蜂剔蝎，看真有什么事出来。果然此灶灵圣异常，只是随手纷纷而堕，一时和尚不觉呵呵大笑。久慕大王暗中显应，何如此刻当面神通？此谓“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恭喜大王与天齐寿去也。后赤寺僧固问“是何径直道理”，既



云“径直”，有何道理？此灶泥瓦合成，尚且倾破堕落，汝久侍老僧，反将有灵有圣那？其僧不觉倒身礼拜。正礼拜时，前问抛向何处。“破也破也，堕也堕也。”然则兄弟又礼拜作么？起来与汝庙中修灶去，怕有祭礼人来。

他心案第二十五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南阳慧忠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云：“汝得他心通那？”对云：“不敢。”师云：“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云：“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良久再问：“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云：“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猴孙？”师良久复问：“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藏罔测。师叱云：“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

圣叹室中，尝举摩醯首罗尊天，眉间竖亚一目，四天下七日七夜微尘雨，愁知其点数，问是什么道理。一时同学兄弟，曾下百十来妙义，圣叹眼也不眨。何故？四天下微尘雨，不可只是一点两点也。教中云：“一切圣人，咸有六通。”六通者，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尝忆先师云：“诸天诸仙，为漏未尽，通不具足；一切圣人，漏尽既久，一时具足六种神通。”然则我等学士，欲向一时中具足诸通，决定先学漏尽，始有是处。只如忠国师试大耳一案，应作么生看？有者道：“前两番国师还将心托境，他便有处捉摸；后一番只剩清净本心，他便查无去处。”又有道：“前两番国师在渡头桥上，他便如俊鹞得兔；后一番只在他鼻头眼底，他便家贼难防。”如是分别，且喜判得忠国



师、大耳三藏心眼，只是自己何年得漏尽去？须知真正他心通人，方在西天未发足时，将满大唐国里人，早已一一如象在镜了也。以何为证？常记古人有诗：“岁岁江南三月暮，鹧鸪声里百花香。”试问这诗，遥遥百千万劫，此是说那一岁？江南茫茫，幅员千里，今欲说那一县之那一村？三月是那一日？暮是那一刻？那一只鹧鸪？那一树什么花？那一朵香？那个人闻？汝又从何知之？只消一问，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虽然，不可谓天下无岁岁，岁岁无江南，岁岁江南无三月，三月无日日之暮，暮暮无鹧鸪声，村村无树，树树无花，花花不香也。昔者圣叹亦有一诗：“何处谁人玉笛声，黄昏吹起彻三更。沙场半夜无穷泪，未到天明便散营。”释弓年小，不解这个事，便谓此诗大佳，只是一字未安。问何一字未安。答：既道“何处”、“谁人”，便不可知其笛之必玉也。这个若论诗，诚可称法眼。只是汝父那有心情作诗来？因曾为之解说一遍，正与今日是一副说话，附见于此：“何处”者，不知其处，然少不得是一处，“谁人”者，不知其人，然少不得是一人。假使无此处，便无以着此人；无此人，便无从闻此笛。今只据吹笛是实，便信其处其人，须宛然自在。若云我实不见者，夫天下大矣，今亦幸因笛声，便提起有此一处，与此一人。至于彼无笛声处，处处人人，有什么限？彼既不以卿不见而不在，卿又何劳见之而始安？卿既不以不见一一而不安，奈何又以不见此一而不遂？又况不见者，今夜吹笛之人；实在者，今夜笛吹之声。乃此笛声，正复无据。试听工尺五六以上四合，迅疾变灭，喻如暴雨，汝继欲据，何处可据？是不独汝。彼沙场人，从黄昏彻三更，肠在腹中，转若车轮；泪在面上，滚如豆子；一到天明，分投各还乡里。当此之时，处处歧路，各有归人，一一归人，不知伙伴。因而仰天发悲，昨夜犹共住一笛声中，今



日已杳无的据。殊不知伙伴何足道，只据自己腹中车轮肠，面上豆子泪，又何曾前后彼彼互知来？只是不因不知，而肠遂缺此一转，泪遂缺此一滴耳。既自己为证，便可安心放下。处处歧路，定有归来人，不用我知，犹如我今到此处，彼一一人，悉不用知也。问：即与用“玉”字之义何涉？答：我亦安知其是竹笛铁笛，只是彼自有彼之笛，我自我用我之玉。人生两处天地之间。岂有我是奴儿婢子，应伺候他竹笛铁笛来？他若责我：“我实吹竹笛，汝何得错用‘玉’字者？”我便责他：“我已用‘玉’字，汝何得错处竹笛！”总之一刻一刻，了不相借。我已一时用作“玉”字，便是既往不咎，于今纵改得十成，在方才济什么事。此谓之圣自觉三昧，亦名摩醯首罗竖亚一目，亦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通。汝虽年小，不可不知。今忠国师一案，正是这副道理。笑杀大耳三藏到京。到京作么？汝道有他心通。谁人无他心通那？帝命忠国师试验，试验作么？他心通遍大唐道是真，岂可偏是他假那？看他才见了，便知是一国之师，礼拜毕，立于右边。才问，便答曰：“不敢！”此时皇帝便应向忠国师大展三拜。何故？许多年供养和尚，不图他心通果乃若是，真不枉为一国之师也！可怜这个事，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又只许老胡会，不许老胡知。《涅槃经·圣行品》后半偈“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云云。



唱经堂释小雅

《诗》之微言奥义，都入《易钞》，兹《小雅》七篇，不过随俗训解耳。

鹿 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是臣也，而宾之，何也？宾之者，好之也。好之者，何也？则甚欲其好我也。是臣也，欲其好我即不敢不好我尔，何用我先好之也如此？夫君臣之间，义虽莫逃，然人则既已人尔，我则既已我尔，人我之见，判然胸中，心碍于口，口又碍心，其嫌其避，未易数也。又岂独帘远堂高，体统阔绝之故而已。七八句，一“人”字、二“我”字，妙。此二句，是心曲中私自计较，直从世情极透处算出交情极好处来，并非面与嘉宾言。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



恍，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上章，止言君臣之间，人我融洽，此明其臣实实夙有实大声宏之德音，足以化民从俗，而凡身有民俗之责者，久矣皆则效不违，然则今日我又安敢臣之而不宾之，宾之则安得不借旨酒以容与其心？“德者”三句，亦是心曲中私自计较语，非面与嘉宾言。“我有”二句，则心中计较已毕，然后重出声劝嘉宾酒。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上二章，心中计较已定，此更不须再计较，竟与嘉宾一味饮酒弹琴。叠一句“鼓瑟鼓琴”者，要写此时我忘嘉宾是人，嘉宾亦忘我是我。将首章“人”、“我”二字顿扫，即此时之和可知。和则乐，乐则久。“湛”字即湛涵之湛，便写出以胶投漆，谁宾谁主，一团款至。又终之以“旨酒”二句者，前望其好，今得其心。至于得其心，则并非一“好”字之所能喻也。瑟是堂上之乐，有声有诗；笙是堂下之乐，有声无诗，皆工所歌也。末章变“鼓瑟吹笙”为“鼓瑟鼓琴”，则是辍工歌而自合乐，想见一时外略君臣，内结骨肉。此等处，须要细心分别。

四 牡

四牡騤騤，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騤騤，嘽嘽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



处。

怀归，私恩也；王事，公义也。委质为臣，则不敢以私恩而害公义，故“四牡騤騤”，非使臣之所敢歌也。歌“四牡”者，君劳使臣，代叙愁苦。夫为君之臣，而复作是歌，则不得为臣矣。君实劳苦其臣，而不代之作是歌，则不得为君矣。騤騤，《传》训“行不止”，妙。三四章騤之飞而载下，飞而载止二句，正与“騤騤”字相映成苦语。骆马行者周道，行道者骆马。首章咏周道，是苦去路之长；二章咏骆马，是苦长路之必不得不去。□□乃不容气吼，非众盛也。两“岂不怀归”，便是思父母，然且不说出。

翩翩者騤，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翩翩者騤，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翩翩”固騤之飞时也，然欲下欲止，之小虫实得自主耳。我为人之子，而竟以王事在身，驾骆马，行周道，騤騤遄集，不能自由。上二章，犹以君故不敢说破家有父母；至此二章，则更不能忍矣。夫上章甫受命而便以亲委，非也；此章亲缺养而终忍不言，亦非也。先忍后言，情之至，义之尽也。要写欲忍更忍不得意。

贺彼四路，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念。

妙绝！在说破父母缺养后，反加鞭策马，骎骎前进，以示终不敢以人子之私情，而废人臣之公义。虽然，臣之身则



去，臣之心实苦，是用作歌，将乌鸟恩私，上告吾君。看他回环吞吐，忠孝悱恻，无限眼泪。

斯 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厉王流彘之后，周之宫室圯坏，宣王至是中兴，更作而落成之，以有此诗也。一章先叙形胜，斯干襟带于下，南山朝拱于上。此处建造，则托基之固如竹苞，覆荫之郁如松茂，后来世世居此室者，必兄弟相好而无嫌猜。盖追叙未筑室时，相其地形有如此好。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妣祖宅镐卜洛，当时诒谋甚远。今值圯坏之后，身有似续之责，实乃万不得已。“百堵”句，言其弘畅必须如此。“西南”句，则百堵中前后左右，联络贯串之制度也。夫“似续妣祖”，必须筑室，然后得以居处笑语，然则此室岂非中兴之要务！此章语气只如此，勿便犯“攸芋”、“攸跻”、“攸宁”等句。

约之阁阁，椽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此正叙筑也，板板相乘，杵杵相应，外密致而风雨除，内坚实而鸟鼠去。凡此者，盖以中兴君子宅中图大，端在于斯，非为墙垣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攸跻。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員員其正，噉噉其冥，君子攸宁。

此筑成而叙外朝之壮丽，与内室之弘深也。非壮丽也，此固中兴君子所升坐，以朝万国，总万机，振其外王之业者也。非弘深也，此固中兴君子所退处，以节劳逸，时寝兴，宁其内圣之形者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

上叙新室已毕，此忽然从室生簟，从簟生寝，从寝生梦，从梦生占，别引出下“男子之祥”三章。看他意思，便与“似续妣祖”句，似应不应，贯射成势。盖妣祖有子有孙，此今日所以中兴；而妣祖有子孙中兴，则后来更不可无子孙也。“维熊维罴，维虺维蛇”，以深宫至尊，非想非因，此四征者，胡为来哉？“占”是自家记忆，与下“大人占”异。

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



重“生男”、“生女”一章，乃陪之耳。寢之床，早正其位也；衣之裳，早盛其服也；弄之璋，早象其德也。又特表其泣者，乃祖后稷，厥声载路。今此惶惶之泣，诚乃神圣嫡派子孙，信其后来，嫡必服纯朱而为天下之王，庶必服黄朱而为一国之君也。真善颂善祷矣。篇首言妣祖而不及父者，以宣王之父为厉王也。

无 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惇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此诗，虽言牧事有成，然必要写出中兴后人物和乐，渐臻富庶气象。看他两“谁谓尔无”句，可见前此凋敝在眼，今乃新得牛羊众多也。三百为群，其羊知定若干；九十皆□，非□知有若干，盛夸之也。角□耳湿，既和且安，即日盛一日矣。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糒。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四“或”字，想牛羊何等适意。蓑笠负糒，想牧人何等适牛羊之意。盖不苦雨，又不苦饥，则恣心任意，从牛羊以终日也。因而数之，为色三十，无不备矣，祭祀燕享，用之不尽也。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以薪以蒸，则牧人兼为樵客矣。以雌以雄，则牧人兼为猎户矣。又何共闲适一至于 是也？盖人既适物之意，则物亦适人之意，不惟相习，乃至相忘。日之夕矣，麾肱毕归，不言牛者，羊尤难驯也。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旃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旃维□矣，室家湊湊。

牧人不梦牛羊者，相习则忘也；牧人忽梦众鱼旃麋者，有开必先也。始梦是众，却是鱼；始梦是旃，却是麋。虽写梦境迷离，然都是中兴初开，由渐而盛之征。于是献之于王，而王命大人占之。云是天降丰年，而人成室家。《中庸》曰：“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宣王中兴之烈，顾不伟欤！

采 绿

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不盈，心在何处？瞥然置采绿，翻身回家，膏沐以待。一妙于连日之子不在，首如飞蓬，何等幽贞；二妙于今日之子归期必无移易，何等笃信。真是恩情礼义兼至女子。

终朝采蓝，不盈一掬。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别时，亲口订期五日。今是第六日，则五日已满。“不詹”，言更无不归理，不须又费卜钱。妙绝在才过一日，已是负约，偏信是不曾负约。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之子还不知在何处，却先已算其于狩、于钓。且不惟之子于狩、于钓，连日自家亦先于狩、于钓。又恐人讥女子不应出闺门，已先算一解之辞。曰：谁为之子韞弓纶绳乎？总之，只为之子未归，之子一归，即当无处不双双并在。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随笔就钓上问之子所得何鱼，之子若曰鲂□也，叠一句，香口接之，曰鲂□也，则我欲观此鲂□也。全用一段憨意，写思爱出来。后来《乐府》“感郎千金意，回身就郎抱”，便是此副意态。

黍 苗

芄芄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宣王封申伯于谢，发徒南行，营造城邑，而命召穆公董其事。于是徒役于初发遣时，作是诗。“悠悠”，言此行驰驱饥渴，其苦正未有限，与二三章“我行既集”，相望成文势。



我任我輶，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弃家远行，竭力受苦，谁当甘之，却因一召伯周详体悉，恩勤抚慰，于是众人竞共争先。八“我”字妙，是无数人一齐奋发，各愿效力，喧喧杂杂如画。既集云归，则无数人自言今日此行，至旧时亦甚易。“归哉”者，言少不得只在眼前，便有已归之日；“归处”者，言不惟已归，且已处也。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此又一面走，一面算，此行营谢，非一二有限之功而已。凡城郭宫室，宗庙社稷，一一严正，其事匪细，然则仗我徒踊跃征进，其亟亦匪细，而实则与吾徒小人何与哉！谢功，则惟召伯悉心营之，我等征师，则惟召伯苦心成之。微召伯，征师安肯行，谢功岂便毕乎？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五章妙绝。不惟营造以隆申伯，兼隆及申伯所新封之民；不惟谢功既成，而众人得归为快，兼以谢之后日，君民丰乐，而以宁我王心为快。一篇苦役诗，直写到这里，可见国有大事，所托大臣，关系极不小。



隰 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心中藏之，何日忘之？

爱，故愿见，得见故乐。如一章“其乐如何”，连自家想不出来。二章“云何不乐”，为正想不出，再反想，毕竟想不出来。三章“德音孔胶”，将君子之可乐，与己之乐君子说到胶固不可别离，然亦只是觉得如此，至其所以然之故，到底元想不出来。若真要写出来，也不难，只是“心乎爱矣”四个字。虽然，要说也有甚说不出，却只是不要说出好。二句三句，欲吐还吞，无限作态，于是又另文终之曰：“何日忘之。”爱故须见，既见只是爱；见则今日既见，爱则何日始忘爱耶？此诗前三章极力说乐，第四章极力不肯说爱；又，前三章，极力说乐，却说不出，至第四章，极力不肯说爱，却说得尽情。《乐府》“思公子兮未敢言”，是从此变化出，又“心说君兮君不知”，亦从此变化出。



唱经堂古诗解

此不推为韵言之宗不可也。以锦心绣手至此，犹不屑将姓名留天地间，即此一念，愧杀予属东涂西抹矣。夫此念乃古人锦绣根本也。

第一首

读古人书者，于断处知其续，于续处知其断，则金针度人矣。如此诗刺刺不休，岂是买菜求益。其实分之，则叠架二十首；合之，只斗接成一首：此断中之续也。而诗家毋论长篇短幅，必以四句一解为定体。后人见古之乐府，则注曰一解二解等，余悉不注，遂妄谓其体有异焉者。不知乐府以示伶人，使知音节停顿处耳。若学士大夫心知其事，奚烦赘论哉。此又续中之断也。解体既定，严整在此，神变亦即在此。如此首起法结法独异。

行行重行行，

此句为二十首总冒。通首板作四解，而起结两句，另作



一顿。

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一解。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二解。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三解。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

一路先景次情，将以后十九首语意，包蕴在内。渐说渐迫，势如泻瓶矣，忽用一句截住，缩笔灵妙。

努力加餐饭！四解。

又忽用一句掉尾，添笔更灵妙。意其说，却忽然止；意其止，又忽然说；蜿蜒夭矫至此。读至此，觉《国风》“我躬不阅”二句，犹为情浅，真忠孝血泪之言。

第二首

古人用笔，笔笔俱为全局布置，如用兵者，非算全阵，不可调遣一人也。如此诗，直算至末首揽衣出户，引领入房，然后以“空房难独守”一句引起，却为此句不便唐突遽说，故先用序事例补在前。看其通首纯用倒叙，真是奇法，笑杀陆机、刘铄辈，每好作拟古，竟不思《青青河畔草》，古人从何处布置也。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半解。



此只一解之半耳。凡诗中用半解者有二：有主句而不可尽言者，有宾句而不必多言者。此则宾句也，为欲叙“盈盈”一解，故先补叙此半解。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二解。

为欲叙昔为一解，故又补叙此一解。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三解。

此解方是正文耳，然不便唐突遽说者何也？诗中思妇，大约如屈原所拟，既以委质事人，自当默抱忠悃，则独守空床之苦，谁得知之？曰：因见其“盈盈”“皎皎”等，始知之耳。故先叙前一解云云。然彼既非倚门，人亦何敢流盼？曰：为见青草，因望垂杨，始亦见之耳。故又先叙前半解云云。此特为思妇存身分处，《史》《汉》列传中，常用此倒笔，不意韵言亦有之也。前首云“游子”，此以久游，竟呼“荡子”，严甚。云“娼家”者，以喻未委质时所事皆君之义。又云“女”者，以喻本未失身于人之义。每字俱非浪设。

第三首

此首追叙挽留游子之语。以第三第四解插入第二解中，而以第二解拆开作结，手法又奇。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一解。

前以情动，此以道规，立言又进一层。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二解之上半解。

此本与“极宴欢心意，戚戚何所迫”为一解却截住云，
且将游子之苦道破，方知果不逮今日欢聚也。史家两事夹
叙，每有此法。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三解。

“自相索”三字，写尽不堪，以为上文“相娱乐”相衬，
妙笔，妙笔！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四解。

但将门墙描写，而伺候者，讽刺自在言外，立言之蕴藉
如此。东坡一生，极推重昌黎《送李愿序》文，读此四句，
觉和平慷慨，相去远甚。此唐、宋人用笔，每逊秦、汉也。
我愿天下学古者，断以秦、汉为法。

极宴欢心意，戚戚何所迫。二解之下半解。



上二解，何等不堪，方知斗酒真娱乐也。如此遥接，河源纳海矣。欢处特注“心意”字，即为下首伏脉。

第四首

此首即承上“极宴欢心意”来，言特特舍富贵之地，而以聚首为快者，惟为有同心之乐耳。倘心不相知，又何贵相聚，则舍富贵之地奚为也？故结处特将前首一翻，以见知心之重。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一解。

从前首带说相聚之乐，是宾句。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半解。

借新声引出高言，因见唱者听者有相知之乐，是主句，故特郑重归本令德，以逼动下文“齐心”二字出来。主句不可尽言，若尽言，便涉学究气矣。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三解。

前云极心意，为齐心也。今竟有未申之意，徒成虚愿，岂足云欢哉！生若飘尘，恐良会难再，辜负不少矣。故首以



“今日”两字唤起，即伏珍惜之意。意中之人，不及与订意中之事，古今何限？每诵王摩诘《哭殷遥》诗，使人呜咽。第五、第六、第七三首，俱从此解生出，奇绝！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
四解。

为知心之难，忽作愤激语，谓即翻驳前首，又即牵引后首，极文情顾盼之妙。

第五首

以下三首，俱为“齐心同所愿”一解反复咏叹。而此首从“策高足”句“高”字带来，故通首以“高”字起，“高”字结，言富贵之地，知心亦不易也。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一解。

“浮云”二字，是知希之由。第一首云“浮云蔽白日”，白日可蔽，则何所不蔽矣！此知音之所以希也。“交疏”二句，即第三首“长衢”一解笔法也：但将楼之外见者描写，而被蔽处隐然言外。古人讽刺蕴藉每如此，可知临文骂世，皆不细心学古法耳。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二解。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三解。

先叙声，次叙曲，次叙叹。琐细处，用笔俱有位置。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愿为双鸣鹤，奋翼起高飞。四解。

伯牙常有，而子期不常有。古今每抱此痛，此诗人一片胸襟也。

第六首

以下三首，又交互唱叹。见相知者亦有之，而未必相聚；相聚者亦有，而又非我相知。文情徙倚，真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妙。八句中只得二解，却用六句并起，二句总结，又一手法。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四句，言我以“所思”为心。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联上作一解。

二句，言“所思”亦以我为心，若我在旧乡，有怀远道，而彼在远道，未必念旧乡，安见同心哉。“还顾”二字，代为弹泪矣。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半解。

同心，双结思与望；离居，双结远与长。一解中，忽用半解，收拾前文。用笔极整齐，又极错落，非汉魏以下人所能也。

第七首

此首点染处，前后掩映独绝。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东，众星何历历！一解。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二解。

一路纪时，又一路纪物，绝不露夹杂之痕，叙法可匹《月令》。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三解。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四解。

从促织、秋蝉、玄鸟，映逗出“六翮”句来；从明月、玉衡、众星、白露，映逗出“南箕”两句来，皆有蛛丝马迹之妙。箕斗、牵牛，借用衬染，尤灵幻绝伦，乃知古人使实处，无非镜花水月。



第八首

以前借闺情之离合，引出人心之异同，遂作反复唱叹，文势已如脱辔下坂矣。至此，又略顿住，复从闺情提起，备极纵送罄控之法。起结各作半解，以为中间三解引带，手法又别。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半解。

妇人节坚，君子情固，如泰山之竹，乃云得所托耳，以反振“兔丝女萝”句。

与君新为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二解。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三解。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四解。

言兔丝女萝，则何敢比泰山之竹？故无根可结，而但云一“附”已也。究竟千里远隔，过时不采，不特求结根不可得，并求一附亦不可得，则如何如何。情深调曲，十二句竟可作一篇《离骚》读。第九、第十、十一三首，复从此解中生出，笔法鹅翅而下，若粗心读之，竟罔测其结胎归穴何处。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半解。



前三解恐嫌迫促，又作义命自安语，颺开一宕，掉尾绝有余神。

第九首

以下三首，俱从前首回互成文，机扣相，直是织锦手。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一解。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二解。

欲如丝萝相附不可得，不得不折以往赠。然又疑涉自炫矣，故接云“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时”字，即从前篇“生有时”“时”字生来。

第十首

此从“千里远结婚”一解翻出，向犹谓长途间阻，故轩车不来耳，岂知只如牵牛织女，相去无几也，脱化“室迩人远”意。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半解。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二解。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三解。

妙在叠用双字。俱从织女眼中意中描出：意中自信为皎



皎，眼中却见为迢迢，其实一水相望，何尝“迢迢”也！

第十一首

此从“伤彼蕙兰花”一解翻出，向恐与秋草同萎，故自伤过时耳。抑思人非金石，同归摇落，又何必沾沾以盛衰感怀乎！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一解。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二解。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三解。

立身处算到荣名两事，是万无如何之词。杜少陵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因身前无所效用，聊于身后作虚计耳。写至此，为千古忠孝人洒泪矣。“各有时”“时”字，即从前篇“过时”“时”字生来。

第十二首

自第八首，复从闺情提起，曲曲折折，说到荣名为宝，又是山穷水尽处矣，到此，不得不峰回路转，即屈平之托言女嬃、渔夫也，文境又辟一层。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半解。



随地可托，何怀此都？然此意却不明说，而但以半解略写，皆蕴藉处也。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二解。

借秋草引出岁暮，老大迫人，安得不别求展怀之地乎？
以下云云。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条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三解。

引“晨风”，是宾句；引“蟋蟀”，是主句。《晨风》之诗曰：“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既忘我矣，何尚惓惓乎！“局促”，即指“晨风”也。

第十三首

此首有与上首合作一首者。然前是劝谕之辞，此是为其所劝谕之事也，故《昭明选》亦分二首。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半解。

一“多”字，前数首中从未经道者，及闻“荡涤放情志”之论，而后化耿介为宽大，所言有变调矣。前后俱以妇人自喻，惟此首，独以佳人喻君。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二解。

当户理由，喻求知音也；弦急柱促，喻怀人迫也。特特与前“弃捐”等语意反映。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踟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三解。

“驰情”二句，十字中，心口手足，无不描出，真叙事神手。而于情艳中，忽接“衔泥巢君屋”句，明明将手拈口瘡，一片绸缪心事，和盘托出，诗人本怀，至此吐露尽矣。

第十四首

笔墨如山水然，有融结处，有脱卸处。融结，其着意处也；脱卸，其不着意处也。必有几段不着意处，以宽前后之步，使一路连绵滔滚，复就舒徐，而后无促音急节之病。如前文幽情热血已尽于“衔泥巢君屋”五字，至此不得不用急脉缓受法，故以下三首，皆所谓脱卸处也。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一解。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二解。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三解。万岁更相迭，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四解。



明知双飞巢屋之遇，必不可得，故聊作达生之言，以自遣慰耳。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半解。

如此块垒，非此不消，是悲切语，若作豪快语读，却辜负深情甚矣。

第十五首

此首与前首同意，而为驱车出门，已离故乡，遂复有此首，皆余波也。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一解。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二解。思远故里间，欲归道无因。半解。

欲归故里，其道无因，故复生出后首来。

第十六首

出门触处伤心，故急急思归故里。今虽欲归不得，却不能因此遂损怀抱也。总是无可奈何中多方自慰之辞，皆余波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一解。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解。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半解。

第十七首

此首该直接《冉冉孤生竹》一首，而中间却杂入如许波折，文笔纵恣至此。然如此纵笔，而不病开多合少者，中间接缝斗笋处自紧逼严凑耳，此文之贵有来路去路也。

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一解。

陡接前“游子”两字，如黄河伏地千里，一旦忽现。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二解。

于实情中幻出虚景。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顾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
三解。

又于虚景中写出实情，总是空中楼阁。前不归时呼为荡子，今梦归时遂称“良人”。笔法细妙。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闺。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四解。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



扉。五解。

少陵梦太白诗，亦用“羽翼”字。但此是觉后语，彼是梦中语，用法各变。妙在相见时，不叙一语，含情未吐，低回欲绝。

第十八首

上文反复说来，只说得我思君子，不曾及君子思我，此两首忽写既遗书又遗绮，以见君子虽不还归，然未尝遂至弃捐，安得不终身盼想也。读此，乃叹孟浩然于上前诵“不才明主弃”诗，可谓不善言情者矣！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半解。

首句呼，次句应，即《豳风》“鬻发”“栗烈”先叙风，次气，但句倒耳。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二解。

《三百篇》中，每有将草木纪时者，如“条枚”“条肄”之类。此却脱化为明月满缺，用法又变。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三解。

此是三岁后追叙之词耳。不善读者，每句作一句读；善



读者，每句作两句读。感其寄时情重，是一句，而寄书在三岁前，已云“相思”，已云“久别”，则三岁以后更当何如！望其寄后情重，又是一句。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三解。

自表言书郑重，是一句，而其字不灭，手札依然，我不敢忘君，君岂反自忘也！望其亦将书郑重，又是一句。夫古人用笔而有意中之言、言外之意，此宾主旁正之间，贵细察良工苦心也。

第十九首

书是虚言，绮是实物，情又倍切矣。分说由浅及深，妙！读法当与前首同。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解。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二解。

前书所叙“长相思”、“久离别”，犹未及相聚之乐也。若绮上绣以思鸟，则不忍两处明矣，故下文又特殊再注二语云。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半解。



第二十首

此首总收前十九首，无限热闹，尽归冰雪，知累累千余言，皆从无字句处架造，皆从无字句处收拾矣。起结两解，俱自叙，分列前后，独将叙游子者作半解插入中间，用笔参差有致。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一解。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半解。出户独徬徨，愁思告当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三解。

看其揽衣而起，将出户也，然不遽出，而先徘徊焉。既徘徊而出，则已出也，然又徘徊而还入房焉，以喻士君子出处之际，郑重不苟有如此。数笔，竟将一龙一蛇大作用写尽，莫谓风雅中无经济也。入时仍复引领，知意中原未尝决绝忘出，然毕竟以韬晦为本领，故还入房耳。夫既韬晦自处，则一腔冰雪，岂悲冷落，而不免下泪者，非是自悲，乃悲人也。所云“终日以泪洗面”，山深林密处，往往不乏此等人矣。读结句，知二十首字字皆是泪痕，皆从无可奈何中挥洒出来也。泛观全文，几如满屋散钱，无可收拾，不但作者手忙，且令读者目眩。然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此句为作诗文总诀。夫“达”者，非明白晓畅之谓，如衢之诸路悉通者曰达，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达。故古人用笔，一笔必作数十笔用。如一篇之势，前引后牵，一句之力，下推上挽，后首之发龙处，即是前首之结穴处，上文之纳流处，即是下文之兴波处。东穿西透，左顾右盼，究竟支分派别，而



不离乎宗。非但逐首分拆不开，亦且逐语移置不得，惟达故极神变，亦惟达故极严整也。夫古人锦绣如海，不独韵言为然。然诚有有心人，由挹杓以观全涛，始知徒袭著作之名可已也，而细学著作之法，则决不可已也。



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序 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嶭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



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



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緲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



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则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栴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褰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



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英；于破核分英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英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穉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



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序 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



《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怱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剗削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剗削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樛机》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



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序 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常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



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吹数声，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级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



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摭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裴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山”“水”“动”“静”“乐”



“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桀机》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不然，而犹如常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文，吾如之何其不郁郁哉！

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断

《宋史纲》

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



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民可为，即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蛄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谨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谓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门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住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哀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

张叔夜之击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张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盖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则曰知某州。知之为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夫如是，然后谓之不



废厥职。三年报政，而其君劳之，锡之以燕享，赠之以歌诗，处之以不次，延之以黄阁。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坠，而肉食者多。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馑，官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于盗贼蜂起也。而问其城郭，官又不知；问其兵甲，官又不知；问其粮草，官又不知；问其马匹，官又不知。嗟乎！既已一无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于张叔夜击降宋江，而独大书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为此言也，是犹宽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则实何事不知者乎？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狴，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诚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史臣断曰：观此而知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而特无为事之人。夫当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转掠十郡，而十郡官军



莫之敢嬰也。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兽可缚，野火可扑者哉！一旦以朝廷之灵，而有张叔夜者至。夫张叔夜，则犹之十郡之长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独多，非蒙国家之知遇独厚也者。且宋江，则亦非独雄于十郡，而独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则恣其劫杀，无敢如何；后则一朝成擒，如风迅扫者。此无他，十郡之长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贵重，各有其禄位，各有其性命，而转顾既多，大计不决，贼骤乘之，措手莫及也。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无贵重可忧，无禄位可求，无性命可惜。所谓为与不为，维臣之责；济与不济，皆君之灵，不过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縶其臂而投麾下。呜呼！史书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岂知叔夜固为第一死士乎哉！《传》曰：“见危致命。”又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我战则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张叔夜有焉，岂不矫矫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贼，而计出于赦之使赎。夫美其辞则曰“赦”、曰“赎”，其实正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杀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于十郡，肆毒实惟不小，而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二也。方腊所到残破，不闻皇师震怒，而仰望扫除于绿林之三十六人，显当时之无人，三也。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乌知贼中无人不窥此意而大笑乎？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杰之士捐其头颅肢体而后得之，今忽以为盗贼出身之地，使壮夫削色，五也。《传》言：“四郊多垒，大夫之辱。”今更无人出手犯难，为君解忧，而徒欲以诏书为弭乱之具，有负养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七也。若谓其才有过人者，则何不用之未为盗之先，而顾荐之既为盗之后，当时宰相为谁，颠倒一至于



是，八也。呜呼！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稚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读第五才子书法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传》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

《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要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

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趑趄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



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张，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

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权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此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



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近世不知何人，不晓此意，却节出李逵事来，另作一册，题曰“寿张文集”，可谓咬人屎撮，不是好狗。

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他都不必具论；只如逵还有兄李达，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反称作李二，谓之乖觉。试想他肚里，是何等没分晓。

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齷齪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到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是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庄子》云：“始终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礼》云：“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如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



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尽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入城去；还有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

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囊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

有莺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将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

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以此思忧，竟何所得乐矣？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我得。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为吾友行立



蹲坐处也。舍下执炊爨、理盘榻者，仅老婢四人；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便于驰走迎送、传接简帖也。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缚帚所以扫地，织席供吾友坐也。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吾友既皆绣淡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毕即休，无人记录。有时亦思集成一书，用赠后人，而至今阙如者：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并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莫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拈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或若问：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云何独有此传？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东都施耐庵序。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



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沧海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试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



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违、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砑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圆璧方珪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跪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可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

一百八人，则诚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

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为主；而先做强盗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虽作者笔力纵横之



妙，然亦以见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麋栝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麋栝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割直，接手便写鲁达割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少于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嗟乎！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桀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呼！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史进本题，只是要到老种经略相公处寻师父王进耳，忽然一转，却就老种经略相公外另变出一个小种经略相公来，就师父王进外另变出一个师父李忠来，读之真如绛云在霄，伸卷万象，非复一日之所得定也。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

打郑屠忙极矣，却处处夹叙小二报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个，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买肉主顾，第三段又添出过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绮，并事情亦如境，我欲剖视其心矣。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者，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所以文中凡写员外爱枪棒、有义气处，俱不得失口便赞员外也是一个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句中生出来，便见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故后文鲁达下五台处，便有“好生不然”一语，了结员外一向情分。读者苟不会此，便目不辨牛马牡牝矣。

写金老家写得小样，写五台山写得大样，真是史迁复生。

鲁达两番使酒，要两样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虽难矣，然犹人力所及耳。最难最难者，于两番使酒接连处，如何做个间架。若不做一间架，则鲁达日日将惟使酒是务耶？且令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矣。然要别做间架，其将下何等语，岂真如长老所云“念经诵



咒，办道参禅”者乎？今忽然拓出题外，将前文使酒字面扫刷净尽，然后迤迤悠扬走下山去，并不思酒，何况使酒，真断鳌炼石之才也。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智深取却真长老书，若云“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二回书接连都在和尚寺里，何处见其龙跳虎卧之才乎？此偏于路投宿，忽投到新妇房里。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妇房，则是作者龙跳虎卧之才，犹为不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岂可以寻常之情测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后回遇史进，都用一样句法，以作两篇章法，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两样局面，其笔力之大不可言。

为一女子弄出来，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台山来，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夫女子不女子，鲁达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鲁达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鲁达不知也；上山与下山，鲁达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乌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儿，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彷彿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



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

要盘缠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滚下山去，人曰：堂堂大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什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落落。

看此回书，须要处处记得鲁达是个和尚。如销金帐中坐，乱草坡上滚，都是光着头一个人；故奇妙不可言。

写鲁达踏匾酒器偷了去后，接连便写李、周二分赃数语，其大其小，虽妇人小儿；皆洞然见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尽神矣哉。

大人之为大人也，自听天下万世之人谅之；小人之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与其标榜之同辈一递一唱，以张扬之。如鲁达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车仗，可不为之痛悼乎耶？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吾前言，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因特幻出新妇房中销金帐里以间隔之，固也；然惟恐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必别生一回不在丛林之事以间隔之，此虽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则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丛林，后一回何妨又在丛林？不宁惟是而已，前后二回都在丛林，何妨中间再生一回复在丛林？夫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避之法也。若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中间反又加倍写一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犯之法也。虽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毕竟



独归耐庵也。

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呜呼！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菱花之句，可入诗料。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则又安辩其是稗官，安辩其是菩萨现稗官耶？

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通篇只是鲁达纪程图也。乃忽然飞来史进，忽然飞去史进者，非此鲁达于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于大郎也。亦为前者渭州酒楼三人分手，直至于今，都无下落，昨在桃花山上虽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与大郎，其重其轻相去则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过得着实。而大郎犹自落在天涯，然则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于过此以往，一到东京，便有豹子头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时即通身笔舌，犹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闲心闲笔来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过去。呜呼！谁谓作史为易事耶！

真长老云：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善哉大德！真可谓通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也。若清长老则云：侵损菜园，得他压伏。嗟乎！以菜园为庄产，以众生为怨家，如此人亦复匡徒领众，俨然称师，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与菜



园，则有间矣。三世佛犹罢休，则无所不罢休可知也；菜园犹不罢休，然而如清长老者，又可损其毫毛乎哉！作者于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台，以清占东京，意盖谓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也。

此篇处处定要写到急杀处，然后生出路来，又一奇观。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兵小乙进去，和尚吃了一惊，急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睁着眼，在一边夹道：“你说！你说！”于是遂将“听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说”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积厨来，见几个老和尚“正在那里”怎么，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来得声势，于是遂于“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进听得声音，要问姓甚名谁，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斗到性发，不睬其问，于是“姓甚”已问，“名谁”未说，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样文情，而总之只为描写智深性急，此虽史迁，未有此妙矣。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此文用笔之难，独与前后迥异。盖前后都只一手顺写一事，便以闲笔波及他事，亦都相时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认得一个鲁达，出格亲热，却接连便有衙内合口一事，出格斗气。今要写鲁达，则衙内一事须阁不起；要写衙内，则鲁达一边须冷不下，诚所谓笔墨之事，亦有进退两难之日也。况于衙内文中，又要分作两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则要照林家，叙林家则要照高府。



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园一人跃跃欲来，且使此跃跃欲来之人乃是别位犹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为了金翠莲三拳打死人之鲁达。呜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读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读者于此而不服膺，知后世犹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阅武坊卖刀，大汉自说宝刀，林冲、鲁达自说闲话；大汉又说可惜宝刀，林冲、鲁达只顾说闲话。此时譬如两峰对插，抗不相下，后忽突然合笋，虽惊蛇脱兔，无以为喻，二也。还过刀钱，便可去矣，却为要写林冲爱刀之至，却去问他祖上是谁，此时将答是谁为是耶！故便就林冲问处，借作收科云：“若说时辱没杀人。”此句虽极会看书人亦只知其余墨淋漓，岂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节堂，是不可进去之处，今写林冲误入，则应出其不意，一气赚入矣，偏用厅前立住了脚，屏风后堂又立住了脚，然后曲曲折折来至节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

打陆虞侯家时，“四边邻舍都闭了门”，只八个字，写林冲面色、衙内势焰都尽。盖为藏却衙内，则立刻齏粉；不藏衙内，则即日齏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内，四边邻舍都闭门，真绝笔矣。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此回凡两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师写休书，一段是野猪林吃闷棍；一段写儿女情深，一段写英雄气短，只看他行文历



历落落处。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镂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翬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岂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云霞不必舒卷，则惨若烽烟，亦何怪于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于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丑如楫桡；翬尾不必金碧间杂，而块然木鸢，亦何怪于草木鸟兽？然而终亦必然者，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于文章，而何独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笔墨，于是到处涂抹，自命作者，乃吾视其所为，实则曾无异于所谓烽烟、坑阜、楫桡、木鸢也者。呜呼！其亦未尝得见我施耐庵之《水浒传》也。

吾之为此言者，何也？即如松林棍起，智深来救，大师此来，从天而降，固也；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一至于是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谷》、《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



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肯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时，笔墨忙极，不得不将智深一边暂时阁起，此行文之家要图手法干净，万不得已而出于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补叙还，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将林冲一边逐段穿插相对而出，不惟使智深一边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边再加渲染，离离奇奇，错错落落，真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问，才问，却被智深兜头一喝，读者亦谓终亦不复知是某甲矣，乃遥遥直至智深拖却禅杖去后，林冲无端夸拔杨柳，遂答还董超、薛霸最先一问。疑其必说，则忽然不说；疑不复说，则忽然却说。譬如空中之龙，东云见鳞，西云露爪，真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说且吃酒，此一顿已是令人心痒之极，乃武师又于四五合时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进又于重提棒时，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顿，直使读者眼光一闪一闪，真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入来时，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要写林武师，一笔又要写柴大官人，可谓极忙极杂矣。乃今偏于极忙极杂中间，又要时时挤出两个公人，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

又如写差拨陡然变脸数语，后接手便写陡然翻出笑来数语，参差历落，自成谐笑，皆所谓文章波澜，亦有以近为贵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远为贵也者，则如来时飞杖而来，去时拖杖而去，其波澜乃在一篇之首与尾。林冲来时，柴进打猎归来，林冲去时，柴进打猎出去，则其波澜乃在一传之首



与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此所谓在天为云霞，在地为山川，在草木为花萼，在鸟兽为翬尾，而《水浒传》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如陆虞侯送公人十两金子，又许干事回来，再包送十两，一可叹也；夫陆虞侯何人，便包得十两金子？且十两金子何足论，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护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坏我勾当，二可叹也；夫现十两贖十两便算一场勾当，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顾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三可叹也；四人在店，而两人暗商，其心头口头，十两外无别事也。访柴进而不在也，其庄客亦更无别语相惜，但云你没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钱财与你，四可叹也；酒食钱财，小人何至便以为福也？洪教头之忌武师也，曰“诱些酒食钱米”，五可叹也；夫小人之污蔑君子，亦更不于此物外也。武师要开枷，柴进送银十两，公人忙开不迭，六可叹也；银之所在，朝廷法网亦惟所命也，洪教头之败也，大官人实以二十五两乱之，七可叹也；银之所在，名誉、身分都不复惜也。柴、林之握别也，又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八可叹也；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差拨之见也，所争五两耳，而当其未送，则满面皆是饿纹，及其既送，则满面应做大官，十可叹也；千古人伦，甄别之际，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约以此也。武师以十两送管营，差拨又落了五两，止送五两，十一可叹也；本官之与长随可谓亲矣，而必染指焉，谚云：“掏虱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发周旋开除铁枷，又取三二两银子，十二可叹



也；但有是物，即无事不可周旋，无人不顾效力也。满营囚徒，亦得林冲救济，十三可叹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夫文章之法，岂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读者于此，则恶可混然以为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后，则当知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也；文自在后而眼光在前，则当知此文未尽，自为前文，非为此文也。必如此，而后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不然者，几何其不见一事即以为一事，又见一事即又以为一事，于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与事后未尽之波，累累然与正叙之事，并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自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

如庄家不肯回与酒吃，亦可别样生发，却偏用花枪挑块火柴，又把花枪炉里一揽，何至拜揖之后向火多时，而花枪犹在手中耶？凡此，皆为前文几句花枪挑着葫芦，逼出庙中挺枪杀出门来一句，其劲势犹犹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余怒。故凡篇中如搠两人后杀陆谦时，特地写一句把枪插在雪地下，醉倒后庄家寻着踪迹赶来时，又特地写一句花枪亦丢在半边，皆所谓事过而作波者也。



陆谦、富安、管营、差拨四个人坐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详，置之则不可得置。今但于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写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约莫是金银”句，“换汤进去，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句，忽断忽续，忽明忽灭，如古锦之文不甚可指，断碑之字不甚可读，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于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谓鬼于文、圣于文者也。

杀出庙门时，看他一枪先搠倒差拨，接手便写陆谦一句；写陆谦不曾写完，接手却再搠富安；两个倒矣，方翻身回来，刀剗陆谦，剗陆谦未毕，回头却见差拨爬起，便又且置陆谦，先割差拨头挑在枪上；然后回过身来，作一顿割陆谦富安头，结做一处。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

旧人传言：昔有画北风图者，盛暑张之，满座都思挟纊；既又有画云汉图者，祁寒对之，挥汗不止。于是千载啧啧，诧为奇事。殊未知此特寒势各作一幅，未为神奇之至也。耐庵此篇独能于一幅之中，寒热间作，写雪使其寒彻骨，写火使其热照面。昔百丈大师患疟，僧众请问：“伏惟和上尊侯若何？”丈云：“寒时便寒杀閤黎，热时便热杀閤黎。”今读此篇，亦复寒时寒杀读者，热时热杀读者，真是一卷“疟疾文字”，为艺林之绝奇也。

阁子背后听四个人说话，听得不仔细，正妙于听得不仔细；山神庙里听三个人说话，听得极仔细，又正妙于听得极仔细。虽然，以阁子中间、山神庙前，两番说话偏都两番听得，亦可以见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犹刺刺说人不休，则独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火



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我读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于是！然则人行世上，触手碍眼，皆属祸机，亦复何乐乎哉！

文中写情写景处，都要细细详察。如两次照顾火盆，则明林冲非失火也；上拖一条绵被，则明林冲明日原要归来，今止作一夜计也。如此等处甚多，我亦不能遍指，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风者，恶风也。其势盘旋，自地而起，初则扬灰聚土，渐至奔沙走石，天地为昏，人兽骇窜，故谓之旋。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进之于水泊，其犹青萍之末矣，积而至于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恶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视“黑”，则柴进为“小”矣，此“小旋风”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只平平无奇，特喜其叙事简净耳。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闺阁中读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写王伦疑忌，此亦若辈故态，无足为道。独是渡



河三日，一日一换，有笔如此，虽谓比肩腐史，岂多让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并没一个人过；第二日，却有一伙三百余人过，乃不敢动手；第三日，有一个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个大汉来。都是特特为此奇拗之文，不得忽过也。

处处点缀出雪来，分外耀艳。

我读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撒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晓”句，真正心折耐庵之为才子也。后有读者，愿留览焉。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譬诸奕棋者，非救劫之难，实留劫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后天下之读吾文者，于是乎而观吾之才、之笔矣。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笔，为之踌躇，为之四顾，眙然中窾，如土委地，则虽号于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谁复敢争之乎哉？故此书于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是正所谓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于是始乐得而徐观其避也。



又曰：我读《水浒》至此，不禁浩然而叹也。曰：嗟乎！作《水浒》者虽欲不谓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摘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今观《水浒》之写林武师也，忽以宝刀结成奇彩；及写杨制使也，又复以宝刀结成奇彩。夫写豪杰不可尽，而忽然置豪杰而写宝刀，此借非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宝刀为即豪杰之替身，但写得宝刀尽致尽兴，即已令豪杰尽致尽兴者耶？且以宝刀写出豪杰，固已；然以宝刀写武师者，不必其又以宝刀写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宝刀照耀武师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宝刀照耀制使，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即欲不谓之非常，而英英之色，千人万人，莫不共见，其又畴得而不谓之非常乎？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镳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挺而走险，以自表其“六辔如组，两骖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

天汉桥下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紧接演武厅前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咽处加一倍咽，艳处加一倍艳，皆作者瞻顾非常，趋走有龙虎之状处。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古语有之：画咸阳宫殿易，画楚人一炬难；画舳舻千里



易，画八月潮势难。今读《水浒》至东郭争功，其安得不谓之画火、画潮第一绝笔也！夫梁中书之爱杨志，止为生辰纲伏线也，乃爱之而将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独提掇之。于是传令次日大小军官都至教场比试，盖其意止在周谨一分请受耳。今观其略写使枪，详写弓马，亦可谓于教场中尽态极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苍苍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阶下左边转出一个索超，一时遂若连彼梁中书亦似出于意外也者。而于是于两汉未曾交手之前，先写梁中书着杨志好生披挂，又借自己好马与他骑了。于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将自己披挂战马全副借与。当是时，两人殊未尝动一步，出一色，而读者心头眼底已自异样惊魂动魄，闪心摇胆。却又放下两人，复写梁中书走出月台，特增出一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重放炮，重发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红旗、黄旗、白旗、青旗招动，然后托出两员好汉来。读者至此，其心头眼底，胡得不又为之惊魂动魄，闪心摇胆？然而两人固殊未尝交手也。至于正文，只用一句“战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负”，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却重复写梁中书看呆，众军官喝采，满教场军士们没一个不说，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使读者口中自说满教场人，而眼光自落在两个好汉、两匹战马、两般兵器上。不惟书里梁中书呆了，连书外看书的人也呆了，于是鸣金收军而后，重复正写一句两个各要争功，那肯回马。如此行文，真是画火画潮，天生绝笔，自有笔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评。呜呼！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即又何忍不公诸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书，愚夫读之，则以为东郭争功，定是杨志分中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殊不知止为后文生辰纲要重托杨



志，故从空结出两层楼台，以为梁中书爱杨志地耳。故篇中凡写梁中书加意杨志处，文虽少，是正笔，写与周谨、索超比试处，文虽绚烂纵横，是闲笔。夫读书而能识宾主旁正者，我将与之遍读天下之书也。

看他齐臻臻地一教场人，后来发放了大军，留下梁中书、众军官、索超、杨志；又发放了众军官，留下梁中书、索超、杨志；又发放了索超，留下梁中书、杨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写大风者曰：“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吾尝谓其后当必重收到青萍之末也，今梁中书、杨志，所谓青萍之末，而教场比试，所谓土囊之口，读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也。晁盖提纲挈领之人，而应下笔第一回便与先叙；先叙晁盖已得停当，然后从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个人来，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盖出名，书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有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如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谓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若既已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则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与出名，此所谓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者也。夫欲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轮回□叠于眉间心上，夫岂一朝一夕而已哉！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之书而能识



其经营，予日欲得见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庐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虽以治天下，岂复有遗论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语，人固无贤无愚，无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语，则无贤无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呜呼！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岂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周礼建官三百六十，实惟使由，不使知之属也。枢机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与闻之。人多做不得，岂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论耶？恶可以其稗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书一百八人，声色烂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嗟乎！可以悟矣。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夺，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盖托始之例也。若《水浒》之一百八人，则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则又宜何所始？其必始于石碣矣。故读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则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浒》，断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髀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曰“立地太岁”，曰“活阎罗”，中间则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加亮说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渐近即纵之，既纵即又另起一头，复渐渐逼近之，真有如诸葛之于孟获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读说阮一篇，当玩其笔头落处，不当随其笔尾去处，盖读稗史亦有法矣。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盖我读此书而不胜三致叹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于内，莅事于外，竭忠尽智，以图报称，而终亦至于身败名丧，为世僂笑者，此其故，岂得不为之深痛哉！夫一夫专制，可以将千军；两人牵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侯乎？观其所云另有夫人



礼物，送与府中宝眷，亦要杨志认领，多恐不知头路。夫十万已领，何难一担？若言不知头路，则岂有此人从贵女爱婿边来，现护生辰重宝至于如此之盛，而犹虑及府中之人猜疑顾忌，不视之为机密者也？是皆中书视十万过重，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则意必太师也者，虽富贵双极，然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太师嚇然入神，则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夫是故以为此为献，凡以冀其入之得一动心也。视杨志过轻，则意或杨志也者，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杨志嚇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侯为监，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动也。然其胸中，则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训者，于是即又伪装夫人一担，以自盖其相疑之迹。

呜呼！为杨志者，不其难哉！虽当时亦曾有早晚行住，悉听约束，戒彼三人不得别拗之教敕，然而官之所以得治万民，与将之所以得制三军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杨志，一都管，又二虞侯，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军，岂有得乎？《易大传》曰：“阳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书徒以重视十万、轻视杨志之故，而曲折计划，既已出于小人之道，而尚望黄泥冈上万无一失，殆必无之理矣。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侯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又奚议焉？曰：然则杨志即何为而不争之也？圣叹答曰：“杨志不可得而争也。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杨志自惟起于单寒，骤蒙显擢，夫乌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独为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万之故而授统制易，以统制之故而托十万难，此杨志之所深知也。杨志于何知之？杨志知年年根括十万以媚于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国土遇我者



也；不能以国土遇我，而昔者东郭斗武，一日而逾数阶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诸饲鹰喂犬，非不极其恩爱，然彼固断不信鹰之德为凤皇，犬之品为驺虞也。故于中书未拔都管、虞侯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须一个人和小人去。夫“一个人和小人去”者，非请武阳为副，殆请朝恩为监矣。若夫杨志早知人之疑之，而终亦主于必去，则固丈夫感恩知报，凡以酬东郭骤迁之遇耳，岂得已哉！呜呼！杨志其寓言也，古之国家，以疑立监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写杨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笔势夭矫，不可捉搦。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制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之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而卒之变起仓猝，不可枝梧，为鼠为虎，与之俱败，岂不痛哉！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

看他写卖酒人斗口处，真是绝世奇笔。盖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骘骘相就，读之，满纸皆似惟恐不得卖者矣。今偏笔笔撒开，如强弓怒马，急不可就，务欲极扳开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为其买者，真怪事也。

看他写七个枣子客人饶酒，如数鹰争雀，盘旋跳霍，读之欲迷。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一部书，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也。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贵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号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异于今之贩夫之唱筹量米之法也者。而以夸于世曰才子之文，岂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视之，则彼一百八人，诚已齐齐臻臻，悉在山泊矣。然当其一百八人，犹未得而齐齐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时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盘，迸走散落，无可罗拾。当是时，殆几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于此，为之踌蹰，为之经营，因忽然别构一奇，而控扭鲁、杨二人，藏之二龙，俟后枢机所发，乘势可动，夫然后冲雷破壁，疾飞而去。呜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诬也。

鲁达一孽龙也，杨志又一孽龙也。二孽龙同居一水，独不虞其斗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于前文两人出身下，都预写作关西人，亦以望其有乡里之情也。虽然以鲁达、杨志二人而望其以乡里为投分之故，此倍难矣。以鲁达、杨志二人，而诚肯以乡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则何不生于关西，长于关西，老死于关西，而又必破闲啮枥而至于斯也？破闲啮枥以至于斯，而尚思以“关西”二字羁之使合，是犹以藕丝之轻，繫二孽龙，必不得之数耳。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书为林冲之徒，曹正贯索在手，而鲁、杨孽龙弭首帖尾，不敢复动。无他，天下怪物自须天下怪宝镇之，则读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为禹王之金锁也？



顷我言此篇之中虽无林冲，然而欲制毒龙，必须禹王金锁，所以林冲独为一篇纲领之人，亦既论之详矣。乃今我又欲试问天下之读《水浒》者，亦尝知此篇之中，为止二龙，为更有龙？为止一锁，为更有锁？为止一贯索奴，为更有贯索奴耶？孔子曰：举此隅，不以彼隅反，则不复说。然而我终亦请试言之。夫鲁达、杨志双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来也。夫鲁达一孽龙也，武松又一孽龙也。鲁杨之合也，则锁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贯索者也。若鲁、武之合也，其又以何为锁，以谁为贯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见夫鲁达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尝见之于实事也，第一叙之于鲁达之口，一叙之于张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鲁与武即曾不相遇，而前后各各自到张青店中，则其贯索久已各各入于张青之手矣。故夫异日之有张青，犹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张青犹如曹正，则是贯索之人诚有之也，锁其奈何？曰：诚有之，未细读耳。观鲁达之述张青也，曰：看了戒刀吃惊。至后日张青之赠武松也，曰：我有两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鲁达之戒刀也，伴之以禅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间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则第观武松初过十字坡之时，张青夫妇与之饮酒至晚，无端忽出戒刀，互各惊赏，此与前文后文悉不连属，其为何耶？嗟乎！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即又奚怪圣叹之以钟期自许耶？

杨志初入曹正店时，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杨志初入店时，一写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赘等语，纠缠笔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断以鲁、杨为一双，锁之以林冲，贯之以曹正，又以鲁、武为一双，锁之以戒刀，贯之以张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余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乌能凌跨二三百纸，而得知共文心照耀，有如是之奇绝横极者乎？故作者



万无如何，而先于曹正店中凭空添一妇人，使之特与张青店中仿佛相似，而后下文飞空架险，结撰奇观，盖才子之才，实有化工之能也。

鲁、杨一双以关西通气，鲁、武一双以出家逗机，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请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报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无兄弟人读之心伤，有兄弟人读之又心伤，谁谓稗史无劝惩乎？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传也。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殆亦读其文而不能通其义有之耳。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入本传之始，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

岂惟不讳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进后堂，则机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则机密之至也；五更赶回城里，则机密之至也；包了白胜头脸，则机密之至也；老婆监收女牢，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亲领公文，则机密之至也；就带虞侯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众人都藏店里，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不肯轻说，则机密



之至也。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盖此书之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严有如此者。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写朱仝、雷横二人，各自要放晁盖，而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便见雷横处处让过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则是朱仝又让过宋江一着也。强手之中，更有强手，真是写得妙绝。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悉责焉。

前回朱、雷来捉时，独书晁盖断后。此回何涛来捉时，忽分作两半。前半独书阮氏水战，后半独书公孙火攻。后入山泊见林冲时，则独书吴用舌辩。盖七个人，凡大书六个人各建奇功也。中间止有刘唐未尝自效，则又于后回补书月夜入险，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争先，互不冒滥。嗟乎！强盗犹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无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放？当亦放于讽刺之旨也。今读何涛捕贼一篇，抑何其无罪而多戒，至于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贼，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贼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于船既捉矣，贼又不捉，而又即



以所捉之船排却乘凉。百姓夫而后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贼，正是贼要乘凉耳。嗟乎！捉船以捉贼，而令百姓疑其以贼捉贼，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凉，而令百姓竟指为贼要乘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读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军，则不可谓非稗史之一助也。

何涛领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五人，再引十数个打鱼人，而写来便如千军万马，奔腾驰骤，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有冲有突。凡若此者，岂谓当时真有是事，盖是耐庵墨兵笔阵，纵横入变耳。

圣叹蹙然叹曰：嗟乎！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林冲弭首庑下，坐第四，志岂能须臾忘王伦耶？徒以势孤援绝，惧事不成，为世僇笑，故隐忍而止。一旦见晁盖者兄弟七人，无因以前，彼詎不心动乎？此虽王伦降心优礼，欢然相接，彼犹将私结之以得肆其欲为，况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与王伦颈血相吸，虽无吴用之舌，又岂遂得不杀哉？或林冲之前无高俅相恶之事，则其杀王伦犹未至于如是之毒乎？顾虎头针刺画影，而邻女心痛，然则杀王伦之日，俅其气绝神灭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如上文方写过何涛一番，入此回又接写黄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揽海，后一



番，搅海翻江，真是一样才情，一样笔势，然而读者细细寻之，乃至曾无一句一字偶尔相似者。此无他，盖因其经营图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后随笔迅扫，极妍尽致，只觉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此书写何涛一番时，分作两番写；写黄安一番时，也分作两番写，固矣。然何涛却分为前后两番，黄安却分为左右两番。又何涛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预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则虽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间架既已各别，意思不觉都换。此虽悬千金以求一笔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纤笔也。为欲宋江有事，则不得不生出宋江杀人；为欲宋江杀人，则不得不生出宋江置买婆惜；为欲宋江置买婆惜，则不得不生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后，遥遥数纸，而直至于王公许施棺木之日，不过皆为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读者但观其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始于王婆，终于王公，夫亦可以悟其洒墨成戏也。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不备，暮年荡子读之咋舌，少年荡子读之收心，真是一篇绝妙针扎荡子文字。



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妙绝。

如何是写淫妇便写尽淫妇？看他一晚拿班做势，本要压伏丈夫，及至压伏不来，便在脚后冷笑，此明明是开关接马，送俏迎奸也。无奈正接不着，则不得已，乘他出门恨骂时，不难撒娇撒痴，再复将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觉自家没趣，而陡然见有脏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齐收起，竟放出猙獰食人之状来。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狠时便狠杀人，大雄世尊号为“花箭”，真不诬也。

如何是写虔婆便写尽虔婆？看他先前说得女儿恁地思量，及至女儿放出许多张致来，便改：女儿气苦了，又娇惯了。一黄昏嘈出无数说话，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怜惜女儿，自非金石为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骤见女儿被杀，又偏不声张，偏用好言反来安放，直到县门前了，然后扭结发喊，盖虔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郛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终不复弹。后人之述其事，悲其心，孰不为之嗟叹弥日，自云：我独不得与之同时，设复相遇，当能知之。呜呼！言何容易乎？我谓声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难，请举易者，而易莫易于文笔。乃文笔中，有古人之辞章，其言雅驯，未便通晓，是事犹难，请更举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粲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者乎？即如宋江杀婆惜一案，夫耐庵之繁笔累纸，千曲百折，而必使



宋江成于杀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独欲宋江离郢城而至沧州也。而张三必固欲捉之，而知县必固欲宽之。夫诚使当时更无张三主唆虔婆，而一凭知县迁罪唐牛，岂其真将前回无数笔墨，悉复付之唐案乎耶？夫张三之力唆虔婆，主于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县乃至满县之人，其极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于捉者，是皆旁文蹊蹴，所谓波澜者也。张三不唆，虔婆不禀；虔婆不禀，知县不捉；知县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现。盖张三一唆之力，其筋节所系，至于如此。而世之读其文者，已莫不啧啧知县，而嘖嘖张三，而尚谓人我知伯牙。嗟乎！尔知何等伯牙哉！

写朱、雷两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汉，又各不相照，各要热瞒，句句都带跳脱之势，与放走晁天王时，正是一样奇笔，又却是两样奇笔。才子之才，吾无以限之也。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浒》一书，断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写虎则不惟一篇而已，至于再，至于三。盖亦易能之事薄之不为，而难能之事便乐此不疲也。

写虎能写活虎，写活虎能写其搏人，写虎搏人又能写其三搏不中。此皆是异样过人笔力。

吾尝论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计。即如写虎要写活虎，写活虎要写正搏人时，此即聚千人，运千心，伸千手，执千笔，而无一字是虎，则亦终无一字是虎



也。独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无多，不惟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惟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安望令我作之耶！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撞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写武二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乃吾正不难于武二之视兄如父，而独难于武大之视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际，至于今日，尚忍言哉？一坏于干猴相争，阅墙莫劝，再坏于高谈天显，矜震虚文。盖一坏于小人，而再坏于君子也。夫坏于小人，其失也鄙，犹可救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许，不可救也。坏于小人，其失也鄙，其内即甚鄙，而其外未至于诈，是犹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许，其外既甚诈，而其内又不免于甚鄙，



是终不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视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由学问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犹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爱弟者以爱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写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写武大以救君子之诈。夫亦曰：兄之与弟，虽二人也；揆厥初生，则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学问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废学问，此自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于天性可也。

上篇写武二遇虎，真乃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写武二遇嫂，真又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也。吾尝见舞榭之后，便欲搦管临文，则殊苦手颤；铙吹之后，便欲洞箫清嘒，则殊苦耳鸣；驰骑之后，便欲入班拜舞，则殊苦喘急；骂座之后，便欲举唱梵呗，则殊苦喉燥。何耐庵偏能接笔而出，吓时便吓杀人，憨时便憨杀人，并无上四者之苦也！

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趯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砾，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簇文字。

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砾，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写西门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吾尝晨起开户，窃怪行路之人纷若驰马，意彼万万人中，乃至必无一人心头无事者。今读此篇而失笑也。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此回是结煞上文西门潘氏奸淫一篇，生发下文武二杀人报仇一篇，亦是过接文字，只看他处处写得精细，不肯草草处。

第一段写郓哥定计，第二段写武大捉奸，第三段写淫妇下毒，第四段写虔婆帮助，第五段写何九瞧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写淫妇心毒，几欲掩卷不读，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诵一过，以为羯鼓洗秽也。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吾尝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呜呼！耐庵之才，其又岂可以斗石计之乎哉！

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譬诸间



吴二子，斗童殿壁，星宫水府，万神咸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丽即真丽，丑即真丑。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正。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别藏分外之绝笔，又有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今耐庵《水浒》，正犹是矣。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罄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我得而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形状与如鲁、如林、如杨者之结束也。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歌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恣月彩，分外之绝笔矣。如是而尚欲量才了之才为斗为石，呜呼，多见其为不知量者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



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杀虎后忽然杀一妇人，嗟乎！莫咆哮于虎，莫柔曼于妇人，之二物者，至不伦也。杀虎后忽欲杀一妇人，曾不举手之劳焉耳。今写武松杀虎至盈一卷，写武松杀妇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异哉！忆大雄氏有言：“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今岂武松杀虎用全力，杀妇人亦用全力耶？我读其文，至于气咽自瞪，面无人色，殆尤骇于读打虎一回之时。呜呼，作者固真以狮子喻武松，观其于街桥名字，悉安狮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杀虎，则是无赖之至也；然必终仗哨棒而后成于杀虎，是犹夫人之能事也。故必于四闪而后奋威尽力，抡棒直劈，而震天一响，树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当怒虎，而终亦得以成杀之功；夫然后武松之神威以见，此前文所详，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独怪其写武松杀西门庆，亦用此法也。其心岂不曰：杀虎犹不用棒，杀一鼠子何足用刀？于是握刀而往，握刀而来，而正值鼠子之际，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进鼠子而与虎为伦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杀虎不用棒，杀鼠子不用刀者，所谓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观狮子桥下四句，句知也。

西门庆如何入奸，王婆如何主谋，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罗列前幅，灿如星斗，读者既知之矣。然读者之知



之也，亦为读之而后得知之也。乃方夫读者读之而得知之之时，正武二于东京交割箱笼，街上闲行之时，即又奈何以己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闻何九之言，即燎然知奸夫之为西门，闻郓哥之言，即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处处写武松是东京回来，茫无头路，虽极英灵，了无入处，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叙邻舍，至后幅，忽然排出四家铺面来：姚文卿开银铺，赵仲铭开纸马铺，胡正卿开冷酒铺，张公开馄饨铺，合之便成财色酒气四字，真是奇绝，详见细评中。

每闻人言：莫骇疾于霹雳，而又莫奇幻于霹雳。思之骤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挂两握乱丝，雷电过，辄已丝丝相接，交罗如网者。一道士藏纸千张，拟书全笈，一夜遽为雷火所焚，天明视之，纸故无恙，而层层遍画龙蛇之形，其细如发者。以今观于武二设祭一篇，夫而后知真有是事也。

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前篇写武松杀嫂，可谓天崩地塌，鸟骇兽窜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之时，斯固百江郎莫不搁笔坐愁，摩腹吟叹者也。乃作者忽复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右之左之，无不咸有，我独奈何菁华既竭，拳裳便去，自同鼯鼠，为艺林笑哉？于是便随手将十字坡遇张青一案，翻腾踢倒，先请出孙二娘来。写孙二娘便加出无数“笑”字，写武松便幻出无数风话，于是读者但觉峰回路转，又来到一处胜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将顶天立地、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上文何等



雷轰电激，此处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阳冈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后幅，便一发尽兴写出当胸搂住，压在身上八个字来，正是前后穿射，斜飞反扑，不图无心又得此一番奇笔也。

相见后，武松叫无数嫂嫂，二娘叫无数伯伯。前后二篇杀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后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飞反扑，穿射入妙之笔。

张青述鲁达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此文章家虚实相间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谓鲁达一段是实，头陀一段是虚。何则？盖为鲁达虽实有其人，然传中却不见其事；头陀虽实无其人，然戒刀又实有其物也。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绵激射，正复不定，断非一语所得尽赞耳。

此书每到人才极盛处，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网罗之外，另有异样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尽天下之士也。即如开书将说一百八人，为头已先失落一王进。张青光明寺出身，便加意为鲁达、武松作合，而中间已失落一头陀。宋江三打祝家之际，聚会无数新来豪杰，而末后已失落一乐廷玉。嗟乎！名垂简册，亦复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显当世者，胡可遂谓蚌外无珠也！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上文写武松杀人如菅，真是血溅墨缸，腥风透笔矣。入此回，忽然就两个公人上，三翻四落写出一片菩萨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过于武松也者，于是上文尸



腥血迹洗刷净尽矣。盖作者正当写武二时，胸中真是出格拟就一位天人，凭空落笔，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刀便搯者所得同日而语也。

读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之语，嗟乎！岂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两个，则尽夫妻两个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两个独遽至于如此之极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诚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与松之可以不舍兄而达行，是皆人之所得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财主又必白白与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远行，而知县又必重重托之，然则天也，非人，诚断断然矣。嗟乎！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而今初出门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张青一对如此可爱。松即金铁为中，其又能不向壁弹泪乎耶？作者忽于叙事缕缕中，奋笔大书云：“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嗟乎！真妙笔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于“两个”下，增“厚意”字，全是学究注意盘飧之语，可为唾抹，今并依古本订定。

连叙管营逐日管待，如云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看时，是一大镗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晚来，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来，是几般菜蔬，一大镗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不多时，那个人又和一个人来，一个提只浴桶，一个提一桶汤，送过浴裙手巾，便把藤簟铺了，纱帐挂起，放个凉枕，叫声安置。明日，那个人又提桶面汤，取漱口水，又带个待诏篦头，绾髻子，裹巾帨。又一个人将个盒子，取出菜蔬下饭，一大碗肉汤，一大碗饭。吃罢，又是一盏茶。搬房后，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



看时，却是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卷儿，一注子酒。晚间，洗浴乘凉。如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画。尝言太史公酒帐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将写武松威震安平，却于预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闲走，便先安放得个青石墩在化纸炉边，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写武松演试神力之时，却偏不一直写，偏先写得一半，如云轻轻抱一抱起，随手一撒，打入地下一尺来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后半再作一番写来，如云一提，一掷，一接，轻轻仍放旧处，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尽情托出之时。却又还有一半在后，如云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是也。读第一段并不谓其又有第二段，读第二段更不谓其还有第三段，文势离奇屈曲，非目之所尝睹也。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尝怪宋子京官给椽烛修《新唐书》。嗟乎！岂不冤哉！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恶乎志？文是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陈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



繁，刑狱之恤，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问者。凡以当其有事，则君相之权也，非儒生之所得议也。若当其操笔而将书之，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恶敢置一未喙乎哉！此无他，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骥尾而显矣。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槩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辄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已不传，而事又乌乎传耶？盖孔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若是乎事无文也；其文则史，若是乎文无事也。其文则史，而其事亦终不出于齐桓晋文，若是乎文料之说，虽孔子亦早言之也。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

如此篇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阳冈上打虎好汉，其千载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场，出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载第一酒场也。酒有酒时，炎暑乍消，金风飒起，解开衣襟，微风相吹，其千载第一酒时也。酒有酒令，无三不过望，其千载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监，连饮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载第一酒监也。酒有酒筹，十二三家卖酒望竿，其千载第一酒筹也。酒有行



酒人，未到望边，先已筛满，三碗既毕，急急奔去，其千载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声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妇而拍案一叫，其千载第一酒物也。酒有酒怀，记得宋公明在柴王孙庄上，其千载第一酒怀也。酒有酒风，少间蒋门神无复在孟州道上，其千载第一下酒风也。酒有赞酒，“河阳、风月”四字，“醉里乾坤火，壶中日月长”十字其千载第一酒赞也。酒有酒题，“快活林”其千载第一酒题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无读书之人，吾末如之何也！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看他写快活林，朝蒋暮施，朝施暮蒋，遂令人不敢复作快意之事。稗官有益于世，乃复如此不小。

张都监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适所以自死。祸福倚伏不测如此，令读者不寒而栗！

看他写武松杀嫂后，偏写出他无数风流轻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写出张都监家鸳鸯楼下中秋一宴，娇娆旖旎，玉绕香园，乃至写到许以玉兰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莲、玉兰宛然成对，文心绣错，真称绝世也。

看他写武松杀四人后，忽用“提刀”“踌蹰”四字，真是善用《庄子》，几令后人读之，不知《水浒》用《庄子》，《庄子》用《水浒》矣。



后文血溅鸳鸯楼，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写一句，云忽然一个念头起，神妙之笔，非世所知。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我读至血溅鸳鸯楼一篇，而叹天下之人磨刀杀人，岂不怪哉！《孟子》曰：“杀人父，人亦杀其父；杀人兄，人亦杀其兄。”我磨刀之时，与人磨刀之时，其间不能以寸，然则非自杀之，不过一间，所谓易刀而杀之也。呜呼！岂惟是乎！夫易刀而杀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杀人，以人之刀杀我，虽同归于一杀，然我犹见杀于人之刀，而不至遂杀于我之刀也。乃天下祸机之发，曾无一格，风霆骇变，不须旋踵，如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之遇害，可不为之痛悔哉！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四五五个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盖天下之大，万家之众，其快心快事，当更未有过于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云浦净手，马院吹灯，刀之去，自前门而去者，刀之归，已自后门而归。刀出前门之际，刀尚姓张，刀入后门之时，刀已姓武。于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铍快



者，此夜一十九人遂亲以头颈试之。呜呼！岂忍言哉！夫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尝杀一人，则是不如勿买，不如勿佩之为愈也。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杀一人，顾一人未杀而刀已反为所借，而立杀我一十九人。然则买为自杀而买，佩为自杀而佩，更无疑也。呜呼！祸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猝发，疾不得掩，盖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人之犹甘蹈之不悟，则何不读《水浒》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如马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句，丫鬟骂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问谁句，此其笔致之闲也。杀后槽便把后槽尸首踢过句，吹灭马院灯火句，开角门便掇过门扇句，掩角门便把门都提过句，丫鬟尸首拖放灶前句，灭了厨下灯火句，走出中门拴前门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笔尖之细也。前书一更四点，后书四更三点，前插出施恩所送绵衣及碎银，后插出麻鞋，此其笔法之严也。抢入后门杀了后槽，却又闪出后门拿了朴刀；门扇上爬入角门，却又开出角门掇过门扇，抢入楼中杀了三人，却又退出楼梯让过两人；重复随入楼中杀了二人，然后抢下楼来杀了夫人；再到厨房换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门；一连共有十数个转身，此其笔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个“灯”字，四个“月”字，此其笔路之别也。

鸳鸯楼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与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暂离，喻如鸳鸯二鸟双游也。佛言功德天尝与黑暗女姊妹相逐，是其义也。

武松蜈蚣岭一段文字，意思暗与鲁达瓦官寺一段相对，亦是初得戒刀，另与喝采一番耳，并不复关武松之事。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无异样出奇之处。然我观其写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远也。盖上文武松一传，共有十来卷文字，始于打虎，终于打蒋门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过冈”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后打虎，甚矣，醉之为用大也！其打蒋门神也，又因“无三不过望”五字，至于大醉，大醉而后打蒋门神，又甚矣，醉之为用大也！虽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盖天下之大，曾无一事可以终恃，断断如也。乃今武松一传，偏独始于大醉，终于大醉，将毋教天下以大醉独可终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盖借事以深戒后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犹尚无十分满足之事，奈何纷纭者，曾不一虑之也！

下文将入宋江传矣。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故作者特于武松落草处顺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后文之必应之也。乃后之手闲面厚之徒，无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续一部，唐突才子，人之无良，于斯极矣！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文章家有枝接叶处，每每不得与前后大篇一样出色。然其叙事洁净，用笔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诸游山者游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斯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则虽中间少有不称，然政不致遂败人意。又况其一桥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后一望荒屯绝徼之比。想复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

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定少不得此人，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隼，合之双壁矣。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吾观元人杂剧，每一篇为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独唱，而同场诸人，仅以科白从旁挑动承接之。此无他：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彼其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有彼其意：期于后世之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自杂剧之法坏，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余折，一折之辞乃用数人同唱，于是辞烦节促，比于蛙鼓，句断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赖后人传之，



而文章在所不问也者。而冬烘学究，乳臭小儿，咸摇笔洒墨来作传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则通长者，文人联贯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为一事，而实书在某甲传中，斯与某乙无与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为一事，而于某甲传中忽然及于某乙，此固作者心爱某乙，不能暂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辄遂及之，是又与某甲无与。故曰：文人操管之际，其权为至重也。夫某甲传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传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书在甲传，乙则无与者，如花荣传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传，一传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世人不察，乃又摇笔洒墨，纷纷来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闲一至于斯也！

古本《水浒》写花荣，便写到宋江悉为花荣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丑遂不可当。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诘，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此回篇节至多，如清风寨起行是一节，对影山遇吕方、郭盛是一节，酒店遇石勇是一节，宋江得家书是一节，宋江奔丧是一节，山泊关防严密是一节，宋江归家是一节。

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

读对影山斗戟一节，要看他忽然变作极耀艳之文。盖写



少年将军，定当如此。

读酒店遇石勇一节，要看他写得石将军。如猛虎当路，直是撩拨不得。只是认得两位豪杰，其顾盼雄毅便乃如此；何况身为豪杰者，其于天下人当如何也！

读宋江得家书一节，要看他写石勇不便将家书出来，又不甚晓得家中事体，偏用笔笔捺住法，写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话饮酒，直待尽情尽致了，然后开出书来；却又不便说书中之事，再写一句封皮逆封，又写一句无“平安”字，皆用极奇拗之笔。

读宋江奔丧一节，要看他活画出奔丧人来。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马句，则又分外妙笔也。

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

请归家一节，要看他忽然生一张社长作波；却恐疑其单薄，又反生一王社长陪之；可见行文要相形势也。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



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此书写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初无青天之旷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霖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以银子为之张本，而于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呜呼！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然宋江以区区猾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以阴图他日晁盖之一席。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亲于宋江，然而亲之至者，花荣其尤



著也。然则花荣迎之，宋江宜无不来；花荣留之，宋江宜无不留；花荣要开枷，宋江宜无不开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训，一时遂若百花荣曾不得劝宋江暂开一枷也者。而于是山泊诸人，遂真信为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开放矣，作者恶之，故特于揭阳岭上，书曰：“先开了枷”；于别李立时，书曰：“再带上枷”；于穆家门房里，书曰：“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又书曰：“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于逃走时，书曰：“宋江自提了枷”；于张横口中，书曰：“却又项上不带行枷”；于穆弘叫船时，书曰：“众人都在江边，安排行枷”；于江州上岸时，书曰：“宋江方才‘带上行枷’”；于蔡九知府口中，书曰：“你为何枷上没了封皮”；于点视厅前，书曰：“除了行枷”。凡九处，特书行枷，悉与前文花荣要开一段遥望击应。嗟乎！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则如宋江之人，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真令读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尽灭，有死之心，无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得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梢公，是第六追；船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此篇于宋江恪遵父训，不住山泊后，忽然闲中写出一句不满其父语，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语，皆作者用笔极冷，寓意极严处，处处不得漏过。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写宋江以银子为交游后，忽然接写一铁牛李大哥。妙哉用笔，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胜似骂，胜似打，胜似杀也。看他要银子赌，便向店家借；要鱼请人，便向渔户讨。一若天地间之物，任凭天地间之人公用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悭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与之银子不以为恩，又并不与银子不以为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权术独遇斯人而穷矣。宋江与之银子，彼亦不过谓是店家渔户之流，适值其有之时也；店家不与银子，渔户不与鲜鱼，彼亦不过谓即宋江之流适值其无之时也。夫宋江之以银子与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银子与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无宋江可骗，则自有店家可借；无店家可借，则自有赌房可抢；无赌房可抢，则自有江州城里城外执涂之人无不可讨。使必恃有结识好汉之宋江，而后李逵方得银子使用，然则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将不吃酒不吃肉，小张乙赌房中亦复不去赌钱耶？通篇写李逵浩浩落落处，全是激射宋江，绝世妙笔。

处处将戴宗反衬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丑。皆属作者匠心之笔。

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彼天下使乖说谎之徒，却处处假作粗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对此而羞死乎哉！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此回止黄通判读反诗一段，错落扶疏之极，其余止看其叙事明净径捷耳。

浔阳楼饮酒后，忽写宋江腹泻，是作者惨淡经营之笔。盖不因此事，便要仍复入城寻彼三人，则笔墨殊费；不复入城寻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与林冲气闷，连日不上街来同法。

写宋江问三个人住处，凡三样答法，可谓极尽笔墨之巧。至行入正库，饮酒吟诗，便纯用“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笔气，读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晕倒一段，只是吃鱼后借作收科，更无别样照应。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写急事不得多用笔，盖多用笔则其事缓矣。独此书不然：写急事不肯少用笔，盖少用笔则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谋逆之人，决不待时，虽得黄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穷云尽之际，此时只须云：“只等午时三刻，便要开刀”一句便过耳。乃此偏写出早晨先着地方打扫法场；饭后点土兵刀仗刽子；巳牌时分，狱官稟请监斩，孔目呈犯由牌，判“斩”字，又细细将贴犯由牌之芦席亦都描画



出来。此一段是牢外众人打扮诸事，作第一段。次又写□扎宋江、戴宗，各将胶水刷头发，各绾作鹅梨角儿，又各插朵红绫纸花，青面大圣案前，各有“长休饭”、“永别酒”；然后六七十个狱卒，一齐推拥出来。此一段是牢里打扮宋、戴两人，作第二段。次又写押到十字路口，用枪棒团团围住；又细说一个面南背北，一个面北背南，纳坐在地，只等监斩官来。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场，只等监斩，作第三段。次又写众人看出人，为未见监斩官来，便去细看两个犯由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斩；次看戴宗，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斩。逡巡间，不觉知府已到，勒住马，只等午时三刻。此一段是监斩已到，只等时辰，作第四段。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页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乐太过也。

此篇妙处，在来日便要处决，迅雷不及掩耳，此时即有人报知山泊，亦已缩地无法，又况更无有人得知他二人与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写吴用预先算出漏误，连忙授计众人下山。至于于路数日，则恰好是事发迟二日，黄孔目捱五日，三处各不相照，而时至事起，适然凑合，真是脱尽印板小说套子也。

写戴宗事发后，李逵、张顺二人杳然更不一见；不惟不见而已，又反写二番众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读者一路不胜闷闷。及读至“虎形黑大汉”一句，不觉毛骨都抖；至于张顺之来，则又做梦亦梦不到之奇文也。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前回写吴用劫江州，皆呼众人默然授计，直至法场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来。此回定宋江打无为军，却将秘计一一说出，更不隐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与之相异也。然文章家又有省者加倍省，增即加倍增之法。既已写实江明明定计，便又写众人个个起行；不写则只须一句，写则必须两番。此又特特与俗笔相异，不可不知也。

打无为军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计时明白开列，入后正叙处，只将许多“只见”字点逗人数而已。譬诸善奕者，满盘大势都已打就，入后只将一子两子处处劫杀，便令全局随手变动。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写宋江口口恪遵父训，宁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则收拾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石勇等八个人，拉而归之山泊；后乎此，则又收拾戴宗、李逵、张横、张顺、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等十六个人，拉而归之山泊。两边皆用大书，便显出中间奸诈，此史家案而不断之式也。

一路写宋江权诈处，必紧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画家所谓反衬法。读者但见李逵粗者，便知宋江权诈，则庶几得之矣。

写宋江上梁山后，毅然更张旧法，别出自己新裁，暗压众人，明欺晁盖，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笔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尝观古学剑之家，其师必取弟子，先置之断崖绝壁之上，迫之疾驰；经月而后，授以竹枝，追刺猿猱，无不中者；夫而后归之室中，教以剑术，三月技成，称天下妙也。圣叹叹曰：嗟乎！行文亦犹是矣。夫天下险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险也。险故妙，险绝故妙绝；不险不能妙，不险绝不能妙绝也。游山亦犹是矣。不梯而上，不缒而下，未见其能穷山川之窈窕，洞壑之隐秘也。梯而上，缒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飞鸟徘徊，蛇虎踟躅之处，而吾之力绝，而吾之气尽，而吾之神色索然犹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变换，而吾之胸襟乃一荡涤，而吾之识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奋而为文笔，亦得愈极高深之变也。行文亦犹是矣。不搁笔，不卷纸，不停墨，未见其有穷奇尽变出妙入神之文也。笔欲下而仍搁，纸欲舒而仍卷，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尽，而吾之髯断，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鬼神来助，而风云忽通，而后奇则真奇，变则真变，妙则真妙，神则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阅世间之文，未见其有合者。今读还道村一篇，而独赏其险妙绝伦。嗟乎！支公畜马，爱其神骏，其言似谓自马以外都更无有神骏也者；今吾亦虽谓自《水浒》以外都更无有文章，亦岂诬哉！

前半篇两赵来捉，宋江躲过，俗笔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写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厨中，读者本在书外，却不知何故一时便若打并一片神魂，共受若干惊吓者。灯昏窗响，壁动鬼出，笔墨之事，能



令依正一齐震动，真奇绝也。

上文神厨来捉一段，可谓风雨如磐，虫鬼骇逼矣。忽然一转，却作花明草媚，团香削玉之文。如此笔墨，真乃有妙必臻，无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厨搜捉，文妙于骇紧。第二段梦受天书，文妙于整丽。第三段群雄策应，便更变骇紧为疏奇，化整丽为错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样笔法，不似他人小儿舞鲍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书每写宋江一片奸诈后，便紧接李逵一片真诚以激射之，前已处处论之详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于写宋江取爷后，便写李逵取娘也。夫爷与娘，所谓一本之亲者也。譬之天矣，无日不戴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戴之，非有义可尽，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讲，亦并非有情可说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说而已乎？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则尔之念尔父也，殆亦暂矣。我闻诸我先师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准。”推而放之四海而准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谓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谓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谓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谓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谓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谓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于伐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顺，谓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故知孝之为言顺也，顺之为言时也。时春则生，时秋则杀，时喜则笑，时怒则骂，生杀笑骂，皆谓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说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说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极恶之人，多欲自言其孝，于是出其狡狴阴阳之才，先施之于其父其母，而后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驯至殃流天下，祸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复治。呜呼！此口说之孝所以为强盗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画之。盖言强盗之为



强盗，徒以恶心向于他人；若夫口口说孝之人，乃以恶心向其父母，是加于强盗一等者也。我观远行者，必焚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恶人远避。”盖畏强盗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当焚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远避。”盖为父母者之畏口口说孝之子，真有过于强盗也者。彼说孝之人，闻吾之言，今定不信。迨于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后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极也。呜呼！作者之传宋江，其识恶垂戒之心，岂不痛哉！故于篇终紧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亦复不忘源本。然则孝之为德，下及禽虫，无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屡自矜许。且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实反过于宋江取爷百万倍。然则孝之为德，惟不说者其内独至。宋江不为人骂死，不为雷震死，亦当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孙胜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写李逵见人取爷，不便想到娘，直至见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写李逵天真烂漫也。一是为宋江作意取爷，不足以感动李逵，公孙胜偶然看娘，却早已感动李逵，是写宋江权诈无用也。《易·彖辞》曰：“中孚。信及豚鱼。”言豚鱼无知，最为易信。中孚无为，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鱼难信。盖久矣权术之行于天下，而大道之不复讲也。

自家取爷，偏要说死而无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过几时。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观其不恕，知其不忠，何意稗官有此论道之乐。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粤自仲尼歿而微言绝，而忠恕一贯之义，其不讲于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见其父而知爱之谓孝，见其君而知爱之谓敬。夫孝敬由于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达于外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之谓自慊。圣人自慊，愚人亦自慊；君子为善自慊，小人为不善亦自慊。为不善亦自慊者，厌然掩之，而终亦肺肝如见，然则天下之意，未有不诚者也。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思善，不思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微，亦无不诚于中，形于外。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也者。故曰：“自诚明，谓之性。”性之为言故也，故之为言自然也，自然之为言天命也。天命圣人，则无一人而非圣人也；天命至诚，则无善无不善而非至诚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善不善，其习也；善不善，无不诚于中，于形外，其性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虽圣人亦有下愚之德，虽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恶恶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觉，虽圣人亦不及觉，是下愚之德也。若恶恶臭，好好色，乃至为善为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圣人无所增，愚人无所减，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不哀？何必不乐？喜怒哀乐，不必圣人能有之也。匹妇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虫能之，是则所谓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即所谓独也；不可须臾离，即所谓慎也。何谓独？诚于中，形于外。喜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间止一怒，哀乐



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哀，止一乐，更无旁念得而副贰之也。何谓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则庶几矣不敢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恶其无益也。知不善未尝复行，然而其“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恶于不善之如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恶不善，则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必废者耳，非所以学而至于圣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诚其意之终必由于择善而固执之者，亦以为善之后也若失，为不善之后也若得。若得，则不免于厌然之掩矣；若失，则庶几其无只于悔矣。圣人知当其欲掩而制之使不掩也难，不若引而置之无悔之地，而使之驯至乎心广体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择善教后世者，所谓慎独之始事，而非《大学》“止至善”之善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固执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后谓之慎独。慎独而知从本是独，不惟有小人之掩即非独，苟有君子之慎亦即非独；于是始而择，既而慎，终而并慎亦不复慎。当是时，喜怒哀乐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从容中道，圣人也。如是谓之“止于至善”。不曰至于至善，而曰“止于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远，若欲至于至善，则是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故曰：“贤智过之。”为其欲至至善，故过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则为其不知择善慎独，故不及耳。然其同归不能明行大道，岂有异哉！若夫“止于至善”也者，维皇降衷于民，无不至善；无不至善，则应止矣。不惟小人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为善亦非止也；不惟为善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犹未免于慎独之慎，犹未止也。人诚明乎此，则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之当止也，又能知不止之从无不中止也。夫诚知不止之从无不中止，而明于明德，更无惑矣，而后有定。知致则意诚也，而后能静；意诚则心正



也，而后能安；心正则身修也，而后能虑；身修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尽明德之量，所谓德之为言得也。夫始乎明，终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全举如此。故曰：“明则诚矣。”惟天下至诚，为能“赞天地之化育”也。呜呼！是则孔子昔者之所谓忠之义也。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谓之一，恕谓之贯；子思得之，忠谓之中，恕谓之庸。故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呜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精义。后之学者诚得闻此，内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为圣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辅王者。然惜乎三千年来，不复更讲，愚又欲讲之，而惧或乖于遁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读稗史之次而偶及之。当世不乏大贤、亚圣之材，想能垂许于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断其必不孝顺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验。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断其不杀养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验也。

此书处处以宋江、李逵相形对写，意在显暴宋江之恶，固无论矣。独奈何轻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周岁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叹李逵之难能也。

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倒。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书，李逵遇鬼，见两把板斧。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天书，定是自家带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带来。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到底无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吃仙枣，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愿见子为盗，李逵娘不得见子为官。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还时带三卷假书；李逵取娘，还时带两个真虎。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盗，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联又绝倒。

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线头都结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寻取公孙，别开机扣，便转出杨雄、石秀一篇锦绣文章，乃至直带出三行打祝家无数奇观。而此一回，则正其过接长养之际也。贪游名山，须耐仄路；贪食熊蹯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如此一回，固愿读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无数小文字，都复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书，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独居第一。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佛灭度后，诸恶比丘于佛事中广行非法，破坏象教，起大疑谤；殄灭佛法，不尽不止。我欲说之，久不得便，今因读此而寄辩之。恶世比丘行非法时，每欲假托如来象教：或云讲经，或云造像，或云忏摩，或云受戒。外作种种无量庄严，其中包藏无量淫恶。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来在时，悉有仪则；如讲经者，如来大师于人天中作师子吼，三转法轮，得道为证，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来既灭，有诸大士承佛遗嘱，流通尊经，则必审择希世法器，住于深山，闭门讲说。讲已思惟，思已坐禅，坐已行道，行已覆说。于二六



时，不暇剪爪。初不听许在于闾阖椎钟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联臂，作诸戏笑，令菩提场杂秽充满。造像法者，如来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间。是皆广用异妙方便，表宣法相，令众欢喜。四王天者，表示四谛：右伽蓝神，左应真者，表于俗谛，及以真谛；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叶阿难，表行与说；三世佛者，表世间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听许广造一切淫祀鬼神，罗列堂殿，引诸女人烧香求福，惑乱僧徒，污染梵行。忤摩法者，超出世间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纯白无垢，非以后心，忤于前心；从本寂静，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于水，当知毕竟无有是处。然为微细，余习未除，是用翘勤，质对尊像，求哀自责，誓愿清净，克期一报，永尽无遗。初不听许广开坛场，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错，僧尼无分，笑语不择，于惭愧法，无惭无愧。受戒法者，如来制戒，分性与遮，性戒广渊，是为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戏处，遮戒谨严，则为七众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于遮戒，通达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华。若不通于性戒妙义，但著袈裟，细视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授戒之法，释迦世尊为大和尚，弥勒菩萨作教授师，文殊尸利作羯磨师。初不听许盲师瞎众，自叮叹誉，网罗士女，作己眷属，交通闺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语，招世毁谤。至如近世佛教滥觞，更有一切庆佛诞生，开佛光明，烧船化库，求乞法名，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竞共兴作，惑乱世间。妖比丘尼，穿门入室，邀诸淫女、寡女、处女，连袂接屣，招摇梵刹，广起无量不净诸行，尤为非法，恼乱如来。夫释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时，降生皇宫；二月八日沸星出时，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时，转大法轮；二月八日沸星出时，入于涅槃。其余一切诸大菩萨，无不各各先一日生，后一日灭。何尝某甲于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为如来开光明者，



如来已于无量劫来开大光明，五眼四智，种种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与如来？若谓如来教人营福，烧化船库，寄来生者，如来法中诃责三业，贪为第一。是故现世国城妻子，犹教之言汝应弃舍，何得反兴妖妄之论，谓来世福，今世可求？若谓如来听诸女人求法名者，如来在时，尚禁女人不得来于僧伽蓝中，何尝广求在家女人围绕于己？至如经中末利夫人、韦提夫人、舍脂夫人、德曼夫人，秉大誓愿，来从佛学，亦皆仍其旧时名字，何曾为其别立异名？世间当知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皆是恶僧为钱财故，巧立名色。既得钱财，必营房室；营房室已，次营衣服，广于一身，作诸庄严；作庄严已，恣求淫欲，求淫欲时，何所不至？破坏佛法，破坏世法，破坏常住，破坏檀越。如是恶僧，出现世时，如来象教，应时必灭。是以世尊于垂涅槃，敕诸国王、大臣、长者、一切世间菩萨大人，欲护我法，必先驱逐如是恶僧，可以刀剑而砍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杀之。在在处处，搜捕扫除，毋令恶种尚有遗留。是则名为真正护法，是则名为爱恋如来，是则名为最胜供养，是则名为众生眼目。若复有人顾瞻祸福，犹豫不忍，是人即为世间大愚可怜悯者，一切如来为之悲哭。譬如壮士，展臂之间，已堕地狱，不可救拔。呜呼哀哉！安得先佛重出于世，一为廓清，令我众生，知是福田，为非福田，不以此言为河汉也！

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致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鲀，不复信有深秋蟹螯之乐。及至持螯引白，然后又疑梅圣俞“不数鱼虾”之语，徒虚语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见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绝世文字。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一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女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莲之淫，乃敢至于杀武大，此其恶贯盈矣，不破胸取心，实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伤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已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观巧云所以污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莲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亲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辩，而天下后世，亦无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则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迎儿辩之，又必巧云辩之，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呜呼！岂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才刻狠毒之恶物欤？吾独怪耐庵以一手搦一笔，而既写一武松，又写一石秀。呜呼，又何奇也！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人亦有言：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夫不遇难



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此回要写宋江打祝家庄。夫打祝家庄，亦寻常战斗之事耳，乌足以展耐庵之经纬？故未制文，先制题：于祝家庄之东，先立一李家庄；于祝家庄之西，又立一扈家庄。三庄相连，势如翼虎，打东则中帅西救，打西则中帅东救，打中则东西合救，夫如是而题之难御，遂如六马乱驰，非一缰所控；伏箭乱发，非一牌所隔；野火乱起，非一手所扑矣。耐庵而后回锦心，舒绣手，弄柔翰，点妙墨，早于杨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东李，此之谓紮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将浴血苦战，生擒西扈，此之谓戢其左腋。东西定，则歼厥三祝，曾不如缚一鸡之易者，是皆耐庵相题有眼，拚题有法，搗题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论长数短，谓亦犹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筹量其落笔之万难也。

看他写李、祝之战，只是相当，非不欲作快笔，徒恐因而两家不得住手，便碍宋江一打笔势。故行文有时占得一笔，是多一笔；亦有时留得一笔，是多一笔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个精细人。读之，益想耐庵七窍中，真乃无奇不备。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吾幼见陈思镜背八字，顺逆伸缩，皆成二句，叹以为妙。稍长，读苏氏织锦回文，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见希夷方圆二图，参伍错综，悉有定象，以为大奇。稍长，闻诸葛八阵图法，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纵横神变之道也。今观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犹是矣：以墨为兵，以



笔为马，以纸为疆场，以心为将令。我试读其文，真乃墨不停兵，笔无住马，纸几穿于蹂躏，心已绝于磨旗者也。欧鹏救矮虎，三娘便战欧鹏；邓飞助欧鹏奔三娘，祝龙便助三娘取宋江；马麟为宋江迎祝龙，邓飞便弃欧鹏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龙；马麟得秦明便夺矮虎，三娘却撇欧鹏战马麟；廷玉助祝龙取秦明，欧鹏便撇三娘接廷玉；邓飞舍宋江救欧鹏，廷玉却撇邓飞诱秦明；邓飞救秦明赶廷玉，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阵。此军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杨雄、石秀、花荣三路人马。彼军亦添出小郎君祝彪。虽李俊、张横、张顺下水不得，而戴宗、白胜亦在对岸助喊。此是第二阵。第一阵，妙于我以四将战彼三将，而我四将中前后转换，必用一将保护宋江，则亦以三将战三将，而迭跃挥霍写来，便有千万军马之势。第二阵妙于借秦明过第一拨中，却借第三拨花荣、穆弘作第二拨前来策救，真写出一时临敌应变，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未又补出戴宗、白胜隔港呐喊，以见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于鸣金收军之后，忽然变出三娘独赶宋江，而手足无措之际，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过。乃一之为甚，而岂意跳出李逵之后，尚藏过一林冲。盖此第三阵尤为绝笔矣！

如此一篇血战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头，遂使读者胸中只谓儿戏之事，而一变便作轰雷激电之状，直是惊吓绝人。

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则夫在比，妻在彼；既过此回，即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来终，皆属耐庵才子戏笔。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千军万马后忽然颺去，别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读者目不暇易。

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说：“我有个姐姐。”乐和所说哥哥，乃是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却自爷面上起。乐和说起哥哥，乐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说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无端撮弄出一派亲戚，却又甜笔净墨，绝无困蠢彭亨之状。昨读《史记》霍光与去病兄弟一段，叹其妙笔，今日又读此文也。

赖字，出《左传》；赖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三打祝家，变出三样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为叹赏者，如写乐廷玉竟无下落。呜呼，岂不怪哉！夫开庄门，放吊桥，三祝一乐一齐出马，明明在纸，我得而读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杀之人，廷玉无死之地，从此一别，杳然无迹，而仅据宋江一声叹惜，遂必断之为死也？吾闻昔者英雄，知可为则为之，知不可为则瞥然颺去。譬如鹰隼击物不中，而高飞远引深自灭迹者，如是等辈往往而有，即又恶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则廷玉当亦未死。然吾观扈成得脱，终



成大将，名在中兴，不可灭没，彼岂真出廷玉上哉！而显著若此，彼廷玉非终贫贱者，而独不为更出一笔，然则其死是役，信无疑也。所可异者，独为当日宋江之军，林冲、李俊、阮二在东，花荣、张横、张顺在西，穆弘、杨雄、李逵在南，而廷玉当先出马，乃独冲走正北。夫不取有将之三面，而独取无将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诚不能无未死之议。然吾独谓三鼓一炮之际，四马势如螭虎，使此时廷玉早有所见，力犹可以疾按三祝全军不动，其如之何而仅以身遁，计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验也。曰：然则独走正北无将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无将之面也；宋江军马四面齐起，而不书正北，当是为廷玉讳也。盖为书之则必详之，详之而廷玉刀不缺，枪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于死；廷玉而终亦至于必死，则其刀缺、枪折、鼓衰、箭竭之状，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为贤者讳，故缺之而不书也。曰：其并不书正北领军头领之名，何也？曰：为杀廷玉则恶之也。呜呼，一染廷玉死，而用笔之难至于如此，谁谓稗史易作，稗史易读乎耶？

史进寻王教头，到底寻不见。吾读之胸前弥月不快；又见张青店中麻杀一头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弥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乐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将不快弥月也。岂不知耐庵专故作此鹘突之笔，以使人气闷。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气闷，便是辜负耐庵，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连环计，何其轻便简净之极！三打祝家一篇累坠文字后，不可无此捷如风、明如玉之笔，以挥洒之。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此篇为朱、雷二人合传。前半忽作香致之调，后半别成跳脱之笔，真是才子腕下，无所不有。

写雷横孝母，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活画出一个孝子。写朱仝不肯做强盗，亦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肠。笑宋江传中，越说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显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节，爱身体，越见其以做强盗为性命也。人云：宁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笔。信哉！

景之奇幻者，镜中看镜；情之奇幻者，梦中圆梦；文之奇幻者，评话中说评话。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真对妙景，焚妙香，运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落妙纸，成此妙裁也。虽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江瑶柱连食，当复口臭，何今之弄笔小儿学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妙绝处正在只标题目，便使后人读之，如水中花影，帘里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当时真尽说出，亦复何味耶？

雷横母曰：“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此一语，字字自说母之爱儿，却字字说出儿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际，大都百无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与之食，则得食；子不与之食，则不得食者也。子与之衣服钱物，则可心至人之前；子不与之衣服钱物，则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儿，正如初生小儿眼睁睁地只看母乳，岂曰求报，亦其势则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



见其垂首向壁，不来眼睁睁地看其孩儿者，无他，眼睁睁看一日，而不应，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相应，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终又不相应，是其心夫而后永自决绝，誓于此生不复来看，何者？为其无益也！今雷横独令其母眼睁睁地无日不看，然则其日日之承伺颜色、奉接意思为何如哉！《陈情表》曰：“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雷横之母亦曰：“若是这个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声，请之如闻夜猿矣！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热铛，趁作煎饼，顺风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尝言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如此一段文字，瞒过世人不为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处道破，当于处处思过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无儿无女，乃其妻又是继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继室则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一也。继室则来未久，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二也。继室则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内有帷箔可忧，三也，四也。然则柴大官人即使早知祸患，而欲敛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



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岂不甚哉！夫高俅势要，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仅其一也。若高俅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而每一高廉，岂仅仅于一般直阁而已乎？如殷直阁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又将百殷直阁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呜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当知之。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为高俅也。

此书极写宋江权诈，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绝者，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髯陪话处，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逐句断续，逐句转变，风云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为稗史之《梼杌》也。

写宋江入伙后，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劝晁盖：“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如祝家庄、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能以权术软禁晁盖，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何也？盖晁盖去，则功归晁盖；晁盖不去，则功归宋江，一也。晁盖去，则宋江为副，众人悉听晁盖之令；晁盖不去，则宋江为帅，众人悉听宋江之令，二也。夫则出其位至尊，入则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余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为稗史之《梼杌》也。

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用兵而至于必劫寨，甚至一劫



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盖为欲破高廉，斯不得不远取公孙；远取公孙，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杨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进失陷，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非为难于搭救柴进，正以便于收转公孙。所谓墨酣笔疾，其文便连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亏柴进归公孙也。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前曰：“可与天机星同观。”此忽曰：“军师放心，我自有法。”岂有终日两人看习，而今吴用尽忘者？明乎前之未尝同观，而今之并非独记也。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读者，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何则？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者也。何也？盖传中既有公孙，自不得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显法术，固甚难矣。不



张皇高廉，斯无以张皇公孙也；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至于牛蛇神鬼，且将无所不有，斯则与彼《西游》诸书又何以异？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吾闻文章之家，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今兹略于破高廉，而详于取公孙，意者其用此法与？然业已略于高廉，而详于公孙，则何不并略公孙，而特详于公孙之师？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至是乃为极尽其变，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皆所以衬出真人；衬出真人，正所以衬出公孙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吾未如之何也。

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换，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不省说甚一段，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读过。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请得公孙胜后，三人一同赶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为李逵买枣糕地也；李逵特买枣糕者，所以为结识汤隆地也；李逵结识汤隆者，所以为打造钩镰枪地也。夫打造钩镰枪，以破连环马也。连环马之来，固为高廉报仇也；高廉之死，则死于公孙胜也。今公孙胜则犹未去也。公孙胜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则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则亦无有所谓连环马也；无有所谓连环马，则亦不须所谓钩镰枪也；无有连环马，不须钩镰枪，则亦不必汤隆也。乃今李逵已预结识也；为结识故，已预买糕也；



为买糕故，戴宗亦已预去也。夫文心之曲，至于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测也。

写公孙神功道法，只是一笔两笔，不肯出力铺张，是此书特特过人一筹处。

写公孙破高廉，若使一阵便了，则不显公孙；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张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势，写作又来劫寨，因而便扫荡之。不轻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胜而来，后劫寨是因败而至；前后两番劫寨，以此为其分别。然作者其实以后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笔痕墨迹，如上卷论之详矣。

此回独大书材冲战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笔漫书也。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古诗云：“井水知天风。”盖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风也。今两旋风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当时宋江扰乱之恶，至于无处不至也。

卷末描画御赐踢雪乌骝只三四句，却用两“那马”句，读之遂抵一篇妙绝马赋。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写宋江纺车军；第二段，写呼延连环军，皆极精神极变动之文。至第三段，写计擒凌振，却只如儿戏也。所以然者，盖作者当提笔未下之时，其



胸中原只有连环马军一段奇思，却因不肯突然便推出来，故特就“连环”二字上颠倒生出“纺车”二字，先于文前别作一文，使读者眼光盘旋跳脱，卓策不定了，然后忽然一变，变出排山倒海异样阵势来。今试看其纺车轻，连环重，以轻引重，一也。纺车逐队，连环一排，以逐队引一排，二也。纺车人各自战，连环一齐跑发，以各自引一齐，三也。纺车忽离忽合，连环铁环连锁，以离合引连锁，四也。纺车前军战罢，转作后军，连环无前无后，直冲过来，以前转作后引无前无后，五也。纺车有进有退，连环只进无退，以有进有退引只进无退，六也。纺车写人，连环写马，以人引马，七也。盖如此一段花团锦簇文字，却只为连环一阵做得引子，然后入第二段。正写本题毕，却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马上生出炮来，做一拖尾。然又惟恐两大番后，又极力写炮，便令文字累坠不举，所以只将闲笔余墨写得有如儿戏相似也。呜呼！只为中间一段，变成前后三段，可谓极尽中间一段之致；乃前后二段，只为中间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极尽其致。世人即欲起而争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断断不能也。

前后二段，又各各极尽其致者。如前一段写纺车军，每一队欲去时，必先有后队接住；一接一卸，譬如鹅翎也。耐庵却又忽然算到第五队欲去时，必须接出押后十将，此处一露痕迹，便令纺车二字老大败阙，故特特于第五队方接战时，便写宋江十将预先已到，以免断续之咎，固矣。然却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独于第五队中忽然变换？此处仍露痕迹，毕竟鼯鼠技穷，于是特特又于第四队方接战时，便写第五队预先早到，以为之衬。真苦心哉，良工也。

又如前一段写纺车军五队，一队胜如一队，固矣。又须看他写到第四队，忽然阵上飞出三口刀，既而一变，变作两口刀，两条鞭，既而又一变，变作三条鞭，越变越奇，越奇



越骇，越骇越乐，洵文章之盛观矣。

后一段，则如晁盖传令，且请宋江上山，宋江坚意不肯。读之只谓意在灭此朝食耳，却不知正为凌振放炮作衬，此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写炮，须另有写炮法。盖写炮之法，在远不在近。今看他于凌振来时，只是称叹名色，设立炮架；而炮之威势，则必于宋江弃寨上关后，砰然闻之，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写接连三个炮后，又特自注云：两个打在水里，一个打在小寨上者，写两个以表水泊之阔，写一个以表炮势之猛也。

至于此篇之前之后，别有奇情妙笔，则如：将写连环马，便先写一匹御赐乌骓以吊动之；将写徐宁甲，因先写若干关领甲仗以吊动之。若干马则以一匹马吊动，一副甲则以若干甲吊动，洵非寻常之机杼也。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庵写豪杰，居然豪杰，然则耐庵之为豪杰可无疑也。独怪耐庵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则是耐庵之为奸雄又无疑也。虽然，吾疑之矣。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以



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噫噫。吾知之矣！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惟耐庵非淫妇，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经曰：“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群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辩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

读此批也，其于自治也，必能畏因缘。畏因缘者，是学为圣人之法也。传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也。其于治人也，必能不念恶。不念恶者，是圣人忠恕之道也。传称“王道平平，王道荡荡”是也。天下而不乏圣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

此篇文字变动，又是一样笔法。如：欲破马，忽赚枪；欲赚枪，忽偷甲。由马生枪，由枪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马，又有炮，徐宁亦便既有枪，又有甲。呼延马虽未破，炮



先为山泊所得；徐宁亦便枪虽未教，甲先为山泊所得，二也。赞呼延踢雪骓时，凡用两“那马”句，赞徐宁赛唐猊时，亦使用两“那副甲”句，三也。徐家祖传枪法，汤家却祖传枪样；二“祖传”字对起，便忽然从意外另生出一祖传甲来，四也。于三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已称奇绝；却不知已又于数十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五也。

写时迁入徐宁家，已是更余，而徐宁夫妻偏不便睡；写徐宁夫妻睡后，已入二更余，而时迁偏不便偷。所以者何？盖制题以构文也。不构文而仅求了题，然则何如并不制题之为愈也。

前文写朱全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衬知府舐犊之情也。此篇写徐宁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岁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后，而先世留下镇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轻弃于人也。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窃用其法也。

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是家常语，是恩爱语，是主人语，是使女语，是楼上语，是寒夜语，是当家语，是贪睡语。句句中间有眼，两头有棱，辨只死写几句而已。

写徐家楼上夫妻两个说话，却接连写两夜，妙绝，奇绝！

汤隆、徐宁互说红羊皮匣子，徐宁忽向内里增一句云：“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只“红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两番色泽。知此法者，赋海欲得万言，固不难也。

由东京至山泊，其为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赚法来，妙不可言。

正赚徐宁时，只用空红羊皮匣子；及赚过徐宁后，却反



两用雁翎砌就圈金赛唐猊甲。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看他当日写十队诱军，不分方面，只是一齐下去；至明日写三面诱军，亦不分队号，只是一齐拥起。虽一时纸上文势有如山雨欲来，野火乱发之妙，然毕竟使读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处，亦殊闷闷也。乃闷闷未几，忽然西北闪出穆弘、穆春，正北闪出解珍、解宝，东北闪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队虽战苦云深，三队已龙没爪现，有七队之不测，正显三队之出奇；有三队之分明，转显七队之神变。不宁惟是而已，又于鸣金收军、各请功赏之后，陡然又闪出刘唐、杜迁一队来。呜呼！前乎此者有战矣，后乎此者有战矣。其书法也，或先整后变，或先灭后明。奇固莫奇于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闪，一闪，一闪；三闪之后，已作隔尾，又忽然两人一闪也。

当日写某某是十队，某某是放炮，某某是号带，调拨已定。至明日，忽然写十队，忽然写放炮，忽然写号带。于是读者正读十队，忽然是放炮；正读放炮，忽然又是十队；正读十队，忽然是号带；正读号带，忽然又是放炮。遂令纸上——一时亦复岌岌摇动，不能不令读者目眩耳聋，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闲手缓也。异哉，技至此乎！

吾读呼延爱马之文，而不觉垂泪浩叹。何也？夫呼延爱马，则非为其出自殊恩也，亦非为其神骏可惜也，又非为其藉此恢复也。夫天下之感，莫深于同患难；而人生之情，莫



重于周旋久。盖同患难，则曾有生死一处之许；而周旋久，则真有性情如一之谊也。是何论亲之与疏，是何论人之与畜，是何论有情之与无情！吾有一苍头，自幼在乡塾，便相随不舍。虽天下之駉，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爱吾，则无有莫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苍头，自与吾友往还，便与之风晨雨夜，同行共住，虽天下之駉，又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则又无有莫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去也。吾有一玉钩，其质青黑，制作朴略，天下之弄物，无有更贱于此钩者。自周岁时，吾先王母系吾带上，无日不在带上，犹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无端渡河坠于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然是三者，犹有其物也。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夫学道之人，则又何感何情之与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则吾得而知之矣。吾盖深恶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无不有为之，故特于呼延爱马，表而出之也。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打青州，用秦明、花荣为第一拨，真乃处处不作浪笔。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辩曰：宋江有过人之才，是即诚然；若言其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强盗也。人欲图报



朝廷，而无进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于强盗。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骫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郢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愆，便当大戒；乃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贻大稚于老父。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于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黄信、秦明亦罗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于黄钺、白旄、朱幡、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及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一若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原村学先生之心，则岂非以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盏，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剖胸臆，声声沥热血哉？乃吾所以断宋江之为强盗，而万万必无忠义之心者，亦正于此。何也？夫招安，则



强盗之变计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学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产；其既生产乏绝，不免困剧；其既困剧不甘，试为劫夺；其既劫夺既便，遂成啸聚；其既啸聚渐伙，必受讨捕；其既至于必受讨捕。而强盗因而自思：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则诚莫如招安之策为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为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国恩，宠绥未绝，如花荣、徐宁等，奇材异能，莫不毕效，如凌振、索超、董平、张清等，虽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韩滔、宣赞、赦思文、龚旺、丁得孙等：是皆食宋之禄，为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忧，已无不展之才，已无不吐之气，已无不竭之忠，已无不报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于水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则必曲为之说曰：其暂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强盗则须招安，将军胡为亦须招安？身在水泊则须招安而归顺朝廷，身在朝廷，胡为亦须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语问宋江，而宋江无以应也。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谚云：“饵芳可钓，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诱人入水泊，而人无不信之而甘心入于水泊。传曰：“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彼村学先生不知乌之黑白，犹鳃鳃以忠义目之，惟恐不得其当，斯其心何心也！

自第七回写鲁达后，遥遥直隔四十九回而复写鲁达。乃吾读其文，不惟声情鲁达也，盖其神理悉鲁达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夫而后知今日之鲁达涓滴不饮，与昔日之鲁达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也。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俗本写鲁智深救史进一段，鄙恶至不可读，每私怪耐庵，胡为亦有如是败笔；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吾因叹文章生于吾一日之心，而求传于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夺，当斯之际，文章又不能言，改窜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浒》者，真可为之流涕呜咽者也！

渭河拦截一段，先写朱仝、李应执枪立宋江后，宋江立吴用后，吴用立船头，作一总提。然后分开两幅：一幅写吴用与客帐司问答，一转，转出宋江；宋江一转，转出朱仝；朱仝一转，转出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是一样声势。一幅写宋江与太尉问答，一转，转出吴用；吴用一转，转出李应；李应一转，转出河里李俊、张顺、杨春，是一样声势。然后又以第三幅宋江、吴用一齐发作，以总结之，章法又齐整，又变化，真非草草之笔。

极写华州太守狡狴者，所以补写史进、鲁达两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读之殊无补写之迹，而自令人想见其时其事。盖以不补为补，又补写之一法也。

史进芒砀一叹，亦暗用阮籍“时无英雄”故事，可谓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蛮牌之败，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以此为大郎惜也。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读《水浒》俗本至此处，为之索然意尽；及见古本，始渭然而叹：呜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盖欲打祝家庄，则宋江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高唐州，则宋江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青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欲打华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何独至于打曾头市，而宋江默未尝发一言？宋江默未尝发一言，而晁盖亦遂死于是役。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观其书法，推其情状，引许世子不尝药之经以断斯狱，盖宋江弑晁盖之一笔为决不可宥也。此非谓史文恭之箭，乃真出于宋江之手也；亦非谓宋江明知曾头市之五虎能死晁盖，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盖之死为利，则固非一日之心矣。吾于何知之？于晁盖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劝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许晁盖下山者，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也。夫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则是山寨诚得一旦而无晁盖，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则夫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而晁盖今日之死于史文恭，是特晁盖之余矣。若夫晁盖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盖至而若惊，晁盖死而若惊，其惟史文恭之与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盖去而夷然，晁盖死而夷然也。故于打祝家则劝，打高唐则劝，打青州则劝，打华州则劝，则可知其打曾头市之必劝也。然而作者于前之劝则如不胜书，于后之



劝则直削之者，书之以著其恶，削之以定其罪也。呜呼！以稗官而几欲上与《阳秋》分席，讵不奇绝？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由得知作者之笔法如是哉！

通篇皆用深文曲笔，以深明宋江之弑晁盖。如风吹旗折，吴用独谏，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报，二也；五将死救，余各自顾，三也；主军星殒，众人不还，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疗治，五也；晁盖遗誓，先云“莫怪”，六也；骤摄大位，布令详明，七也；拘牵丧制，不即报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闲话，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

第二回写少华山，第四回写桃花山，第十六回写二龙山，第三十一回写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齐挽结，真可谓奇绝之笔。然而吾嫌其同。何谓同？同于前若布棋，后若棋劫也。及读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尝有。突如其来得此一虚，四实皆活。夫而后知文章真有相救之法也。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吴用卖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丑，而不必尽李逵之材也。偶借其丑，则不得不为之描画一二；不必尽其材，则得省即省。盖不过以旁笔相及，而未尝以正笔专写也。是故，入城以后，是正笔也。正笔则方写卢员外不暇矣，奚暇再写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笔也。旁笔即不惜为之描画一二者，一则以存铁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动之地也。

中间写小儿自哄李逵，员外自惊“天口”，世人小大相去之际，令我浩然发叹。呜呼！同读圣人之书，而或以之弋富贵，或以之崇德业；同游圣人之门，而或以之矜名誉，或



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于小儿何怪之有？

卢员外本传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两篇小传。李传极叙恩数，燕传极叙风流。乃卒之受恩者不惟不报，又反噬焉；风流者笃其忠贞，之死靡贰，而后知古人所叹：狼子野心，养之成害，实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实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劝，于斯篇为极矣。

夫李固之所以为李固，燕青之所以为燕青，娘子之所以为娘子，悉在后篇，此殊未及也。乃读者之心头眼底，已早有以猜测之三人之性情行径者，盖其叙事虽甚微，而其用笔乃甚著。叙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笔著，故其好恶早可得而辨也。《春秋》于定、哀之间，盖屡用此法也。

写卢员外别吴用后，作书空咄咄之状，此正白绢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而又自以鸿鹄之志未可谋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决其心也。写英雄员外，正应作如此笔墨，方有气势。俗本乃改作误听吴用，“寸心如割”等语，一何丑恶至此！

前写吴用，既有卦歌四句，后写员外，便有绢旗四句以配之，已是奇绝之事。不谓读至最后，却另自有配此卦歌四句者，又且不止于一首而已也。论章法，则如演连珠；论一一四句，各各入妙，则真不减于旗亭画壁赌记绝句矣。俗本处处改作唐突之语，一何丑恶至此！

写许多诱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谑，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李应入去后，忽然一断，便接入车仗人夫，读者至此孰不以为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横引出宋江、吴用、公孙胜一行六七十人，真所谓愈出愈奇，越转越妙。此时忽然接入花荣神箭，又作一断，读者于



是始自惊叹，以为夫而后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犹在半福。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宁四将夹攻，夫而后引入卦歌影中。呜呼！章法之奇，乃令读者欲迷；安得阵法之奇，不令员外中计也！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写卢员外宁死不从数语，语语英雄员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几差强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窜，对之使人气尽。

写宋江以“忠义”二字网罗员外，却被兜头一喝；既又以金银一盘诱之，却又被兜头一喝。遂令老奸一生权术，此书全部关节，至此一齐都尽也。呜呼！其才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固众人之魁也；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如彼众人者，固亦众人之魁也。卢员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诚宜也。乃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而终亦不如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之更为奸雄。呜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则卢员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岂可得哉！

读俗本至小乙求乞，不胜笔墨疏略之疑。窃谓以彼其人，即何至无术自资，乃万不得已而且出于求乞？既读古本，而始流泪叹息也。嗟乎！员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员外。夫员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员外矣；既已知员外，则更不能不知员外；更不能不知员外，即又以何辞弃员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为相知也。相知之为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员外，员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则小乙又何感于员外而必恋恋不弃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



片之心也，非将以为好也；其人而为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异常耳，而非有所赖于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将以知为之钓乎？必人知我，而后我乃知人，我将以知为之报与？夫钓之与报，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于相知之间，此乡党自好者之所不为也。况于小乙知员外者，身为小乙则其知员外也易；员外不知小乙者，身为员外则其知小乙也难。然则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员外者，无他，亦以求为可知而已矣。夫而后小乙知员外，员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为主仆，后乎此者为兄弟，诚有以也。夫而后天下后世无不知员外者，即无不知小乙；员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即居天罡之尾，洵非诬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难舍此远去。嗟乎！自员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复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之员外，而别事一不复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则出于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于求乞也？

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为花拳绣腿、逢场笑乐之人乎哉！自我观之，仆本恨人，盖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后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是燕小乙哥之为人也。

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文势层见迭出，使人应接不暇，固矣。乃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哀哉！奴而受恩于主，所谓主犹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则是奴犹友也。天下岂有子之于父而忍不然，友之于友而得不然也与？哭竟，不免满引一大白。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为之怒发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谓至矣，尽矣；今之奴之杀之，亦复至矣，尽矣。古称恶人，名曰“穷奇”，言穷极变态，非心所料，岂非此奴之谓与？我欲唾之而恐污我



颊，我欲杀之而恐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满引一大白。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卢员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独生；卢员外生，三十五人何妨尽死。盖不惟黄金千两，同于草莽，实惟柴进一命，等于鸿毛。所谓不诺我，则请杀我，不能杀我，则请诺我，两言决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满引一大白。或曰：然则当子之读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余未尝引一白也。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一字不换，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特为此，以销一书之两头也。

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换；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为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时，险绝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纸，而满村发喊，枪刀围匝，一二百人，又复擒卢员外而去。当是时，又将如之何？为小乙者，势不得不报梁山。乃无端行劫，反几至于不免。于一幅之中，而一险初平，骤起一险，一险未定，又加一险，真绝世之奇笔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后梁山之救至，不惟虑燕青之迟，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来打听，则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鹄，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六日之内而杀宋江，不已险乎？六日之内杀宋江，而终亦得劫法场者，全赖吴用之见之早也。乃今独于一日之内而



杀卢俊义，此其势于宋江为急，而又初无一人预为之地也。呜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险，险不望至此。奇险至于如此之极，而终又得劫法场，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奴才，古作奴才，始于郭令公之骂其儿，言为群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观之，而群天之下又何此类之多乎哉！一哄之市，抱布握粟，桢如也。彼桢如者何为也？为奴才而已也。山川险阻，舟车翻覆，桢如也。彼桢如者何为也？为奴才而已也。甚而至于穷夜咿唔，比年入棘，桢如也。彼桢如者何为？为奴才而已也。又甚至于握符绶，呵殿出入，桢如也。彼桢如者何为？为奴才而已也。驰戈骤马，解脰陷脑，桢如也。幸而功成，即无不为奴才者也。千里行脚，频年讲肆，桢如也。既而来归，亦无不为奴才也。呜呼！群天下之人，而无不为奴才。然则君何赖以治？民何赖以安？亲何赖以养？子何赖以教？己德何赖以立？后学何赖以仿哉？石秀之骂梁中书曰：“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诚乃耐庵托笔骂世，为快绝哭绝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从杨志文中出现，至是隔五十余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谓其无因而至前也，于是先从此处斜见横出，却又借韩滔一箭再作一顿，然后转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笔如此。

射索超用韩滔者，何也？意在再顿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时射用花荣，是成乎其为射也；有时射用韩滔，是不成乎其为射也。不成乎其为射，而必用韩滔者，何也？



韩滔为秦明副将，便即借之也。

以堂堂宰相之尊，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众，而面面厮觑，则面面厮觑已耳，亦有何策上纾国忧，下弭贼势乎哉？忽然背后转出一人；忽然背后转出之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忽然背后人所引之背后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呜呼！才难未必然乎？是何背后之多人也？然则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尚得有以自见；不然者，几何其不为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终亦不见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遇朝廷多事，终亦不免自见；不然者，吾知其闭户高卧，亦足自老，殊不愿从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间仰取气息也。读竟，为之三叹。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此回写水军劫寨，何至草草如此？盖意在衬出大刀，则余人总非所惜。所谓“琬琰之藉，无过白茅”者也。

写大刀处处摹出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一百八人中，别有绝群超伦之格，又不得以读他传之眼读之。

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者，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画家所谓衬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盖至是而宋江成于反矣，大书背疮以著其罪，盖亦用韩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独怪耐庵之恶宋江如是，而后世之人犹务欲以“忠义”予之，则岂非耐庵作书为君子春秋之志，而后人之颠倒肆言，为小人无忌惮之心哉！有世道人心之责者，于其是非可不察乎？

宋江之反始于私放晁盖也。晁盖走而宋江之毒生，晁盖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书宋江疽发于背者，殆言宋江反状至是乃见，而实宋江必反之志不始于今日也。观晁盖梦告之言，与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费一辞，而笔法已极严矣。

打大名一来一去，又一来又一去，极文家伸缩变化之妙。

前文一打祝家庄，二打祝家庄，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解珍、解宝一段文字，可谓奇幻之极。此又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张旺、孙五一段文字，又复奇幻之极也。世之读者殊不觉其为一副炉锤，而不知此实一样章法也。

写张顺请安道全，忽然横斜生出截江鬼张旺一段情事。奇矣！却又于其中间，再生出瘦后生孙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漩洑真是通身不定。

梁山泊之金拟聘安太医，却送截江鬼，一可骇也。半夜劫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与应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骇也。欲聘太医而已无金，太医既来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却



作寄金之处，三可骇也。江心结冤，江心报复；虽一遇于巧奴房里，再遇于定六门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骇也。板刀尚在，血迹未干，而冤头债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条缆索，今日一条缆索，遂至丝毫不爽，五可骇也。孙五发科，孙五解缆，孙五放船，及至事成，孙五吃刀，孙五下水，不知为谁忙此半日，六可骇也。孙五先起恶心，孙五便先丧命；张旺虽若稍迟，毕竟不能独免；不知江底相逢，两人是笑是哭，七可骇也。不过一叶之舟，而忽然张旺、孙五二人，忽然张顺、张旺、孙五三人，忽然张旺一人，忽然张顺、安道全、王定六、张旺四人，忽然张顺、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无人。章应物诗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偏于此舟祸福倏忽如此，八可骇也。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吾友斫山先生，尝向吾夸京中口技，言：“是日宾客大会。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既围揖坐定，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二下，满堂寂然，无敢哗者。遥遥闻深巷犬吠声，甚久，忽耳畔鸣金一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褻事。夫呖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响。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与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鸣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鸣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



叹，以为妙绝也。既而夫上床寝；妇又呼大儿溺毕，都上床寝，小儿亦渐欲睡。夫鼾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之声。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狗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如故。盖久之久之，犹满堂寂然，宾客无敢先哗者也。”吾当时闻其言，意颇不信，笑谓先生：此自是卿粲花之论耳，世岂真有是技？维时先生亦笑谓吾：岂惟卿不得信，实惟吾犹至今不信耳！今日读火烧翠云楼一篇，而深叹先生未尝吾欺，世固真有是绝异非常之技也。

调拨时，一人一令；及乎动手，却各各变换，不必尽不同，不必尽同。无他，世固无印板厮杀，不但无印板文字也。

调拨作两半写，点逗亦作两半写，城里众人发作亦作两半写，城中大军策应亦作两半写，又是一样绝奇之格。

写梁山泊调拨劫城一大篇后，却写梁中书调拨放灯一小篇；写梁中书两头奔走一大篇后，却写李固、贾氏两头奔走一小篇，使人读之，真欲绝倒。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夫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非所据而据之，名曰无耻；非所逊而逊之，亦名曰无耻。无耻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为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据斯座，为李逵所不许是也；不为人惜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逊斯座，为卢员外所不许是也。何也？盖无耻之人，其机械变诈，大要归于必得斯座而后已；不惟其前日之据之为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逊之亦正其巧于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既已必欲得之，则是堂堂卢员外乃反为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飞腾之尺木也。此时为卢员外者，岂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据之也，意在于得斯座，诚有之矣；独何意知其逊之之亦欲得斯座乎？曰：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使宋江而诚无意于得之，则夫天王有灵，誓箭在彼，亦听其人报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逊，而此座遂若已为宋江所有，此座已为宋江所有，然则后即有人报仇立功，其不敢与之争之，断断然也。此所谓机械变诈，无所用耻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骂之也。

人即多疑，何至于疑关胜？吴用疑及关胜，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人即多疑，何至于疑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连书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吴用之同恶共济也。

写李逵遇焦挺，令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真好铁牛有此风流，真



好耐庵有此笔墨矣！

打大名后，复不见有为天王报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将一篇，然则宋江之弑晁盖不其信乎？

水火二将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写来都能变换，不至令人意恶。

写关胜全是云长意思，不嫌于刻画优孟者，泱泱大书，期于无美不备。固不得以群芳竞吐，而独废牡丹；水陆毕陈，而反缺江瑶也。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我前书宋江实弑晁盖，人或犹有疑之。今读此回，观彼作者之意，何其反复曲折，以著宋江不为晁盖报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夫“曾头市”三字，则岂非宋江所当刻肉、刻骨、书石、书树，日夜号呼，泪尽出血也者？乃自停丧摄位以来，杳然不闻提起。夫宋江不闻提起，则亦吴用之所不复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厅上厅下众人之所不敢提起与不知提起者也。乃今无端忽有段景住归，陡然提起，则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备说夺马之事，宋江听了大怒。夫曩尔曾头，顾不自量，一则夺其马，再则夺其马；一夺之不足，而至于再夺。人各有气，谁其甘乎？然而拟诸射死天王之仇，则其痛深痛浅必当有其分矣。今也，药箭之怨，累月不修；夺马之辱，时刻不待，此其为心果何如也？其三，晁盖遗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为梁山泊主。及宋江调拨诸将。如徐宁、呼延灼、关胜、索超、单廷珪、魏定



国、宣赞、郝思文等，悉不得与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群而来，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报仇也者，尚当悬第一座作重赏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则虽终亦不为天王报仇，亦谁得而责之？乃今调拨诸将，而独置数人，岂此数人独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独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来人中，独卢俊义起身愿往，宋江便问吴用可否？吴用调之闲处。夫调将之法：第一先锋，第二左军，第三右军，第四中军，第五合后，第六伏军。伏军者计算已定，知其必败，败则必由此去，故先设伏以俟之也。今也诸军未行，计算未定，何用知其必败？何用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若未能知其必败，未能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而又独调员外先行埋伏，则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卢俊义也。其五，史文恭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照夜玉狮子马。宋江看见好马，心头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则是先前所夺段景住之马；马之所驮，则是先前射死晁盖之史文恭。谚语有之：“好人相见分外眼明，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为马来者，则应先见马；宋江而为晁盖来者，则应先见史文恭。今史文恭出马，而大书那马；宋江心头火起，而大书看见好马，然则宋江此来专为马也。其六，手书问罪，轻责其杀晁盖，而重责其还马；及还二次所夺，又问照夜狮子。夫还二次马匹，而宋江所失仅一照夜狮子已乎？若还二次马匹，又还照夜狮子，而宋江遂得班师还山，一无所问已乎？幸也保四内叛，伏窝计成，法华钟响，五曾尽灭也。不幸而青、凌两州救兵齐至，和解之约真成变卦，然则宋江殆将日夜哭念此马不能置也。其七，卢俊义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众，商议立主。夫“商议”之为言，未有成论，则不得不集思广谋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辞反复连引其语也？今在昔，则晁盖遗令有箭可凭；在今，则员外报仇有功



可据。然则卢俊义为梁山泊主，盖一辞而定也。舍此不讲，而又多谦抑，甚至拈阄借粮，何其巧而多变一至于如是之极也？呜呼！作者书宋江之恶，其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之夫犹不正其弑晁盖之罪，而犹必沾沾以忠义之人目之。岂不大可怪叹也哉！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打东平、东昌二篇，为一书最后之笔，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盖梁山泊，晁盖之业也；史文恭、晁盖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主梁山泊，则晁盖之令也。遵晁盖之令，而报晁盖之仇，承晁盖之业，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与卢俊义争，断断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弃晁盖遗令，而别阉东平、东昌二府借粮，则卢俊义更不得与宋江争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弃晁盖遗令，而别阉东平、东昌二府借粮，则卢俊义更不得与宋江争也，亦断断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坚孰瑕，宋江未有择也；是役之胜与不胜，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济，何用知卢之必不济？彼俱不济，无论；若幸而俱济，则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卢俊义必不得与宋江争也。何故？”噫嘻！闻弦者赏者，读书者论事，岂其难哉！岂其难哉！观其分调众人之时，而令吴用、公孙胜二人悉居卢之部下也，彼岂不曰惟二军师实左右之，则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终及之，庶几有以不负天王之言，诚为甚盛心也！乃我独有以知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犹其不在卢之部下也；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而实



在宋之部下也。盖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内，固曾不为卢设一计也。若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书可来，匹马可去，借箸画计，曾不遗力，则犹在帐中无以异也。且此岸上粮车，水中米船，而不出于吴用耶？阴云布满，黑雾遮天，而不出于公孙胜耶？夫诚不出于吴与公孙则已耳，终亦出于吴与公孙，而宋江未来，括囊以待；宋江一至，争鞭而效，此何意也？迹其前后，推其存心，亦幸而没羽箭难胜耳！不幸而使没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则彼吴用、公孙胜之二人者，诿不能从中掣肘，败乃公事，于以徐俟宋江之来至哉！由斯以言，则是宋固必济，卢固必不济；卢俊义之终不得与宋江争也，断断如也。我故曰：打东平、东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也。

此书每欲作重叠相犯之题，如二解越狱，史进又要越狱，是其类色。忽然以“月尽”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后知极窘蹙题，其中皆有无数异样文字，人自无才不能洗发出来也。

刀枪剑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夹出董将军求亲一事，读之使人又有一样眼色。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批详前一回中。

古亦未闻有以石子临敌者。自耐庵翻空出奇，忽然撰为此篇，而遂令读者之心头眼底，真觉石子之来，星流电掣，水泊之人，鸟骇兽窜也。此岂耐庵亦以一部大书张皇一百余人，实惟太甚，故于临绝笔时，恣意击打，以少杀其势耶？



读一部七十回篇必谋篇，段必谋段，之后忽然结以如卷如扫，如驰如撒之文真绝奇之章法也。

叙一百八人，而终之以皇甫相马。嘻乎，妙哉！此《水浒》之所心作乎？夫支离臃肿之材，未必无舟车之用；而蹄啮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裹；灶下之斯养，未必不能还王于异国也。惟贤宰相有破格之识赏，斯百年中有异常之报效，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遂走险，至于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夫而后叹吾真失之于牡骝黄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



意可以见矣。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

天罡、地煞等名，悉与本人不合，岂故为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庵而问之！



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西厢记》

卷之一

序一曰恸哭古人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己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



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先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可也，亦一消遣



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下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误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误为我捻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见。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固谓之砚矣，我亦谓之砚可也。墨，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笔，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纸，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云云矣，我亦谓之云云可也。窗明几净，此何处也？人曰此处，我亦谓之此处也。风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谓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



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而我则终知之耳，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者耳。我自深悟夫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以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无谓也。我本无谓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计后之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序二曰留赠后人

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古人之与后人，则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见我，后之人亦不见我。既已皆不见，则皆属无亲，是以谓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见我矣，我乃无日而不思之；后之人亦不见我，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验也。如是，则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惟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无亲。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其不见我，非后人之罪也，不可



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则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其身为之膏油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令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大欢笑之者也。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则如我之在时，后人既未及来，至于后人来时，我又不复还在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于入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于好香、好茶、好酒、好药。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者，读书之暇随意消息，用以宣导沉滞、发越清明、鼓荡中和、补助荣华之必资也。我请得化身百亿，既为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又为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而以为赠之，则如我自化身于后人之前，而后人乃初不知此之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于侧，异身同室，并兴齐住者也。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则如可以鼠肝，又可以虫臂。伟哉造化！且不知彼将我其奚适也，可奈何！无已，则请有说于此，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



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也。夫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

卷之二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



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癭癭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癭癭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

四、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扑乎？曰：扑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当初造《西厢记》时，原发愿不肯与他读，他今日果然不读。

六、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有大功德。何也？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凳捶床，骂是淫书时，其势必至无人不读，泄尽天地妙秘，圣叹不大欢喜。

七、《世说新语》云：“《庄子·逍遥游》一篇，旧是难处。”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去也。

八、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

九、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



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

十、子弟至十四、五岁，如日在东，何书不见，必无独不见《西厢记》之事。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厢记》也。他若得读圣叹《西厢记》，他分明读了《庄子》《史记》。

十一、子弟欲看《西厢记》，须教其先看《国风》。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敢疗子弟笔下雅驯不透脱、透脱不雅驯之病。

十二、沉潜子弟，文必雅驯，苦不透脱。高明子弟，文必透脱，苦不雅驯。极似分道扬镳，然实同病别发。何谓同病？只是不换笔。盖不换笔，便道其不透脱；不换笔，便道其不雅驯也。何谓别发？一是停而不换笔，一是走而不换笔。盖停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雅驯，而实非雅驯；走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透脱，而实非透脱也。夫真雅驯者，必定透脱；真透脱者，必定雅驯。问谁则能之？曰《西厢记》能之。夫《西厢记》之所心能之，只是换笔也。

十三、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本《西厢记》为始。

十四、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谷》、《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读书》。盖致望读之者之



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迤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而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今《西厢记》若干文字，皆是作者于不知何一刻中灵眼忽然觑见，便疾捉住，因而直传到如今。细思万千年以来，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觑见，却不曾捉得住，遂总付之泥牛入海，永无消息。

十九、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



我亦做得出也。便教当时作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使用别样捉住，便是别样文心，别样手法，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

二十、仆今言灵眼觑见，灵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觑见，只是不捉住。盖觑见是天付，捉住须人工也。今《西厢记》实是又会觑见，又会捉住，然子弟读时，不必又学其觑见，一味只学其捉住。圣叹深恨前此万千年，无限妙文已是觑见，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

二十一、仆尝粥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此譬如掷骰相似，略早略迟，略轻略重，略东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夫尚欲争之，真是可发一笑。

二十二、仆之为此言，何也？仆尝思万万年来，天无日无云，然决无今日云与某日云曾同之事。何也？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升到空中，却遭微风，荡作缕缕。既是风无成心，便是云无定规，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尔如此。《西厢记》正然，并无成心之与定规，无非此日佳日闲窗，妙腕良笔，忽然无端，如风荡云。若使异时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绝妙。然而无奈此番已是绝妙也，不必云异时不能更妙于此，然亦不必云异时尚将更妙于此也。

二十三、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已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



二十四、仆幼年曾闻人说一笑话云：昔一人苦贫特甚，而生平虔奉吕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见其赤贫，不胜悯之。念当有以济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粲然化为黄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吕祖大喜，谓：子诚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头耳。仆当时私谓此固戏论耳，若真是吕祖，必当便以指头与之。今此《西厢记》便是吕祖指头，得之者处处遍指，皆作黄金。

二十五、仆思文字不在题前，必在题后，若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厢记》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两句写题正位，其余便都是前后摇之曳之，可见。

二十六、知文在题之前，便须恣意摇之曳之，不得便到题。知文在题之后，便索性将题拽过了，却重与之遥之曳之。若不解此法，而误向正位多写作一行或两行，便如画死人坐像，无非印板衣摺，纵复费尽渲染，我见之，早向新宅中哭钟太傅矣。

二十七、横直波点聚谓之字，字相连谓之句，句相杂谓之章。儿子五六岁了，必须教其识字。识得字了，必须教其连字为句。连得五六七字为句了，必须教其布句为章。布句为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为一章，次教其布十来多句为一章；布得十来多句为一章时，又反教其只布四句为一章，三句为一章，二句乃至一句为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为一章时，然后与他《西厢记》读。

二十八、子弟读《西厢记》后，忽解得三个字亦能为一章，二个字亦能为一章，一个字亦能为一章，无字亦能为一章。子弟忽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时，渠回思初布之十来多句为一章，真成撒吞耳。

二十九、子弟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因而回思初布之十



来多句为一章，尽成撒吞，则其体气便自然异样高妙，其方法便自然异样变换，其气象便自然异样姿媚，其避忌便自然异样滑脱。《西厢记》之点化子弟不小。

三十、若是字，便只是字；若是句，便不是字；若是章，便不是句。岂但不是字，一部《西厢记》真乃并无一字；岂但并无一字，真乃并无一句。一部《西厢记》，只是一章。

三十一、若是章，便应有若干句；若是句，便应有若干字。今《西厢记》不是一章，只是一句，故并无若干句，乃至不是一句，只是一字，故并无若干字。《西厢记》其实只是一字。

三十二、《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赵州和尚，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是此一“无”字。

三十三、人问赵州和尚：一切含灵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却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四、人若问赵州和尚：露柱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五、若又问：释迦牟尼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六、人若又问：无字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七、人若又问：无字还有“无”字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八、人若又问某甲不会，赵州曰你是不会，老僧是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九、何故《西厢记》是此一“无”字？此一“无”字是一部《西厢记》故。



四十、最苦是人家子弟，未取笔，胸中先已有了文字。若未取笔胸中先已有了文字，必是不会做文字人。《西厢记》无有此事。

四十一、最苦是人家子弟，提了笔，胸中尚自无有文字。若提了笔胸中尚自无有文字，必是不会做文字人。《西厢记》无有此事。

四十二、赵州和尚，人不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他不知道有个“无”字。

四十三、赵州和尚，人问过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他亦不记道有个“无”字。

四十四、《西厢记》正写《惊艳》一篇时，他不知道《借厢》一篇应如何；正写《借厢》一篇时，他不知道《酬韵》一篇应如何。总是写前一篇时，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只顾写前一篇。

四十五、《西厢记》写到《借厢》一篇时，他不记道《惊艳》一篇是如何；写到《酬韵》一篇时，他不记道《借厢》一篇是如何。总是写到后一篇时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又只顾写后一篇。

四十六、圣叹举赵州“无”字说《西厢记》，此真是《西厢记》之真才实学，不是禅语，不是有无之“无”字。须知赵州和尚“无”字，先不是禅语，先不是有无之“无”字，真是赵州和尚之真才实学。

四十七、《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如欢郎，如法聪，如孙飞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笔半笔写，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

四十八、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



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

四十九、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有此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

五十、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为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西厢记》不止为写双文，止为写谁？然则《西厢记》写了双文，还要写谁？

五十一、《西厢记》止为要写此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一个人者，红娘是也。若使不写红娘，却如何写双文？然则《西厢记》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

五十二、《西厢记》所以写此一个人者，为有一个人，要写此一个人也。有一个人者，张生是也。若使张生不要写双文，又何故写双文？然则《西厢记》又有时写张生者，当知正是写其所以要写双文之故也。

五十三、诚悟《西厢记》写红娘，止为写双文，写张生亦止为写双文，便应悟《西厢记》决无暇写他夫人、法本、杜将军等人。

五十四、诚悟《西厢记》止是为写双文，便应悟《西厢记》决不是写到郑恒。

五十五、《西厢记》写张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门子弟。异样高才，又异样苦学；异样豪迈，又异样淳厚。相其通体自内至外，并无半点轻狂，一毫奸诈。年虽二十已余，却从不知裙带之下有何缘故。虽自说颠不刺的见过万千，他亦只是曾不动心。写张生直写到此田地时，须悟全不是写张生，须悟全是写双文。锦绣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六、《西厢记》写红娘，凡三用加意之笔：其一于



《借厢》篇中峻拒张生，其二于《琴心》篇中过尊双文，其三于《拷艳》篇中切责夫人。一时便似周公制度，乃尽在红娘一片心地中，凜凜然，侃侃然，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写红娘直写到此田地时，须悟全不是写红娘，须悟全是写双文。锦绣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七、《西厢记》亦是偶尔写他佳人才子。我曾细相其眼法、手法、笔法、墨法、固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任凭换却题教他写，他俱会写。

五十八、若教他写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师，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孤忠老臣满肚皮眼泪来。我何以知之？我读《西厢记》知之。

五十九、若教他写王昭君慷慨请行，琵琶出塞，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高才被屈人满肚皮眼泪来。我读《西厢记》知之。

六十、若教他写伯牙入海，成连径去，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苦心力学人满肚皮眼泪来。我读《西厢记》知之。

六十一、《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坐于胸中也。

六十二、《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六十三、《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六十四、《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六十五、《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六十六、《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



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六十七、《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

六十八、《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对坐读之者，叹其解脱无方也。

六十九、《西厢记》前半是张生文字，后半是双文文字，中间是红娘文字。

七十、《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不是《会真记》文字。

七十一、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

七十二、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七十三、《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西厢记》便如此写。

七十四、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

七十五、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七十六、若世间又有不妙之文，此则非天下万世人心里之所曾有也，便可听其为一人自己文集也。

七十七、《西厢记》便可名之曰《西厢记》。旧时见人名之曰《北西厢记》，此大过也。

七十八、读《西厢记》，便可告人曰：读《西厢记》。旧时见人讳之曰看闲书，此大过也。

七十九、《西厢记》乃是如此神理，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



八十、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酹地赏作者，此大过也。

八十一、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自赏，此大过也。

卷之四

《西厢》者何？书名也。书曷为乎名曰《西厢》也？书以纪事，有其事，故有其书也；无其事，必无其书也。今其书有事，事在西厢，故名之曰《西厢》也。西厢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普救寺则武周金轮皇帝所造之大功德林也。普救寺有西厢，而是西厢之西又有别院。别院不隶普救而附于普救，盖是崔相国出其堂俸之所建也。先是，法本者，相国之所剃度，是即相国之门徒也。相国因念，诚得一日避贤罢相，而芒鞋竹杖舍佛安适矣。然身愿为仓卒客，不愿门徒为仓卒主人，而于是特占此一袈裟，以为老人菟裘，而不虞落成之日，不善颂祷，不闻歌，乃闻哭，不得以玉带赌镇山门，而竟以丹旌将诸茕独，此老夫人所以停丧得于寺中之故也。故西厢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西厢之西，又有别院，则老夫人之停丧所也。乃丧停而艳停，艳停而才子停矣。夫才子之停于西厢也，艳停于西厢之西故也。艳之停于西厢之西也，丧停故也。乃丧之停于西厢之西也，则实为相国有自营菟裘故也。夫相国营菟裘于西厢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厢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书，而令万万世人传道无穷。然则出堂俸建别院，又可不慎乎哉！

圣叹之为是言也，有二故焉：其一，教天下以慎诸因缘也。佛言：一切世间皆从因生。有因者则得生，无因者终究不生。不见有因而不生，无因而反忽生。亦不见瓜因而豆



生，豆因而反瓜生。是故如来教诸健儿慎勿造因。呜呼！胡可不畏哉！语云：其父报仇，子乃行劫。盖言报仇必杀人也，而其子者不见报仇，但见杀人，则亦戏学杀人。杀人而国且以法绳之，子畏抵法也，遂逃命萑蒲中；萑蒲中又无所得食也，则不得已仍即以杀人为业矣。若是乎仇亦慎勿报也。盖圣叹现见其事已数数矣。现见其父中年无欢，聊借丝竹，陶写情抱也。不眴眼而其子手执歌板，沿门唱曲。若是乎谢太傅亦慎勿学也。现见其父忧来伤人，愿引圣人，托于沉冥也。不眴眼而其子骂座，被驱坠车折肋。若是乎阮嗣宗亦慎勿学也。现见其父家居多累，竹院寻僧，略商古德也。不眴眼而其子引诸髡奴，污乱中构。若是乎张无垢亦慎勿学也。现见其父希心避世，物外田园，方春劝耕也。不眴眼而其子担粪服牛，面目黧黑。若是乎陶泉明亦慎勿学也。如彼崔相国当时出堂俸，建别院，一时座上宾客，夫孰不啧啧贤者？是真谓之内秘菩萨，外现宰官，而已不觉不知亲为身后之西厢月下远远作因，不然而岂其委诸曰双文为之乎？委诸曰才子为之乎？委之双文，双文无因。委之才子，才子无因。然则西厢月下之事非相国为因，又谁为之？呜呼！人生世间，举手动足，又有一毫可以漫然遂为乎哉！其一，教天下以立言之体也。夫老夫人，守礼谨严，一品国太君也。双文，千金国艳也。即阿红，亦一时上流姿首也。普救寺者，河中大刹，则其堂内堂外，僧徒何止千计，又况八部海涌，十方云集？此其目视、手指、心动、口说，岂复人意之所能料乎哉！今以老犹未老，幼已不幼，虽在斩然衰经之中，而其纵纵扈扈，终非外人习见之恒仪也。而俨然不施□幕而逼处此，为老夫人者，岂三家村烧香念佛姬乎。不然胡为无礼至此！圣叹详睹作者，实于西厢之西，别有别院。此院必附于寺中者，为挽弓逗缘；而此院不混于寺中者，为双文远嫌



也。君子立言，虽在传奇，必有体焉，可不敬与！

题目总名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率尔一题，亦必成文。观其请“东”“南”“北”三，陪“西”字焉。

第一之四章题目正名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一部书，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笔特书曰：“老夫人开春院。”罪老夫人也。虽在别院，终为客居，乃亲口自命红娘引小姐于前庭闲散心。一念禽犊之恩，遂至逗漏无边春色，良贾深藏，当如是乎？厥后诈许两廊退贼愿婚，乃又悔之，而又不遣去之，而留之书房，而因以失事，犹未减焉。

一 之 一

今夫提笔所写者古人，而提笔写古人之人为谁乎？有应之者曰：我也。圣叹曰：然，我也。则吾欲问此提笔所写之古人，其人乃在十百千年之前，而今提笔写之之我，为信能知十百千年之前真曾有其事乎，不乎？乃至真曾有其人乎，不乎？曰：不能知。不知，而今方且提笔曲曲写之，彼古人于冥冥之中，为将受之乎，不乎？曰：古人实未曾有其事也。乃至古亦实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其事，而彼古人既未尝知十百千年之后，乃当有我将与



写之而因以告我，我又无从排神御气，上追至于十百千年之前，问诸古人。然则今日提笔而曲曲所写，盖皆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与古人无与，则古人又安所复论受之与不受哉。曰：古人不受，然则谁受之？曰：我写之，则我受之矣。夫我写之，即我受之，而于提笔将与写未写之顷，命意吐词，其又胡可漫然也耶？《论语》：传曰“一言智，一言不智。言不可以不慎。”盖言我必爱我，则我必宜自爱其言我；而不自爱其言者，是直不爱我也。我见近今填词之家，其于生旦出场第一折中，类皆肆然早作狂荡无礼之言，生必为狂且，旦必为倡女，夫然后愉快于心，以为情之所钟在于我辈也如此。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彼岂不悟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其中如径斯曲，如夜斯黑，如绪斯多，如檠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讳。设使古人昔者真有其事，是我今日之所决不与知，则今日我有其事，亦是昔者古人之所决不与知者也。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然则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书之人焉是也；莺莺非他莺莺，殆即著书之人之心头之人焉是也；红娘、白马悉复非他，殆即为著书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如是而提笔之时不能自爱，而竟肆然自作狂荡无礼之言，以是愉快其心，是则岂非身自愿为狂且，而以其心头之人为倡女乎？读《西厢》第一折，观其写君瑞也如彼，夫亦可以大悟古人寄托笔墨之法也矣。

亦尝观于烘云托月之法乎？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然而意必在于云焉，于云略失则重，或略失则轻，是云病也。云病即月病也。于云轻重均停矣。或微不慎渍少痕，



如微尘焉，是云病也。云病即月病也。于云轻重均停，又无纤痕，渍如微尘，望之如有，揽之如无，即之如去，吹之如荡，斯云妙矣。云妙而明日观者沓至，咸曰：良哉月与！初无一人叹及于云，此虽极负作者昨日惨淡旁皇画云之心，然试实究作者之本情，岂非独为月，全不为云，云之与月正是一幅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决不可得而分乎！

《西厢》第一折之写张生也是已。《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然双文国艳也。国艳，则非多买胭脂之所得而涂泽也。抑双文，天人也。天人，则非下土蝼蚁工匠之所得而增减雕塑也。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然则写张生必如第一折之文云云者，所谓轻重均停，不得纤痕渍如微尘也。设使不然，而于写张生时，厘毫夹带狂且身分，则后文唐突双文乃极不小。读者于此，胡可以不加意哉？

（夫人引莺莺、红娘、欢郎上云）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当朝相国，不幸病薨。只生这个女儿，小字莺莺，年方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相公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乃是天册金轮武则天娘娘敕赐盖造的功德院。长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有这寺西边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一壁写书付京师，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只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呵！



一 之 二

吾尝遍观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笔而其笔不到者，有用笔而其笔到者，有用笔而其笔之前、笔之后、不用笔处无不到者。夫用笔而其笔不到，则用一笔而一笔不到，虽用十百千乃至万笔，而十百千万笔皆不到也，兹若人毋宁不用笔可也。用笔而其笔到，则用一笔，斯一笔到，再用一笔，斯一笔又到，因而用十百千乃至万笔，斯万笔并到，如先生是真用笔人也。若夫用笔而其笔之前、笔之后、不用笔处无处不到，此人以鸿钧为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心之所不得至，笔已至焉；笔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笔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已至，笔遂不必至焉。读其文，其文如可得而读也，然而能读者，读之而读矣；不能读者，读之而未曾读也。何也？其文则在其文之前、之后、之四面，而其文反非也。故用笔而其笔不到者，如今世间横灾梨枣之一切文集是也。用笔而其笔到者，如世传韩、柳、欧、王、三苏之文是也。若用笔而其笔之前后、不用笔处无不到者，舍《左传》吾更无与归也！《左传》之文，庄生有其殆宕，《孟子》七篇有其奇峭，《国策》有其匝緻，圣叹别有《批孟子》、《批国策》欲呈教。太史公有其稍稱。夫庄生、《孟子》、《国策》、太史公又何足多道，吾独不意《西厢记》，传奇也，而亦用其法。然则作《西厢记》者，其人真以鸿钧为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者也。

何也？如夜来张生之瞥见惊艳也，如天边月，如佛上华，近之固不可得而近，而去之乃决不可得而去也。决不可得而去，则务必近之，而近之之道，其将从何而造端乎！通夜无眠，通夜思量，夫张生绝世之聪明才子也，彼且忽然而得算矣。谓天下之事，有斗笋，有合缝。斗笋，其始也；合



缝，其终也。今日之事，不图合缝，且图斗笋。夫惊艳之在深深别院中也，此缝未易合也；而相国别院之在无遮大刹中也，此笋或可斗也。天明已乎？胡天正未明也。鸡唱矣乎？胡鸡正未唱也。鼓终矣乎？胡鼓正未终也。我不图合缝，我且图斗笋。夫他日缝之终合与不合，事则在他日，我不敢料也。若夫今日笋之必斗而不可不斗，乃至必宜急斗而不可迟斗，事则在今日矣，我安得鸡唱鼓终，天明入寺，而一问法聪乎？鸡不唱，鼓不终，天不明，则不得入寺而问聪，此其心乱如麻可知也。设也倏忽之间而鸡唱矣，鼓终矣，天明矣，乃入寺问聪，而聪不我应，此又当奈之何哉？夫聪之必我应而不我应，固也；然聪之虽必我应，而万一竟不我应，亦或然之事也。再思量之，则聪之或我应，或不我应，皆有之道也。再思量之，则聪之不我应也，其数多，其我应，乃数之少者也。再思量之，则聪必不我应者也，于是事急矣，心死矣，神散乱矣，发言无次矣，入寺见聪便发极云：不做周方，我必埋怨杀你。盖聪闻之而斗然惊焉。何则？张生固未尝先云借房，则聪殊不知其“不做周方”之为何语也。张生未尝先云借房而便发极云“不做周方”者，此其一夜心问口、口问心，既经百千万遍，则更不计他人之知与不知也。只此起头一笔二句十三字，便将张生一夜无眠，尽根极底，生描活现。所谓用笔在未用笔前，其妙则至于此，是惟《左传》往往有之。借曰不然，而或顺文写之曰你借我半间客舍僧房，然后乃继之曰不做周方。只略倒转，便成恶札。嗟乎！文章之事，通于造化。当世不少青莲花人，吾知必于千里万里外遥呼圣叹，酹酒于地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则圣叹亦于千里万里外遥呼青莲花人，酹酒于地曰：先生，汝是作得《西厢记》出人也。已上，皆是“不做周方”一笔前，故意藏下之文。圣叹特地代之写出来，以明



“不做周方”之一笔，其手法神妙至于如此。试思“不做周方”二句，十三字耳，其前乃有如许一篇大文，岂不奇绝！

红娘切责后，张生良久良久，此时最难措语。今看其【哨遍】一篇，极尽文章排荡之法，是已为奇事矣，偏有本事又排荡出【耍孩儿】五篇。忽然从世间男长女大，风勾月引一段关窍，硬作差派，先坐煞小姐，以深明适者我并非失言，然后云“红娘而肯做周旋耶，则我亦不过两得其便；若红娘毕竟不做周旋耶，则小姐自失便宜”。已又云“既已不做周旋，则我亦决计便不思量”。已又云“汝自不做周旋，我自终不得不思量”。凡五煞，俱是大起大落之笔，皆所以切怨红娘也。怨红娘者，一题自有一题之文。若此篇则是切怨红娘之文也，不知者悉以为慕莺之文。不成一部《西厢》篇篇皆慕莺之文，又有何异同耶！

一之三

曼殊室利菩萨好论极微，昔者圣叹闻之而甚乐焉。夫娑婆世界，大至无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极微。以至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起于极微。此其事甚大，非今所得论。今者止借菩萨极微之一言，以观行文之人之心。今夫清秋傍晚，天澄地澈，轻云鳞鳞，其细若縠，此真天下之至妙也。野鸭成群空飞，渔者罗而致之，观其腹毛，作浅墨色，鳞鳞然，犹如天云，其细若縠，此又天下之至妙也。草木之花，于附萼中，展而成瓣，苟以闲心谛视其瓣，则自根至末，光色不定，此一天下之至妙也。灯火之焰，自下达上，其近穗也，乃作淡碧色；稍上，作淡白色；又上，作淡赤色；又上，作乾红色；后乃作黑烟，喷若细沫，此一天下之至妙也。今世人心，竖高横阔，不计道里；浩浩荡荡，不辨牛马。设复有人语以此事，则且开胸大笑，以为人生一



世，贵是衣食丰盈，其何暇费尔许心计哉？不知此固非不必费之闲心计也。秋云之鳞鳞，其细若砾者，穀以有无相间成文，今此鳞鳞之间，则仅是有无相间而已也耶？人自下望之，去云不知几十百里，则见其鳞鳞者，其间不必曾至于寸，若果就云量之，诚未知其为寻为丈者也。今试思以为寻为丈之相去，而仅曰有无相间焉而已，则我自下望之，其为妙也决不能以至是。今自下望之而其妙至是，此其一鳞之与一鳞，其间则有无限层折，如相委焉，如相属焉。所谓极微，于是乎存，不可以不察也。天云之鳞鳞，其去也寻丈，故于中间有多层折，此犹不足论也。若夫野鸭腹毛之鳞鳞，其相去乃至为逼迮，不啻如粟米焉也，今试观其轻妙若穀，为是止于有无相间而已也耶？如诚止于有无相间焉而已，则我试取纤笔，染彼淡墨，缕缕画之，胡为三尺童子犹大笑以为甚不似也，则诚不得离朱其人谛审熟睹焉耳。诚谛审而熟睹之，此其中间之层折，如相委焉，如相属焉，必也一鳞之与一鳞真亦如有寻丈之相去。所谓极微者，此不可以不察也。草木之花，于跗萼中展而成瓣，人曰凡若干瓣斯一花矣，人固不知昨日者殊未有此花也；更昨日焉，乃至殊未有此萼与跗也。于无跗无萼无花之中，而欣然有跗，而欣然有萼，而欣然有花，此有极微于其中间，如人徐行，渐渐至远。然则一瓣虽微，其自瓣根行而至于瓣末，其起此尽彼，筋转脉摇，朝浅暮深，粉稚香老。人自视之，一瓣之大，如指顶耳；自花计焉，乌知其道里，不且有越陌度阡之远也。人自视之，初开至今，如眨眼耳；自花计焉，乌知其寿命，不且有累生积劫之久也。此一极微，不可以不察也。灯火之焰也，淡淡焉，此不知于世间，五色为何色也。吾尝相其自穗而上，讫于烟尽，由淡碧入淡白，此如之何其相际也；又由淡白入淡赤，此如之何其相际也；又由淡赤入乾红，由干



红入黑烟，此如之何其相际也。必有极微于其中间，分焉而得分，又徐徐分焉，而使人不得分，此一又不可以不察也。人诚推此心也以往，则操笔而书乡党馈壶浆之一辞，必有文也；书人妇姑勃溪之一声，必有文也；书途之人一揖遂别，必有文也。何也？其间皆有极微，他人以粗心处之，则无如何，因遂废然以阁笔耳。我既适向曼殊室利菩萨大智门下学得此法矣，是虽于路旁拾取蔗滓，尚将涓涓焉压得其浆，满于一石，彼天下更有何逼迮题能缚我腕，使不动也哉？读《西厢记》至《借厢》后、《闹斋》前《酬韵》之一章，不觉深感于菩萨焉，尚愿普天下锦绣才子皆细细读之。以上《借厢》一章，凡张生所欲说者皆已说尽。下文《闹斋》一章，凡张生所未说者，至此后方才得说。今忽将于如是中间写隔墙酬韵，亦必欲洋洋自为一章。斯其笔拳墨渴，真乃虽有巧媳不可以无米煮粥者也。忽然想到张、莺联诗，是夜则为何二人悉在月中露下，因凭空造出每夜烧香一段事，而于看烧香上，生情布景，别出异样花样。粗心人不解此苦，读之只谓又是一通好曲，殊不知一字一句一节，都从一黍米中剥出来也。

一 之 四

吾友斫山先生尝谓吾言：匡庐真天下之奇也。江行连日，初不在意，忽然于晴空中劈插翠嶂，平分其中，倒挂足练，舟人惊告，此即所谓庐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庐山也。更行两日，而渐乃不见，则反已至庐山矣。吾闻而甚乐之，便欲往看之，而迁延未得也。盖贫无行资，一也；苦到彼中无东道主人，二也；又贱性懒散，略闲坐便复是一年，三也。然中心则殊无一日曾置不念，以至夜必形诸梦寐，常不一日二日，必梦见江行如驶，仰观青芙蓉上摇空中，一一如斫山



言。寤而自觉，遍身皆畅然焉。后适有人自西江来，把袖急叩之，则曰：“无有是也。”吾怒曰：“伧固不解也。”后又有人自西江来，又把袖急叩之，又曰：“无有是也。”吾又怒曰：“此又一伧也。”既而人苟自西江来，皆叩之，则言然、不然各半焉。吾疑复问斫山，斫山哑然失笑，言：“吾亦未尝亲见。昔者多有人自西江来，或言如是云，或亦言不如是云。然吾于言如是者，即信之；言不如是者，置不足道焉。何则？夫使庐山而诚如是，则是吾之信其人之言为真不虚也；设苟庐山而不如是，则是天地之过也。诚以天地之大力，天地之大慧，天地之大学问，天地之大游戏，即亦何难设此一奇以乐我后人，而顾吝不出此乎哉！”吾闻而又乐之，中心忻忻，直至于今，不惟夜必梦之，盖日亦往往遇之。何谓日亦往往遇之？吾于读《左传》往往遇之，吾于读《孟子》往往遇之，吾于读《史记》《汉书》往往遇之，吾今于读《西厢》亦往往遇之。何谓于读《西厢》亦往往遇之？如此篇之初，【新水令】之第一句云“梵王宫殿月轮高”，不过七字也，然吾以为真乃江行初不在意也，直乃晴空劈插奇翠也，真乃殊未至于庐山也，真乃至庐山即反不见也；真大力也真大慧也，真大游戏也，真大学问也。盖吾友斫山之所教也，吾此生亦已不必真至西江也。吾此生虽终亦不到西江，而吾之熟睹庐山亦既厌也，庐山真天下之奇也。其所以奇绝之故，详后批中。

盖至是而张生已三见莺莺矣。然而春院乃瞥见也，瞥见则未成乎其为见也。墙角乃遥见也，遥见则亦未成乎其为见也。夫两见而皆未成乎其为见，然则至是而张生为始见莺莺矣。是故作者于此，其用笔皆必致慎焉。其瞥见之文，则曰尽人调戏，将花笑拈、兜率院、离恨天，这里遇神仙，都作天女三昧，忽然一现之辞。其遥见之文，则曰“遮遮掩掩，



小脚难行，行近前来”，我甫能见娉婷，真是百媚生，都作前殿夫人，是耶何迟之辞。若至是则始亲见矣，快见矣，饱见矣，竟一日夜见矣。故其文曰“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满面堆着俏，一团□是娇。”方作清水观鱼，数鳞数鬣之辞。人或不解者，谓此是实写。夫彼真不悟从来妙文，决无实写一法。夫实写，乃是堆垛土堦子，虽乡里人犹过而不顾者也。

忽然巧借大师、班首、行者、沙弥皆颠倒于莺莺，以极衬千金惊艳，固是行文必然之事。然今日正值佛末法中，一切比丘，恶乃不啻，自非龟鳖蛇虫，亦宜稍稍禁戢，清净闺阁，莫入彼中。盖迩来恶比丘之淫毒，真不止于烛灭香消而已。彼龟鳖蛇虫乃方合掌云：“阿弥陀佛，罪过！”渠是真正千二百五十人善知识？吾妻、吾媳、吾女方将倾箱倒篋，作竭尽布施，而为供养，事非小可，汝勿造拔舌地狱业也。嗟乎！今天下龟鳖蛇虫之愚，而好与人用如此哉？亦大可哀也已！

卷之五

第二之四章题目正名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杀人心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二之一

文章有移堂就树之法。如长夏读书，已得爽垲，而堂后



有树，更多嘉荫，今欲弃此树于堂后，诚不如移此树来堂前。然大树不可移而至前，则莫如新堂可以移而去后，不然，而树在堂后，非不堂是好堂，树亦好树，然而堂已无当于树，树尤无当于堂。今诚相厥便宜，而移堂就树，则树固不动而堂已多荫，此真天下之至便也。此言莺莺之于张生，前于酬韵夜本已默感于心，已又于闹斋日复自明睹其人，此真所谓口虽不吐，而心无暂忘也者。今乃不端不的出自意外，忽然鼓掌应募，驰书破贼，乃正是此人此时则虽欲矫情箝口，假不在意，其奚可得？其理、其情、其势固必当感天谢地，心荡口说，快然一泻其胸中沉忧，以见此一照眼之妙人，初非两廊下之无数无数人所可得而比。然而一则太君在前，不可得语也；二则僧众实繁，不可得而语也；三则贼势方张，不可得语也。夫不可得语而竟不语，彼读书者至此不将疑莺莺此时其视张生应募，不过一如他人应募，淡淡焉了不系于心乎？作者深悟文章旧有移就之法，因特地于未闻警前先作无限相关心语，写得张生已是莺莺心头之一滴血，喉头之一寸气，并心、并胆、并身、并命，殆至后文则只须顺手一点，便将前文无限心语隐隐然都借过来，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其一也。左氏最多经前起传之文，正是此法也。

又有月度回廊之法。如仲春夜和，美人无眠，烧香卷帘，玲珑待月。其时初昏，月始东升，泠泠清光，则必自廊檐下度廊柱，又下度曲栏，然后渐渐度过间阶，然后度至琐窗，而后照美人。虽此多时，彼美人者，亦既久矣明明伫立，暗中略复少停其势，月亦必不能不来相照。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栏、而阶、而窗、而后美人者，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无限如迤如邐，如隐如跃，别样妙境。非此即将极嫌此美人何故突然便在月下，为了无身分也。此言莺莺之于张生，前于酬韵夜虽已默感于心，已于闹斋日复又明睹其人，然而



身为千金贵人，上奉慈母，下凛师氏，彼张生则自是天下男子，此岂其珠玉心地中所应得念？岂其莲花香口中所应得诵哉？然而作者则无奈何也。设使莺莺真以慈母、师氏之故，而珠玉心地终不敢念，莲花香口终不敢诵，则将终《西厢记》乃不得以一笔写莺莺爱张生也乎！作者深悟文章旧有渐度之法，而于是闲闲然先写残春，然后闲闲然写有隔花之一人，然后闲闲然写到前后酬韵之事，至此却忽然收笔云，身为千金贵人，吾爱吾宝，岂须别人堤备，然后又闲闲然写“独与那人兜的便亲”。要知如此一篇大文，其意原来却只要写得此一句于前，以为后文张生忽然应募，莺莺惊心照眼作地。而法必闲闲渐写，不可一口便说者，盖是行文必然之次第，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又一也。

文章有羯鼓解秽之法。如李三郎三月初三坐花萼楼下，敕命青玻璃，酌西凉葡萄酒，与妃子小饮。正半酣，一时五王三姨适然俱至，上心至喜，命工作乐。是日恰值太常新制琴操成，名曰《空山无愁》之曲，上命对御奏之，每一段毕，上攒眉视妃子，或视三姨，或视五王，天颜殊悒悒不得畅。既而将入第十一段，上遽跃起，口自传敕曰：“花奴，取羯鼓速来，我快欲解秽。”便自作《渔阳掺挝》，渊渊之声，一时栏中未开众花顷刻尽开。此言莺莺闻贼之顷，法不得不亦作一篇，然而势必淹笔渍墨，了无好意。作者既自折尽便宜，读者亦复干讨气急也。无可如何，而忽悟文章旧有解秽之法，因而放死笔、捉活笔，斗然从他递书人身上凭空撰出一莽惠明，一发泄其半日笔尖呜呜咽咽之积闷。杜工部诗云：“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又云：“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便是此一副奇笔，便使通篇文字立地焕若神明。此为后贤所宜善学者又一也。



二 之 二

吾读世间游记，而知世真无善游人也。夫善游之人也者，其于天下之一切海山、方岳、洞天、福地，固不辞千里万里而必一至以尽探其奇也。然而其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则方且不必直至于海山、方岳、洞天、福地，而后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毕其事矣，明之日而又将至一福地，又将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于以从事。彼从旁之人，不能心知其故，则不免曰：连日之游快哉！始毕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离前之洞天，而未到后之福地，中间不多，虽所隔止于三二十里，又少而或止于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于一里、半里。此先生则于是一里、半里之中间，其胸中之所谓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即何尝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忽然结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骇目惊心之事，不必又道也。然吾每每谛视天地之间之随分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则初末有不费彼造化者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而得成者也。谚言：“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彼造化者，则真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随分之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鳞，一瓣一叶，殆无不用尽全力。由是言之，然则世间之所谓骇目惊心之事，固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有此，亦为信然也。抑即所谓洞天福地也者，亦尝计其云如之何撰结也哉？庄生有言：“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乎大山，水石同坛；夫人诚知百材万木杂然同坛之为大泽大山，



而其于游也，斯庶几矣。其层峦绝巘，则积石而成是穹窿也，其飞流悬瀑，则积泉而成是灌输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无异于一拳者也；试泉泉而寻之，殆初无异于细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然则一一洞天福地中间，所有之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为溪，以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磴，虽其奇奇妙妙，至于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盖当其无，则是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磴之地也。然而当其无，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而皆必于当其无处而后翱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未到于后之中间三二十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耶。一略约小桥，一槎枿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别才，眉下之真有别眼也。必曰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则是善游之人必至旷世而不一遇也！如圣叹意者，天下亦何别才、别眼之与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皱，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桥一树，一篱一犬，则皆极秀、极皱、极透、极瘦者也；我亦定不能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诚亲见其秀处、皱处、透处，瘦处乃在于此；斯虽欲不于是焉翱翔，不于是焉排荡，亦岂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为峰为岭，为壁为溪，为坪坡梁磴，是亦岂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过能秀、能皱、能透、能瘦焉耳。



由斯以言，然则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不游之处盖已多多也；且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于洞天福地亦终于不游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篱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见之洞天福地皆适得其不奇不妙者也。盖圣叹平日与其友斫山论游之法如此，今于读《西厢》红娘请宴之一篇而不觉发之也。斫山云：“千载以来，独有宣圣是第一善游人，其次则数王羲之。”或有征其说者，斫山云：“宣圣，吾深感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二言；王羲之，吾见其若干帖所有字画，皆非献之所能窥也。”圣叹曰：“先生此言，疑杀天下人去也。”又斫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斫山云：“吾知之。”盖斫山之奇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斫山，一倾倒其风流也！

前文一大篇，破贼也；后文一大篇，赖婚也。破贼之一大篇，则有莺莺寻计，惠明递书，皆是生成必有之大波大浪也。赖婚之一大篇，则有莺莺失惊，张生发怒，亦是生成必有之大哭大笑也。今此，则于破贼之后，赖婚之前矣，此际其安得又有一大篇也乎？作者细思久之，细思彼张生之于莺莺，其切切思思如得旦暮遇之，固不必论也；即彼莺莺之于张生，其切切思思如得旦暮遇之，殆亦非一口之所得说，一笔之所得写也。无端而孙飞虎至，无端而老夫人许，欻然二无端自天而降，此时则彼其一双两好之心头口头、眠中梦中、茶时饭时岂不当有如云浮浮，如火热热，如贼脉脉，如春荡荡者乎？乃今前文之一大篇，才破贼；后文之一大篇，便赖婚。破贼之一大篇既必无暇与彼一双两好，写此如云如火，如贼如春一段神理；而赖婚之一大篇，即又何暇与彼一双两好写此如云如火，如贼如春之一段神理乎？千不得已，万不得已，算出赖婚必设宴，设宴必登请，而因于两大篇中



间忽然闲闲写出一红娘请宴。亦不于张生口中，亦不必于莺莺口中，只闲闲于闲人口中恰将彼一双两好之无限浮浮热热、脉脉荡荡。不觉两边都尽。呜呼！此谓之女娲氏不难补天，难于寻五色石。今既专门会寻五色石，其又何天之不补乎？然圣叹又细思之，细思前一大篇破贼是真有一大篇，后一大篇赖婚是亦真有一大篇。今红娘承夫人命请客走一遭，此岂不至轻至淡，至无聊，至不意，而今观其但能缓缓随笔而行，亦便真有此一大篇。然则如顷所云，一水一村，一桥一树，一篱一犬，无不奇奇妙妙，又秀又皱，又透又瘦，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始有奇妙，此岂不信乎？普天下及后世锦绣才子，将欲操觚作史，其深念老氏当其无有文之用之言哉？破贼后，赖婚前，决不得更插一篇，吾亦尝细思久之，而后叹绝于红娘请宴也。

二 之 三

《赖婚》一篇，当时若写作夫人唱，得乎？曰：不得。然则写作张生唱，得乎？曰：不得。然则写作红娘唱，得乎？曰：不得。胡为其皆不得也？夫作者当时，吾则知其必已熟思之也。如使写作夫人唱而得，写作张生唱、红娘唱而得者，彼亦不定于写作莺莺唱者也。盖事只一事也，情只一情也，理只一理也。问之此人，此人曰果然也，问之彼人，彼人曰果然也，是诚其所同也；然事一事，情一情，理一理，而彼发言之人与夫发言之人之心，与夫发言之人之体，与夫发言之人之地，乃实有其不同焉。有言之而正者，又有言之而反者；有言之而婉者，又有言之而激者；有言之而尽者，又有言之而半者。不观鲁敬姜之不哭公父文伯乎？实同一言也，自母之口则为贤母，自妇之口即为妒妇，观其发于何人之口，人即分为何人之言。虽其故与今之故不同，然而



发言之人之不可不辨此，亦其一大明验也。有言之而正者，如赖婚之事之情之理，自张生言之，则断断必不可赖，如云：“非吾所敢望也，实夫人之许也，曾口血之未干而遽忘于心与？”此其正也。若自夫人言之，则必断断必不可不赖，如云：“非吾之食言也，惟先夫之故也。虽大恩之未报，奈先诺于心与？”此则言之而必至于反者也。有言之而婉者，如此事此情此理，自莺莺言之，则赖已赖矣，夫复何言？如云：“欲不啼则无以处张生也，今欲啼又无以处吾母也！母得无曰：母一而已，人尽夫也。故不啼与。”此其婉也。若自张生言之，则赖已赖矣，夫复何忌？在夫人既不能以礼而自处也，安望我独能以礼而处人也？夫人得无曰：“难速吾讼，亦不汝从，而怙终与？”此则言之而必至于激者也。有言之而尽者，如此事此情此理，自莺莺言之，则夫人赖矣，吾奈何赖？如云：“母之赖之，是赖其口中之言也。若我赖之，是直赖吾心中之人也。吾赖吾心中之人，将使彼亦赖彼心中之人乎？”此其尽也。若自红娘言之，则夫人赖矣，谁又不赖？如云：“夫人之口中，则不合曾有此言也。若小姐之心中，必不合曾有此人也。使小姐心中遂已真有此人，岂小姐亦早愿为此人心中之人乎？”此则言之而止得其半者也。是何也？事固一事也，情固一情也，理固一理也，而无奈发言之人，其心则各不同也，其体则各不同也，其地则各不同也。彼夫人之心与张生之心不同，夫是故有言之而正，有言之而反也。乃张生之体与莺莺之体又不同，夫是故有言之而婉，有言之而激也。至于红娘之地与莺莺之地又不同，夫是故有言之而尽，有言之而半也。夫言之而半是不如勿言也，言之而激，是亦适得其半也。至于言之而反，此真非复此书之言也，彼作者当时盖熟思之，而知《赖婚》一篇必当写作莺莺唱，而不得写作夫人唱、张生唱、红娘唱者也。



二 之 四

红娘之教张生以琴心，何也？圣叹喟然叹曰：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坊天下也。夫张生，绝代之才子也；双文，绝代之佳人也。以绝代之才子，惊见有绝代之佳人，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必至之情也。即以绝代之佳人，惊闻有绝代之才子，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亦必至之情也。何也？夫才子，天下之至宝也；佳人，又天下之至宝也。天生一至宝于此，天亦知其难乎为之配也；天又生一至宝于彼，天又知其难乎为之配也。无端一日而两宝相见，两宝相怜，两宝相求，两宝相合，而天乃大快。曷快尔？快一事遂即两事遂。言以此一宝配彼一宝也者，即以彼一宝配此一宝者也。天岂其曰：不然，而顾强一宝以配一朴，又别取一朴以配一宝，而反以为快乎哉！然而吾每念焉，彼才子有必至之情，佳人有必至之情，然而才子必至之情则但可藏之才子心中，佳人必至之情则但可藏之佳人心中。即不得已久之久之，至于万万无幸，而才子为此必至之情而才子且死，则才子其亦竟死，佳人且死，则佳人其亦竟死，而才子终无由能以其情通之于佳人，而佳人终无由能以其情通之于才子。何则？先王制礼，万万世不可毁也。《礼》曰：“外言不敢或入于阃，内言不敢或出于阃。”斯两言者，无有照鉴，如临鬼神，童而闻之，至死而不容犯也。夫才子之爱佳人则爱，而才子之爱先王则又爱者，是乃才子之所以为才子，佳人之爱才子则爱，而佳人之畏礼则又畏者，是乃佳人之所以为佳人也。是故男必有室，女必有家，此亦古今之大常，如可以无讳者也。然而虽有才子佳人，必听之于父母，必先之以媒妁，枣栗段脩，敬以将之，乡党僚友，酒以告之。非是则父母国人先贱之，非是则孝子慈孙终羞之。何则？徒恶其



无礼也。故才子如张生，佳人如双文，是真所谓有唐贞元天地之间之两至宝也者。才子爱佳人，如张生之于双文，佳人爱才子，如双文之于张生，是真所谓不辞千死万死而几几乎各愿以其两死并为一死也者。然而其于未有贼警许婚以前，张生之爱双文即诚有之，然终不知双文其果亦知我之爱之，且至于如是矣乎？抑竟不之知乎？双文之爱张生即诚有之，然终不知张生其果亦知我之爱之，且至于如是矣乎？抑竟不之知乎？夫张生之无由出于其口而入双文之耳，犹之双文之无由出于其口而入张生之耳，其事则同也。然则其互不得知信也，夫两人之互爱盖至于如是之极也，而竟亦互不得知，则是两人虽死焉可也。然两人死，则宁竟死耳，而终亦无由互出于口，互入于耳者，所谓礼在则然，不可得而犯也。殆至于万万无幸而大幸猝至，而忽然贼警，而忽然许婚，我谓惟当是时，则张生之情竟可不复通于双文，双文之情竟可不复通于张生。何则？既已母氏诺之，两廊下三百人证之矣，而今而后，双文真张生之双文也，两人一种之情方不难竟日夜自言之，乃至竟一月自言之，乃至竟一岁自言之，乃至竟百年自言之，是其中间奚烦别有一介之使又为将之于此而致之于彼焉者。天亦不图老嫗之又有变计也。自老嫗之计倏然又变，而后乃今双文仍非张生之双文。夫双文仍非张生之双文，则是张生亦仍非双文之张生，而后乃今于其中间真不得不别烦一介之使先将之此以致之彼，冀得之彼以复之此矣。虽在双文，我必代之谋曰：是但可含怨赍怒，汝终不得明以告之人也。然其在张生则有何所忌惮尚不敢仗义执辞，明以告之人也？谚有之曰：“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夫夫人而未之尝许，则张生虽死实应终亦不敢，此自为礼在故也。若夫人而既许之矣，张生虽至无所忌惮而俨然遂烦一介之使，排闥以明告之双文，我谓此已更非礼之所得随而议之。何则？



曲已在彼不在此也。而独不知此一介之使则将何以应之也哉？夫夫人之许之，耳实闻之也；夫人之赖之，耳又实闻之也；此不必张生言之也。夫张生即不言，我独非人，不饮恨于吾心乎哉？此又不必张生求之也。夫张生即不求我，独非人不能为一援手乎哉？且我今以张生之言言于双文之前，犹之以水入水焉耳，何则？顷者怨念之诚，动于颜色，我既亦察之审矣，然则我以张生之言言于双文之前，真犹之以双文之言言于双文之前焉耳，此真所谓天下之不难，更无有不难于此也者。然而阿红则独以为有至难至难者焉，何则？今夫崔家，则潭潭赫赫，当朝一品，调元赞化之相国府中也。崔之夫人，则先既堂堂巍巍，一品国太，而今又为斩斩棱棱之冰心铁面孀居严母也。崔夫人之女双文，则雍雍肃肃，胡天胡帝，春风所未得吹，春日所未得照之千金一品小姐也。若夫红之为红，则不过相国府中有夫人，夫人膝下有小姐，小姐位侧有侍妾，而特于侍妾队中翩翩翩翩有此一鬟也云尔！小姐而苟寻常遇之，此小姐之体也；小姐而独国士目之，是小姐之恩也。如以小姐之体论之，则其不敢轻以一无故之言干冒尊严者。是不独一红为然，凡侍小姐之侧无不尽然，而红则亦不得不然者也。若以小姐之恩论之，则其尤不敢轻以一无故之言干冒尊严者，吾意必当独此一红为能然耳。不则胡为小姐平日珠玉之心各不肯输一人者，而独于红乎垂注乎者！由斯言之，然则红之诺张生，虽在所必不得不诺，而红之告双文乃在所必不可得告。盖其至难至难，非独红娘难之，虽当日张生亦已为之难之；非独圣叹难之，虽今日普天下锦绣才子亦当无不为之难之。此见先王制礼，有外有内，有尊有卑，不但外言之不敢或闻于内，而又卑言之不敢或闻于尊。盖其严重不苟有如此者，凡以坊天下之非僻奸邪，使之必不得伏于侧，乘于前，乱于后，溃败于无所底止，其用



意为至深远也。然后则知红娘之教张生以琴心，其意真非欲张生之以琴挑双文也，亦非欲双文之于琴感张生也，其意则徒以双文之体尊严，身为下婢必不可以得言。夫必不可以得言，而顷者之诺张生将终付之沉浮矣乎；又必不忍，而因出其阴阳狡狴之才，斗然托之于琴，而一则教之弹之，而一则教之听之。教之听之而诡去之，诡去之而又伏伺之，伏伺之而得其情与其语，则突如其出而使莫得赖之，夫而后缓缓焉从而钓得之。呜呼，向使千金双文深坐不来，乃至来而不听，与听而无言，其又谁得行其狡狴乎哉？盖圣叹于读《西厢》之次而犹忼然重感于先王焉。后世之守礼尊严千金小姐，其于心所垂注之爱婢尚慎防之矣哉！赖婚后，寄书前，真乃何故又必要此《琴心》一篇文字？岂为崔、张相慕之殷，前写犹未尽意，故更须重言之耶？今日读圣叹批方恍然大悟，遂并篇末“走将来，气冲冲”等语都如新浴而出。圣叹眼，真有簸箕大也！

作《西厢记》人，吾偷相其用笔，真是千古奇绝。前《请宴》一篇止用一红娘，他却是张生、莺莺两人文字；此《琴心》一篇，双用莺莺、张生，反走过红娘，他却正是红娘文字。寄语茫茫天涯，何处锦绣才子，吾欲与君挑灯促席，浮白欢笑，唱之，诵之，讲之，辨之，叫之，拜之。世无解者，烧之，哭之。斫山云：我先哭。

卷之六

第三之四章题目正名

张君瑞寄情诗 小红娘递密约



崔莺莺乔坐衙 老夫人问医药

三 之 一

上《琴心》一篇，红娘既得莺莺的耗，则此篇不过走复张生，而张生苦央代递一书耳。题之桔淡窘缩无逾于此。乃吾读其文，又见其瘦瘦然有如许六七百言之一大篇。吾尝春昼酒酣，闲坐櫻桃花下，取而再四读之，忽悟昨者陈子豫叔则曾教吾以此法也。盖陈子自论双陆也，圣叹问于豫叔曰：“双陆亦有道乎，何又有人于其中间称曰高手耶？”豫叔曰：“否否唯唯。吾能知之，吾能言之。然而其辞不雅驯，我难使他人闻之。独吾子性好深思鄙事者也，吾不妨私一述之。今夫天下一切小技，不独双陆为然。凡属高手，无不用此法已，曰‘那辗’。吴音‘奴’上声，‘辗’上声。‘那’之为言‘搓那’，‘辗’之为言‘辗开’也。搓那得一刻，辗开得一刻；搓那得一步，辗开得一步。于第一刻、第一步，不敢知第二刻、第二步，况于第三刻、第三步也。于第一刻、第一步，真有其第一刻、第一步，莫贪第二刻、第二步，坐失此第一刻、第一步也。”圣叹闻之，已不觉洒然异之。豫叔又曰：“凡小技，必须与一人对作。其初，彼大人欲作，我乃那辗如不欲作。夫大欲作，必将有作有不及作也，而我之如不欲作，则固非不作也。其既彼以大欲作故，将多有所不及作，其势不可不与补作。至于补作，则先之所作将反弃如不作也。我则以那辗故，寸寸节节而作，前既不须补作，今又无刻不作也。其后，彼以补作故，彼所先作既尽弃如不作，而今又更不及得作也，我则以不烦补作故，今反听我先作，乃至竟局之皆我独作也。”圣叹闻之，不觉大异之。豫叔又曰：“所贵于那辗者，那辗则气平，气平则心细，心细



则眼到。夫人而气平、心细、眼到，则虽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咳之响必能辨声辨音。人之所不睹，彼则瞻瞩之；人之所不存，彼则盘旋之；人之所不悉，彼则入而抉剔，出而敷布之。一刻之景，至彼而可以如年；一尘之空，至彼而可以立国。展一声而验，凉风之所以西至，玄云之所以北来；落一子而审，直道之所以得一，横道之所以失九。如斯人则真所谓无有师傅，都由心悟者也。”圣叹闻之，愈大异之。豫叔又曰：“那辗之妙，何独小技为然哉。一切世间凡所有事，无不用之。古之人有行之者，如陶朱之所以三累万金也，嬴王之所以身相立朝也，孙武行军所以有处女脱兔之能也，伊尹于桐所以有启心沃心之效也。更进而神明之，则抽添火符，成就大还，安庠徐步，入出三昧，除此一法，更无余法。何则？天下但有极平易低下之法，是为天下奇法、妙法、秘密之法，而天下实更无奇妙、秘密法也。”上文，止引豫叔“那辗”二字，论此篇正用其法耳。以其语皆奇绝，故全载之。于是圣叹瞿然起立曰：“嘻，果有是哉！”是日始识豫叔乃真正绝世非常过量智人，然而豫叔则独不言此法为文章之妙门。圣叹异日则私以其法教诸子弟曰：“吾少即为文，横涂直描，吾何知哉！”吾中年而始见一智人，曾教我以二字法曰‘那辗’。至矣哉！彼固不言文，而我心独知其为作文之高手。何以言之？凡作文必有题。题也者，文之所由以出也。乃吾亦尝取题而熟睹之矣，见其中间全无有文。夫题之中间全无有文，而彼天下能文之人，都从何处得文者耶？吾由今以思，而后深信那辗之为功是惟不小。何则？夫题有以一字为之，有以三五六七乃至数十百字为之。今都不论其字少之与字多，而总之题则有其前，则有其后，则有其中间。抑不宁惟是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后之后。且有其前之后，而尚非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且有其



后之前，而既非中间，而已为中间之后，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诚察题之有前，又察其有前前，而于是焉先写其前前，夫然后写其前，夫然后写其几几欲至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夫然后始写其中间至于其后。亦复如是，而后信题固蹇而吾文乃甚舒长也，题固急而吾文乃甚纡迟也，题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题固竭而吾文乃甚悠扬也。如不知题之有前、有后、有诸迤邐。而一发遂取其中间，此譬之以槌击石，确然一声则遽已耳，更不能多有其余响也。盖那辗与不那辗，其不同有如此者。”而今红娘此篇则正用其法。吾是以不觉有感而漫识之：文章之事关乎至微，其必有人骤闻之而极大不然，殆于久之而多察于笔墨之间，而又不觉其冥遇而失笑也。此篇如【点绛唇】、【混江龙】详叙前事，此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不详叙前事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详叙前事也。【油葫芦】双写两人一样相思，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不双写相思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双写相思也。【村里迓鼓】不便敲门，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即便敲门也。【上马娇】不肯传去，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便与传去也。【胜葫芦】怒其金帛为酬，此又一那辗法也。【后庭花】惊其不用起草，此又一那辗法也。乃至【寄生草】忽作庄语相规，此又一那辗法也。夫此篇除此数番那辗，固别无有一笔之得下也，而今止因那辗之故，果又得癭癭然如许六七百言之一大篇。然则文章真如云之肤寸而生，无处不有，而人自以气不平、心不细、眼不到，便随地失之。夫自无行文之法，而但致嫌于题之枯淡窘缩，此真不能不为豫叔之所大笑也。

三 之 二

此篇写红娘，凡有四段，每段皆作当面斗然变换，另是



一样章法。

第一段，写红娘带得书回，一时将张生分明便如座主之于门生，心头平增无限溺爱，无限照顾，意思不难便取莺莺登时双手亲交与之。看他走入房来，其于莺莺便比平日亦自另样加位珍惜。所以然者，意谓莺莺真乃一朵鲜花，却是我适间已许过我们生了也。门生是我之宝，此一朵鲜花便是我门生之宝也。只因心头与张生别成一条线索，便自眼中看莺莺别起一番花样。是为第一段。

第二段，写莺莺斗然变容，红娘出自不意，遂忽自念适间容易过人简帖，诚然是我不是，只是我自信平日精灵，又兼夜来郑重仔细踌躇此事，何得逢彼之怒耶？岂有满盘已都算过，乃于一子失着耶？明明隔墙酬韵，早漏春光；明明昨夜听琴，倾囊又尽。我本非聋非瞎，悉属亲闻亲见，而今忽然高至天边，无梯可扞，深至海底，无缝可入，此岂前日莺莺是鬼，抑亦今日莺莺是鬼？岂红娘今日在梦，抑亦红娘前日在梦？本意扬扬然弄马骑，何意砣□地却被驴子扑？于是三分羞惭，七分怨愤，遂不自禁其口中之叨叨絮絮。是为第二段。

第三段，写红娘昨日于张生前满心满意，满口满语，轻将一担千金两肩都任者，实是其胸中默默然牢有一篇把柄耳，初不自意莺莺极大不然也。谚盖有之：“行船无有久惯，生产无有久惯。”今日方知传递简帖无有久惯。红娘此时真无面目又见江东父老，只有一万年不复到书院中，永取此事寄之高高天上，埋之深深地下，更不容一人提起，便如连日我不在世间者然。何意莺莺又必强之投以回简，自莺莺又有回简，而红娘遂不得不重入书院，再见张生。夫而后一面惭，两胁愤，真更非一时三言两句之所得而发脱也者。而张生不察，方且又如臂边饥鸟，乳下娇儿，百样哀鸣，千般央



及，此时我为红娘，真除非抽刃自决，以明我不负人。盖从来任天下事，两边俱无以自解，实有如此苦事。是为第三段。

第四段，写红娘初焉以退贼故方德张生，既焉以赖婚故方怜张生，既焉以挥毫故方爱张生，既焉以不效故方羞张生，至此乃忽然以苦缠故不觉恼张生。夫以红娘之于张生，固决无有恼之之事，而直以自己胸前烦闷无理，遂尔更不得顾，便唐突之。此真李白所云“泪亦不能为之堕，声亦不能为之出”时也。何意拆书念出，乃是“户风花影”之句。若说是鬼，鬼中亦无如此之鬼；若说是贼，贼中亦无如此之贼；若说兵不厌诈，诸葛亦无如此之阵图；若说幻不厌深，偃师亦无如此之机械。此时虚空过往，天地鬼神，聪明正直，尽知尽见。红娘真欲拔发投地，捶胸大叫：自今以后，我更不能与天下女儿同居也！是为第四段。

三 之 三

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何言之？我为双文赖简之一篇言之。夫双文之于张生，其可谓至矣，独惊艳之一日，张生自见双文，双文或未见张生耳。过此以往，我亲睹其酬韵之夜，绝叹清才，既又观其闹斋之日，极赏神俊，此其胸中一片珠玉之心，真于隔墙，乃不啻如钩销绵缠，而况无何又重之以破贼，而况无何又重之以赖婚，此诚不得一屏人之地，与之私一握手，低一致问也。诚得一屏人之地，与之私一握手，低一致问，此其时，此其际，我亦以世间儿女之心，平断世间儿女之事，古今人其未相远，即亦何待必至于酬简之夕，而后乃今微闻芗泽哉。何则？感其才，一也；感其容，二也；感其恩，三也；



感其怨，四也；以彼极娇小，极聪慧，极淳厚之一寸之心，而一时容此多感，其必万万无已，而不自觉忽然溢而至于闲之外焉。此亦人之恒情恒理，无足为多怪也。夫然则红娘以听琴走覆，而张生以折简为寄，我谓双文此日真如天边朵云，忽堕纤手，其惊其喜，快不可喻，固其所耳。即如之何而忽大怒？果大怒矣，何不闭关绝客，命红娘胥疏前庭，与之杳不复通？即如之何而复以手书回之，而书中又皆鄙靡之辞，而致张生惑之，而至于感悦惊虬，而后始以端服俨容，大数责之，而后拒之？如是者，我甚惑焉。如曰：相国之女也，春风之所未得吹，春日之所未得晒也，不祥之言，胡为来哉，是安得不惊？惊矣，安得不怒？则夫张生之简之于双文，其非胡为之来也明甚，此红娘于前夜听琴之隔窗而实亲闻之者也。如曰：听琴之隔窗之眷眷于张生也，内戢其恩也，外惭其负也。人实肉骨予，而道旁置之，我何以为心？若其忽以不祥之言来加于我，则是无礼于我。无礼于我，则是以乱易乱也。其相去也，真几何矣！是安得而不怒？则我以为诚怒之而不能复与顾之，则执书以鸣于高堂，先痛惩其不令之婢，而后厚酬以立遣之，彼必亦以丑辞之唐突也，而不能以面颜更留，此其策之上也。若犹未忍其德也者，则毁书而掩闺薄治其婢，而其事且容隐而寝阁之。《诗》亦有之：“无忘大德，而思小怨。”此亦策之万无奈何者也。如之何而顾乃有复寄手书之事？如曰：必欲数之，则能绝之；不数之，其终未必能绝之；必欲面数之，则能绝之；不面数之，彼婢之肯为彼持书以来者，必不肯为我痛切而陈也。则天下固无中表之兄，又属异派，又新有其婚姻之言，又其间连日正多参差，又彼方以淫佚之语来相勾引，而我则反复招之夤夜深入以受我之面数者也。且语有之曰“言为心声”。我今观其盛怒之时，而又能为婉丽之章，其声啾以缓，是果为何



心之所感哉。抑我徒以人之无礼，故不得不一数之焉耳，而今我则命之逾墙以入以就数，数毕而仍命之逾墙以出以改过，天下之有礼，又新有如是之事乎哉？曰：然则双文之有是举也，其奈何？曰：双文，天下之至尊贵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灵慧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矜尚女子也。双文先以尊贵之故，而于大族所有之群从昆弟，以至戚党僚吏之间之所往来，而既见之夥矣，如昔王氏所称阿大中郎，封胡遏末之徒，是即不无一二，然初未有如张生其人焉者。一旦忽睹天壤之间而又有张生其人，此其照眼动心，方极不可奈何，诚亦何意出于慈母之口，入于娇女之耳，即又宛然同车携手从心适愿之言也乎？此天为之，为人为之？此时双文有情，直将梳新髻，试新裙，唧唧消息，已谓旦暮佳期，盖自古至今，女儿之快无有更快于双文者。而忽然问宴，而忽然赖婚，此则何为也？此真不必张生之以简来也。即使张生读书学礼，过为拘谨，终亦不以简来，而双文实且欲以简往。我于何知之？我于听琴之夜知之。不闻其有【绵搭絮】之辞曰：“一层红纸，几眼疏棂，又不隔云山万重。怎得人来信息通？”此岂非欲寄简之言哉！抑不宁惟是而已。前此犹为初酬韵之后，未许婚之前也，不闻其有【鹊踏枝】之辞曰：“两首新诗，一段回文，谁做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一般勤？”此已非欲寄简之言哉！夫双文而方将自欲寄简，而适犹未及，然则其于张生，今日之简之寄，是最乐也，是日夜之所望而不得见也，是开而读，读而卷，卷而又开，开而又卷，至于纸敝字灭，犹不能以释然于手者也。其如之何而有勃然大怒之事？夫双文之勃然大怒，则又双文之灵慧为之也。其心以为张生真天下之才子。夫使张生非真天下之才子，而我奈之何于彼乎倾倒则至于如是之甚哉？然而其心默又以为身为相国千金贵女，其亦可以



才子之故，而一时倾倒遂至于是也。即我自以才子之故，而一时倾倒不免遂至于是，其未可令余一人，得闻我则遂至于是也。是故双文之欲简张生，何止一日之心，然而目顾红娘则遂已焉；又目顾红娘则又遂已焉，乃至屡屡目顾红娘则屡屡皆遂已焉。此无他，天下亦惟有我之心则张生之心也，张生之心则我之心也。若夫红娘之心，则何故而能为张生之心？红娘之心既无故而不能为张生之心，然则红娘之心何故而能为我之心？故夫双文之久欲寄简，而终于红娘难之者，彼诚不欲以两人一心之心，旁吐于别自一心之人也；故双文之久欲寄简，而独于红娘碍之者，彼诚不欲令窃窥两人之人，忽地得其间一人之心也。无何一朝而深闺之中，妆盒之侧，而宛然简在，此则非红娘为之而谁为之？夫红娘而既为之，则是张生而既言之矣。夫张生而既言之，则是张生不惜于红娘之前遂取我而罄尽言之矣。我固疑之也，其归而如行不行以行也，如笑不笑以笑也，如言不言以言也。昔曾未敢弹帐，而今舒手而弹也；昔曾未敢偷看，而今揭帘而看也；昔曾未敢于我乎轻言，而今俨然谓我“懒懒”也。凡此番是张生罄尽言之之后之态甚明明也。夫以我为千金贵人，下临一小弱青衣，顾独不能遂示之以我之心哉。我亦徒以此态之不可以堪，故且自忍而直至于今日，至于今日而不谓此小弱青衣乃遂敢以至是，然则我宁于张生焉便付决绝都无可，我其谁能以千金贵人而愿甘心于是也耶！盖双文之天性矜尚又有如此，然而其于张生则必不能以真遂付之决绝也。岂惟不能付之决绝而已，乃至必不能以更迟一日二日不见之也，取笔力疾而书之，而题之，而封之，而手自授之，谩之曰：我欲其勿更出此，则固并非欲其不更出此者也。其诗具在，诗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欲人勿更出此，则其谓固当如是者乎？且一诗之不足，



而又有其题，题曰“月明三五夜”。欲人勿更出此，则固当诗之不足，而又题之者乎？盖双文有情，则既谓人之有情皆如我也；而双文灵慧，则又谓人之灵慧皆如我也。夫我之大怒，顷者实惟不可向迳，我则计红娘是必诉之者也。又我授书之言，顷者实惟致再致三嘱云：勿更出此。我则又计红娘是必又述之者也。夫张生而知我之大怒，至于不可向迳且如此，又闻我授书之言致再致三嘱云：“勿更出此”又如此，然则启书而读，而又见其中云云，我意其骤焉虽惊，少焉虽疑，姑再思焉，其谁有不快然大悟也者。夫张生快然大悟，而疾卷书而袖之，更多诡作咨嗟而漫付之，敬谢红娘而遣还之，然后或坐或卧而徐待之，待至深更而悄焉赴之。彼为天下才子，何至独不能作三翻手、三竖指，如崔千牛之于红绡妓之事哉？今也不然，更未深，人未静，我方烧香，红娘方在侧，而突如一人则已至前。夫更未深，人未静，我方烧香，红娘方在侧，而突如一人则已至前，则是又取我诗于红娘前，不惜罄尽而言之也。此真双文之所决不料也，此真双文之所决不肯也，此真双文之所决不能以少耐也。盖双文之尊贵矜尚，其天性既有如此，则终不得而或以少贬损也。由斯以言，而闹简岂双文之心，而赖简尤岂双文之心，而读《西厢》者不察，而总漫然置之。夫天下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即孰有过于《西厢·赖简》之一篇，而奈何不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也哉？《西厢》如此写双文，便真是不惯此事女儿也。夫天下安有既约张生而尚瞒红娘者哉。真写尽又娇稚，又矜贵，又多情，又灵慧千金女儿，不是洛阳对门女儿也。

三 之 四

伦近日所作传奇，例必用四十折。吾真不知其何故不可



多，不可少，必用四十折也。盖南华老人言之也，曰：“鹏之飞于南溟也，绝云气，负青天。”其去地既九万里，则其视地犹如地上之人之视之苍苍也，不知其为正色耶，抑为远而无所至极之色耶？以言诸王贵人生于后宫，气体高妙，则不知白屋之下寒乞之士，何故终日竟夜嘤嘤啾啾其声不绝也。诸葛忠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统百万之军，兵马粮糗，器仗图籍，天文地形，宾客刑狱，无不独经于心，则不知傲然野生，疏巾单衣，步行来前，抵掌言事，其胸中有何等陈乞也。十住菩萨于佛性义能了了见，则不知一切众生于生死海没已得出，出已还没，虽经千佛世尊，云兴于世，出家成道，说法度生，乃至入于涅槃，甚久甚久而彼方复出没如故，此是取何快乐也。盖诸王贵人之不知真，犹如嘤啾寒士之不知诸王者也；诸葛武忠之不知真，犹如徒步野生之不知忠武者也；十住菩萨之不知真，犹如没海众生之不知菩萨者也。故曰：“亦若是则已矣。”惟孔子亦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马牛风于泽，理岂互及哉，而独不谓文章之事亦复有然。昨读《西厢》，因而谛思伶所作传奇，其不可多，不可少，必用四十折，吾则真不知其遵何术而必如此。若夫《西厢》之为文一十六篇，则吾实得而言之矣：有生有扫，生如生叶生花，扫如扫花扫叶。何谓生？何谓扫？何谓生如生叶生花？何谓扫如扫花扫叶？今夫一切世间太虚空中本无有事，而忽然有之，如方春本无有叶与花，而忽然有叶与花，曰生。既而一切世间妄想颠倒有若干事，而忽然还无，如残春花落，即扫花，穷秋叶落，即扫叶，曰扫。然则如《西厢》，何谓生？何谓扫？最前《惊艳》一篇谓之生，最后《哭宴》一篇为之扫。盖《惊艳》已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仍太虚空也。若《哭宴》已后，亦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仍太虚空也。此其最大之章法也，而



后于其中间则有此来彼来。何谓此来？如《借厢》一篇是张生来，谓之此来。何谓彼来？如《酬韵》一篇是莺莺来，谓之彼来。盖昔者莺莺在深闺中，实不图墙外乃有张生借厢来；是夜张生在西厢中，亦实不图墙内遂有莺莺酬韵来。设使张生不借厢是张生不来，张生不来，此事不生；即使张生借厢，而莺莺不酬韵，是莺莺不来，莺莺不来，此事亦不生。令既张生慕色而来，莺莺又慕才而来，如是谓之两来，两来则南海之人已不在南海，北海之人已不在北海也；虽其事殊未然，然而于其中间，已有轻丝暗縈，微息默度，人自不觉，势已无奈也。而后则有三渐。何谓三渐？《闹斋》第一渐，《寺警》第二渐，今此一篇《后候》第三渐。第一渐者，莺莺始见张生也；第二渐者，莺莺始与张生相关也；第三渐者，莺莺始许张生定情也。此三渐，又谓之三得。何谓三得？自非《闹斋》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见张生也；自非《寺警》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与张生相关也；自非《后候》之一篇，则莺莺不得而许张生定情也。何也？无遮道场，故得微露春妍；讳日营斋，故得亲举玉趾。舍得则尚且不得来，岂直不得见也。变起仓卒，故得受保护备至之恩；母有成言，故得援一醺不改之义。舍是则于何而得有恩，于何而得有义也。听琴之夕，莺莺心头之言，红娘而既闻之；赖简之夕，张生承诗之来，红娘而又见之。今则不惟闻之见之，彼已且将死之。细思彼既且将死之，而红娘又闻之见之，而莺莺尚安得不悲之，尚安得复忌之，尚安得再忍之，尚安得不许之？舍是则不惟红娘所见不得令红娘见，乃至红娘所闻乌得令红娘闻也。而后则又有二近三纵。何谓二近？《请宴》一近，《前候》一近。盖近之为言几几乎如将得之也。几几乎如将得之之为言，终于不得也。终于不得，而又如此几几乎如将得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也。三纵者，《赖婚》



一纵，《赖简》一纵，《拷艳》一纵。盖有近则有纵也，欲纵之故近之，亦欲近之故纵之。纵之为言几几乎如将失之也，几几乎如将失之之为言，终于不失也。终于不失，而又为此几几乎如将失之之言者，文章起倒变动之法既已如彼，则必又如此也。而后则有两不得不然。何谓两不得不然？听琴不得不然，闹简不得不然。听琴者，红娘不得不然；闹简者，莺莺不得不然。设使听琴不然，则是不成其为红娘；不成其为红娘，即不成其为莺莺。何则？嫌其如机中女儿当户叹息，阿婆得问今年消息也。闹简不然，则是不成其为莺莺；不成其为莺莺，即不成其为张生。何则？嫌其如碧玉小家，回身便抱，琅琊不疑，登徒大喜也。而后则有实写一篇。实写者，一部大书，无数文字，七曲八折，千头万绪，至此而一齐结穴，如众水之毕赴大海，如群真之咸会天阙，如万方捷书齐到甘泉，如五夜火符亲会流珠。此不知于何年月日发愿动手欲造此书，而今于此年此月此日遂得快然而已搁笔，如后文《酬简》之一篇是也。又有空写一篇。空写者，一部大书，无数文字，七曲八折，千头万绪，至此而一无所用，如楚人之火烧阿房，如庄惠之快辨儵鱼，如临济大师肋下三拳，如成连先生刺船径去。此亦不知于何年月日发愿动手造得一书，而即于此年此月此日立地快然便裂坏，如最后《惊梦》之一篇是也。凡此皆所谓《西厢》之文一十六篇，吾实得而言之者也。谓之十六篇可也，谓之一篇可也；谓之百千万亿文字总持悉归于是可也，谓之空无点墨可也。若论近日所作传奇，不可多，不可少，必用四十折，吾则诚不能知其遵何术而必如此也。彼视《西厢》苍苍然正色耶？远而无所至极耶？《西厢》视彼亦苍苍然正色耶？远而无所至极耶？盖南华老人言之也，曰：“亦若是则已矣。”



卷之七

第四之四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四之一

古之人有言曰“《国风》好色而不淫”。比者圣叹读之而疑焉，曰：嘻，异哉！好色与淫相去则又有几何也耶？若以为发乎情止乎礼，发乎情之谓好色，止乎礼之谓不淫，如是解者，则吾十岁初受《毛诗》，乡塾之师早既言之，吾亦岂未之闻，亦岂闻之而遽忘之？吾固殊不能解。好色必如之何者谓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谓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谓之几于淫而卒赖有礼而得以不至于淫？好色又如之何谓之赖有礼得以不至于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尝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礼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礼而不敢淫而犹敢好色，则吾不知礼之为礼将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礼而犹敢好色而独不敢淫，则吾不知淫之为淫必何等也。且《国风》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抑《国风》之文具在，反不必其皆好色而淫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国风》之文之淫，而犹谓之不淫，则必如之何而后谓之淫乎？信如《国风》之文之淫，而犹望其昭示来许为大鉴戒，而因谓之不淫，则又何文不可昭示来许为大鉴戒而皆谓之不淫乎？凡此



吾比者读之而实疑焉。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此其事，内关性情外关风化，其伏至细，其发至钜，故吾得因论《西厢》之次而欲一问之：夫好色与淫相去则真有几何也耶？

《国风》之淫者不可以悉举，吾今独摘其尤者，曰：“尔车来，以我贿迁。”嘻，何其甚哉！则更有尤之尤者，曰：“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嘻，此岂复人口中之言哉！夫《国风》采于初周，则是三代之盛音也，又经先师仲尼氏之所删改，则是大圣人之文笔也。而其语有如此，真将使后之学者奈之何措心也哉！

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此非以此事真是妙事，故中心爱之，而定欲为文也，亦诚以为文必为妙文，而非此一事则文不能妙也。夫为文必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何也？事妙，故文妙；今文妙，必事妙也。若此事真为妙事，而为文竟非妙文，然则此事亦不必其定妙事也。何也？文不妙，必事不妙；今事不妙，故文不妙也。甚矣人之相去，不可常理计也。同此一手，手中同此一笔，而或能为妙文焉，或不能为妙文焉。今而又知岂独是哉，乃至同此一男一女，而或能为妙事焉，或不能为妙事焉。曰：何用知其同此一男一女，而独不能为妙事？曰：吾读其文而知之矣。曰：彼其必争吾亦妙事也。曰：彼犹必争吾亦妙文也。书竟，不觉大笑。

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日，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若论此文，则亦自盘古至于今日，谁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谁人家中无此事，而何鄙秽之与有？谁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谓其有一句一字之鄙秽哉？曰：一句一字都不鄙秽，然则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儿】尽，如是若干，皆何等言



语耶？曰：固也，我正谓如使真成鄙秽，则只须一句一字而其言已尽，决不用如是若干言语者也。今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儿】尽，乃用如是若干言语，吾是以绝叹其真不是鄙秽也。盖事则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嘖嘖不休，詈之曰鄙秽，此岂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独甚解其事故耶？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先生，而又何敢嘖嘖为！

四之二

昔与斫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至今相距既二十年，亦都不自记忆。偶因读《西厢》至《拷艳》一篇，见红娘口中作如许快文，恨当时何不检取共读，何积闷之不破？于是反自追索，犹忆得数则，附之左方，并不能辨何句是斫山语，何句是圣叹语矣。

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前后庭赫然如洪炉，无一鸟敢来飞。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于前，不可得吃。呼簟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疾澍，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于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

其一：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其理莫措。



忽见一俊猫注目摇尾，似有所睹，静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緌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其一：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黄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既皆目裂颈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满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语刺刺，势将连年不休。忽有壮夫掉臂行来，振威从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入市闲行，见有小物，戏复买之。买亦已成矣，所差者至鲜，而市儿苦争，必不相饶。便掏袖中一件其轻重与前直相上下者，掷而与之。市儿忽改笑容，拱手连称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翻倒敝筐，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净，仰看高天萧然无云，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头赤脚，自持凉伞遮日，看壮夫唱吴歌，踏桔槔。水一时涂涌而上，譬如翻银滚雪，不亦快哉！

其一：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拏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来似闻某人素心，明日试往看之，入其门，窥其闺，见所谓某人，方据案面南看一文书。顾客入来，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来，可亦试看此书。”相与欢笑，日影尽去，既已自饥，徐问客曰：“君亦饥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闲钱，试造一屋。自此日为始，需木，需石，需瓦，需砖，需灰，需钉，无晨无夕不来聒于两耳，乃至罗雀掘鼠，无非为屋校计，而又都不得屋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然一日屋竟落成，刷墙扫地，糊窗挂画。一切匠作出门毕去，同人乃来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其一：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括头发，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癩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筐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后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为尚得少留其饮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风，苦不得张帆，一快其心。忽逢艍舫疾行如风，试伸挽钩，聊复挽之。不意挽之便着，因取缆，缆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青惜峰峦，黄知橘柚”之句，极大笑乐，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



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损，必无完理，反复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圣人，安能无过。夜来不觉私作一事，早起怍怍实不自安，忽然想得佛家有布萨之法，不自覆藏，便成忏悔。因明对生熟众客，快然自陈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

其一：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作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烧，不亦快哉！

其一：还债毕，不亦快哉！

其一：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而实不图《西厢记》之《拷艳》一篇，红娘口中则有如是之快文也。不图其【金蕉叶】之便认知情犯由也，不图其【鬼三台】之竟说“权时落后”也，不图其【秃厮儿】之反供“月余一处”也，不图其【圣叶王】之快讲“女大难留”也，不图其【麻郎儿】之切陈大恩未报也，不图其【络丝娘】之痛惜相国家声也。夫枚乘之七治病，陈琳之檄愈风，文章真有移换性情之力。我今深恨二十年前赌说快事如女儿之斗百草，而竟不曾举此向斫山也。

四之三

佛言：“一切众生，于空海中妄想为因，起颠倒缘。”惟



然世尊云：“何名为妄想为因，起颠倒缘？”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当说：妄想因者，是大空海。常自和合，非见面法；常自寂静，非别离法。无有彼我，非不数法；一切具足，非可数法。众生无明，不守自性，自然业力如风鼓荡。于是妄想微细流注，先于无我清净地中，妄起计着，谓此是我，即已有我，于彼其余无量非我，纯清静法，自然不得不名为人。由是转展彼诸非我，名为人者，亦复妄起。各各计着，皆悉自谓此决是我，既已各各自谓为我，则彼于我，自然各各以为非彼。既已非彼，自然不得不又名我反谓之人。如是众生，并住一国，或一聚落，乃至一家。于其中间，生诸慕悦，以慕悦故，则生爱玩。爱玩久故，则笃恩义。恩义极故，伸诸语言。或复倚肩，或复促膝，或复携手，或复抱持。密字低声，指星誓水：我于世间独爱一人。所谓一人，则汝身是，我真不爱其余一人。复有语言：我今与汝，便为一人，无有异也。复有语言，汝非是汝，汝则是我；我亦非我，我则是汝。伸如是等诸语言时，两情奔说，犹如渴鹿，而赴阳焰。不受从旁一人教稟，亦复不令从旁之人得知其事。于其家中，起一高楼，庄校严饰，极令华好，中敷婉筵，两头安枕。箫笛箜篌，琵琶鼓乐，一切乐具，毕陈无缺。如是二人坐着楼中，以昼为夜，以夜为昼。一切世间人所曾作，如是二人无不皆作。复次世间人不曾作，如是二人亦无不作。其楼四面，起大危垣，楼下阶梯，尽撤不施，并不令人得窥暂见，乃至不令人得相呼。如是众生沉在妄想颠倒海中，妄想为因，作诸颠倒。颠倒为缘，复生妄想。妄想妄想，颠倒颠倒，如是众生坠堕其中。从于一劫，乃至二劫三劫四劫，遂经千劫。如人醉酒，中边皆眩，非是少药之所得愈。”于是尊者即从座起，涕泪悲泣，重白佛言：“大慈世尊，如是众生云何度脱？”佛言：“善哉！汝善思惟，



我今当说：如是众生，不可度脱。虽以如来大慈大悲，方便说法，极大巧妙，犹不能令得度脱也。何况以下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辟支佛人，而能为彼作大度脱？”尊者重又白其佛言：“大慈世尊，如是众生如世尊言，然则终不得度脱耶？”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当说：如是众生终不度脱。设以先世有福德故，不度脱中忽应度脱，则彼众生自作度脱，非是余人来相度脱。”云：“何名为不度脱中忽应度脱，是彼众生自作度脱，非是余人来相度脱？”“汝善思惟，我今当说：如是众生正颠倒时，先世福德，忽然至前，则彼众生便当离别。或缘官事，而作离别；或被王命，而作离别；或受父母之所发遣，而作离别；或罹兵火之所波迸，而作离别；或遇仇家之所迫持，而作离别；或遭势力之所胁夺，而作离别；或自生嫌，而作离别；或信人谗，而作离别；乃至或因一期报尽，死王相促，长作离别。汝善思惟：夫离别者，一切妄想颠倒众生善知识也。离别名为疗痴良药，离别名为割爱慧刀，离别名为挾纲坦途，离别名为释缚恩赦。汝善思惟：一切众生，最苦离别，最难离别，最重离别，最恨离别。而以先世福德力故，终亦不得不离别时，自此一别，一切都别，萧然闲居，如梦还觉，身心轻安，不亦快乎。汝善思惟：设使众生于先世中无有福德，则于今世终无离别。既无离别，即久颠倒。颠倒既久，便成怨嫉。”云云。已上，出大藏拟字函，《佛化孙陀罗难陀入道经》。由是言之，然则《西厢》之终于《哭宴》一篇，岂非作者无尽婆心滴泪滴血而抒是文乎？如徒以昌黎“欢愉难工，忧愁易好”之言目之，岂不大负前人津梁一世之盛心哉？

四 之 四

旧时人读《西厢记》，至前十五章既尽，忽见其第十六



章乃作《惊梦》之文，便拍案叫绝，以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烟波渺然无尽。于是以耳语耳，一时莫不毕作是说。独圣叹今日心窃知其不然。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何谓立德？如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其至德，参天赞化，俾万万世，食福无厌，此立德也。何谓立功？如禹平水土，后稷布谷，燧人火化，神农尝药，乃至身护一城，力庇一乡，智造一器，工信一艺，传之后世，利用不绝，此立功也。何谓立言？如周公制《风》《雅》，孔子作《春秋》。《风》《雅》为昌明和悻之言，《春秋》为刚强苦切之言；降而至于数千年来，钜公大家攄胸奋笔，国信其书，家受其说；又降至于荒村老翁，曲巷童妾，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称道不歇，此立言也。夫言与功德，事虽递下，乃信其寿世同名曰“立”。由此论之，然则言非小道，实有可观。文王既没，身在于兹，必恐不免，不可以不察也。《西厢记》一书，其中不过皆作男女相慕悦之辞，如诚以之为无当者而已，则便可以拉杂摧烧，不复留迹。赵威后有言：“此相率而出于无用者，胡为至今不杀也！”如犹食之弃之，恋同鸡跖，则计必当反覆案验，寻其用心，盖乌知彼人之一日成书而百年犹在，且能家至户到，无处无之者，此非其大力以及其深心既自作流传，又自作呵护者也。昨者因亦细察其书，既已第一章无端而来，则第十五章亦已无端而去矣。无端而来也，因之而有书；无端而去也，因之而书毕。然则过此以往，真成雪淡，譬如风至而窃号，风济即窃虚，胡为不惮烦又多写一章，蛇本自无足，卿又为之足哉？及我又再细细察之，而后知其填词虽为末技，立言不择伶伦，此有大悲生于其心，即有至理出乎其笔也。今夫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无始以来，我不知其何年齐入梦也；无终以后，我不知其何年同出梦也。夜



梦哭泣，旦得饮食；夜梦饮食，旦得哭泣。我则安知其非夜得哭泣，故旦梦饮食，夜得饮食，故旦梦哭泣耶？何必夜之是梦，而旦之独非梦耶？郑之人梦得鹿，置之于隍中，采蕉而覆之。彼以为非梦，故采蕉而覆之也，不采蕉而覆之，则畏人之取之；彼以为非梦，故畏人之取之也。使郑之人正于梦时，而知梦之为梦，则彼岂惟不采蕉而覆之，乃至不复畏人取之；岂惟不复畏人取之，乃至不复置之隍中；岂惟不复置之隍中，乃至不复以之为鹿。传曰：“至人无梦。”“至人无梦”者，无非梦也，同在梦中而随梦自然，我于其事萧然焉耳。经曰：“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是以谓之无梦也。无何而梦之人梦觉，顺途而归，口歌其事，其邻之人闻之，不问而遽信之，往观于隍中，发蕉而鹿在此，则非御寇氏之寓言也，天下之事，实有之也。传曰：“愚人无梦。”“愚人无梦”者，非无梦也，实在梦中而不以为梦，所有幻化皆据为实。经曰：“世间虚空，本自不有，业力机关，和合即有。”是以谓之无梦也。既而邻人烹鹿，而郑人争鹿，则极可哀也已。彼固不以为梦，故真得鹿也；子则已知是梦，而无鹿者也。若诚梦中之鹿，则是子乃欲争其无鹿也；如将争其有鹿，则是争其非子之鹿也。甚矣，此人之愚也！梦鹿，一梦也；今争鹿，是又一梦也；然则顷者之梦觉无鹿，是犹一梦也。幸也，御寇氏则犹未欲言之而尽也，脱正争之而梦又觉，则不将又大悔此一争乎哉？而郑之君方且与之分之！夫今日之鹿，其何事分之与有？如使此鹿而无鹿也者，则全归之郑人，邻人本无与焉；若使此鹿而真鹿也者，则全归之邻人，郑人又无与焉，如之何其与之分之者也？为分无鹿与邻人与？为分真鹿与郑人与？如分无鹿，则是邻人今日又梦得半鹿也；如分有鹿，则是郑人前日只梦失半鹿也。盖甚矣梦之难觉也！梦之中又有梦，则于梦中自占之，



及觉而后悟其犹梦焉，因又欲占梦中占梦之为何祥乎。夫彼又乌知今日之占之犹未离于梦也耶？善乎南华氏之言曰：“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及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庄周梦为蝴蝶与？不知蝴蝶梦为庄周与？庄周与蝴蝶，其必有分也。”何谓分？庄周则庄周也，蝴蝶则蝴蝶也。既已为庄周，何得是蝴蝶？既已是蝴蝶，何得为庄周？且蝴蝶既觉而为庄周，而犹忆其梦为蝴蝶之时，则真不知庄周正梦蝴蝶之蝴蝶之曾不自忆为庄周也。何也？夫梦为蝴蝶，诚梦也，今忆其梦为蝴蝶，是又梦也。若庄周不忆蝴蝶，则庄周觉矣；若庄周并不自忆庄周，则庄周大觉矣。彼蝴蝶不然，初不自忆为庄周，遂并不自忆为蝴蝶；不自忆为庄周，则是蝴蝶觉也；因不自忆为庄周，遂并不自忆为蝴蝶；蝴蝶并不自忆为蝴蝶，则是蝴蝶大觉也。此之谓物化也者，我乌知今身非我之前身正梦为蝴蝶耶？我乌知今身非我之前身已觉为庄周耶？我幸不忆我之前身，则是今身虽为蝴蝶，虽未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已称大觉也。我不幸犹忆我之今身，则是今身虽为庄周，虽至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终然大梦也。经云“诸佛身金色，百福相庄严。闻法为人说，常有是好梦。”我则谓梦之胡为乎哉？又云：“又梦作国王，舍宫殿眷属，及上妙五欲，行诣于道场。”我则又谓梦之何为乎哉？至矣哉，我先师仲尼氏之忽然而叹也，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夫先师则岂独不梦见周公焉而已，惟先师此时实亦不复梦见先师。先师不复梦见先师也者，先师则先师焉而已，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可以虫则虫，可以鼠则鼠，可以卵则卵，可以弹则弹，无可无不可，此天地之所以为大者也。借曰不然，而必谓人生世上，天地必是天地，夫妇必是夫妇，富贵必是富贵，生死必是生



死，则是未尝读于《斯干》之诗者也。《诗》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泰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嗟乎，嗟乎！夫男为君王，女为后妃，而其最初不过梦中飘然忽然一熊一蛇，然则人生世上真乃不用邯郸授枕，大槐叶落，而后乃今，歇担吃饭，洗脚上床也已。吾闻周礼：岁终，掌梦之官，献梦于王。夫梦可以掌，又可以献，此岂非《西厢》第十六章立言之志也哉，而岂乐广、卫玠扶病清谈之所得通其故也乎！知圣叹此解者，比丘圣默大师、总持大师、居士贯华先生韩住、道树先生王伊。既为同学，法得备书也。

卷之八

续之四章题目正名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干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续之一

此《续西厢记》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圣叹本不欲更录，特恐海边逐臭之夫不忘膻芻，犹混弦管，因与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后世学者睹之，而益悟前十六篇之为天仙化人，永非螺蛳蚌蛤之所得而暂近也者。因而翻卷，更读十百千万遍，遂愈得开所未开，入所未入，此亦不可谓非续者之与有其功也。



人即爱好，何至向西施颦眉；人即多财，何至向龙王比宝；人即予圣，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即慢上何至向释迦牟尼呵呵大笑？乃今世间又偏多此一辈人，可怪也！

我不知其未落笔前，如何忽然发想欲续此四篇；我又不知其既脱稿后，如何放胆便敢举以似人：我又不知当时为有人丧心病狂，大赞誉之，因而遂误之；我又不知当时为有人亦曾微讽，使藏过之，彼决不听，因而遂终出之。此四不知，我今日将向何人问耶？

昔有人，自造一文且竟，适有人传来云近日颇闻某甲亦造，因便迟其稿不敢出，直候某甲造毕，往请读之，不觉吐舌称叹，归竟自烧其稿，不复更传。呜呼，此岂非过量大人哉？圣叹尝语斫山：“惜乎其文不传，此必与某甲一样妙绝。”斫山问：“何以知之？”圣叹言：“此是甘苦疾徐中人，渠所争只在一字半字之间也。”寄语普天下同学锦绣才子，切须学如此人，此方是大丈夫。

尝有狂生题半身美人图，其末句云：“妙处不传。”此不直无赖恶薄语，彼殆亦不解此语为云何也。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处，振笔迅疾取之；取此妙处，累百千万言曲曲写之；曲曲写而至于妙处，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处。然而又必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则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于我笔墨都停处也。今相续之四篇，便似意欲独传妙处。夫意欲独传妙处，则是只画下半截美人也，亦大可嗤已！

此皆神而明之之言，彼其乌知！只如章则无章法，句则无句法，字则无字法，卑卑如此笔事，犹尚不知，奈何乎言及其他哉！



只如此篇写莺莺，竟忘其为相国小姐，于是于张生半年之别，不胜啧啧怨怒，亦不解三年大比是何事，亦不解礼部放榜在何时，亦不解探花及第为何等大喜，亦不解未经除授应如何候旨；一味纯是空床难守，淫啼浪哭。盖佳人才子，至此一齐扫地矣！最解功名事，最重功名事，乃至最心热功名事者，固莫如相国小姐之甚也。

续 之 二

前篇云：“多管阁着笔儿未写泪先流，寄将来泪点儿兀自有。”此篇又云：“写时管情泪如丝，既不沙，怎生泪点儿封皮上渍。”前篇云：“这汗衫若是和衣卧。”这裹肚、这袜、这琴、这玉簪、这斑管，逐件云云，此篇又云“这汗衫怎不教张郎爱尔”，这琴、这玉簪、这斑管、这裹肚、这袜，亦逐件云云。前篇云：“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将包袱做枕头。”此篇又云：“书房中颠倒个藤箱子，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文虽二篇，语只一副，真如犬之牢牢，鸡之角角，欲求少换，决不可得也。嗟乎，本无捉缚枷桎，何烦头刺胶盆？固知无边苦海中，具有无量苦事，尽是无知苦人自作出来，极不足相惜耳！

看他才地窘缩，都无抽展处，于是无如何，忽然将莺莺字画之妙喝采一通。夫前此张、崔月余相处，不成纯是淫媾，曾未尝一请睹笔墨耶？真大无卿已。

续 之 三

谚云：“投鼠者忌器。”盖言世之极可厌恶无甚于鼠，而无奈旁有宝器，则虽一时刺眼刺心之极，而亦只得忍而不投。何则？诚惧其或伤吾器也。今如莺莺，真古今以来人人心头之无价宝器也。若郑恒，则固人人厌之恶之之一恶物



也。今也务必投之，投之务必令之立死，此亦诚为快事，然笔则累笔，墨则累墨，独不足惜乎哉？况于累笔墨其奚足道，细思当其时则又安得不累及于莺莺哉？嗟乎！恶郑恒而至于不免累及莺莺而竟不与之惜，此人之无胸无心，其疾入地狱不可忏悔，又岂不信乎？

吾亡友邵僧弥先生尝论画云：“夫天生恶树，我特不得尽斩伐之耳。若饭后无事而携我门人晚凉闲步，则必选彼嘉树坐立其下焉，无他，亦人之好美疾丑，诚天性则有然也。今我乃见作画之家，纯画臃肿恶树，此则不知其何理也！”圣叹闻之，击节曰：人诚生而厉风则诚天为之也。甚可徐步雅言，持身如玉，而又必胁肩丑笑，囚首鬼面，此真不知其何理也。惟文亦然，不幸身为盗贼，被捉勒供，与夫忽丁大故，讣告亲族，则是无可奈何也。幸而窗明几净，砚精笔良，而又不择取妙题，抒写佳制，而顾恶骂丑言，如土垠集，此真不知其何理也。

只如郑恒，此亦不过夫人赖婚，偶借为辞耳。今必欲真有其人出头寻闹，此为是点染莺莺，为是发挥张生耶？既不为彼二人，则是单写郑恒。夫今日所贵于坐精舍，关板扉，爇名香，烹早茗，舒新纸，磨旧墨，运妙心，烦俊腕，提健笔，摅快文者，只为彼是第一无双才子佳人故耳。若郑恒，则今盈天下之学唱公鸡，吃虱猴孙，万万千千，知有何限，而烦先生特地写之？写之以娱人，而人不受娱，然则先生殆于写之以自娱也。夫在他人方欲写第一无双之才子佳人，以自娱娱人，而犹自嫌惟恐未臻极妙也。今先生乃必欲写学唱公鸡，吃虱猴孙，然则人之贤不肖之所喻，其相去悬远，真未可以道里为计也。



续之四

《西厢》为才子佳人之书，故其费笔费墨处俱是写张生、莺莺二人，余俱未尝少用其笔之一毛，墨之一滴也。其有时亦写红娘者，以红娘正是二人之针线关锁。分时红为针线，合时红为关锁。写红娘，正是妙于写二人。其他，即尊如夫人亦不与写，何况欢郎？慈如法本亦不与写，何况法聪？恩如白马亦不与写，何况卒子？此譬如写花，决不写到泥，非不知花定不可无泥；写酒，决不写到壶，非不知酒定不可无壶。盖其理甚明，决不容写，人所共晓，不待多说也。故有时亦写红娘者，此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也。蝴蝶实非花，而花必得蝴蝶而逾妙；监史实非酒，而酒必得监史而逾妙；红娘本非张生、莺莺，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逾妙。盖自张生自说生辰八字起，直至夫人不必苦苦追求止，曾无一句一字中间可心暂废红娘者也。若夫人、法本、白马等人，则皆偶然借作家火，如风吹浪，浪息风休，如桴击鼓，鼓歇桴罢，真乃不必更转一盼，重废一唾也。今续之四篇，乃忽因郑恒二字，《西厢》中郑恒，真只二字耳，笨伯不达，视之遂如眼钉喉刺，一何可笑！既与独作一篇，后又复请多人再递花名手本，凡《西厢》所有偶借之家火，至此重复一一画卯过堂，盖必使普天下锦绣才子读《西厢》正至飘飘凌云之时，则务尽吹之到于鬼门关前，使之睹诸变相，遍身极大不乐，而后快于其心焉。嗟乎！杜工部《画鹢》诗有云：“写此神骏姿，充君眼中物。”彼一何其极善与之相反如是也！



目 录

西域风俗记	(1)
沉吟楼诗选	(8)
沉吟楼遗诗序	(8)
古乐府	
望城行二章	(9)
前有一樽酒行 傅元曲	(9)
天行篇	(10)
招商歌 汉灵帝曲	(10)
秋兰篇 傅元曲	(10)
飞尘篇 傅元曲	(10)
车遥遥篇 傅元曲	(11)
杂 歌 傅元曲	(11)
日升歌	(11)
三光篇 刘孝绰曲	(11)
夜坐吟	(11)
秋思引 汤惠休曲	(12)
悲落叶四章	(12)
杨花曲三章	(12)
升平歌十章	(13)



永明乐	释宝月曲·五章	(13)
日出东南隅		(13)
惊雷歌	傅兄曲·沉吟楼逸诗	(14)
云歌	傅元曲·沉吟楼逸诗	(14)
古歌铜雀辞	魏文帝曲·沉吟楼逸诗	(14)
五言绝		
深秋即事		(14)
赋得春江花夜		(15)
清明前一日集香薰		(15)
五言律		
佛灯		(15)
赠戴云叶		(15)
妇病		(16)
访魏德辅不值		(16)
深秋即事	四章	(16)
送维茨公晋秋日渡江之金陵	十二章	(17)
赋得二月流莺入建章		(18)
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		(18)
贯华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疴不已		(18)
外甥七日		(18)
释玉忽然作诗佳甚寄此相勸	二章	(18)
喜见境歌	讹传被虏	(19)
忆舍弟		(19)
病起过道树楼下		(19)
改儿子诗吟此		(19)
妇病		(20)
兵战		(20)
春雨同德辅云叶舍		(20)



- 春末怀周粟仲 (20)
- 同升妙泛舟访粟仲于东城僧舍不值怅然即返 (21)
- 元晖渡江一首 (21)
- 女儿曲 (21)
- 梦见泌斋 (21)
- 小史婚 小史，翩也。去年婚，未有诗，今补作 (22)
- 鸳鸯诵 (22)
- 住天池别业 (22)
- 独坐咏怀 (22)
- 雨夜喜沈方思见过 (23)
- 铜 瓶 以下十八首俱拟杜少陵作 (23)
- 可 惜 拟杜少陵 (23)
- 寄高三十五詹事 拟杜少陵 (23)
- 李监宅二首 拟杜少陵 (24)
-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拟杜少陵 (24)
- 又示两儿 拟杜少陵 (24)
- 湘夫人祠 刺亡国诸臣·拟杜少陵 (24)
- 上巳日徐司录园林宴集 拟杜少陵 (25)
- 宴胡侍御书堂 (25)
- 吾 宗 拟杜少陵 (25)
- 麇 拟杜少陵 (25)
-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下
 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瓿瓿甚安矣傍慈
 竹盖兹数峰岑婣娟宛有尘外数致乃不知兴之所
 至而成诗 拟杜少陵 (26)
-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贻 拟杜少陵 (26)
- 提 封 拟杜少陵 (26)
- 王十五前阁会 拟杜少陵 (26)



新 月	拟杜少陵	(27)
黄 鱼	拟杜少陵	(27)
效西昆体		(27)
狱中见茉莉花		(27)
夜与无动语因及德辅云叶	沉吟楼逸诗	(28)
闲坐舍边小桥上思德辅不知在何处	沉吟楼逸诗	(28)
野 行	沉吟楼逸诗	(28)
讹传境哥被虏	逸诗	(28)
怀圣默法师	逸诗	(29)
住般公持院旬日有虚栗仲见访	逸诗	(29)
浩 荡	逸诗	(29)
题徐松之诗二道	逸诗	(29)
元晖来述得生事一首	逸诗	(30)
对雪次韵	逸诗	(30)
定斋敬奉灵岩法旨生子不得杀生合十再赋	逸诗	(30)
有感呈诸同学	逸诗	(31)
游龙门奉先寺	借杜·逸诗	(31)
五言排律		
长夏读杜诗有怀明人法师却寄二十四韵		(31)
和李颀长寿寺粲公院新斨井之作	拟唐王维	(32)
五言古		
读十五国风吟此		(32)
池上篇		(32)
客从东方来		(33)
敬生诵经宝林寺访之作		(33)
除夜弹琴	拟唐常建	(33)
贫士吟		(34)
贫妇吟		(34)



孤儿吟	二章	(34)
古墓吟		(34)
长夏作	沉吟楼逸诗	(35)
六言绝		
新晴上午踟躅无侶独坐舍边小桥看天四垂	逸诗	(35)
暮春到虎邱看石观音像与门人释曾坐树阴中		
最久	逸诗	(35)
七言绝		
燕子		(36)
清明		(36)
闻笛		(36)
痴叔		(36)
关门		(37)
秋夜宿云法师房		(37)
早凉		(37)
春江		(37)
宿尧峰下院		(38)
赠友		(38)
铜雀台		(38)
境智二童子		(38)
昼寝女道士		(39)
访周栗仲不遇	四章	(39)
三吴		(39)
睡足		(40)
效李义山绝句	八章	(40)
微生		(41)
甲申秋兴	四章	(41)
上元词	拟唐崔液·二章	(41)



题 画	(42)
村妇艳	(42)
桃 源	(42)
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二章	(42)
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邱甚久廿三日既 成别矣忽张虞山邱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 重上卧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章	(43)
板 桥	(43)
送 僧	(44)
白 昼	(44)
夜梦到西施故村口吟一首	(44)
戏作留赠女冠	(44)
苏台怀古	(45)
荷 花	(45)
病中无端极思成都忆得旧作录出自吟	(45)
柳	(45)
丁酉深秋重观雪塘法师遗笔	(46)
题 画忆与在翁法师相知遂二十余年矣，老去无欢，题此画见意也	(46)
赠冯鸣节	(46)
苏台夏词	(46)
春 雨	(47)
夜宿月氏堂	(47)
糟 笋	(47)
割肉饷老妻	(47)
春 宵	(48)
满 眼	(48)



思 山	(48)
月夜独坐	(48)
窗前古梅	(49)
从韦二明府实处觅绵竹三数丛拟杜	(49)
咏 桐	(49)
上元词之一 拟唐崔液·沉吟楼逸诗	(49)
赠 僧 沉吟楼逸诗	(50)
癸未秋兴五章·逸诗	(50)
甲申秋兴之二 逸诗	(50)
题画梅	(51)
艳 辞 逸诗	(51)
访周栗仲不遇之二 逸诗	(51)
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 逸诗	(51)
怀盛柯亭 逸诗	(52)
题圣默法师画梅 逸诗	(52)
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 逸诗	(52)
为斫山题菊花三章·逸诗	(52)
题大士像 逸诗	(53)
题邵僧弥画 逸诗	(53)
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花图吟此 逸诗	(53)
斫山喜食鹅戏为绝句嘲之 逸诗	(53)
冬夜读徐悬瀑诗 逸诗	(54)
上巳日天畅晴甚觉兰亭天朗气清句为右军人化之 笔昭明忽然出手岂谓年年有印板上巳耶诗以纪 之二章·逸诗	(54)
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有怀贯华 逸诗	(54)
牛叟阎子游元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之六 逸诗	(55)



同姚山期滞雨虎邱八首之一逸诗	(55)
中秋夜戏赠女道士逸诗	(55)
微疴得起恰值首春乃闻同袍四五高会南城不蒙见 容怅然离群日之夕矣犹徙倚街巷遥念主人朗吟 请呼心欢之句其乐未央戏作二绝怨之	(56)
春日坐西林别院有以画鹤索题书此自笑逸诗	(56)
效李义山绝句八章·逸诗	(56)
今 春逸诗	(57)
作 诗逸诗	(57)
闺 怨逸诗	(57)
凭韦少府班松树子栽借杜·逸诗	(58)
病中寄怀解师逸诗	(58)
哭刘伯玉逸诗	(58)
寒 夜逸诗	(58)
春 睡逸诗	(59)
赠闵康之逸诗	(59)
绝命词逸诗·以下三首皆先生临难时作也	(59)
与儿子雍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59)
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	(60)
七言律	
送朱子庄赴任宜春	(60)
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	(60)
送徐尔赞赴京补选	(61)
吴邑黄明府新婚	(61)
赠舒伯顺	(61)
代友责姬人之作	(62)
乙酉又病一首	(62)



寄总持法师	(62)
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	(62)
般若解脱二法师来往数日竟失晤	(63)
云在法师西山读庄子	(63)
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	(63)
前题并赠次公	(63)
周顺芦先生生日	(64)
休 问	(64)
闻德辅病却寄一律时予亦小疾在卧	(64)
丁亥仲冬过松陵访来止	(64)
赠萍洲师	(65)
题渊明抚孤松图	(65)
徐庆公生日	(65)
题申薹文像	(65)
戊子春积雨如晦久不晤草座先生天甫晴便忽睹书 此为乐也	(66)
念舍弟	(66)
云法师生日和韵一首	(66)
后 访	(66)
王子文生日	(67)
无题五首	(67)
塞北今朝	(68)
赠李兴符二首	(68)
吴明府生日	(68)
咏 松	(69)
真 僧	(69)
赠杨公路郊居	(69)
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	(69)



昊明府生日	(70)
赠夏广文	(70)
元日怀西音	(70)
人日孙鹤携酒过看予新选唐人律诗率其二子来予 二婿亦适至	(70)
弹 琴	(71)
人日怀总持法师	(71)
迎春日还西林般公	(71)
立春日又怀般公	(71)
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	(72)
侵 早	(72)
赠赵居士	(72)
天雨法师生日	(72)
梦游虎丘	(73)
殿下双松	(73)
除夜有感	(73)
怀山居	(73)
苦客投诗	(74)
骤寒有感	(74)
失 题	(74)
春感八首有序	(74)
辛丑春感	(76)
人日大明宫宣赐彩缕人胜应制拟唐常嗣立	(76)
寄常徵君拟杜	(76)
悉拟杜	(76)
燕子来舟中作拟杜	(77)
效李商隐诗三章	(77)
昨夜梦看听辅庭中野树记之沉吟楼逸诗	(77)



元日代若兰寄赠失庵	沉吟楼逸诗	(78)
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	沉吟楼逸诗	(78)
辛巳大饥无动惠米志谢	逸诗	(78)
登坛一首戏示同学	逸诗	(78)
于教院屏风得读慧开兄诗喜而有作	逸诗	(79)
送李宝弓司理内召	二章·逸诗	(79)
拟唐王季友鹦鹉洲诗	并序·逸诗	(79)
赠许升年	逸诗	(80)
颂闻琴先生		(80)
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	逸诗	(80)
翼明大士看梅不赴诗以思之	逸诗	(80)
周茂芦生日		(81)
看梅思知止先生	逸诗	(81)
赠周直夫	逸诗	(81)
读休老近稿赋赠	逸诗	(81)
寿诗二章	逸诗	(82)
对 雪		(82)
丁蕃卿生日二章	逸诗	(82)
立春日送二策入学	逸诗	(83)
不 寐	逸诗	(83)
庚子秋感	逸诗	(83)
秋雨甚田且坏	逸诗	(83)
题杭若栋小像	逸诗	(84)
赠季秋文	逸诗	(84)
寿吴明府之一	逸诗	(84)
失 题	逸诗	(84)
赠青莲法师	逸诗	(85)
杨花三首	逸诗	(85)



七言古

桃源行	(85)
下车行	(86)
青溪行	(87)
孙鹤生日试作长歌赠之	(88)
百 草	(89)
酬高三十五适人日见寄拟杜少陵	(89)
赠顾君猷沉吟楼逸诗	(89)

通宗易论	(91)
语录纂	(105)
随手通	(162)
圣人千案	(186)
唱经堂释小雅	(208)
唱经堂古诗解	(218)
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237)
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西厢记》	(363)

